

列传一百二十五

塞楞额 周学健 鄂昌 鄂乐舜 彭家屏 李因培
常安 福崧

塞楞额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康熙四十八年进士，授内阁中书，擢翰林院侍讲。四迁至侍郎，历刑、兵、礼诸部。雍正二年，出署山东巡抚，入为户部侍郎。如广东按将军李柱纵部兵毁米厂、闾巡抚署，事竟，仍署山东巡抚。疏请以东平州安山湖官地分界穷民栽柳捕鱼为业，上许之，并令发耗羨备用银为建屋制船；又疏请浚柳长河，开引河二，疏积水。复入为工部侍郎，缘事夺官。乾隆元年，赐副都统衔，如索伦、巴尔虎练兵。寻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。出为陕西巡抚，移江西。疏请筑丰城石堤，封广信府铜塘山，均许之。再移山东。十一年，擢湖广总督。

十三年，孝贤皇后崩，故事，遇国恤，诸臣当於百日后薙发。锦州知府金文醇违制被劾，逮下刑部，拟斩候。上以为不当，责尚书盛安沽誉，予重谴。江苏巡抚安宁举江南河南总督周学健薙发如文醇，上并命逮治。因诏诸直省察属吏中有违制薙发者，不必治其罪，但令以名闻。是时塞楞额亦薙发，湖北巡抚彭树葵、湖南巡抚杨锡绂及诸属吏皆从之。得诏，塞楞额具疏自陈，上命还京师待罪。谕谓：“文醇已拟斩决，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，则无怪於文醇；岂知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，又无怪於学健。”因释文醇，宽学健，皆发直隶，以修城自赎。树葵、锡绂误从塞楞额，锡绂并劝塞楞额检举，皆贷罪；令树

葵分任修城，示薄罚。塞楞额至刑部，论斩决。上谓：“祖宗定制，君臣大义，而违蔑至此，万无可恕！以尚为旧臣，令宣谕赐自尽。”

学健，江西新建人。雍正元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五迁至户部侍郎。命如山东按事，两诣上下江会督抚治灾赈、水利，出署福建巡抚、浙闽总督。加太子少保，授江南河道总督，坐违制薙发，夺官，命江西巡抚开泰籍其家。开泰发其往来私书，中有丁忧兗沂曹道吴同仁行赍学健，乞举以自代。上为罢陈举自代例，诏曰：“朕令大臣举可以自代之人，凡以拔茅茹、显俊乂之意也。今同仁囑学健许以两千，朕不解焉。问之钱陈群，始知为赍。夫考绩黜陟，何可为苞苴之门，岂朕若渴之诚尚未喻於二三大臣耶？朕甚恚焉！其罢之。”别诏又谓：“学健卞急刚愎，不料其不励名检竟至於此！”下两江总督策楞覆勘，具得学健营私受赃、纵戚属奴仆罔法状，刑部引塞楞额及前步军统领鄂善例论斩决。上谓学健违制罪已贯，焚赃鬻破荐举事视鄂善尤重，赐自尽。

鄂昌，西林觉罗氏，满洲镶蓝旗人，大学士鄂尔泰从子也。雍正六年，以举人授户部主事。七年，超擢陕西宁夏道。十年，迁甘肃布政使。十一年，署陕西巡抚，旋授四川巡抚。西阳州土司冉元龄老病，子广烜袭，土民苦其贪暴，鄂昌奏请改土归流。十三年，总督黄廷桂劾鄂昌贪纵，命夺职，以杨嗣代之。遣刑部侍郎申珠浑会秘按治，得鄂昌枷毙罪人及受属吏银瓶诸状，命逮下刑部，论杖徒，遇赦免。乾隆元年，令在批本处行走。二年，授直隶口北道，迁甘肃按察使。山西民梁玥等在高台遇盗死，知县伍升堂捕良民锻炼论罪，鄂昌雪其冤，得真盗置之法。巡抚黄廷桂疏陈鄂昌平反状，旨嘉奖。九年，迁广西布政使。十一年，署广西巡抚。疏请以鄂尔泰祀广西名宦，上

责其私，不许。十二年，疏自陈举布政使李锡泰自代，上复责其朋比。因命督抚不得举本省藩臬自代，著为例。迭移江苏、四川、甘肃诸省，署甘肃提督、陕甘总督。复移江西巡抚。时传播尚书孙嘉淦疏稿有诬谤语，命诸行省究所从来。鄂昌以坐广饶九南道施廷翰子奕度逮下刑部，鞫无据，雪其枉，召鄂昌诣京师待命。狱定，诛千总卢鲁生。责鄂昌误讫，下刑部，论杖徒，命贷罪，发往军台效力。十九年闰四月，命以甘肃贮官茶发北路军备用，命鄂昌董其事。旋授甘肃巡抚，理军需。

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集，文辞险怪，上指诗中语讪上，坐悖逆诛。中藻故鄂尔泰门人，鄂昌与唱和。上命夺职，逮至京师下狱。大学士九卿会鞫，籍其家，得所著塞上吟，语怨望；又闻鄂容安从军，辄云“奈何奈何”，上责以失满洲踊跃行师旧俗。又得与大学士史贻直书稿，知贻直为其子奕簪请托，上为罢贻直。谕：“鄂昌负恩党逆，罪当肆市。但尚能知罪，又於贻直请托状直承无讳，朕得以明正官常，从宽赐自尽。”

中藻，江西新建人。乾隆元年进士。上举其诗有曰“又降一世”，曰“亦天之子”，曰“与一世争在丑夷”，无虑数十事，语悖慢；又有“西林第一门”语，斥其攀援门户，恬不知耻。因及鄂尔泰及张廷玉秉政，各有引援，朋分角立。谓：“如鄂尔泰犹在，当治其植党之罪。”命罢贤良祠祀。

鄂乐舜亦鄂尔泰从子，初名鄂敏。雍正八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秋讫侍班，刑部侍郎王国栋放纵愆仪。上命之退，鄂敏未引去。因以责鄂敏，夺官。逾年，复编修。出为江西瑞州知府，累迁湖北布政使。命更名鄂乐舜。迁甘肃巡抚，疏请茶引备安西五卫积贮；移浙江，修海塘；皆议行。寻移安徽，又移山东。未行，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密劾鄂乐舜在浙江时，布政使同德为婪索盐商银八千，命侍郎刘纶、浙闽总督喀尔吉善

按治。纶等言鄂乐舜实假公使银。上又命两江总督尹继善会鞠，得婪索盐商状，如富勒浑言，但无与同德事，鄂乐舜论绞，富勒浑亦坐诬治罪。上以定拟失当，擢富勒浑布政使，逮鄂乐舜至京师，赐自尽。时后鄂昌死未一年也。

彭家屏，字乐君，河南夏邑人。康熙六十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考选山西道御史，外授直隶清河道。三迁江西布政使。移云南，再移江苏。以病乞罢。乾隆二十二年春，高宗南巡，家屏迎谒。上谕岁事，家屏奏：“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重。”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朝行在，上以家屏语诘之，犹言水未为灾，上命偕家屏往勘；又以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，师载奏如家屏言，上谓师载笃实，语当不诳，饬图尔炳阿秉公勘奏，毋更回护。上幸徐州，见饥民困苦状，念夏邑、永城壤相接，被灾状亦当同；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往视。上北还，发徐州，夏邑民张钦遮道言县吏讳灾，上申命图尔炳阿详勘。次邹县，夏邑民刘元德复诉县吏施赈不实，上不悻，诘主使，元德举诸生段昌绪，命侍卫成林监元德还夏邑按其事；而观音保还奏夏邑、永城、虞城、商丘四县灾甚重，积水久，田不可耕；灾民鬻子女，人不过钱二三百，观音保收灾民子二，以其券呈上。上为动容，诏举其事，谓：“为吾赤子，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，事不忍言。”因夺图尔炳阿职，戍乌里雅苏台，诸县吏皆坐罪。

成林至夏邑，与知县孙默召昌绪不至，捕诸家，於卧室得传钞吴三桂檄，以闻上。上遂怒，贷图尔炳阿遣戍及诸县吏罪，令直隶总督方观承覆按。召家屏诣京师，问其家有无三桂传钞檄及他禁书。家屏言有明季野史数种，未尝检阅，上责其辞遁，命夺职下刑部，使侍卫三泰按验。家屏子传笏虑得罪，焚其书，命逮昌绪、传笏下刑部，诛昌绪，家屏、传笏亦坐斩，籍其家，

分田予贫民。图尔炳阿又以家屏族谱上，谱号大彭统记，御名皆直书不缺笔。上益怒，责家屏狂悖无君，即狱中赐自尽。秋讫，刑部入传笏情实，上以子为父隐，贷其死。上既谴家屏等，召图尔炳阿还京师，逮默下刑部，命观音保以通判知夏邑。手诏戒敕，谓：“刁顽既除，良懦可悯。当善为抚绥，毋俾灾民失所也。”

李因培，云南晋宁人。乾隆十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十三年，特擢翰林院侍讲学士，督山东学政。十四年，再擢内阁学士。十八年，署刑部侍郎，兼顺天府尹。蝗起，因培劾通永道王楷等不力捕，皆夺职；又劾涿州知州李锺俾亏仓穀，论罪如律。衡水知县刘士玉，因培乡人也，以贿败，为直隶总督方观承论劾。冀州知州讷夸喀谒因培，因培称士玉冤，讷夸喀因为申布政、按察两司。十九年，直隶布政使玉麟以其事闻，因培坐夺职。甫三月，起光禄寺卿。复督山东学政。二十一年，移江苏。二十四年，迁内阁学士。学政任满，移浙江。二十七年，任又满，复移江苏。上南巡，赋诗以赐。二十八年，授礼部侍郎，寻改仓场侍郎，皆留督学。

二十九年，授湖北巡抚。上谕湖广总督吴达善曰：“因培能治事，学问亦优，但未免恃才，好居人上。今初任民事，汝当留意，治事有不当，善规之；不听，即以闻。朕久未擢用，亦欲折鍊其气质。今似胜於前，但恐志满易盈，负朕造就耳。”旋移湖南。三十一年，又移福建，将行，常德被水。上令速予灾民一月粮，诏未至，因培令秋后勘灾如故事。上责因培：“以将受代，五日京兆，不恤民瘼”，下部议，当降调。甫两月，授四川按察使。

因培在湖南日，常德知府锡尔达发武陵知县冯其柘亏库帑二万馀。时因培报通省仓穀无亏，虑以歧误得罪；示意布政使

赫升额，令桂阳知州张宏燧代其柘偿万馀，不足，仍疏劾。会宏燧讞县民侯岳添被杀，误指罪人，为按察使宫兆麟所纠。因培及继任巡抚常钧覆讞不能决，上命侍郎期成额即讯，因得宏燧营私亏帑，及承因培指代其柘偿金诸状，以闻。上命夺因培官，逮送湖北对簿，具服。谕曰：“诸直省仓库亏缺，最为锢弊。昔皇考严加重戒，硃批谕旨，不啻三令五申，人亦不敢轻犯。朕御极三十馀年，有犯必惩，乃近年营私翫法，屡有发觉。岂因稽查稍疏，故态复作？朕自愧诚不能感人，若再不能执法，则朕亦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也。”期成额奏至，因培下刑部论斩决，上命改监候。秋讞入情实，赐自尽。

常安，字履坦，纳喇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以诸生授笔帖式，自刑部改隶山西巡抚署。雍正初，擢太原理事通判。世宗时，庶僚皆得上章言事。常安疏请裁驿站馆夫及诸官署镫夫，省科派，从之。寻擢冀宁道。迁广西按察使，移云南。就迁布政使，移贵州。疏言：“苗疆多事，由於兵役扰累。嗣后有扰累事，罪该管文武官。”下云贵广西总督议行。迁江西巡抚。十三年，以母丧去官。

乾隆元年，还京师，舟经仲家浅，其仆迫闸官非时启闸越渡，高宗闻之，谕谓：“皇考临御时所未尝有！徒以初政崇尚宽大，常安封疆大吏，乃为此市井跋扈之举，目无功令。”下东河总督白锺山按治，夺官，下刑部论罪，当枷号鞭责，命贷之，往北路军营董粮饷。四年，授盛京兵部侍郎。内移刑部侍郎，外授漕运总督。内阁学士雅尔呼达请增遣满洲兵驻防口外，直隶总督孙嘉淦疏请於独石口、张家口外择可耕地屯兵招垦。常安以为侵蒙古游牧地，疏请寝其事。

六年，移浙江巡抚，谢上，因言：“属吏贤否视上司为表率，惟有身先砥砺，共励清操。”上谕曰：“廉固人臣之本，

然封疆大臣非仅廉所能胜任。为国家计安全，为生民谋衣食，其事正多。观汝有终身诵廉之意则非矣。”上念浙江海塘为民保障，诏询近时状，并命闽浙总督那苏图、杭州将军傅森会常安详勘。常安等议：“海宁至仁和原有柴塘，塘外临水，仿河工络坝之法，用竹篓盛碎石，层层排筑，外捍潮汐，内护塘基。水去沙停，渐有淤滩，再用左都御史刘统勋议，改建石塘。”别疏又言：“塘工可大可小，大则终年兴工，亦难保其无虞；小则应兴则兴，应停则停，惟期免於冲决。是在因时损益，不宜惜费，亦不宜糜费。乾隆四五年间所修石塘，竭力督催，明岁可望全完。各塘不无阔狭高低，必须整齐坚固。臣谕督塘兵培补镶垫，俾塘有坚工，兵无閒旷。海宁塘后旧有土塘以备泛溢，令民间栽柳，根株盘结塘身，枝幹藉资工用。”八年，石工乃成。

常安在浙江久，有惠政：尝用保甲法编太湖渔舟，清盗源；釐两浙鹺政诸弊，苏商困；以温、处二府贫瘠鲜藏，招商转江苏米自海道至，佐民食。江苏巡抚陈大受疏论常安轻开海禁，常安疏辨。谓：“苏视温、处彼此虽殊，两地皆皇上赤子，大受不当过分畛域。”上谕曰：“汝等以此而矛盾，皆为民耳，出於不得已。以后丰年可不须，若需穀孔亟，当视此行耳。”常安巡视宁波沿海诸地，泛海至镇海，又至定海，疏陈内外洋诸岛屿状，谓内洋宜招民广垦，外洋宜封禁。上嘉其冲冒风涛，勤於王事。嘉、湖二府奸民迷诱民间子女，常安督吏捕治，悉获诸奸民。上令视采生折割例从重定拟，饬常安宽纵。寻上疏言：“州县亲民吏，必於辖境事无繁简、地无远近莫不深知，而后有实政以及於民。应饬於斋戒停刑暇日亲历乡村，以次而遍。引其父老，询以疾苦，於地方利弊了然胸中，且籍以周知户口。如遇灾赈，董理易为力。”上深然之。钱塘江入海处近

萧山为南大鹽，近海宁为北大鹽，蜀山南别有中小鹽。旧为江海汇流处，渐淤塞，水趋南大鹽，逼海宁。九年，尚书讷亲莅视，议复中小鹽故道。常安令就沙嘴为沟四，引潮刷沙，历数年，沙渐去。十一年，疏言：“春伏两汛已过，南沙坍卸殆尽，蜀山已在水中。倘秋汛不复涌沙，大溜竟行中小鹽矣。”上谕曰：“此言岂可轻出？亦俟三五年后如何耳。如能全行中小鹽，果可喜事也。”

十二年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劾常安多得属吏金，婪索及於盐政承差、海关胥吏，纵仆取市肆珍贵物不予值，凡十数事。上命解任，以顾琮代之，令大学士高斌会顾琮按治。常安亦疏劾布政使唐绥祖徇私狂悖，上为下高斌等并按。高斌等按常安婪赃纳贿状皆不实，惟纵仆得赀；常安劾绥祖事尽虚，疏请夺常安官。上命大学士讷亲覆按，未至，高斌等又言常安岁易盐政承差，有婪索状；讷亲至，又言常安尝以公使钱自私，按律拟绞，下刑部，卒於狱。

常安少受业於尚书韩菼，工文辞，有所论著，多讥切时事。其坐譴多举细故，遽从重比。时论疑其中蜚语以死，非其罪也。

福崧，乌雅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湖广总督硕色孙也。乾隆中，授内阁中书，迁侍读。外授四川川北道，迁甘肃按察使。再迁福建布政使，未行，苏四十三乱作，从总督勒尔谨讨贼，即移甘肃。事定，赐花翎。勒尔谨坐冒赈得罪，命福崧从总督李侍尧察通省仓库，亏银八十八万、粮七十四万有奇，立例清偿，无力者以责上官。福崧亦应分偿，上特免之。

四十七年，迁浙江巡抚。上以王亶望、陈辉祖相继抚浙江，皆贪吏，复命察通省仓库，亏银一百三十万有奇，立例清偿如甘肃。桐乡县徵漕不如律，民聚，福崧令捕治，因疏陈严除漕弊，条四事，下部议行。四十九年，上南巡，两浙盐商输银六

十万，以海宁范公塘改柴为石，福崧为请，上允之。五十一年，福崧以诸属吏清偿仓库亏银未能如期，疏请展限；并言於正岁集司道以下等官设誓，共砥廉隅。上以期已三四年，乃复请展限，非是，且设誓亦非政体，命尚书曹文埴，侍郎姜晟、伊龄阿如浙江按治。会福崧请筹柴塘修费，上疑新建石塘无益，劳民伤财，令文埴等并按，召福崧还京师待命。文埴等疏陈浙江仓库实亏数，为定善后章程；别疏言柴塘坦水为石塘保障，宜有岁修。上允其请，察福崧无败检事，失但在柔懦，命署山西巡抚。

旋以浙江学政奚光霁劾平阳知县黄梅贪黩，论如律，责福崧未能发，左授二等侍卫，充和阗帮办大臣。五十二年，移阿克苏办事大臣。五十四年，再移叶尔羌参赞大臣。五十五年，授江苏巡抚，署两江总督。还授浙江巡抚。五十七年，疏请补修海塘石工，与前巡抚琅玕改筑柴坝异议，上命江苏巡抚长麟往按，请如福崧议。浙江盐道柴槓迁两淮盐运使，亏帑，私移两淮盐课二十二万补之。两淮盐政全德疏劾，上以福崧领两浙盐政，虑有染，夺官，以长麟代之。命尚书庆桂会鞠，谓福崧尝索槓贖十一万，又侵公使钱六万有奇。狱具，论斩，逮致京师，寻命即途中行法。福崧饮酖卒。

福崧为巡抚，治事明决，御属吏有法度，民颂其治行。其得罪死，颇谓其忤和珅，为所陷。尤虑至京师廷鞠，或发其阴私，故以蜚语激上怒，迫之死云。

论曰：居丧不沐浴，百日薙发，亦其遗意也。塞楞额坐是中危法，学健虽以他事诛，然得罪仍在初狱。鄂昌以门户生恩怨，家屏以播绅言利病，皆足以掇祸。罗织文字，其借焉者也。因培起边远，受峻擢，屡蹶屡起，乃以欺罔傅重比。常安、福崧死於贖，然封疆有政声。论者以为冤，事或然欤？

列传一百二十六

恆文 郭一裕 蒋洲 杨灏 高恆 子高朴
王亶望 勒尔谨 陈辉祖 郑源鹵 国泰 郝硕
良卿 方世俊 钱度 觉罗伍拉纳 浦霖

恆文，乌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雍正初，以诸生授笔帖式，四迁兵科给事中。外授甘肃平庆道，再迁贵州布政使。乾隆初，方用兵金川，恆文奏言：“兵贵神速。臣官甘肃平庆道时，见提督以下诸营，或三之一，或四之一，择勇健者，名为援剿兵将，备预定旗帜器械，及奖赉诸项亦预存。贵州乃无此例。本年四川调兵二千，迟至六日方得起程。请仿甘肃例预为计，提督驻安顺，设重兵，请於府库贮银五千待用。”既又疏上行军诸节目。上嘉其能治事，移直隶。十六年，擢湖北巡抚。疏请采汉铜广鼓铸，请增筑武昌近城石堤，请停估变省城道仓空廩、备贮协济邻省米石，均得旨允行。十八年，署湖广总督，移山西巡抚。

二十一年，擢云贵总督。二十二年三月，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，鞫实论斩。恆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议制金炉上贡，恆文令属吏市金，减其值，吏民怨咨。一裕乃疏劾恆文贪污败检，列款以上。上命刑部尚书刘统勋会贵州巡抚定长即讯，得恆文令属吏市金减金值，及巡察营伍纵仆婪索诸事，逮送京师。上责恆文：“为大臣，以进献为名，私饱己囊，簠簋不饬，负恩罪大。”遣待卫三泰、扎拉丰阿乘传就恆文所至，宣谕赐自

尽。

郭一裕，湖北汉阳人。雍正初，入赀为知县，除江南清河知县。稍迁山西太原知府。乾隆中，累擢云南巡抚。恆文对簿，具言贡金炉议发自一裕。统勋等察知一裕亦令属吏市金，见恆文以减值敛怨，乃先发为掩覆计。事闻，上谓：“一裕本庸鄙，前为山东巡抚，尝请进万金上供。在官惟以殖产营运为事，但尚不至如恆文之狼藉。”命夺职，发军台效力。手诏谓：“恆文及一裕罪轻重一归允当，毋谓一裕以汉吏劾满洲终两败也。”一裕呈部请输金赎罪，会蒋洲、杨灏皆以婪索属吏坐诛，洲狱具，得同官朋比状。上因谓：“恆文事发自一裕，尚彼胜於此。”特许其纳赎。居数年，予三品衔，授河南按察使。以老罢。卒。

蒋洲，江南常熟人，大学士廷锡子。自主事累擢至山西布政使。二十二年，就迁巡抚，旋移山东，以塔永宁代。塔永宁劾洲贪纵，亏库帑钜万。将行，令冀宁道杨龙文、太原知府七赉札诸属吏纳赀弥所亏。统勋自云南还，上命驰往会塔永宁按治。解洲任，逮送山西严鞫，得实，诛洲，并及龙文、七赉论绞候。诸属吏亏帑，文职知州硃廷扬等、武职守备武璉等，皆论罪如律。陕西巡抚明德，以前官山西尝取洲及诸属吏赀，亦论绞候。上命发甘肃交黄廷桂听差遣。

杨灏，直隶曲阳人。乾隆中，官湖南布政使。时以湖南仓穀济江南当余补，灏发穀值百取一二，得金三千有奇。巡抚陈宏谋疏劾，讞实，坐斩。二十二年，秋讞，巡抚蒋炳以灏限内完赃，拟入缓决，上怒，命诛灏，夺炳官，逮京师，论罪坐斩。上以炳意在沽誉，尚未尝受贿，改戍军台。按察使夔舒亦坐是夺职。

高恆，字立斋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大学士高斌子也。乾隆初，

以廕生授户部主事，再迁郎中。出监山海关、淮安、张家口榷税，署长芦盐政、天津总兵。二十二年，授两淮盐政。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言：“海州产盐盛，请令河东买运配引赴陕西引地行销。淮北盐贱，并令淮南商买运適中之地，作常平仓盐备缺额补配。”命高恆会两江总督尹继善覆议，寻疏陈：“海洲产盐盛衰，视天时晴雨，难定成数。距陕西三千馀里，黄河逆流而上，断难輓运。自海州出场，经淮、徐、海各属，皆淮北食盐口岸；徐州以上，又系长芦引地。恐沿途挟私，淮南额引多，盐场广，有盈无绌。即淮北盐价稍贱，加以脚费折耗亦相等。若令淮南销淮北馀盐，尤非商情所便。纵发官帑与之收买，亦难强其领运。”疏入，上从之。湖广总督李侍尧疏言湖北盐骤贵，请飭淮商减价。命高恆赴湖北会议。定湖北盐价，视淮商成本每包以二钱三分一釐为制。二十九年，授上驷院卿，仍领两淮盐政。三十年，以从兄高晋为两江总督，当回避，召署户部侍郎。疏陈整顿纲课，定分季运清奖励之制，命以告后政普福。寻授总管内务府大臣。三十二年，署吏部侍郎。是时上屡南巡，两淮盐商迎蹕，治行宫扬州，上临幸，辄留数日乃去，费不貲，频岁上贡稍华侈。

高恆为盐政，陈请预提纲引岁二十万至四十万，得旨允行。复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为公使钱，因以自私，事皆未报部。三十三年，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，上夺高恆官，命江苏巡抚彭宝会尤拔世按治。诸盐商具言频岁上贡及备南巡差共用银四百六十七万馀，诸盐政虽在官久，尚无寄商生息事。上责其未详尽，下刑部鞫实，高恆尝受盐商金，坐诛。普福及盐运使卢见曾等罪有差。

子高朴，初授武备院员外郎。累迁给事中，巡山东漕政。三十七年，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值月食，救护未至，上谕

谓：“高朴年少奋勉，是以加恩擢用，非他人比。乃在朕前有意见长，退后辄图安逸，岂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？”吏议夺职，命宽之。迁兵部右侍郎。上录诸直省道府姓名，密记治行优绌，谓之道府记载，太监高云从偶泄於外廷。左都御史观保，侍郎蒋赐棨、吴坛、倪承宽尝因侍班私论其事，高朴闻，具疏劾，上怒，下刑部鞠治。寻命诛云从，贷观保等，不竟其事。诏谓：“云从以贱役无忌惮，岂可不亟为整饬以肃纪纲？但不屑因此兴大狱，故不复穷治。诸大臣岂无见闻，独高朴为之陈奏，内省应自惭。若因此图倾高朴，则是自取其死。高朴若沾沾自喜，不知谨懍，转致妄为，则高云从即其前车，朕亦不能曲贷也。”四十一年，命往叶尔羌办事。距叶尔羌四百馀里，有密尔岱山，产玉，旧封禁。高朴疏请开采，岁一次。四十三年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诉高朴役回民三千采玉，婪索金宝，并盗鬻官玉。乌什办事大臣永贵以闻，上命夺官严鞠，籍其家，得寄还金玉；永贵又言叶尔羌存银一万六千馀、金五百馀。高朴坐诛。

方上诛高恆，大学士傅恆从容言乞推慧贤皇贵妃恩贷其死，上曰：“如皇后兄弟犯法，当奈何？”傅恆战栗不敢言。至是，谕曰：“高朴贪婪无忌，罔顾法纪，较其父高恆尤甚，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。”

王亶望，山西临汾人，江苏巡抚师子。自举人捐纳知县，发甘肃，知山丹、皋兰诸县。选授云南武定知府，引见，命仍往甘肃待缺，除宁夏知府。累迁浙江布政使，暂署巡抚。乾隆三十八年，上幸天津，亶望贡方物，范金为如意，饰以珠，上拒弗纳。三十九年，移甘肃布政使。甘肃旧例，令民输豆麦，予国子监生，得应试入官，谓之“监粮”，上令罢之。既，复令肃州、安西收捐如旧例。亶望至，申总督勒尔谨，以内地仓

儲未实为辞，为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；既，又请於勒尔谨，令民改输银。岁虚报旱灾，妄言以粟治赈，而私其银，自总督以下皆有分，亶望多取焉。议初行，方半载，亶望疏报收捐一万九千名，得豆麦八十二万。上谓：“甘肃民贫地瘠，安得有二万人捐监？又安得有如许馀粮？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，年复一年，经久陈红，又将安用？即云每岁借给民间，何如留於閭阎，听其自为流转？”因发“四不可解”诘勒尔谨，勒尔谨饰辞具覆。上谕曰：“尔等既身任其事，勉力妥为之可也。”

四十二年，擢浙江巡抚。四十五年，上南巡，亶望治供张甚侈。上谓：“省方问俗，非为游观计。今乃添建屋宇，点缀镗彩，华缛繁费，朕实所不取。”戒毋更如是。亶望旋居母丧，疏请治丧百日后，留塘工自效，上许之。浙江巡抚李质颖入覲，奏陈海塘事，因及亶望意见不相合，遂言亶望不遣妻孥还里行丧。上降旨责其忘亲越礼，夺官，仍留塘工自效。

四十六年，命大学士阿桂如浙江勘工。阿桂疏发杭嘉湖道王燧贪纵、故嘉兴知府陈虞盛浮冒状，上谕曰：“朕上年南巡，入浙江境，即见其侈靡，诘亶望，言虞盛所为。今燧等借大差为名，贪纵浮冒，必亶望为之庇护。”命逮燧严鞫。会河州回苏四十三为乱，勒尔谨师屡败，亦被逮。大学士阿桂出视师，未即至，命尚书和珅先焉，和珅疏言入境即遇雨，阿桂报师行亦屡言雨。上因疑甘肃频岁报旱不实，谕阿桂及总督李侍尧令具实以闻。阿桂、侍尧疏发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私诸状，上怒甚，遣侍郎杨魁如浙江会巡抚陈辉祖召亶望严鞫，籍其家，得金银逾百万。上幸热河，逮亶望、勒尔谨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赴行在，令诸大臣会鞫。亶望具服发议监粮改输银，令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，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；在官尚奢侈，皋兰知县程栋为支应，诸州县鬼赂率以千

万计。狱定，上命斩亶望，赐勒尔谨自裁，廷赞论绞，并命即兰州斩全迪；遂令阿桂按治诸州县，冒赈至二万以上皆死，於是坐斩者栋等二十二人，馀谴黜有差。上谓：“此二十二人之死，皆亶望导之使陷於法，与亶望杀之何异？”令夺亶望子裘等官，发伊犁，幼子逮下刑部狱，年至十二，即次第遣发，逃者斩。陕甘总督李侍尧续发得赀诸吏，又诛闵鹗元等十一人，罪董熙等六人。

五十九年，上将归政，国史馆进师传。上览其治绩，乃赦亶望子还，幼者罢勿遣，谓“勿令师绝嗣也”。

勒尔谨，宜特墨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乾隆初，以繙译进士授刑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外授直隶天津道。累迁陕甘总督。四十二年，河州回黄国其、王伏林为乱，驰往捕治，诛国其、伏林及其徒四百馀人。四十六年，循化回苏四十三复起，勒尔谨令兰州知府杨士玘、河州协副将新柱率二百人往捕，为所戕，遂破河州。勒尔谨赴援，闻贼将自小道径攻兰州，引还城守。上责勒尔谨观望失机，夺官；下刑部论斩，上命改监候，卒坐亶望狱死。陈辉祖又以籍亶望家匿金玉器，谴诛。

辉祖，湖南祁阳人，两广总督大受子也。以廪生授户部员外郎，迁郎中。外授河南陈州知府。累迁闽浙总督，兼领浙江巡抚。亶望狱起，辉祖弟严祖为甘肃知县，狱辞连染。上以辉祖当知状，诘之，不敢言，诏严切，乃具陈平日实有所闻，惧严祖且得罪，隐忍未闻上，因请罪，降三品顶戴留任。时安徽巡抚闵鹗元亦坐其弟鹗元，与辉祖同谴。既，布政使盛柱疏言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，命大学士阿桂按治，具得辉祖隐匿私易状，论斩。上曰：“辉祖罪固无可逭，然与亶望较，终不同。传云：‘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’辉祖盗臣耳。亦命改监候。”四十七年，浙江巡抚福崧奏桐乡民因徵漕聚众

閩县庭，辉祖宽其罪，次年乃复閩。闽浙总督富勒浑奏两省诸州县亏仓穀，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台湾民互斗，於是上罪辉祖牟利营私，两省庶政皆废弛贻误，罪无异亶望，赐自裁。五十三年，又以湖北吏治闒茸，弊始辉祖为巡抚时，戍其子伊犁。

乾隆季年，诸贪吏首亶望，次则郑源鹞。

源鹞，直隶丰润人。以贡生授户部主事，累迁湖南布政使。仁宗既诛和珅，有言源鹞贪黷状，下巡抚姜晟按治。源鹞具服收发库项，加扣平馀，数逾八万；署内眷属几三百人，自蓄优伶，服官奢侈。上宣示源鹞罪状，因言：“诸直省大吏宴会酒食，率以囑首县，首县复敛於诸州县。率皆朘小民之脂膏，供大吏之娱乐，展转苛派，受害仍在吾民。通谕诸直省，令悛改积习。”寻命斩源鹞。

国泰，富察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四川总督文绶子也。国泰初授刑部主事，再迁郎中。外擢山东按察使，迁布政使。乾隆三十八年，文绶官陕甘总督，奉命按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明德布婪索属吏，徇不以实陈，戍伊犁。国泰具疏谢，请从父戍所赎父罪。上谕曰：“汝无罪，何必惶惧？”四十二年，迁巡抚。

国泰纨绔子，早贵，遇属吏不以礼，小不当意，辄呵斥。布政使于易简事之谄，至长跪白事。易简，江苏金坛人，大学士敏中弟也。大学士阿桂等以国泰乖张，请改京朝官。四十六年，上为召易简诣京师问状，易简为国泰力辨。上降旨戒国泰驭属吏当宽严得中，令警惕改悔。会文绶复官四川总督，以咽喉匪为乱，再戍伊犁，国泰未具疏谢。居月馀，疏谢赐鹿肉，上诘责。国泰请纳养廉为父赎，并乞治罪，上宽之。

四十七年，御史钱沅劾国泰及易简贪纵营私，徵赂诸州县，诸州县仓库皆亏缺。上命尚书和珅、左都御史刘墉按治，并令

泮与俱。和珅故袒国泰；墉持正，以国泰虐其乡，右泮。验历城库银银色不一，得借市充库状。语互详泮传。国泰具服婪索诸属吏，数辄至千万。易简谄国泰，上诘不敢以实对。狱定，皆论斩，上命改监候，逮系刑部狱。巡抚明兴疏言通察诸州县仓库，亏二百万有奇，皆国泰、易简在官时事。上命即狱中诘国泰等，国泰等言因王伦乱，诸州县以公使钱佐军兴，乃亏及仓库。上以“王伦乱起灭不过一月，即谓军兴事急，何多至二百万？即有之，当具疏以实闻。国泰、易简罔上行私，视诸属吏亏帑愒置不问，罪与王亶望等均”。命即狱中赐自裁。

郝硕，汉军镶黄旗人。父郝玉麟，官两江总督。郝硕袭骑都尉世职，授户部员外郎，直军机处，迁郎中。外授山东登莱青道，三迁江西巡抚。将朝京师，以行李不具，徵属吏纳贖。四十九年，两江总督萨载论劾，逮京师鞫实。上谓：“郝硕罪同国泰，国泰小有才，地方事尚知料理。郝硕尝朝行在，问以地方事，不知所对。不意复贪婪若是！且郝硕诤辞求贖，正国泰事败时，乃明知故蹈，无复忌惮。即视国泰例赐自裁。”因通谕诸直省督抚，当持名节，畏宪典，以国泰、郝硕为戒。

良卿，富察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乾隆七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迁郎中。外授直隶通永道，累迁贵州布政使。三十二年，命署巡抚。

师征缅甸，良卿董台站。上谕良卿：“师行供顿有资民力者，覈实奏闻。”良卿疏言：“此项多乡保措办，银数多寡参差，无从覈算。”上谓：“师行供顿有资民力，亦当官为检覈。若以乡保措办遂置不问，民瘼何所仰赖？且吏役因以为奸，又何所不至耶？良卿以布政使署巡抚，何得诿为不知？”下吏议，当降调，命改夺官，仍留任。既，上发帑佐军需，良卿请确查散给，上诘良卿：“既言无从覈算，何能确查散给？”命

留供续发官军。良卿又疏陈贵州兵极能走险耐瘴，请募五千人习枪砲、藤牌备徵发。上嘉其尽心，赐孔雀翎。寻移广东，以募兵事未竟，仍留贵州。贵州产铅，岁采运供铸钱，以粮道主其事。三十四年，良卿疏劾威宁知州刘标运铅不如额，并亏工本运值，夺标职，令良卿详讞。良卿疏陈标亏项，并劾粮道永泰，请简大臣会鞫，上为遣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良卿按治。永泰揭户部陈标亏项由长官婪索，因及良卿及按察使高积贪黷状，上解良卿职，复命刑部侍郎钱维城、湖广总督吴达善即讯。故事，奏摺置黄木匣，外护以黄綾袱，至御前始启。上发副将军阿桂军中奏，於袱内得普安民吴俛诉官吏、土目私派累民状，命吴达善密勘；而刘标亦遣人诣户部诉上官婪索，呈簿记，上申命吴达善严鞫。

吴达善先后疏言标积年亏帑至二十四万有奇。良卿意在弥补掩覆，见事不可掩，乃以访闻奏劾；及追缴银六千有奇，令留抵私填公项，不入查封，始终隐饰。又及高积鬻储库水银，良卿有袒庇状。良卿长支养廉，为前布政使张逢尧及积署布政使时支放。普安州民吴国治诉知州陈昶籍军兴私派累民，良卿即令昶会鞫，不竟其事，乃致俛贿驿吏附奏事达御前。上乃责良卿负恩欺罔，罪不止於劾法婪赃，命即贵州省城处斩，销旗籍，以其子富多、富永发伊犁，畀厄鲁特为奴。积、逢尧、标皆坐讞。

方世俊，字毓川，安徽桐城人。乾隆四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累迁太仆寺少卿，外授陕西布政使。二十九年，擢贵州巡抚。三十二年，调湖南巡抚。刘标讞发上官婪索，言世俊得银六千有奇，上命夺官，逮送贵州，其仆承世俊得银千。狱成，械致刑部，论绞决，上命改监候。秋讞入情实，伏法。

钱度，字希裴，江南武进人。乾隆元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，

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。外授安徽徽州知府，累擢至方面。其为江安督粮道、河库道，皆再任，历十馀年。上嘉其久任奋勉。二十九年，授云南布政使。三十三年，迁广东巡抚。师方征缅甸，度主餽军，命以巡抚衔领布政使。未岁，移广西巡抚，乃之官，贺县囚越狱，度请宽知县郑之翀罪。上命夺之翀职，责度宽纵。学政梅立本按试郁林，索供应，民聚鬩。上命度定学政供应夫船事例，度拟从宽备，失上指，仍左授云南布政使。三十七年，监铜厂。宜良知县硃一深揭户部，告度贪婪，勒属吏市金玉，上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如云南会总督彰宝、巡抚李湖按治。贵州巡抚图思德奏获度仆持金玉诸器，自京师将往云南，值银五千以上；江西巡抚海明奏获度仆携银二万九千有奇，自云南将往江南，并得度寄子酆书，令为复壁藏金，为永久计；两江总督高晋籍度家，得窖藏银二万七千，又寄顿金二千。守侗等讯得度刻扣铜本平馀，及勒属吏市金玉得值，具服，逮送京师。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覆讞，以度侵欺勒索赃私具实，罪当斩，命即行法。子酆亦论绞，上为改缓决。寻遇赦，仍不令应试出仕。嘉庆五年，弛其禁。

觉罗伍拉纳，满洲正黄旗人。初授户部笔帖式，外除张家口理事同知，累迁福建布政使。林爽文之乱，伍拉纳主餽军，往来蚶江、厦门，事定，赐花翎，迁河南巡抚。乾隆五十四年，授闽浙总督。上以福建民情犷悍，戒伍拉纳当与巡抚徐嗣曾商榷整饬。伍拉纳督属吏捕盗，先后所诛杀百数十人。以内地民多渡海至台湾，疏请海口设官渡，便稽察。时定往台湾者出蚶江，民舟或自厦门渡，亦令至蚶江报验，疏请罢其例，俾得迳出厦门。言者以海中岛屿多，流民散处为盗藪，当毁其庐，徙其民，毋使滋蔓。下滨海诸直省议，伍拉纳疏言：“福建海中诸岛屿，流民散处，凡已编甲输粮者，当不在例中。”上命诸

岛屿非例当封禁，皆任其居处。浙江嘉善县民诉县吏徵漕浮收，下伍拉纳按治，论如律。

伍拉纳治尚严，疏劾金门镇总兵罗英笈巡洋兵船遇盗不以实报，英笈坐谴；又论邵武营守备余朝武等侵饷，营吏黄国材等冒饷，黄岩右营守备叶起发属兵遇盗不以实报，外委陈学明避盗伪为被创，营兵柯大斌诬告营官，皆傅重比。五十七年，同安民陈苏老、晋江民陈滋等为乱，设藪雾会。“雾”字妄造，以代“天地”。伍拉纳率按察使戚蓼生赴泉州捕得苏老等，诛一百五十八人，戍六十九人。五十九年，义乌民何世来，宣平民王元、楼德新等为乱，立邪教。伍拉纳率按察使钱受椿赴金华。浙江巡抚吉庆已捕诛世来、德新，伍拉纳覆讞诸胁从，复诛鲍茂山、吴阿成等，还福建至浦城，捕得元，诛之。

六十年，台湾盗陈周全为乱，陷彰化。伍拉纳出驻泉州，发兵令署陆路提督乌兰保、海坛镇总兵特克什布赴剿，彰化民杨仲舍等击破周全，乱已定。是岁，漳、泉被水，饥。伍拉纳至，民鬩集乞赈，未以闻。上促伍拉纳赴台湾，累诏诘责，伍拉纳自泉州往。福州将军魁伦疏言：“伍拉纳性急，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，治狱多未协。漳、泉被水，米值昂，民贫，巡抚浦霖等不为之所，多入海为盗。虎门近在省会，亦有盗舟出没。”上为罢伍拉纳、浦霖，命两广总督觉罗长麟署总督，魁伦署巡抚。

伍拉纳至台湾，劾鹿仔港巡检硃继功以丧去官，贼起，即携眷内渡，请夺官戍新疆。上谕曰：“伍拉纳为总督，台湾贼起，陷城戕官，朕屡旨严饬始行，继功丁忧巡检，转责其携眷内渡，加以远戍。伍拉纳畏葸迁延，乃欲以此自掩，何其不知耻也！”伍拉纳、浦霖贪纵、婪索诸属吏，州县仓库多亏缺。伍拉纳尝疏陈清查诸州县仓库，亏穀六十四万有奇、银三十六

万有奇，限三年责诸主者偿纳。至是，魁伦疏论诸州县仓库亏缺，伍拉纳所奏非实数。上命伍拉纳、浦霖及布政使伊辙布、按察使钱受椿皆夺官，交长麟、魁伦按讞。

长麟、魁伦勘布政司库吏周经侵库帑八万有奇，具狱辞以上。上疑长麟等意将归狱於经，斥其徇隐。长麟等疏发伍拉纳受盐商赇十五万，霖亦受二万，别疏发受椿讞长秦械斗狱，狱毙至十人，得赇销案。籍伍拉纳家，得银四十万有奇、如意至一百馀柄，上比之元载胡椒八百斛；籍霖家，得窖藏金七百、银二十八万，田舍值六万有奇，他服物称是；逮京师，廷鞫服罪，命立斩。

伊辙布亦逮京师，道死。受椿监送还福建，夹二次，重笞四十，乃集在省诸官吏处斩；又以长麟主宽贷，夺官召还，以魁伦代之，遂兴大狱，诸州县亏帑一万以上皆斩，诛李堂等十人，馀谴黜有差。

霖，浙江嘉善人。乾隆三十一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再迁郎中。外授湖北安襄郢道。累迁福建巡抚，移湖南，复迁福建。及得罪，上谓：“伍拉纳未尝学问，或不知洁己奉公之义。霖以科目进，起自寒素，擢任封疆，乃贪黷无厌，罔顾廉耻，尚得谓有人心者乎？”霖及伍拉纳、伊辙布、受椿诸子皆用王亶望例戍伊犁。嘉庆四年，赦还。

论曰：高宗谴诸贪吏，身大辟，家籍没，僇及於子孙。凡所连染，穷治不稍贷，可谓严矣！乃营私孰法，前后相望，岂以执政者尚贪侈，源浊流不能清欤？抑以坐苞苴败者，亦或论才宥罪，执法未尝无挠欤？然观其所诛殛，要可以鉴矣！

列传一百二十七

王杰 董诰 硃珪

王杰，字伟人，陕西韩城人。以拔贡考铨蓝田教谕，未任，遭父丧，贫甚，为书记以养母。历佐两江总督尹继善、江苏巡抚陈宏谋幕，皆重之。初从武功孙景烈游，讲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；及见宏谋，学益进，自谓生平行己居官得力於此。

乾隆二十六年，成进士，殿试进呈卷列第三。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，以昔为尹继善缮疏，曾邀宸赏，询知人品，即拔置第一。及引见，风度凝然，上益喜。又以陕人入本朝百馀年无大魁者，时值西陲戡定，魁选適得西人，御制诗以纪其事。寻直南书房，屡司文柄。五迁至内阁学士。三十九年，授刑部侍郎，调吏部，擢左都御史。四十八年，丁母忧，即家擢兵部尚书。车驾南巡，杰赴行在谢，上曰：“汝来甚好。君臣久别，应知朕念汝。然汝儒者，不欲夺汝情，归终制可也。”服阕，还朝。五十一年，命为军机大臣、上书房总师傅。次年，拜东阁大学士，管理礼部。台湾、廓尔喀先后平，两次图形紫光阁，加太子太保。

杰在枢廷十馀年，事有可否，未尝不委曲陈奏。和珅势方赫，事多擅决，同列隐忍不言，杰遇有不可，辄力争。上知之深，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。杰每议政毕，默然独坐。一日，和珅执其手戏曰：“何柔荑乃尔！”杰正色曰：“王杰手虽好，但不能要钱耳！”和珅赧然。嘉庆元年，以足疾乞免军机、书

房及管理部事，允之。有大事，上必谘询，杰亦不时入告。

时教匪方炽，杰疏言：“贼匪剿灭稽迟，由被贼灾民穷无倚赖，地方官不能劳来安辑，以致胁从日众，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。此时当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，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。三年之内，川、楚、秦、豫四省杀伤不下数百万，其幸存而不从贼者，亦皆锋镝之余，男不暇耕，女不暇织。若再计亩徵输，甚至分外加派，胥吏因缘勒索，艰苦情形无由上达圣主之前。祈将被贼地方钱粮蠲免，不令官吏舞弊重徵，有来归者概勿穷治，贼势或可渐孤矣。至於用兵三载未即成功，实由将帅有所依恃，怠玩因循，非尽士卒之不用命也。乞颁发谕旨，曲加怜恤，有骄惰不驯者，令经略概行撤回，或就近更调召募，申明纪律，鼓行励戎，庶几人有挟纊之欢，众有成城之志。”又言：“教匪之蔓延，其弊有二：一由统领之有名无实。勒保虽为统领，而统兵大员名位相等，人人得专摺奏事，於是贼至则畏避不前，贼去则捏称得胜。即如前岁贼窜兴安，领兵大员有‘匪已渡江五日，地方官并不禀报’之奏，此其畏避情形显而易见。又如去岁贼扰西安城南，杀伤数万，官兵既不近贼，抚臣一无设施；探知贼去已远，然后虚张声势，名为追贼，实未见贼。近闻张汉潮蔓延商、雒，高均德屯据洋县，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秦省如此，川省可知。实由统领不专、赏罚不明之所致也。一由领兵大员专恃乡勇。乡勇阵亡，无庸报部，人数可以虚捏；藉乡勇为前阵，既可免官兵之伤亡，又可为异日之开销，此所以耗国帑而无可稽核也。臣以为军务紧要，莫急於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，盖有五利：一，民穷无依，多半从贼，苟延性命，募而为兵，即有口粮，多一为兵之人，即少一从贼之人；一，隔省徵调，旷日持久，就近召募，则旬日可得；一，徵兵远来，筋力已疲，召募之人，不须跋涉；一，隔

省之兵，水土不习，路径不谙，就近之人，则不虑此；一，乡勇势不能敌，则逃散无从惩治，召募之兵退避，则有军法。具此五利，何不增募，一鼓而歼贼？如谓兵多费多，独不思一万兵食十月之粮，与十万兵食一月之粮，其费相等而功可早奏也。

“疏入，并被采用。

二年，复召直军机，随扈热河。未几，因腿疾，诏毋庸入直，先行回京。三年秋，川匪王三槐就擒，封赏枢臣，诏：“杰现虽未直军机，军兴曾有赞画功，并予优叙。”

泊仁宗亲政，杰为首辅，遇事持大体，竭诚进谏，上优礼之。五年，以衰病乞休，温诏慰留，许扶杖入朝。七年，固请致仕，晋太子太傅，在籍食俸。八年春，濒行上疏，略谓：

“各省亏空之弊，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后，州县营求餽送，以国帑为夤缘，上司受其挟制，弥补无期。至嘉庆四年以后，大吏知尚廉节，州县仍形拮据，由於苦乐不均，贤否不分，宜求整饬之法。又，旧制，驿丞专司驿站，无可诛求。自裁归州县，滥支苛派，官民俱病。宜先清驿站，以杜亏空。今当军务告竣，朝廷勤求治理，无大於此二者。请睿裁独断，以挽积重之势。

“所言切中时弊，上嘉纳之。陛辞日，赐高宗御用玉鸠杖、御制诗二章，以宠其行，有云：“直道一身立廊庙，清风两袖返韩城。”时论谓足尽其生平。既归，岁时颁赏不绝，每有陈奏，上辄亲批答，语如家人。

九年，杰与妻程并年八十，命巡抚方维甸赍御制诗、额、珍物，於生日就赐其家。杰诣阙谢，明年正月，卒於京邸。上悼惜，赐金治丧，赠太子太师，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

杰体不逾中人，和霭近情，而持守刚正，历事两朝，以忠直结主知。当致仕未行，会有陈德於禁城惊犯乘舆，急趋朝请对曰：“德庖厨贱役，安敢妄蓄逆谋？此必有元奸大慝主使行

明张差之事，当除肘腋之患。”至十八年林清逆党之变，上思其言，特赐祭焉。

孙笃，道光二年进士，历编修、御史，出为汀州知府、广东督粮道，署盐运使。时林则徐为按察使，治海防，甚倚之。募广州游手精壮者备守御，以机敏称。擢山东布政使，署巡抚。失察家人、属官受贿，连降罢职归，襄理西安城工。卒，赠布政使銜。

董诰，字蔗林，浙江富阳人，尚书邦达子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，殿试进呈卷列第三，高宗因大臣子，改二甲第一。选庶吉士，即预修国史、三通、皇朝礼器图。散馆，授编修。三十二年，命入懋勤殿写金字经为皇太后祝嘏。次年，大考翰詹，因写经未与试，特加一级。寻擢中允，丁父忧。三十六年，服阕，入直南书房。初，邦达善画，受高宗知。诰承家学，继为侍从，书画亦被宸赏，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。累迁内阁学士。四十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调户部，历署吏、刑两部侍郎，兼管乐部。充四库馆副总裁，接办全书荟要，命辑满洲源流考。四十四年，命为军机大臣。五十二年，加太子少保，擢户部尚书。台湾、廓尔喀先后底定，并列功臣，图形紫光阁。

嘉庆元年，授受礼成，诏硃珪来京，将畀以阁务，仁宗贺以诗。属稿未竟，和珅取白高宗曰：“嗣皇帝欲市恩於师傅。”高宗色动，顾诰曰：“汝在军机、刑部久，是於律意云何？”诰叩头曰：“圣主无过言。”高宗默然良久，曰：“汝大臣也，善为朕辅导之。”乃以他事罢珪之召。时大学士悬缺久，难其人。高宗谓刘墉、纪昀、彭元瑞三人皆资深，墉遇事模棱，元瑞以不检获愆，昀读书多而不明理，惟诰在直勤勉，超拜东阁大学士，明诏宣示，俾三人加愧励焉。命总理礼部，仍兼管户部事。二年，丁生母忧，特赐陀罗经被，遣御前侍卫、额驸

丰绅殷德奠醑。

诰既以丧归，川、楚兵事方亟，高宗欲召之，每见大臣，数问：“董诰何时来？”逾年，葬母毕，诣京师，和珅遏不上闻。会驾出，诰於道旁谢恩，高宗见之，喜甚，命暂署刑部尚书，素服视事，不预典礼，专办秋谏及军营纪略，且曰：“诰守制已逾小祥，不得已用人之苦心，众当共谅。”寻以王三槐就擒，与军机大臣同被议叙。四年春，高宗崩，和珅伏诛，命诰复直军机，晋太子太保。既，服阕，授文华殿大学士，兼刑部尚书如故。高宗山陵礼成，命题神主，晋太子太傅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十二年，高宗实录告成，诏以诰在馆八年，始终其事，特加优奖，赐其父邦达入祀贤良祠。十四年，万寿庆典，晋太子太师。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十七年，晋太保。

十八年，扈从秋猕。林清逆党突入禁城，时回銮，中途闻变，有议俟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，诰曰：“是滋乱也，献俘者行至矣！”即日扈驾进次，人心乃定。穷治邪教，诰谓：“烧香祈福，愚民无知，率所常有。惟从逆者不可贷。”凡论上，皆以是定讞。林清既诛，滑县逆匪寻平，论功，迭被优叙，赐子淳为郎中。二十年，因病请致政，温诏慰留，改管兵部。未几，复命管刑部。二十三年，再疏乞休，许致仕食全俸。是年十月，卒，赠太傅。上亲奠，入祀贤良祠，赐金治丧，御制诗輓之，嘉其父子历事三朝，未尝增置一亩之田、一椽之屋，命刻诗於墓，以彰忠荃。谥文恭。

诰直军机先后四十年，熟於朝章故事，有以谂者，无不悉。凡所献纳皆面陈，未尝用奏牍。当和珅用事，与王杰支柱其间，独居深念，行处几失常度，卒赞仁宗歼除大憝。及林清之变，独持镇定，尤为时称云。

硃珪，字石君，顺天大兴人。先世居萧山，自父文炳始迁籍。文炳官整屋知县，曾受经於大学士硃轼。珪少传轼学，与兄筠同乡举，并负时誉。乾隆十三年成进士，年甫十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数遇典礼，撰进文册。高宗重其学行，累迁侍读学士。二十五年，出为福建粮驿道。擢按察使，治狱平恕，以父忧去。三十二年，补湖北按察使。会缅甸用兵，以部署驿务详慎，被褒奖。

调山西，就迁布政使，署巡抚。疏请归化、绥远二城穀二万馀石搭放兵粮，以省采买、免红朽；又免土默特蒙古私垦罪，以所垦牧地三千馀顷，许附近兵民认耕纳租，岁六千馀两，增官兵公费；又太仆寺牧地苦寒，改徵折色，以便民除弊；皆下部议行。珪方正，为同僚所不便，按察使黄检奏劾读书废事。

四十年，召入觐，改授侍讲学士，直上书房，侍仁宗学。四十四年，典福建乡试。次年，督福建学政。濒行，上五箴於仁宗：曰养心，曰敬身，曰勤业，曰虚己，曰致诚。仁宗力行之，后亲政，尝置左右。五十一年，擢礼部侍郎，典江南乡试，督浙江学政。还朝，调兵部。五十五年，典会试。出为安徽巡抚。皖北水灾，驰驿往赈，携仆数人，与村民同舟渡，赈宿州、泗州、砀山、灵璧、五河、盱眙馀灾，轻者贷以粮种。筑决堤，展春赈，并躬莅其事，民无流亡。五十九年，调广东。寻署两广总督，授左都御史、兵部尚书，仍留巡抚任。嘉庆元年，授总督，兼署巡抚。珪初以文学受知，洎出任疆寄，负时望，将大用。和珅忌之，授受礼成，珪进颂册，因加指摘，高宗曰：“陈善纳诲，师傅之职宜尔，非汝所知也。”会大学士缺，诏召珪，卒为和珅所沮。以广东艇匪扰劫闽、浙，责珪不能缉捕，寝前命，左迁安徽巡抚。皖北复灾，亲治赈，官吏无侵蚀。三省教匪起，安徽亦多伏莽。珪曰：“疑而索之，是激之变。”

亲驻界上筹防御，遍莅颖、亳所属，集乡老教诫之，民感化，境内迄无事。明年，授兵部尚书，调吏部，仍留巡抚任。

四年正月，高宗崩，仁宗即驰驿召珪，闻命奔赴。途中上疏，略曰：“天子之孝，以继志述事为大。亲政伊始，远听近瞻，默运乾纲，霁施涣号。阳刚之气，如日重光，恻怛之仁，无幽不浹。修身则严诚欺之界，观人则辨义利之防。君心正而四维张，朝廷清而九牧肃。身先节俭，崇奖清廉，自然盗贼不足平，财用不足阜。惟原皇上无忘尧、舜自任之心，臣敢不勉行义事君之道。”至京哭临，上执珪手哭失声。命直南书房，管户部三库，加太子少保，赐第西华门外。时召独对，用人行政悉以谘之。珪造膝密陈，不关白军机大臣，不沽恩市直，上倾心一听，初政之美，多出赞助。

寻充上书房总师傅，调户部尚书。诏清漕政，禁浮收。疆吏以运丁苦累，仰给州县，州县不得不取诸民，於是安徽加赠银，江苏加耗米，珪谓小民未见清漕之益，先受其害，力争罢之，令曹司凡事近加赋者皆议驳。长芦盐政请加增盐价，驳曰：“芦东因钱价贱，已三加价矣，且免积欠三百六十万两，馀欠展三年，商力已宽，无庸再议加价。”广东请滨海沙地升赋，驳曰：“海沙淤地，坍涨靡常，故照下则减半赋之。今视上、中田增赋，是与民计微利，非政体。且民苦加赋，别有涨地，将不敢报垦，不可行。”仓场请预纳钱粮四五十倍，准作义监生，驳曰：“国家正供有常经，名实关体要。於名不正，实必伤，断不可行。”凡驳议每自属稿，奏上，皆韪之。五年，兼署吏部尚书。

先是彭元瑞於西华门内坠马，珪呼其舆入舁之，为御史周栻所劾。寻有珪舆人殴伤禁门兵，忌者嗾护军统领讦之。诏：“珪素恪谨，造次不检，特申戒。”坐褫宫衔，解三库事，镌

级留任。七年，协办大学士，复太子少保。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晋太子少傅。九年，上幸翰林院，联句赐宴，御书“天禄储才”额刻悬院中，以墨书赐珪家。十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工部。上以是命遵高宗谕，遣诣裕陵谢。逾岁，年七十六，以老乞休，温诏慰留，赐玉鸠杖；命天寒，间二三日入直。

未几，召对乾清宫，眩晕，扶归第，数日卒。上亲奠，哭之恸。赠太傅，祀贤良祠，赐金治丧。诏：“珪自为师傅，凡所陈说，无非唐、虞、三代之言，稍涉时趋者不出诸口，启沃至多。揆诸谥法，足当‘正’字而无愧，特谥文正。又见其门庭卑隘，清寒之况，不减儒素。”命内府备筵，遣皇子加奠。启殡日，遣庆郡王永璘祖奠目送。逾年，上谒西陵，珪墓近辟路，遣官赐奠。高宗实录成，特赐祭，擢长子锡经为四品京堂。二十年，复因谒陵回銮，亲奠其墓，恩礼始终无与比。

珪文章奥博，取士重经策，锐意求才。嘉庆四年典会试，阮元佐之，一时名流搜拔殆尽，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。学无不通，亦喜道家，尝曰：“硃子注参同契，非空言也。”

论曰：君子小人消长之机，国运系焉。王杰、董诰、硃珪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，和珅一再间沮，卒不屈挠。一旦共、驩伏法，众正盈朝，摭其忠诚，启沃新主，殄寇息民，苞桑永固。天留数人，弼成仁宗初政之盛，可谓大臣矣。

列传一百二十八

庆桂 刘权之 戴衢亨 戴均元
托津 章煦 卢廕溥

庆桂，字树斋，章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大学士尹继善子。以廕生授户部员外郎，充军机章京，超擢内阁学士。

乾隆三十二年，充库伦办事大臣，迁理藩院侍郎。三十六年，授军机大臣。居二载，出为伊犁参赞大臣，调塔尔巴哈台。哈萨克巴布克诡称阿布勒毕斯授为哈拉克齐，偕阿布勒毕斯之子博普来贡马。庆桂以博普未至，巴布克狡诈不可信，斥之。上嘉其有识，曰：“尹继善之子能如此，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！”四十二年，授吏部侍郎。调乌里雅苏台将军，授正黄旗汉军都统，以病回京。逾年，授盛京将军，调吉林，再调福州。四十九年，入觐，授工部尚书，仍直军机，调兵部。逾年，署黑龙江将军。时陕甘总督福康安赴阿克苏安辑回众，上以庆桂练边事，命带钦差关防，驰往甘肃，暂署总督。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。五十一年，召授兵部尚书，历署盛京、吉林、乌里雅苏台将军。五十七年，廓尔喀平，予议叙，图形紫光阁，上亲制赞。

两淮盐运使柴桢私挪课银弥补浙江盐道库藏，命偕长麟赴浙按治，得巡抚福崧婪索侵蚀状，谏上，福崧、桢俱伏法。寻授荆州将军。逾年，召授正红旗蒙古都统，命勘南河高家堰石工。嘉庆四年，授刑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复直军机。授内大

臣，监修高宗实录，加太子太保。拜文渊阁大学士，总理刑部。裕陵奉安礼成，晋太子太傅，管理吏部、理藩院、户部三库事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以赞画功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赐双眼花翎。九年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高宗实录成，赏紫缰，晋太子太师。十六年，扈蹕热河，以腿疾免从行围，予假回京。十七年，晋太保。上念其年老，罢直军机处，仍授内大臣。

庆桂性和平，居枢廷数十年，初无过失，举趾不离跬寸，时咸称其风度。逾年，命以原品休致，给予全俸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谥文恪。

刘权之，字云房，湖南长沙人。乾隆二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擢司经局洗马。四十三年，督安徽学政。预修四库全书，在事最久，及总目提要告成，以劳擢侍讲。五十年，大考二等。逾年，擢大理寺卿，迁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“大挑举人多夤缘，请於事前一日简派王大臣，闻命即宿朝房，以杜弊窦。”於是命在午门莅事，御史监视，护军巡察，步军、五城一体严查，著为令。寻督山东学政。五十六年，擢礼部侍郎。六十年，典江南乡试，留学政。嘉庆二年，调吏部。

四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典会试。疏言：“买补仓穀，地方官奉行不善，在本境采买，不论市价长贱，发银四五钱。花户不原纳穀，惟求缴还原银，加倍交价。富户贿吏飞洒零户，转得少派。善良贫民深受其累。官以折价入己，仍无存米。遇协济邻省，令米商仓猝购办，发价剋扣，起运勒措。请飭遇应买补，向丰稔邻县公平采办，不得於本县苛派，严禁胥吏舞弊。”又言：“社仓大半借端挪移，管理首事与胥吏从中侵盗，至歉岁颗粒无存，以致殷实之户不乐捐输，老成之士不原承办，请一律查禁。”诏黜之，飭各直省严禁，民得免累，湖、湘间尤称颂焉。

编修洪亮吉上书王大臣言事戇直，成亲王径以上达，权之与硃珪未即呈奏，有旨诘问，自请严议。上以权之人品端正，平时陈奏不欺，宽其处分。寻迁吏部尚书。五年，典顺天乡试。六年，命为军机大臣。越一岁，会川、楚、陕教匪戡定，权之入直未久，上嘉其素日陈奏时有所见，叠予褒叙。在吏部久，疏通淹滞，铨政号平。九年，失察书吏虚选舞弊，因兼直枢廷，薄谴之，调兵部。十年，以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加太子少保。军机章京、中书袁煦者，故大学士纪昀女婿也，入直已邀恩叙，权之於昀有旧恩，至是复欲以袁煦列荐。同官英和议不合，已中止，英和密请晏见，面劾权之瞻徇。上不悦，两人同罢直，下廷议革职，念权之前劳，降编修。未几，擢侍读，迁光禄寺卿，历迁兵部尚书。

十五年，协办大学士，典顺天乡试。是年，帝以秋猕幸热河，明年，幸五台，并命留京办事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工部，复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，目疾乞假，遣御医诊视。会逆匪林清为变，事定，朝臣衰病者多罢退，诏以原品休致回籍，给半俸。二十三年，卒於家，年八十，谥文恪。

戴衢亨，字莲士，江西大庾人。父第元，由编修官太仆寺卿。衢亨年十七，举於乡。乾隆四十一年，召试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四十三年，成一甲一名进士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典试湖北。叔父均元、兄心亨并居馆职，迭任文衡，称“西江四戴”。寻命仍直军机。秋猕扈蹕，射狍以献，高宗赐诗美之。累典江南、湖南乡试，督山西、广东学政，历迁侍讲学士。

嘉庆元年，授受礼成。凡大典撰拟文字，皆出其手。二年，命随军机大臣学习行走，以秩卑，特加三品卿衔。累迁礼部侍郎，调户部。四年，仁宗始亲政。衢亨以病乞假；假满，兼署吏部侍郎。六年，擢兵部尚书，兼管顺天府尹、户部三库。川、

楚、陕教匪以次削平，以赞画功，屡荷优褒。七年，大功戡定，诏嘉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克尽忠愫，加太子少保，予云骑尉世职。九年，失察顺天府书吏盗印，罢兼尹。十年，调户部，兼直南书房，典会试。十二年，协办大学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典顺天乡试。十三年，偕大学士长麟视南河。时河事日敝，帝锐意整顿，中外臣工议不一，特命查勘筹议。衢亨叔均元方以总河谢病家居，许便道省视，遂与长麟三疏陈治河要义，斟酌缓急，停修毛城铺滚水坝，复天然闸东山罅闸坝，以减黄济运；於王营减坝西，增筑滚坝、石坝，普培沿河大堤，以淮、扬境内为尤急。云梯关外八滩以上，接筑雁翅堤以束水势。高堰、山盱石堤加筑后戩土坡，为暂救目前之计，徐办碎石坦坡以护石工。智、礼二坝加高石基四尺，以制宣泄。疏上，帝深韪之，命嗣后考覈河工以为标准。十四年，万寿庆典，晋太子少师。

衢亨性清通，无声色之好。朝退延接士大夫，言人人殊，不置可否，而朝廷设施，有见之数月数年之后者。柄政既久，仁宗推心任之。给事中花杰疏论长芦欠课，衢亨方筦户部，议下盐政覈办。杰乃劾衢亨与盐商查有圻姻亲，餽送往来，助营第宅，不免徇庇；又廷试阅卷，援引洪莹为一甲一名，有交通情状；荐周系英、王以銜、席煜、姚元之入南书房，与英和阴附结党。衢亨疏辨，下廷臣察询，命二阿哥监视洪莹覆写试策，无误，迭诏为衢亨湔雪；惟斥其令部员刘承澍在园寓具稿，致招物议，予薄谴，镌级留任；坐杰污蔑，承澍漏泄，降黜有差。因调衢亨工部。复以凡部臣有直军机者，遇交议，同官每向探意旨，事后辄相推诿，特谕申儆焉。十五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工部，兼掌翰林院如故。

十六年春，扈蹕五台，至正定病，先回京。寻卒，年五十

有七。温诏优恤，称其谨饬清慎，实为国家得力大臣，亲临赐奠，赠太子太师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子嘉端，年甫十一，赐举人，袭云骑尉。

戴均元，字修原。乾隆四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，迭典江南、湖北乡试，督四川、安徽学政。嘉庆三年，由安徽任满还京，兄子衢亨先已超授军机大臣，故事，大臣亲属任科道者，对品回避，均元例改六部员外郎，特命以鸿胪寺少卿候补。累擢工部侍郎。

八年，偕侍郎贡楚克扎布察视张秋运河及衡家楼决口工程。历户部、吏部侍郎。十年，南河黄流夺运，高堰石工坏，特命驰视筹度。明年，诏以湖、河异涨，高堰堤工赖先筑子堰，保卫无虞，清水暢注，河口积淤刷涤，已复三分入运、七分入黄旧制，为河事一大转机，嘉均元尽心宣防，特复正、副总河旧制，授南河总督，以旧督徐端副之。在任三年，堵合黄河周家堡、郭家坊、王营减坝、陈家浦，及运河二堡、壮原墩，筑高堰义字坝，拆修惠济闸，以减坝合龙，加太子少保。病，乞解任，寻愈，因事降三品京堂，授左副都御史，督顺天学政。未几，迁仓场侍郎。十八年秋，河决睢州，出为东河总督。诏以均元曾任南河，许便宜调用工员，责速堵合。明年春，以吏部侍郎内召，途次擢左都御史。寻迁礼部尚书，调吏部。二十年，协办大学士。逾年，授军机大臣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二十三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晋太子太保，管理刑部。二十四年，河决武陟马营坝，自秋徂冬尚未启工，奉命驰视，还报购料未集，诏严斥在事诸臣以示儆。

二十五年七月，扈从热河，甫驻蹕，帝不豫，乡夕大渐。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篋，得小金盒，启鑰，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，奉嗣尊位，然后发丧。泊还京，因撰拟遗诏

有“高宗降生於避暑山庄”之语，误引御制诗注，枢臣皆被谴镌级，均元与托津并罢直。道光二年，裕陵隆恩殿柱蠹朽，距修建甫二十年，承办工员俱获罪。均元以在事未久，从宽罢管部务，夺宫衔，责同赔修，工毕复之。漳水北徙，命均元驰视。次年，因漳水下流溃直隶元城红花堤，塞之则元城北境水无所泄，不塞则山东馆陶受其害，复命均元往视。议展宽旧有引河，俾积水穿堤入卫水，别就堤下新刷水沟挑成河道，分流泄入馆陶境，筑堤防溢。复偕巡抚程祖洛勘上游，议：“漳水自乾隆五十一年南徙合洹水后，卫水为所格阻，频年冲决，由於合则为患。今漳水北徙，与洹水分流入卫，当因势利导，各完堤防，使漳、洹不再合。”疏上，诏从之。四年，予告回籍，食全俸。

先是建万年吉地於宝华峪，均元相度选定。帝敦崇俭朴，命偕庄亲王绵课、协办大学士英和监修，面戒规制一从节减。迨七年，孝穆皇后梓宫奉安，帝亲视，嘉其工程坚固，晋均元太子太师。及是，地宫有浸水，上震怒，严谴在事诸臣，褫均元职，逮京治罪，拟重辟，念其耄老，免罪释归。

均元历官五十馀年，叔侄继为枢相，家门鼎盛。自在翰林，数司文柄，及跻卿贰，典顺天乡试一，典会试三。晚岁获咎家居，世犹推为耆宿。二十年，卒，年九十有五。

托津，字知亭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尚书博清额子。乾隆中，授都察院笔帖式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银库郎中。改御史，迁给事中。嘉庆元年，命解饷银赴达州。五年，授副都统，留治四川军需。疏请军饷先一月预拨，忤旨召回。及至京，於饷数、军事无所陈告，褫职，予头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办事大臣。七年，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复授副都统。八年，召为仓场侍郎。

十年，调吏部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偕直隶总督吴熊光

往湖北，按讯盐法道失察岸商抬价，及钱局鼓铸偷减，治如律。时总督百龄被讦在广东索供应、造非刑，命托津偕总督瑚图礼治其狱，请褫百龄职。十一年，调户部，偕侍郎广兴按东河总督李亨特勒派 员，夺亨特职，遣戍。十二年，偕侍郎英和按讯热河副都统庆杰贪婪，褫职遣戍。

十三年，偕尚书吴璥勘南河。先是，云梯关外陈家浦漫决，由射阳湖旁趋海口，疆臣、河臣请改河道径由射阳湖入海。托津等疏言：“马港口、张家庄漫水西漾数十里，始折归北潮河。如果地势建筑，何以转向西流？北潮河已汇流数月，水未消涸，显见去路不畅，改道断不可行。请仍修故道，接筑云梯关外大是，收束水势，较为得力。”又言：“河口高堰各工，因运河西岸堵筑漫缺，头、二坝口门较宽，不能擎托畅注，请速补筑。”皆如所议行。

十四年，往江南讞狱。金山寺僧志学与王兆良争垦沙地械斗，毙多人，依律治罪。请以蒋家沙洲归公佃种，岁给宝晋书院及金山寺租银各千两。仓场书吏高添凤舞弊，通州中、西二仓亏缺，命偕福庆勘讯，坐以奸吏骖法罪。既而，部鞫添凤，复得私出黑档领米状，托津亦以久任仓场，谴责分赔。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，有联号弊，偕侍郎周兆基、少卿卢廕溥往按得实，论凤诰遣戍。山西署布政使刘大观劾前任巡抚初彭龄任性乖张，偕侍郎穆克登额往按，彭龄，大观俱被严议。十五年，擢工部尚书，调户部，兼都统。偕卢廕溥往四川按事，总督勒保寝匿名揭帖，据实上闻，罢勒保大学士职。又偕府尹初彭龄往南河清查工帑。十六年春，两江总督松筠调任，命托津暂代。寻回京，加太子少保，兼内大臣。

十八年，扈蹕热河，教匪林清逆党阑入禁城，命托津回京察治。林清就获，诏优奖，授协办大学士。时匪党李文成据河

南滑县，山东、直隶皆震动。那彦成督师，迁延未进，托津往代。既而那彦成连战皆捷，命托津赴开州、大名督率提督马瑜剿匪。十九年，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，拜东阁大学士，管理户部，晋太子太保。侍郎初彭龄劾两江总督百龄、江苏巡抚张师诚受餽送，布政使陈桂生册报蒙混，命偕尚书景安往按。彭龄坐劾未实，被谴。二十一年，那彦成前在陕甘总督任与布政使陈祁挪赈事觉，命托津往按，那彦成逮京，即代署直隶总督，寻回京。

仁宗综覈庶政，知托津朴诚，於行省有重事大狱，率以任之，无一岁不奉使命。二十二年，管理理藩院。二十四年，万寿庆典，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於热河避暑山庄，事出仓猝，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鐻盒，奉宣宗即位。寻因遗诏引事舛误，诏切责，托津、均元并以年老罢军机大臣，降四级留任。道光元年，命题仁宗神主，晋太子太傅。二年，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，绘像，御制诗有“立朝正色”之褒。调管刑部。以子妇乘轿入神武门中门，坐治家不严，夺紫缰、双眼花翎，寻复之。十一年，致仕，食全俸。十五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帝亲奠，赐金治丧，赠太子太师，祀贤良祠，谥文定。

章煦，字曜青，浙江钱塘人。乾隆三十七年进士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刑部员外郎。屡典乡试，督陕甘学政，任满仍留刑部，改御史。嘉庆六年，擢太仆寺少卿。诏以军事方殷，煦习机务，仍留直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始罢直供本职。偕侍郎那彦宝往云南按布政使陈孝升等冒销军需，治如律。历太仆寺卿、顺天府尹。十年，出为湖北布政使。逾年，擢巡抚。十三年，召为刑部侍郎。偕侍郎穆克登额往云南按事。贡生任澍宇诬讐官吏冒销军需不实，论反坐。授贵州巡抚，未至，调云南，署云贵总督。十四年，调江苏巡抚，署两江总督。时议

行海运，下煦筹议，疏陈不便，寢之。十七年，入覲，乞改京秩，授刑部侍郎，偕侍郎景安往直隶讞狱。十八年，河南教匪起，直隶总督温承惠赴剿，命煦代摄。寻擢工部尚书，调吏部，仍留署职。捕教匪冯克善械送京师，加太子少保。

十九年，回京，典会试。山东金乡窃贼聚众拒捕，巡抚同兴以邪教馀党闻。煦偕那彦宝往鞠，得状，依律论罪。知州袁洁诬报，褫其职。上知山东吏治废弛，命煦等严察以闻，遂劾同兴玩泄，以致地方凋敝，仓库空虚，及布政使硃锡爵徇私废公状，并褫职，命煦署巡抚，清查亏空。寻以陈大文调任，同治其事，责煦议定章程。疏言：“嘉庆十四年清查，原奏亏银一百七十九万有奇。今查十四年以前实亏三百四十一万有奇，十四年以后又续亏三百三十四万有奇。拟请清釐藩库，严交代，定徵解分数，以杜新亏；立追缴及分赔限期，催徵民欠，以惩延宕；覈减提款，确查无著之亏，以示体恤；覈摊捐案，据估变流抵产物扣抵，先儘正项仓库一律筹补，军需垫解，查明方许列抵，以防朦混。”凡十四条，下部议行。

二十年，偕侍郎熙昌往湖北、广东、江苏、安徽讞狱：襄阳人吴焕章诬告易成元、易登朝等勾结谋逆，反坐论罪；襄阳知县周以焯滥押毙命，遣戍。雷州府经历李棠诬讦两广总督蒋攸銛，遣戍；雷琼道胡大成苛派属员，褫职；贵县知县吴遇坤刊书诋毁上官，遣戍；洋商卢观恆滥祀乡贤，黜之；江苏知县王保澄诬讦上官讳匿邪书，遣戍；阜阳捻匪纠抢杀人，论如律。

二十一年，调礼部尚书，授军机大臣。调刑部，管理礼部。二十二年，病免。寻授兵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兼管顺天府尹事。二十三年，拜东阁大学士，管理刑部。万寿庆典，晋太子太保。二十五年，以足疾累疏乞休，予告致仕，食全俸。居家久之，道光四年，卒，谥文简。

煦久任枢曹，练习政事，易女历中外，数治大狱。晚始参枢务，未久病去，再起管部，以尽心刑事，京察特被奖叙焉。

卢廕溥，字南石，山东德州人。祖见曾，康熙六十年进士，官至两淮盐运使。父谦，汉黄德道。

见曾起家知县，历官有声。为两淮盐运使，以罪遣戍，复起至原官。当乾隆中叶，淮鹺方盛。见曾擅吏才，爱古好事，延接文士，风流文采，世谓继王士禛。在扬州时，屡值南巡大典，历年就盐商提引，支销冒滥，官商并有侵蚀。至三十三年，事发，自盐政以下多罹大辟。见曾已去官，逮问论绞，死於狱中。籍没家产，子孙连坐，谦谪戍军台。廕溥甫九岁，贫困，随母归依妇翁，读书长山。越三年，大学士刘统勋为见曾剖雪，乞恩赦谦归，授广平府同知。廕溥刻苦励学，至是始得应科举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阿桂为掌院，激赏其才。五十六年，大考，降礼部主事。阿桂言廕溥能事，改部可惜。帝曰：“使为部曹，正以治事也。”累司文柄，典山西乡试，督河南学政。嘉庆五年，充军机章京，川、楚军事，多所赞画。八年，孝淑睿皇后奉安山陵，故事，皇后葬礼无成式，礼臣所议未当。廕溥回直仪曹，考定礼文，草撰大仪，奏上，如议行。数随大臣赴各省按事，累擢光禄寺少卿。十六年，大学士戴衢亨卒，仁宗以廕溥谙习枢务，数奉使有劳，加四品卿衔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历通政司副使、光禄寺卿、内阁学士。十八年，擢兵部侍郎，调户部。扈从热河，会教匪起，滑县林清入犯禁城，夜半闻报，至行在面进机宜，越日从驾还京。事平，优叙，赐子本举人。

二十二年，擢礼部尚书，调兵部。上以廕溥实心任事，特加太子少保。寻调户部，兼署刑、吏两部尚书。二十三年，馆臣撰进明鉴，未合上意，命廕溥偕托津、章煦、英和、和瑛为

总裁，遴择翰林才识兼长者，重加核改，书成，诏褒之。工部主事潘恭辰监督琉璃窑，不受漏规，驭吏严，吏诬讦侵冒，下狱。恭辰贫而无援，文书证据不得直，罪且不测，舆论愤之。上微闻，命廕溥详鞫，得其状，释恭辰，置吏於法。后恭辰至云南布政使，以清操名。二十五年，典会试，会元陈继昌，故大学士宏谋玄孙也，乡试、殿试皆第一。有清一代科举得三元者，惟乾隆中钱棨及继昌两人。上制诗，命廕溥等赓和，以纪盛事。是年秋，帝崩，因撰拟遗诏不慎，降五级留任。寻调工部。

道光元年，调吏部，兼管顺天府尹，罢军机大臣。次年，犹以直军机久，调任后亦能尽心，加恩予优叙。七年，协办大学士。十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刑部。十三年，以疾乞休，加太子太保，食全俸。十九年，重宴鹿鸣，晋太子太傅。寻卒，年八十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文肃。

论曰：仁宗综覈名实，枢臣中戴衢亨最被信用，衢亨亦竭诚赞襄，时号贤相，晚遭弹劾，而睠注不移。均元继之，卒以顾命嫌疑，不安於位。岂盈满之不易居耶？庆桂、刘权之并以老成雍容密勿，托津、章煦、卢廕溥则奉使出入，数按事决狱，寄股肱耳目之任。因人倚畀，盖各有所专焉。

列传一百二十九

保宁 松筠 子熙昌 富俊 羹心传 博启图

保宁，图伯特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靖逆将军纳穆札勒子。乾隆中，纳穆札勒殉节回疆，锡封三等公。

保宁由亲军袭爵，授乾清门侍卫。从征金川，力战，迭克要隘，将军阿桂荐其才，擢陕西兴汉镇总兵。金川平，绘像紫光阁，御制赞，褒其胆勇持重，少年如宿将。寻调河南南阳镇、直隶马兰镇，兼总管内务府大臣。擢江南提督。

四十九年，授成都将军。甘肃石峰堡回叛，命选屯练番兵赴巩昌、安定助剿，平之。五十一年，授四川总督。保宁谨慎有操守，尽心边事。边夷上下孟董、九子等寨生齿日繁，请增设营员，以屯练有劳绩者拔补；改修打箭炉城，扼要筑卡，驻兵捍卫；改黄梁、大定、白鸡、白鹿等八寨熟苗编入民户；并协机宜。

次年，调伊犁将军，兼内大臣，筹备仓储。疏言：“伊犁一年支粮十六万六千馀石，不敷二万三千石，历就旧储五十馀万石内填补。现贖三十馀万石，虽尚可敷十馀年之用，地处极边，若不补筹馀粮，偶遇歉收，或有需粮之事，虑难接济。请拨兵丁七百名，增开七屯，自来年耕种，岁可收粮一万九千馀石，永远备贮。”从之。又奏添设惠远城鸟枪步甲四百名。五十五年，入觐，途次命赴四川暂署总督事。次年，回任，加太子少保，授御前大臣。惠远城创立三十馀年，户口日繁，於城

东展筑，扩旧城四分之一。伊犁无通晓俄罗斯语言者，请於京师俄馆选派一人来教习官兵子弟，五年期满，试最优者充笔帖式。俄属乌梁海潜往哈屯河外汗山地方游牧，帝虑其滋事，命保宁察视，疏言：“乌梁海居住甚安戢，不必驱逐，饬边卡防范，无庸添兵。”察哈尔兵丁及土尔扈特私窃哈萨克马匹，缉获，置之法。帝嘉保宁无偏袒，得外藩心，予议叙。

六十年，召授吏部尚书，兼镶黄旗汉军都统，甫数月，复出为伊犁将军。嘉庆二年，协办大学士，寻拜武英殿大学士，加太子太保，任边事如故。土尔扈特家奴三吉污主母孀妇伯克木库殒命，特诏予伯克木库旌表。保宁疏陈驻防孀妇守节，未举旌表之典，请照内地一体办理。於是采访各城，请旌者凡七十人，后著为令。七年，召还京，授领侍卫内大臣，管理兵部，兼管三库。八年，因孝淑皇后山陵典礼会疏措词不经，褫衔镌级留任。

保宁两镇伊犁，历十馀年，西陲无事，藩部悦服。既去任，朝廷遇边疆兴革，每谘决焉。十一年，以疾乞休，命在家食公爵全俸。逾两年，卒，赐金优恤，谥文端，祠祀伊犁。

子庆祥嗣爵，殉回疆之难，自有传。次子庆惠，由廕生授侍卫，历官侍郎，三以罪黜复起。道光中，官至热河都统，以疾归，卒，谥勤僖。

松筠，字湘浦，玛拉特氏，蒙古正蓝旗人。繙译生员，考授理藩院笔帖式，充军机章京，能任事，为高宗所知。累迁银库员外郎。乾隆四十八年，超擢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。

五十年，命往库伦治俄罗斯贸易事。先是，俄属布哩雅特人劫掠库伦商货，俄官不依例交犯，仅罚偿，流之远地，檄问未听命，诏停恰克图贸易。松筠至，寻充办事大臣。闭关后，边禁严而不扰，遇俄人皆开诚待之。擢户部侍郎。俄罗斯以贸

易久停，有悔意，撤旧官，屡请开市，未许。卡伦兵出巡，复为布哩雅特人所杀。松筠曰：“旧事未了，又生旁支，然亦了事之机也。”檄俄官缚送三人，亲讯於界上，斩其二，流其一，请两案并结。诏斥专擅，褫职，仍留库伦效力。会西路土尔扈特喇嘛萨迈林者，迷路入哈萨克，归携书信，讹言俄人诱致土尔扈特谋乱，下松筠察状。疏言俄罗斯实恭顺，无可疑。俄人亦自陈证萨迈林书信出伪造。诏置萨迈林於法，许复开市。五十七年，召俄官会议定约，亲莅俄帐宴饮，谕以恩信，大悦服。事历八年然后定。召还京，授御前侍卫、内务府大臣、军机大臣。命护送英吉利贡使回广东，凡所要素皆严拒。

五十九年，署吉林将军。寻命往荆州察税务，道出卫辉，大水环城，率守令开仓赈恤。诏嘉奖，授工部尚书兼都统。充驻藏大臣，抚番多惠政。和珅用事，松筠不为屈，遂久留边地。在藏凡五年。

嘉庆四年春，召为户部尚书。寻授陕甘总督，加太子少保。时教匪张汉潮及蓝号、白号诸党扰陕、甘。松筠至，驻汉中，治粮饷给诸军。自军兴，给陕西饷银一千一百万两，至是续拨一百五十万，设局清釐，按旬咨部。命陈诸将优劣，密疏言：“明亮知兵而罔实效；恆瑞前战湖北功最，年近六旬，精力大减；庆成有勇无谋；永保无谋无勇，不能治兵，并不能治民；惟额勒登保、德楞泰能办贼。”仁宗深嘉纳之。明亮劾永保、庆成避贼，下松筠逮治。永保亦与荆州将军兴肇讦明亮诳报军功，诏并褫职，遣尚书那彦成赴陕会鞫。会明亮已击毙张汉潮，松筠请缓其狱，又请留撒拉尔回兵，令庆成率以协剿，帝不允。既而那彦成劾卞互瑞弃蓝号垂尽之贼，折回陕西，由松筠所误。诏褫松筠官衔、侍卫，仍留总督任。川匪犯南郑，复分犯西乡、沔县、略阳。松筠素谓匪多胁从，可谕降，欲单骑赴之。副将

韩嘉业固谏曰：“谕之不从而丧总督，大损国威，为天下笑。请先往。”嘉业果被害。贼窜徽县、两当。五年春，额勒登保、那彦成会剿，乃分路遁。於是命长麟代为陕甘总督，授松筠伊犁将军，未之任，暂署湖广总督。自请入覲面陈军事，先在陕上疏言：“贼不患不平，而患在将平之时。既平之后，请弛私盐、私铸之禁，俾馀匪散勇有所谋生。”帝以其言迂阔，置之。至京，复以为请，忤旨，降副都统衔，充伊犁领队大臣。

七年，擢伊犁将军。乾隆中屡诏伊犁屯田，皆以灌溉乏水未大兴，松筠力任其事，预计安插官兵。惠远城需八万亩，惠宁城需四万亩，乃於伊犁河北引水开渠，逶迤数十里，又於城西北导水泉。凡两城有水之地皆开渠，授田为世业，给穀种、田器、马牛。然旗人多骄逸，或杀食所给牛，鬻田器弃不耕，反覆晓谕始听命。比去任，凡垦田六万四千亩。宁远叛兵蒲大芳等遣戍塔尔巴哈台，其党马友元等分戍南路诸城。十三年冬，大芳复谋逆，捕其党五十余人诛之。次年，檄调马友元等百余人赴伊犁种地，悉斩於途。诏斥未鞠而杀，失政体，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复授陕甘总督。

调两江总督。南河自马港口垫陷，黄水倒漾，淤运阻漕。偕河督吴璥察勘海口，请复故道。制疏沙器具，试之河口果验；又造拨船千艘，改小运船，亲驻河干督趲，渡黄回空皆迅速。迭疏论河务，宜引沁入卫，可利漕运。又谓吴璥於黄泥嘴、俞家滩逢湾取直，以致停淤，为璥等论驳。复密陈吴璥、徐端所论不实，工程虚捏，自请调任总河察其弊，又荐蒋攸銛、孙玉庭可任。帝以松筠忠实，治河非所长，用攸銛为河督，责令相助为理。寻兼署河督事。十六年，调两广总督，协办大学士，兼内大臣。召为吏部尚书。

十七年，命往盛京会勘陵工，兼筹移驻宗室事，疏请小东

门外建屋七十所，居閒散宗室七十户，户给田三十六亩。又言：“西厂大凌河东有可耕地三千顷，可移驻二千馀户。东厂周数百里，地多积水，其水自北山柳条边来，若相地开河，可涸出沃壤；又东柳河沟亦多积水，若自北山东横开大渠，可得沃壤数千顷。”“续勘彰武台边门外迤西牧厂閒地，横三四十里，纵六七十里，并可移驻。请於大凌河西厂东界先试垦种。”诏并允行。而试垦事为将军晋昌奏罢，论者惜之。回京，授军机大臣。未几罢，改授御前大臣。

十八年，复出为伊犁将军，拜东阁大学士，改武英殿大学士。以平定滑县教匪，叙功，加太子太保。诏偕参赞长龄通筹新疆南北诸城出纳，量减内地馈运。疏言：“北路塔尔巴哈台岁需内地银四万数千两，南路回疆八城岁需内地银五万数千两，地方贡赋皆入经费之内，无庸议减。伊犁岁需内地经费银六十万两，可撙节者无几。惟乌鲁木齐为新疆腹地，岁需银一百一十馀万两，宜裁减。请复屯田，广垦芦滩荒地，开采铜铅各矿，抽收迪化州、吐鲁番木税。”又议绿营粮饷，凡仓储充裕处，改给银米各半，并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捐监之例，使边地就近纳粟。所议或行或不行，於内地岁输卒未大减。

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听其妻色奇纳言，多不法，私与浩罕酋爱玛尔交通。爱玛尔欲使尊为汗，遣使请自设哈子伯克，用浩罕税例徵安集延商。十九年，松筠巡视回疆，诛色奇纳，械玉努斯，禁锢伊犁；拒浩罕之请，斥去其使。二十年，喀什噶尔回人仔牙敦作乱，亲往治之。仔牙敦就获，与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并置极刑。诏斥松筠不待命，削宫衔，召还京。松筠初任时，筑四堡於伊犁河北，议移置八旗散丁，事未竟而去。再至，乃筑室堡中，堡置百户，户授田三四十亩，三时务农，冬则肄武。规画粗备，以属代者，而代者不置意，田遂荒。

二十二年，诏来年幸盛京，抗疏谏阻，罢大学士，出为察哈尔都统，署绥远城将军。逾年，子熙昌歿，帝怜之，召还为正白旗汉军都统。寻授礼部尚书，调兵部，复御前兼职。未几，出为盛京将军。松筠素以忠谅见重，在朝时，凡燕游执御之事，乘间直言无避。既屡忤旨，二十五年，以兵部遗失行印，追论，降山海关副都统。复以事，迭降为骁骑校。是年秋，仁宗崩於热河，梓宫回京，宣宗步行於班僚中见之，扶而哭，翌日授左副都御史，擢左都御史。其复起也，甚负时望，然卒不安於位，未一月，出为热河都统。

道光元年，召授兵部尚书，调吏部，复为军机大臣。二年，暂署直隶总督。以代改理藩院奏稿，忤尚书禧恩，被劾，降六部员外郎。寻授光禄寺卿，迁左都御史。又出为盛京将军，调吉林。数年之中，两召还朝，为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；迭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、热河都统、直隶总督。九年，调兵部尚书，往科布多鞫狱。十年，往山西按巡抚徐忻被控事。回疆方用兵，密疏有所论列，诏令陈善后方略，多被采纳。是年秋，自以衰病请罢，数日复请任使，诏斥进退自由，负优礼大臣之意。又以前赴科布多嘱道员徐寅代购什物，罢职，予三品顶戴休致。

至十二年，浩罕遣使进表，松筠曾言浩罕通商，边境可靖，帝思其言，复头品顶戴，署正黄旗汉军副都统。命赴归化城勘达尔汉、茂明安、土默特三部争地，据乾隆朝图记判定，三部皆悦服。还，授理藩院侍郎，调工部，进正蓝旗蒙古都统。十四年，以都统衔休致。逾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二，赠太子太保，依尚书例赐恤，谥文清，祀伊犁名宦祠。

松筠廉直坦易，脱略文法，不随时俯仰，屡起屡蹶。晚年益多挫折，刚果不克如前，实心为国，未尝改也。服膺宋儒，亦喜谈禅。尤施惠贫民，名满海内，要以治边功最多。

子熙昌，以廕生官至刑、工两部侍郎，署热河都统兼护军统领。数奉使赴各省按事，亦被信用。嘉庆二十三年，卒於长沙，帝深惜之，赠都统，谥敬慎。

富俊，字松岩，卓特氏，蒙古正黄旗人。繙译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历郎中。累迁内阁蒙古侍读学士、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。嘉庆元年，擢兵部侍郎，充科布多参赞大臣。四年，授乌鲁木齐都统，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历叶尔羌办事大臣、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。召署镶红旗汉军都统、兵部侍郎。

八年，出为吉林将军，调盛京。清治民典旗地，限年首官，不首者治罪，追典价租息入官。富俊疏言：“一年之内，一千六百馀案，应追缴者不下万人，年久转典，株连繁多。旗、民多穷苦，既获罪，又迫追呼，情实可悯，请悉宽免。”允之。十二年，考覈军政，以洁己奉公，边陲安辑，特诏褒美，予以叙。十五年，因采葭攙杂，受属员蔽，褫职，遣往吉林效力。既而言官论关东三省赌博风炽，仁宗念富俊在官时曾严禁，即起授盛京工部侍郎，兼管奉天府尹及六边边门事务。十八年，授黑龙江将军，疏请内外臣工三年更调，及禁奢、讲武数事，诏以更调非可限年，馀并嘉纳。又以东三省官兵技艺优嫻，每届五年挑送京营，著为令。

十九年，调吉林将军。先是，议筹八旗生计，诏勘吉林荒地开垦，移驻京旗，将军赛冲阿言拉林近地閒荒可垦，未有规画。富俊至，疏言：“乾隆中移驻京旗，建屋垦地，多藉吉林兵力，垦而不种，酌留数人教耕，一年后裁汰。京旗苏拉不能耕作，始而雇觅流民，久之田为民有，殊失国家爱育旗人之意。今筹试垦，莫若先办屯田。请发吉林閒散旗人一千名为屯丁，每丁给银二十五两、籽种二石，官置牛具，人给荒地三十晌。垦种二十晌，留荒十晌，四年徵粮，每晌一石。十年后移驻京

旗，人给熟地十五晌，荒五晌，馀十晌荒、熟各半，给原驻屯丁为个互产，免徵其租。因利而利，糜帑无多，将来京旗移到，得种熟地，与本处旗屯犬牙相错，学耕夥种，实为有益。”并详列屯垦、出纳、设官、经理事宜，诏如议行。

二十年，富俊亲驻双城子，地在拉林河西北，横一百三十里，纵七十馀里，沃衍宜耕。遣员履丈，分拨伐木於拉林河上游，建立屯屋。分五屯，设协领一、佐领二，分左右翼统治之，即名屯地曰双城堡，於二十一年一律开垦。是年霜早歉收，屯丁仅足糊口，又挈妻子者不敷居住，间有逃亡。乃展缓徵粮一年，添盖窝棚，借给籽种，心始安。二十二年，调盛京。疏陈双城堡馀荒尚多，续发盛京、吉林旗丁各千名往垦，分左、右二屯，旧屯名为中屯，遂复调富俊吉林，任其事。二十四年，先到屯丁千名，盛京旗人多有亲族偕来，自原入屯，惟隶宁古塔者，因近地亦可耕荒，不原轻离乡土，听其还，以空额二百名改拨盛京。二十五年，复续到千名。富俊巡历三屯，疏陈：“比屋环居，安土乐业，有井田遗风。中屯开垦在先，麦苗暢发，男耕妇馌，俱极勤劳。”仁宗大悦，报曰：“满洲故里，佃田宅宅，洵善事也。”续议三屯应增事宜，诏嘉实心任事，予议叙。道光元年，疏言：“三屯开垦九万数千晌，已著成效，可移驻京旗三千户。请自道光四年始，每岁移驻二百户，给资装车马，分起送屯，官给房屋牛具。”报可。二年，召授理藩院尚书，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，御制诗有“勤劳三省，不凋松柏”之褒。

四年，复出为吉林将军。方双城堡之兴屯也，富俊欲推其法於伯都讷围场，以旗户往往赖帮丁助耕，不如逢招民垦。前后疏六七上，为廷议所格。至是，复言伯都讷围场荒地二十馀万晌，募民屯垦，较双城堡费半功倍，始允之。五年，丈地分

屯，申画经界，名曰新城屯。分八旗为两翼，每翼初立二十五屯，后定为十五屯。每屯三十户，以“治本於农务滋稼穡”八字为号。以次拨地，同时并垦。至七年，陆续认佃三千六百户，总为一百二十屯，与双城堡相为表里。初议京旗每岁二百户移驻双城堡，至六年，仅陆续移到二百七十户；七年，续移八十五户：而地利顿兴，自此双城堡、伯都讷两地号边方繁庶之区焉。

垦事既定，复召为理藩院尚书，协办大学士，兼镶黄旗汉军都统。次年，京察，以在吉林宣劳，予议叙。疏言：“京、外竞尚浮奢，官民服饰及冠婚、丧祭，任意逾制，有关风俗人心。请依会典仪制，刊布规条，宣谕民间。”诏下有司议行。时富俊年逾八十，渥被优礼，遇常朝免其入直。迭谏狱盛京、吉林，俱称旨。十年，调工部，拜东阁大学士，管理理藩院。十二年，复请禁僭用服色，犯者拿捕，诏斥徒滋扰累，寝其议。寻以天时亢旱，自称奉职无状，引年乞罢，不许。授内大臣。疏言：“科举保荐，并认师生，餽遗关通，成为陋习。请严禁，以端仕进。”诏嘉纳，申诫臣工务除积习。十四年，卒。帝悼惜，称其“清慎公勤，克尽厥职”，赠太子太傅，亲临奠醊，谥文诚，入祀贤良祠。

富俊尚廉节，好礼贤士。在吉林时，请调黑龙江戍员马瑞辰掌教白山书院，且被严斥。其治屯垦，专任实心传，卒以成功。

心传，山西人。以进士官奉天宁海知县，坐东巡治御道有误，罢职。富俊知其才，辟佐垦务，规画悉出手定，始终在事，以劳复官。世比诸陈潢之佐靳辅治河。

博启图，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孙。嘉庆初袭爵，授头等侍卫。历兵部侍郎、察哈尔都统。道光七年，调吉林将军，继富

俊之后，守其成规。治边有法，富俊请以屯垦专任之。时京旗以边地早寒，又助耕乏人，原往者少。博启图疏请减户增田，许其买仆代耕，统居中屯，改建住屋，俾便御寒；虽得请，寻召授工部尚书兼领侍卫内大臣，继任者不果行其议，故移驻卒未如额。十四年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敬僖。

论曰：保宁、松筠、富俊并出自籓族，久膺边寄，晋纶扉，称名相，伊犁、吉林屯田，利在百世；然限於事势，收效未尽如所规画，甚矣缔造之艰也！松筠在吉林，请开小绥芬屯垦，当时以不急之务沮之；至咸、同间，其地竟划归俄界。苟早经营，奚致轻弃？实边之计，顾可忽哉！

列传一百三十

书麟 弟广厚 觉罗吉庆 觉罗长麟 费淳 百龄 伯麟

书麟，字绂斋，高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大学士高晋子。初授銮仪卫整仪尉，累迁冠军使，擢西安副都统。乾隆三十八年，大军征金川，命为领队大臣，从参赞大臣丰升额，力战辄先登，克坚碉数十，功最。金川平，加等议叙，图形紫光阁。授广西巡抚，以父忧去。起，署兵部侍郎。

四十九年，出为安徽巡抚，岁旱，请留漕粮五万石、关税银三十五万两赈之。阜阳有荒地六千馀顷，疏请宽限清釐，民间交易用官弓丈量，以杜欺隐，期於渐复旧额。帝以书麟尽心民瘼，予优叙。黄、运两河漫溢，帝因两江总督李世杰未谙河工，命书麟佐之。与世杰及河督李奉翰议，漫口有四，惟司家庄、汤家庄两处分溜，急兴工堵筑；又奏：“桃源境内河流因顺黄坝生有淤滩，水势纡折不暢。於玉皇阁下挑引河，俾黄流东注会清，以资宣泄。”

五十二年，擢两江总督。书麟素行清谨，出巡属邑，轻骑减从，民不扰累，特诏嘉之。和珅柄政，书麟与之忤。未几，有高邮巡检陈倚道揭报书吏假印重徵事，遣重臣鞫实，坐书麟瞻徇，下部严议；又失察句容书吏侵用钱粮，褫职，遣戍伊犁。寻起为山西巡抚。内阁学士尹壮图论州县亏空由於派累，疆臣中惟李世杰、书麟独善其身，和珅尤忌之，命壮图赴各省清查仓库，自山西始，壮图因获谴。五十六年，仍授两江总督。两

淮盐政巴宁阿交结商人，坐书麟徇庇，复夺职，予三等侍卫，赴新疆效力。

嘉庆四年，和珅败，召授吏部尚书，兼正红旗汉军都统，加太子少保。寻协办大学士，授闽浙总督。弟广兴，以首发和珅奸擢官，既得官，多所弹击，书麟不善所为，尝於帝前言之。至是，广兴以掌四川军需获咎，书麟请严治，且自引罪，诏宥之。调云贵，鞫前督富纲，得其贪婪状，论如律；又按问云南巡抚江兰讳灾，得实，褫江兰职。时傜夷不靖，疏陈江兰所奏不实，办理草率，帝嘉其公正。遂亲赴黄草坝督兵分路进剿，擒贼首李文明等，遣降傜入箐招谕，晓以利害，夷众五十二寨悔罪输诚；以土司苛派扰夷，立牌申禁：优诏褒赉，加太子太保。

五年，调湖广，督师剿襄阳青、蓝、黄三号教匪。会长龄等已败贼瓦房口，书麟以东川、保丰为粮运要路，亲往截剿。帝念其年逾七旬，奔驰山谷间，贼情诡诈，戒毋冒险轻试。六年，由竹山、房县进剿徐天德，擒斩甚众。疏言：“剿贼之法，以固民心、培民气为要。抚辑得宜，贼即是民；任其失所，民即是贼。”帝俞之。川匪苟文明等由陕西平利越老林图窜房县，偕长龄、明亮进击，遇贼狮子崖，大败之；复分兵伏余家沟、高尖山，天德等来袭，却之。疏请於襄阳添设提督，移协镇於郟阳、竹山二处。天德等屯聚茅伦山，令孙清元等分队破之。因病乞解职，遣侍卫率御医驰视。未几，卒於军，帝深惜之，赠太子太傅，封一等男爵，以子吉郎阿嗣，谥文勤。寻以倭什布治饷迟误，诏斥书麟知而不举，念其清廉公正，治军成劳，奠醑恩礼仍有加焉。

弟广厚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。由工部主事历御史，出为江西吉南赣宁道，迁甘肃按察使。嘉庆初，偕总兵吉兰泰击教匪

张映祥、杨天柱於巩昌、秦州，进蹙诸白水江，歼焉。迁江西布政使，调甘肃。贼出没於岷州、礼县间，广厚督兵由岷州遮羊铺遏其冲，保完善之地，境内义安。调广东，坐与总督那彦成游宴，解职，予三等侍卫，为库车办事大臣，调哈喇沙尔。官至安徽、湖南巡抚。卒。

觉罗吉庆，隶正白旗。父万福，骑都尉，官江宁将军，兼散秩大臣。吉庆由官学生补内阁中书，迁侍读，历御史。乾隆五十年，嗣世职。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，累迁兵部侍郎。命赴山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谳狱，均称旨，调户部。

五十六年，出为山东巡抚，岁祲，截留漕米三十万石，拨豫、东军船运米赈饥。调浙江，闽海渔船赴浙洋剽掠，吉庆於岛岙编保甲，禁米出洋，严缉代卖盗赃；兼署提督，获海盗陈言等，及临海邪匪李鹤皋，置之法。盐政岳谦执拗病民，劾罢之，遂兼盐政。

嘉庆元年，擢两广总督，劾水师提督路超吉不胜任，贬超吉秩。二年，广西西隆亚稿寨苗匪勾结贵州仲苗，窜踞八渡，率提督彭承尧进剿，克其要隘。黔苗潜渡百乐窥泗城，令副将德昌等分路攻扑，毁苗砦十有九；进攻亚稿，至戛雄遇贼，大败之。永丰、百乐等苗目渡江降，给酒食，令回寨招抚。亚稿山路陡峻，选精卒由间道潜袭，克其巢，斩首千级，以功加太子太保，赐双眼花翎。亚稿之捷，投诚者十馀寨，惟附近那地、小河、广平、蒙里等寨犹恃险抗拒，会云南兵至，会剿，尽克之。贼首龙登连父子乞降，粤境悉平。六年，命协办大学士、总督如故。

吉庆居官廉而察吏疏，博罗县重犯越狱，司府徇隐；又通省赃罚银按县派徵，为臬司漏规。事并上闻，诏斥其因循。陈烂屣四者，於博罗山中纠众为添弟会，知府伊秉绶请发兵往捕，

吉庆为提督孙全谋所蔽，未许。七年，陈烂屐四果剽掠作乱，扰及数县，遣师擒斩之。馀党曾鬼六复勾结永安诸贼相继起，吉庆驰往剿捕，请调江西兵二千为助。诏斥其张皇，始疑之。寻败贼於义容墟，曾清浩率众四千余人缴械降。全谋擒贼渠薛文胜，暨匪众四百馀，悉诛之。事闻，帝以吉庆奏报前后不符，措置失当，罢协办大学士，留总督任，命那彦成往按。

吉庆复奏永安降匪多，请留兵防范，诏斥结局，解任听勘。巡抚瑚图礼素与有隙，既奉密谕诶察，遂疏劾其疲輭不职，那彦成犹未至，独鞫之，据高坐，设囚具，隶卒故加诃辱。吉庆恚曰：“某虽不肖，曾备位政府，不可受辱伤国体！”因自戕。帝闻，命那彦成陈状，寻以吉庆素廉洁，治匪有功，无故轻生，诏免追论。

子寿喜，仍袭世职，坐事黜，以弟常喜嗣。

觉罗长麟，字牧庵，隶正蓝旗。乾隆四十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貌奇伟，明敏有口辩，居曹有声。历郎中，出为福建兴泉永道，累迁江苏布政使。五十一年，召授刑部侍郎。

五十二年，授山东巡抚，责所属濬河道，修四十一州县城工；捕钜野、汶上剧盗田玉堂等，置之法：诏嘉奖。劾莱州知府徐大榕治平度州民罗有良狱，误拟，大榕诉於京，刑部尚书胡季堂等往鞫，不直长麟。帝以防河有劳，特宽之。复以审拟滨州举人薛对元罪失实，褫职，留修城工。未几，授江苏巡抚。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，擒治强暴，禁革奢俗，清漕政，斥贪吏，为时所称。

五十七年，调山西。入觐时，有市人董二诬告逆匪王伦潜匿山西某家，和申於宫门前言，务坐以逆党。长麟至官，访悉某实董仇家，故倾陷，慨然曰：“吾发垂白，奈何灭人族以媚权相？”终反坐董二，和珅大忤。

调浙江，擢两广总督，加太子少保。整顿水师，擒获海盗。六十年，调署闽浙。会将军魁伦劾总督伍拉纳、巡抚浦霖贪纵，并闽省库藏亏绌事，命长麟按治，未得实，诏切责，乃奏婪索纳贿状。伍拉纳故和珅姻戚，帝疑长麟瞻徇，并斥其平日沽名取巧，夺职，予副都统衔，赴叶尔羌办事。寻授库尔喀拉乌苏领队大臣，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奏减回子王公年班进京行李，以恤驿站。罢回民土贡。有边警，请调兵堵剿，诏以张皇斥之。

嘉庆四年，授云贵总督，调闽浙。五年，调陕甘。时教匪未靖，劝民筑堡团练，令川、陕、豫、楚交界处，一体仿行，募精壮难民入伍。督师败伍金柱於唐家河，又击於傅家镇。将军富成来援，战歿。复偕固原提督庆成击贼於沔阳乾沟河。六年，迭败高天德、马学礼於铁炉川、旧州铺、钢厂、武关，擒襄阳贼首马应祥，诏嘉奖。寻以副将萧福祿搜捕汧阳悄悄会匪，滥杀邀功，仁宗疑之，谳察得实，斥长麟徇庇，停其议叙。又以傅家镇之战，漫无筹措，致富成阵亡。七年，召回京，降署吏部侍郎，迁礼部尚书，兼都统。复命督两广，以母老留京。

八年，授兵部尚书，调刑部，兼管户部三库。十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寻协办大学士。十三年，命偕尚书戴衢亨察视南河。长麟至清江浦，闻安徽诸生包世臣习河事，亲访之，同视海口，实不高仰，用其说罢改道之议。与衢亨通筹河工，具得要领，帝嘉之。复偕衢亨清查两淮盐务，责盐政每年杂费悉报部覈销，以息浮议。

十五年，以目眚久在告，特诏解职。逾年，卒，谥文敏。

费淳，字筠浦，浙江钱塘人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历郎中，充军机章京。出为江苏常州知府，父忧去。服阕，补山西太原，擢冀宁道。累迁云南布政使，有惠政。以母老乞终养，丧除，起故官。六十年，擢安徽巡抚，调江苏。嘉

庆二年，疏言：“淮、徐、扬三府属被水洼地，贵州县劝植芦苇，以收地利。应纳钱粮，即照芦课改折徵输。”诏议行。调福建，复还江苏。四年，擢两江总督。

淳历官廉谨，为帝所重，两淮盐政徵瑞与淳为姻家，免其回避。时南河比岁漫溢，淳以江督事繁，自陈未谙河务，乞免兼管，允之。命淳与总河详议河务工程，应行分办事具闻，帝密询漕督蒋兆奎等优劣，谕曰：“安民首在任贤，除弊必先去贪。汝操守虽优，察吏过宽。去一贪吏，万姓蒙福；进一贤臣，一方受惠。其悉心访闻，慎勿迎合朕意，颠倒是非。”淳具以实闻。有匿名讦告常州知府胡观澜者，下淳按治，疏纠观澜与江阴知县杨世绶勒派累民，得实，请严谴。诏斥不先劾，以平日廉洁，覆奏无徇隐，宽之。寻劾盐巡道彭翼蒙奢侈糜费，褫翼蒙职。复劾漕运总督富纲私受卫弁餽银，时富纲已调云贵总督，命吉庆严鞫，置诸法。漕运旗丁苦累，屡议加徵调剂，偕漕督铁保疏陈：“原徵随漕项下有款可拨，以裨运丁；又旗丁月米，令州县改给折色，应领运费，责粮道放给，以免层层剥削。”如所请行。

五年，邵家坝河工合龙，加太子少保。六年，以足疾乞归医治，允之，命毋解职。寻称足疾已瘳，若遵旨回籍，转涉欺蒙，诏嘉其得大臣体，赐内府药饵。七年，宿州土匪王潮名纠众戕官，檄镇将剿捕。事定，请於宿之南平集设抚民同知，裁宁国府同知，移驻其地，并调设营汛，从之。八年，召授兵部尚书。时河决河南衡家楼，横溢张秋以南，由盐河入海，有妨漕运，命淳往勘治，於张秋西岸加宽裹头，东岸加高长堤，以防溜势北掣，南口趁汶水北注之势，引归河身；北口自大溜迤北，分导馀流，以资挽运；并仿南河刷沙法，制混江龙铁篦船以疏淤。明年，粮运过张秋无阻，降诏褒赉。调吏部尚书、协

办大学士。十一年，偕尚书长麟按问直隶藩司书吏侵冒钱粮狱，鞫实，论如律。

十二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工部，兼管户部三库。十四年，以库银被窃，镌秩留任。已，复坐失察工部书吏冒领三库银，诏切责，削宫衔，左迁侍郎，调兵部。逾年，复授工部尚书。十六年，卒，复大学士，谥文恪，祀云南名宦。

百龄，字菊溪，张氏，汉军正黄旗人。乾隆三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掌院阿桂重之，曰：“公辅器也！”督山西学政，改御史，历奉天、顺天府丞。百龄负才自守，不干进，遭回閒职十馀年。

仁宗亲政后，始加拔擢。嘉庆五年，出为湖南按察使，调浙江，历贵州、云南布政使。八年，擢广西巡抚。武缘县有冤狱，诸生黄万镛等为知县孙廷标诬拟大辟，百龄下车，劾廷标逮问，帝嘉之，赐花翎；洎定讞，特加太子少保。十年，调广东。南海、番禺两县蠹役私设班馆，羁留无辜，为民害，重惩之；劾罢纵容之知县王轼、赵兴武，严申禁令：诏予优叙。寻擢湖广总督。两湖多盗，下令擒捕，行以便宜，江、湖晏然。未几，王轼讦百龄在粤用非刑毙命，逼勒供应，临行用运夫二千馀名。总督那彦成疏劾，并及到湖北后，截留广东会奏批摺。命吴熊光等按鞫，议褫职遣戍，帝原之，命效力实录馆。寻予六品顶戴，赴福建治粮饷，事竣，授汀漳龙道。擢湖南按察使，调江苏，以病归。病痊，授鸿胪寺卿，历山东按察使，就擢巡抚。

十四年，擢两广总督。粤洋久不靖，巨寇张保挟众数万，势甚张。百龄至，撤沿海商船，改盐运由陆，禁销赃、接济水米诸弊。筹饷练水师，惩贪去懦，水师提督孙全谋失机，劾逮治罪。每一檄下，耳目震新。巡哨周严，遇盗辄击之沉海，群

魁夺气，始有投诚意。张保妻郑尤黠悍，遣硃尔赉额、温承志往谕以利害，遂劝保降，要制府亲临乃听命。百龄曰：“粤人苦盗久矣！不坦怀待之，海氛何由息？”遂单舸出虎门，从者十数人，保率舰数百，轰砲如雷，环船跪迓，立抚其众，许奏乞贷死。旬日解散二万馀人，缴砲船四百馀号，复令诱乌石二至雷州斩之，释其馀党，粤洋肃清。帝愈嘉异之，复太子少保，赐双眼花翎，予轻车都尉世职。

十六年，再乞病，回京，授刑部尚书，改左都御史，兼都统。未几，授两江总督。时河决王家营，上游绵拐山、李家楼并漫溢，论者谓河患在云梯关海口不畅，多主改由马港新河入海。百龄亲勘下游，疏言：“海口无高仰形迹，亦无拦门沙堤。其受病在上年挑河二段内积淤三千馀丈。又亲至马港口以下，见淤沙挑费更钜，入海路窄。二者相较，仍以修濬正河为便。并请加挑灶工尾以下河身，两岸接筑新堤，於七套增建减水坝，修复王营减坝，重建磨盘埽。”诏如议。百龄年逾六旬始生子，值帝万寿日，闻之，赐名扎拉芬以示宠异，勉其尽心治河。次年春，诸工先后竣，漕运渡黄较早，迭加优赉，赐其子六品廕生。洪湖连年水涨，五坝坏其四，诏责急修。百龄以礼坝之决，由於河督陈凤翔急开迟闭，以致棘手，奏劾之。凤翔被严谴，诉道 请开礼坝时，百龄同批允；又讪淮扬道硃尔赉额为百龄所倚，司苇荡营有弊。言官吴云、马履泰并论其举劾失当，命松筠、初彭龄往按。帝意方乡用，议上，专坐硃尔赉额罪，以塞众谤。十八年，命协办大学士，总督如故。

十九年，初彭龄奉命赴江苏同查亏帑，议不合。彭龄为所掣，恚甚，遂劾百龄受盐场税关餽遗，按之未得实，彭龄坐诬被谴。会盐运使廖寅捕逆犯刘第五，部鞫为伪。百龄亦坐失入，褫官衔，罢协办大学士。江南莠民散布逆词，连及百龄，严诏

责捕。二十年，获首、从方荣升等百五十人，并抵法，复官衔，封三等男爵，兼署安徽巡抚。是年冬，病甚，命松筠往代，卒於江宁。帝闻，悼惜，诏复协办大学士，遣侍卫赐奠，许枢入城治丧。将遣皇子奠醊，既而以江北灾民未能抚恤，停其奠醊，仍赐祭葬如例，谥文敏。子扎拉芬，袭男爵。

伯麟，字玉亭，瑚锡哈哩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由繙译举人授兵部笔帖式，擢右春坊右赞善，累迁内阁学士。乾隆五十七年，授盛京兵部侍郎，寻授山西巡抚。

嘉庆九年，擢云贵总督。十年，缅甸与暹罗属夷戛于腊构衅，求助於孟连土司刀派功，往援遇害，失其印。伯麟以刀派功祸由自取，惟责暹罗缴所得印。十一年，缅甸请预期纳贡。伯麟知其与暹罗构兵，为求助地，却之。后缅甸为戛于腊所败，果来乞援，伯麟拒勿应，戛于腊旋亦败走。缅兵次车里土司界，严兵守边，移檄训戒，缅兵遂退。迤南江外倮匪入边劫掠，遣普洱镇总兵那林泰剿平之。十三年，缅甸四大万头目来请十三板纳地，伯麟责其冒昧，谕以十三板纳为九龙江土司所辖，俱属内地，毋生觊觎，诏嘉其得体。十四年，入觐，赐花翎。

十七年，腾越边外野寨头目拉幹出扰，遣兵擒之。缅宁、腾越要隘旧设土练一千六百名，久废，规复其制，给旷土耕种。僧铜金从倮夷李文明为乱，已悔罪投诚，更姓名为张辅国，充南兴土目；至是复勾结倮众侵扰，伯麟赴缅宁督土司会剿。十八年正月，进逼南兴，破其巢，辅国就戮，边境肃清。增设腾越镇马鹿塘、大坝二汛。

二十二年，临安边外夷人高罗衣自称窝泥王，伪署官职，纠众万馀，攻杀土目龙定国，扰瓦渣、溪处两土司境，渡江窥伺内地，伯麟亲往剿平之。议定善后条规，使各土司绥靖夷民，以安反侧。叙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寻命协办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

二十三年，罗衣从侄高老五窜藤条江外复为乱，扰及郡城。督师剿擒之，馀党悉歼。增设临安江内东、西两路要隘塘汛官兵，以江外烟瘴最盛，降夷就抚，裁撤留防兵练。二十五年，召授兵部尚书，兼都统。复疏陈滇、黔边务六事，如议行。

道光元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兵部。寻以年老休致，仍充实录馆总裁。三年，万寿节，与十五老臣宴。逾年，卒，谥文慎。

伯麟任边圻凡十六年，廉洁爱民，士林尤感戴之。还朝后，以旗人生计为忧，疏陈调剂事宜，深中利弊。论者谓有名臣风。

论曰：仁宗倚畀疆臣，膺重寄者，多参揆席。书麟、吉庆并勤劳军事，而尽瘁辱身，有幸不幸焉。长麟、费淳先后治吴，一严一宽，才德互有优绌。百龄号能臣之冠，机牙锋锐，凌轹一时，晚节乃招物议。如伯麟之安边坐镇，遗爱不涇，识量岂易及哉？

列传一百三十一

勒保 额勒登保 胡时显 德楞泰

勒保，字宜轩，费莫氏，满洲镶红旗人，大学士温福子。由中书科笔帖式充军机章京。乾隆三十四年，出为归化城理事同知。坐事当褫职，高宗以温福方征金川，特原之。授兵部主事，仍直军机处。累迁郎中，出为江西赣南道，调安徽庐凤道。以母忧去官，命为库伦办事章京。四十五年，充办事大臣。累擢兵部侍郎，仍留库伦。五十年，内召。未几，授山西巡抚。五十二年，署陕甘总督，寻实授。五十六年，大军征廓尔喀，治西路驼马、装粮、台站，加太子太保。

初，安徽奸民刘松以习混元教戍甘肃，复倡白莲教，与其党湖北樊学明、齐林，陕西韩龙，四川谢添绣等谋不轨。五十九年，勒保捕刘松诛之，而松党刘之协、宋之清传教於河南、安徽。以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，诡明裔殊姓，煽动愚民，事觉被捕。诏诛首恶，赦馀党，发生以童幼免死，戍新疆。之协远颺不获，各省大索，官吏奉行不善，颇为民扰。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荆州、宜昌株连数千人，川、楚民方以苗事困军兴，无赖者又因禁私盐、私铸失业，益仇官，乱机四伏矣。

六十年，勒保调云贵总督。湖南、贵州苗疆不靖，福康安督师进讨，勒保赴军，安抚正大、铜仁、镇远降苗，并治军需。云南威远倮匪扰边，勒保将赴剿，会倮匪即平，福康安、和琳相继卒於军，命偕明亮、鄂辉接办军务，未至，而湖北教匪炽，

蔓延川、陕。林之华、覃加耀踞长阳黄柏山，福宁攻之不克，勒保往会剿，嘉庆二年春，连战败之。方乘胜薄其巢，而贵州南笼仲苗王囊仙等叛，诏勒保督师讨之。王囊仙者，洞洒寨苗妇，当丈寨韦七络须，以囊仙有幻术，推为首。分遣其党大王公、李阿六、王抱羊围南笼府，及府属之永丰、黄草坝、捧蚌、新城、册亨，安顺府属之永宁、归化诸城。册亨陷，滇、黔道梗。三月，勒保至，令总兵德英额、札郎阿、袁敏分守东、西、北三路。其南际滇、粤，咨两广总督吉庆、云南巡抚江兰防之；自率按察使常明、副将施缙，进克关岭。抵永宁，副将巴图什里已解其围，都司周廷翰援归化，围亦解。会提督珠隆阿击永丰，自率总兵张玉龙、七格，解新城围，进至南笼，围始解。诏嘉南笼固守，赐名兴义。遣常明、施缙解黄草坝围。贼悉众围捧蚌、永丰益急，分兵援之，先解捧蚌围，自率常明、施缙攻洞洒、当丈贼巢。贼纵火自焚，都司王宏信、千总洪保玉冒烈焰入，擒王囊仙、韦七络须，旋解永丰围。吉庆亦自广西至，复册亨。六月，仲苗平，诏改永丰曰贞丰，锡封勒保一等侯爵，号曰威勤。

九月，调湖广总督。时川、楚贼氛愈炽，立青、黄、蓝、白、线等号，又设掌櫃、元帅、先锋、总兵等伪称。先命永保总统诸军，易以惠龄，又易以宜绵，皆不办；至是宜绵荐勒保以自代，允之。三年正月，至四川梁山，贼曾柳起石坝山，而白号王三槐、青号徐天德、蓝号林亮工诸贼聚开县。勒保先破石坝山，斩曾柳，诏嘉为入川第一功。调授四川总督。三槐走达州，与蓝号冉文俦合，惟亮工仍在开县之开州坪，勒保令副都统六十七、总兵富森布剿之；亲追三槐，九战皆捷。贼走巴州，掠阆中、苍溪而西，追之急，复东入仪陇。勒保以贼踪靡定，所至裹胁，乃画坚壁清野策，令民依山险扎寨屯粮，团练

乡勇自卫。贼由仪陇趋孙家梁，欲与白号罗其清合。偕惠龄、恆瑞截剿，三槐南窜渠县，文倬遁入其清寨。勒保留惠龄、恆瑞剿孙家梁，仍亲蹙三槐。五月，三槐犯大竹，分窜梁山、垫江、新宁，东奔开县，亮工出为犄角，击走之，斩其党林定相。天德来援，败之，擒其党张洪钧，天德奔新宁。三槐与冷天禄踞云阳安乐坪，进围之。七月，诱三槐降，擒之，械送京师，诏晋封公爵。

天禄尽有三槐之众，负隅抗拒，围攻久不下；黄号龙绍周、龚建、樊人杰来援，击却之。十月，天禄粮尽，诡请降，夜突营，大为所挫，寻走新宁。四年正月，天德为额勒登保所败，亦窜新宁仁市铺，与黄号王光祖合。偕额勒登保夹击，天德走垫江，天禄走忠州。勒保令额勒登保截击天德，总兵百祥追天禄，自率大军策应。仁宗以前此诸军事权不一，特授勒保经略大臣，节制川、楚、陕、甘、豫五省军务，明亮、额勒登保为参赞。勒保以贼势重在四川，请暂驻梁山、大竹等处督师。寻破天德，天禄分窜邻水、长寿，复败之，天禄为额勒登保所歼。二月，移驻达州。疏言扎寨团练，行之四川有效，请通行於湖北、陕西、河南；又言安民即以散贼，请各省被贼之区，蠲免今岁应徵钱粮：并如议行。四月，追剿天德、绍周、建、人杰及张子聪等，贼遁开县东乡。旋分窜竹峪关、渡口场，意图入陕。五月，子聪勾合蓝号冉天元北窜，遣额勒登保兜击，逼回川境。子聪窜通江，蓝号包正洪窜云阳，青号王登廷窜东乡，天德、绍周、建、人杰及线号龚文玉，白号张天伦窜大宁老林，勒保檄调诸军分剿。六月，总兵硃射斗歼正洪於云阳；七月，德楞泰擒文玉於大宁；八月，提督七十五擒建、人杰於开县：贼势浸衰矣。

会治饷大臣福宁劾勒保月饷十二万两，视他路为多，所办

贼有增无减；而天德复由大宁阑入湖北境，总督倭什布飞章告警。诏褫职，命尚书魁伦赴川勘问，以额勒登保代为经略。勒保能得军心，而八旗兵素骄，稍裁抑之，遂腾蜚语，及就逮，所部将士为之讼冤。魁伦窥帝怒不测，未以上闻，稍为申辨糜饷纵贼罪，卒坐以明亮、恆瑞不听调度；副都统讷音兵譁鬪，不据实参奏；又贼犯楚境不即驰报，玩视军务，论大辟。帝念前功，改为斩监候，解部监禁。

五年春，额勒登保等剿贼陕西，魁伦专任川事，而将士不用命。天元、子聪合黄号徐万富、青号汪瀛、线号陈得俸，渡嘉陵江，魁伦退守潼河，事闻，起勒保赴川。三月至，贼已越潼河，赴中江截剿，连败之，诏逮魁伦，授勒保四川提督，兼署总督。时德楞泰已大破贼於马蹄冈，冉天元、陈得俸、雷世旺先后殄灭；合剿汪瀛於嘉陵江口，擒之。四月，击败高天升、马学礼，贼遁甘肃番境，五月，复犯龙安，罢提督，专任总督。六月，贼北走甘肃，遣副都统阿哈保追之，自率兵剿川东、川北诸贼。七月，与德楞泰合击白号苟文明、鲜大川於岳池新场，败之，大川走死，实授总督。

八月，白号贼与青号赵麻花合，进击，歼其党汤思举。麻花复合王珊向陕境，欲迎天德入川。勒保截之於江口，毙麻花，珊亦为德楞泰所诛。十二月，蓝号李彬、白号杨开第、黄号齐国谟自巴州窜仪陇，德楞泰击毙国谟，勒保亦斩开第，独彬遁走。六年正月，移师川东，败蓝号杨步青於大宁，而樊人杰、徐万富含蓝号王士虎、冉天士扰广元、苍溪。遣阿哈保往援，贼伪向仪陇，阴沿嘉陵江南下，欲潜渡；驰至南部与阿哈保合击，歼万富。二月，蓝号张士龙窜巴州，遣七十五击斩之；自击蓝号陈朝观、白号魏学盛，败之巫山、云阳间。贼北窜入陕、楚界，追至竹山。六月，贼回窜东乡，击败之，擒青号何子魁，

歼蓝号苟文明、鲜俸先。七月，又擒徐天寿、王登高。八月，白号高见奇合魏学盛窜广元，邀击之，追至通江。适蓝号冉学胜自老林至与合，乘夜攻之，擒学胜。诏封三等男。九月，见奇、学盛分窜南江及陕西西乡。勒保抵南江，闻李彬方掠巴州、苍溪，恐逾嘉陵江，亟往，贼已东窜通江；乃移兵大竹，剿汤思蛟、刘朝选，追至太平，擒其党萧焜。

是冬，偕额勒登保、德楞泰疏言：“剿匪大局已定，请酌撤官兵。”诏以“巨贼未尽除，遽思将就了事”，严斥之。七年正月，复疏言：“川省自筑寨练团，贼势十去其九。拟分段驻兵，率团协力搜捕馀匪；遣熟谙军事之道、府、正、佐各员，分专责成。兵力所不到，民力助之；民力所不支，兵力助之：庶贼无所匿。”诏如议行。是月，擒青号何赞於忠州。二月，李彬窜南江，为建昌道刘清所擒。三月，张天伦、魏学盛扰川北，遣总兵田朝贵往剿，不利；亲率罗思举等继进，大败贼於巴州，天伦、学盛并就歼。五月，遣罗声皋、达斯呼勒岱剿擒白号虔向瑶；总兵张绩剿青号，擒徐天培；田朝贵剿蓝号，歼杨步青。七月，刘朝选纠青、蓝、黄号残匪窜大宁，勒保遣将击之，罗思举擒朝选，达斯呼勒岱歼赖飞陇，诏晋一等男。十月，罗思举擒张简，而汤思蛟败窜亦就获。十一月，思举擒黄号唐明万。时川中著名逆首率就擒歼；馀匪窜老林，不复成股。在陕、楚者亦多为额勒登保、德楞泰所歼。十二月，合疏驰奏蔽功，晋封一等伯爵，仍以“威勤”为号。

八年，搜捕馀匪，擒白号苟文富、宋国品、张顺，青号王青，招降黄号王国贤，偕额勒登保、德楞泰会奏肃清。未几，陕西南山馀孽复起，至九年八月始平。十年，入觐，诏曰：“自嘉庆四年，勒保在川省令乡民分结寨落，匪始无由焚劫，且助官军击贼。其后陕、楚仿行，贼势乃促。今三省间阎安堵，

实得力此策为多。加太子太保、双眼花翎，回镇四川，与民休息。”时解散乡勇，令入伍为兵。

十一年秋，陕西宁陕镇新兵倡乱，遣总兵唐文淑往援剿，叛将蒲大芳缚首逆乞降，德楞泰受之。勒保奏劾：“叛兵罪重於逆匪，率以纳降。不知畏威，安能悔罪？他兵从而生心，益骄难制。”帝韪其言，命赴陕西会治善后事宜。寻闻四川绥定新兵亦叛，桂涵捕擒首逆，磔之，馀党并论如律。十三年，凉山夷匪扰马边，剿平之。十四年，拜武英殿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

十五年，召来京供职。坐在四川隐匿名揭帖未奏，降授工部尚书，调刑部。十六年，出为两江总督。寻内召，复授武英殿大学士，管理吏部，改兵部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十八年，充军机大臣，兼管理藩院。十九年，以病乞休，食威勤伯全俸。二十四年，卒，诏赠一等侯，谥文襄。

勒保短小精悍，多智数。知其父金川之役以刚愎败，一反所为，寄心膂於诸将帅，优礼寮属，俾各尽其长，卒成大功。晚入阁，益敛锋芒，结同朝之欢，而内分泾、渭。既罢相，帝眷注不衰，命皇四子瑞亲王娶其女，以恩礼终。

子九，长英惠，科布多参赞大臣，袭三等威勤侯，卒；孙文厚，嗣爵。第四子英绶，工部侍郎；孙文俊，江西巡抚。

额勒登保，字珠轩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世为吉林珠户，隶打牲总管。乾隆中，以马甲从征缅甸大小金川，累擢三等侍卫，赐号和隆阿巴图鲁，乾清门行走。四十九年，剿甘肃石峰堡回匪。五十二年，平台湾。叠迁御前侍卫。五十六年，从福康安征廓尔喀，摄驻藏大臣。攻克擦木贼寨，七战七胜，抵帕朗古河，班师殿后，加副都统衔。论台湾、廓尔喀功，两次图形紫光阁。寻授副都统兼护军统领，擢都统。

六十年，贵州松桃苗石柳邓、湖南永绥苗石三保相继叛，陷乾州。福康安视师，请额勒登保偕护军统领德楞泰率巴图鲁侍卫赴军。至则松桃围已解，石柳邓逸入石三保黄瓜寨中。额勒登保由松桃进攻，解永绥围，克黄瓜寨。攻贼首吴半生於苏麻寨，克西梁；半生遁高多寨，擒之：授内大臣。又获乾州贼目吴八月，馀党据平陇，进抵长吉山，败之。嘉庆元年，福康安卒，和琳代。时石三保就擒，石柳邓在平陇，乃进兵复乾州，赐花翎，署领侍卫内大臣。秋，和琳卒於军，统兵者惟额勒登保、德楞泰及湖南巡抚姜晟三人。诏将军明亮、提督鄂辉往会剿。十月，克平陇，石柳邓遁踞养牛塘山梁，分兵克之。十二月，斩石柳邓，苗缚吴八月子廷义以献。军事告竣，诏嘉其功最，锡封威勇侯，赐双眼花翎。

二年，移师剿湖北教匪。时林之华、覃加耀踞长阳黄柏山，地险粮足，总督福宁攻之久不下。三月，额勒登保至，克四方台。贼遁鹤峰芭叶山，其险隘曰大擎口，六月克之。贼窜宣恩、建始，分兵三路进，十月，毙之华於大茅田，而加耀遁施南山中，寻窜长乐硃里寨，三面悬崖，惟东南一径。十二月，遣死士縋登，掘地雷火药轰之，贼争走，坠崖，坑谷皆满。惟加耀偕贼二百遁，踞归州终报寨。诏斥额勒登保纵贼，降三等伯爵。三年春，加耀始就擒，仍以葺事缓，夺爵职、花翎，予副都统衔，命赴陕西协剿襄匪高均德、姚之富、齐王氏等。会李全自整屋至蓝田，欲与诸贼合，击走之。姚之富、齐王氏失援，遂为明亮、德楞泰所歼。进剿均德於两岔河，贼分窜商州、镇安。四月，赴荆州会剿张汉潮，败之竹山，蹙追，由陕西入四川。九月，击汉潮於广元，擒其子正澹。与德楞泰等合剿川匪罗其清。其清踞营山之箕山，已为德楞泰所破，窜大鹏寨。额勒登保与德楞泰、惠龄、恆瑞四路进攻，十月合围。其清突走青观

山，树栅距险。额勒登保鉴於黄柏山、芭叶山顿兵之失，议主急攻，亲逼栅前，席地坐，令杨遇春督兵囊土立营，且战且筑，诸军继之，攻击七昼夜。贼不支，窜渡巴河，踞遂风寨废堡。德楞泰同至，围之数重，势垂克，薄暮，忽传令撤围。贼倾巢夜溃，迟至黎明始驰追，贼四路逃窜，至方山坪已散尽，获其清於石穴，逸匪数日内并为民兵擒献。是役，贼趋绝地，无外援，开网纵之，饥疲就缚，士卒不损，竟全功焉，复花翎。十二月，追徐天德、冷天禄於合州。

四年春，诏以勒保为经略大臣，额勒登保与明亮同授副都统为参赞。三月，追冷天禄於大竹，闻萧占国、张长庚由阆州窜营山，回军迎击。贼踞黄土坪，临江负山，令总兵硃射斗绕出鸡猴寨，截其西；自率杨遇春由东袭攻城隍庙，贼西走，为射斗所扼，夹击，歼其半，越山窜走尚数千。乘夜围击於谭家山，陨崖死及生擒几尽，斩占国、长庚。有冒难民逃出者，投冷天禄，述兵威，天禄曰：“我曾於安乐坪破经略兵数万，何惧此乎？”时踞岳池，距大军不远，天禄遣大队先行，自率悍党八百殿后。额勒登保冒雨由间道进至广安，令穆克登布据石头堰以待，杨遇春潜出贼后；自将索伦劲骑冲之，贼死斗，天禄毙於箭。次日，迫其大队於石笋河，斩溺过半，先渡者追歼之。旬日间连殄三剧贼，叠诏嘉赉，先封二等男爵，晋一等。四月，追剿白号张子聪於云阳，子聪纠合黄号樊人杰、线号萧焜、卜三聘等，叠败之寒水坝，贼稍散。五月，子聪复合冉天元窥陕境，扼御之。子聪窜通江，追败之於苟家坪，又败天元於木老坝。七月，天元窜镇龙关，欲与王登廷合，登廷屯马鞍寨，击走之。穷追至大竹、东乡，援贼麇至，分兵进击，擒斩甚众，仍躡登廷。

额勒登保战绩为诸军最，湖北道员胡齐仑治饷餽送诸将，

事发，独无所受，诏嘉其“忠勇公清，为东三省人杰”。八月，勒保以罪逮，命代为经略，授领侍卫内大臣，补都统。疏陈军事曰：“臣前数年止领一路偏师，今任经略，当筹全局。教匪本属编氓，宜招抚以散其众，然必能剿而后抚，必能堵而后剿。从前湖北教匪多，胁从少；四川教匪少，胁从多。今楚贼尽逼入川，其与川东巫山、大宁接壤者，有界岭可扼，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。川、陕交界，自广元至太平，千馀里随处可通，陕攻急则入川，川攻急则入陕，是汉江南北剿堵并重。川东、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，馀皆崇山峻岭，居民近皆扼险筑寨，团练守御；而川北形势更便於川东，若能驱各路之贼偏川北，必可聚而歼旃：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。但使所至堡寨罗布，兵随其后，遇贼迎截夹击，以堵为剿，事半功倍，此则三省所同。臣已行知陕、楚，晓谕修筑，并定赏格，以期兵民同心蹙贼。至从征官兵，日行百十里，旬月尚可耐劳，若阅四五年之久，骡马尚且踣毙，何况於人？续调新募者，不习劳苦，更不如旧兵。臣一军尚能得力者，以兵士所到之处，亦臣所到之处；兵士不得食息，臣亦不得食息。自将弁以及士卒，无一心一力，而各路不能尽然。近日不得已，将臣兵与各提镇互相更调，以期人人精锐。”又言：“军中出力人员，应随时鼓励，令各路领兵大员，自行保奏，以免咨送迟延。”帝并颔之。

时徐天德败於湖北，折回川东，渐衰弱；而王登廷与冉天元、苟文明合阮正瀋窜广元，贼势重在川北。九月，率杨遇春歼正瀋於云雾山。十一月，登廷、天德、天元及樊人杰会合抗拒，叠战於巴州何家院、东君坝，擒贼目贾正举、王国安，追至苍溪猫兒埡。额勒登保以天元善战，令杨遇春、穆克登布合左右翼力击。穆克登布轻进，为天元所乘，伤亡甚众；贼萃攻

经略中营，血战竟夜，贼始退，次日，登廷在南江为乡团所擒。额勒登保以实闻，诏嘉其不讳败，不攘功，不鬼大臣。天元窜开县，额勒登保病留太平，遣杨遇春、穆克登布追之。将与德楞泰夹击，而杨开甲、辛聪、王廷诏、高天升、马学礼诸贼以川北守御严，无所掠，乘间由老林窜陕西城固、南郑，提督王文雄不能御，前路贼且入甘肃。额勒登保疏请以川事付魁伦、德楞泰，自力疾赴陕，而德楞泰先已西行赴援，不及回军。

五年春，天元纠胁日众，乘魁伦初受事，遂夺渡嘉陵江，殊射斗战死。未几，潼河复失守，川中震动。诏逮魁伦，起勒保与德楞泰同办川贼，责额勒登保与那彦成专剿陕贼。时那彦成破南山馀贼於陇山、伏羌，德楞泰追王廷诏、杨开甲於成县。额勒登保亦至，乃令德楞泰回川西，自与那彦成分三路，遏贼入川及北窜之路。杨遇春、穆克登布破张天伦於岷州，庆成等破张世龙於洮河。廷诏、开甲合犯大营，击走之，分兵追贼。大军移剿高天升、马学礼，迭败之，贼逾渭北窜，寻要之於巩昌，又要廷诏、开甲於岷州。诸贼并逼回渭南，而张世龙等走秦州，将趋北栈。留那彦成追高、马二贼，自率杨遇春、岱森保回陕，令王文雄及总兵索费英阿等分扼南北栈。张汉潮已为明亮所歼，馀党留陕者纠合复众。张世龙、张天伦为大兵所驱，窜滇安，皆注汉北山中，东向商、雒，贼复蔓延。严诏诘责，召那彦成回京。闰四月，额勒登保率杨遇春连败贼於商、雒、两岔河，令遇春扼龙驹寨，使不得犯河南。贼乃回窜，留后队缀官军，连破之洵阳大、小、中溪，设伏溪口，擒斩三千馀，毙蓝号刘允恭、刘开玉，於是汉潮馀党略尽，晋封三等子。杨开甲、辛聪、张世龙、张天伦、伍金柱、戴仕杰等皆西窜。五月，令杨遇春等追击金柱等於汉阴手扳崖，阵毙贼目庞洪胜等。进攻杨开甲等於洋县茅坪，贼踞山巅，诱之出战，伏兵绕贼后

夹击，阵斩开甲。六月，贼窜甘肃徽县、两当，蓝号陈杰偷越栈道，擒之。八月，遇春斩伍金柱於成县，毙宋麻子於两当，贼复回窜陕境。疏陈军事，略谓：“贼踪飘忽，时分时合，随杀随增，东西回窜，官军受其牵缀，稍不慎即堕术中，堵剿均无速效，自请治罪。”又言：“地广兵单，请将防兵悉为剿兵，防堵责乡勇，促筑陕、楚寨堡以绝掳掠。”温诏慰劳，以剿捕责诸将，防堵责疆吏，分专其任。会贼逼武关，截击走之。

六年春，奏设宁陕镇为南山屏障，如议行。二月，杨遇春擒王廷诏於川、陕交界鞍子沟，擒高天德、马学礼於宁羌龙洞溪，三贼皆最悍。诏晋二等子，复双眼花翎。时贼之著者，陕西冉学胜、伍怀志，湖北徐天德、苟文明，四川樊人杰、冉天泗、王士虎等，尚不下十馀股。四月，剿学胜於渭河南岸，又蹙之於汉南，贼遁平利。张天伦纠合五路屯洵阳高塘岭、刘家河，令杨遇春击走之。五月，穆克登布擒伍怀志於秦岭。七月，遇春擒冉天泗、王士虎於通江报晓垭，徐天德、冉学胜并为他师所歼；而姚之富子馨佐及白号高见奇、辛斗等方扰宁羌，督诸将进剿，逼入川北。九月，总兵杨芳等擒辛斗於通江。十月，丰伸、桑吉斯塔尔擒高见奇於达州。於是贼首李元受、老教首阎天明等各率众降，贼势穷蹙。条上搜捕事宜，诏嘉奖，晋封三等伯。十一月，苟文明合各路残匪窜阶州，裹胁复众，回窜广元、通江。十二月，败之於瓦山溪，文明窜开县大宁。七年正月，斩黄号辛聪於南江，文明由西乡偷渡汉江。额勒登保自请罪，降一等男，诏以川匪责德楞泰、勒保等，额勒登保兼西安将军，仍专办陕贼。二月，文明窜入南山，与宋应伏、刘永受合，督师入山搜剿。六月，歼其众於龚家湾，文明仅以身免，刘永受潜遁，为乡民所歼。七月，歼文明於宁陕花石岩，晋一等伯。疏陈军事将竣，请撤东三省及直隶、两广兵，远地乡勇

分别遣留。遂穷搜南山馀匪，八月，擒苟文齐，毙张芳。赴平利与德楞泰会剿楚匪，五战，擒斩过半。十月，毙青号熊方青於达州，尽歼竹溪股匪。十一月，令穆克登布追贼通江铁镫台，擒景英、蒲添香、赖大祥，及湖北老教首崔连乐，晋三等侯。著名匪首率就歼，零匪散窜老林。十二月，疏告葺功，诏嘉额勒登保：“运筹决策，悉中机宜，躬亲行阵，与士卒同甘苦，厥功最伟。”晋封一等侯，世袭罔替，授御前大臣，加太子太保，赐用紫纁。馀论封行赏有差。

八年春，留陕搜捕，擒姚馨佐、陈文海、宋应伏等於紫阳。穆克登布遇伏战歿。六月，移师入川，擒熊老八、赵金友於大宁，熊老八即戕穆克登布者。疏陈善后事宜：“各省酌留本省兵勇：四川一万二千，湖北一万，陕西一万五千，分布要地。随征乡勇有业归籍，无业补兵，分驻大员统率。”七月，驰奏肃清，命暂留四川经理善后。编阅陕、楚营卡事竣，振旅还京。十二月，至，行抱见礼於养心殿，奖赉有加，命谒裕陵。

九年春，因前遭母忧不获守制，补持服。寻命赴四川偕德楞泰歼馀孽。十年，回京，总理行营，充方略馆总裁。八月，上幸盛京，额勒登保以病不克从，谒陵礼成，特诏加恩晋三等公爵。是月，卒於京师，年五十八。上闻震悼，回銮亲奠，御制述悲诗一章。於地安门外建专祠，曰褒忠，谥忠毅，命吉林将军修其祖墓立碑焉。

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，海兰察谓曰：“子将才，宜略知古兵法。”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，由是晓暢战事。天性严毅，诸将白事，莫敢仰视。然有功必拊循，战胜亲饷酒肉，赏巨万不吝，人乐为用。尝谓诸将曰：“兵条条生路，惟舍命进战是一死路；贼条条死路，惟舍命进战是一生路。惟有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之一法。追贼必穷所向，不使休息。师行整伍，仓卒

遇贼，即击。每宿，四路侦探；临敌，矢石从眉耳过，勿动。

“於同列不忌功，亦不伐己功，尤严操守。凯旋过卢沟桥，他将輜重累累，独行李萧然，数骑而已。歿时，子谟尔赓额生甫数月，帝临奠，抱置膝上，命袭侯爵，寻歿，以侄哈郎阿嗣，承袭一等威勇侯，自有传。

额勒登保不识汉文，军中章奏文牒，悉倚胡时显。

时显，字行偕，江苏武进人。少困科举。乾隆中，侍郎刘秉恬治金川粮饷，从司文牒独勤。荐授兵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郎中。和珅用事，数与抗，出为广东雷州知府，以亲老乞留。寻从福康安征苗有功，赐花翎。洎额勒登保剿教匪，从赞军务，刚直无所徇，额勒登保能容之。每日跨马与诸将偕，或有逗留，辄叱之。遇贼务当其冲，诸将无敢却者。回营后，凡战地曲折夷险，粮运断续，器仗敝坏，兵卒劳饥，及贼出没情状，诸将功过，一一言之。军中敬畏时显与经略等。陈奏战事必以实，上嘉经略，并嘉时显。猫儿垭之战，及擒王登廷，章奏不欺，特赐三品卿衔。在军凡五年，累擢内阁侍读学士、鸿胪寺卿。以劳卒於兴安军次，赠光禄寺卿，赐祭葬。

德楞泰，字惇堂，伍弥特氏，正黄旗蒙古人。乾隆中，以前锋、蓝翎长从征金川、石峰堡、台湾，皆有功，累迁参领，赐号继勇巴图鲁。五十七年，从福康安征廓尔喀，冒雨涉险，攻克热索桥贼寨。加副都统衔，图形紫光阁。寻授副都统，迁护军统领。

六十年，率巴图鲁侍卫从福康安征湖南苗，与额勒登保并为军锋。福康安既解松桃、永绥围，高宗悦，将待以不次之赏，於是德楞泰建议深入苗地为犁庭埽穴计。苗酋吴半生踞大乌草河以抗，大兵连克沿河诸寨，渡河抵盛华哨。苗於山半立木城，坚甚，断其汲路，火攻克之，又克古丈坪，进攻摩手寨，由间

道出寨后，夺据石城，遂偕额勒登保擒半生，授内大臣。进攻鸭保寨，克木城、石卡三十馀，又克天星寨木城七，石卡五，擒贼目吴八月。

嘉庆元年，福康安、和琳相继卒於军，先克乾州，又从将军明亮克平陇，擢御前侍卫，署领侍卫内大臣。克险隘养牛塘山梁，贼首石柳邓就歼，苗疆略定，锡封二等子爵，赐双眼花翎。二年，命偕明亮移军四川剿教匪。时贼首徐天德、王三槐踞重石子、香炉坪，南曰分水岭，北曰火石岭，贼卡林立，进战，夺岭，三槐扑营受创逸。五月，破重石子，明亮亦破香炉坪，追歼教首孙士凤。会襄阳贼齐王氏、姚之富、樊人杰等窜入四川，与徐、王二匪合屯开县南天洞，击破之，贼分走云阳、万县。云阳教首高名贵欲与天德合，以计擒之，尽歼其众於陈家山。七月，齐王氏等由奉节、巫山东走湖北，与明亮绕出宜昌迎剿，贼南趋，留明亮屯宜昌；自赴荆州解远安围。八月，贼犯荆门、宜城，往援之，会总督景安以索伦劲骑至，合剿大捷，二城得全。贼欲北窜河南，扼要隘，斩贼目袁万相等，截回湖北，赐紫纁。九月，歼贼於房县、竹谿、竹山，贼走陕西平利，图入川东，败之树河口。贼北走紫阳，又合白号高均德，西走汉中。十一月，贼窥渡汉江，令副都统乌尔图纳逊突击於江滨，窜入川境。

三年正月，均德复扰陕西褒城，与明亮夹击，连败之於洋县、城固、洵阳。齐王氏、姚之富方窜广元宁羌山中，乘虚由石泉渡汉，与均德合，东走汉阴。诏斥明亮战不力，褫其职；嘉德楞泰每战在前，责速剿。三月，与明亮追齐、姚二匪，由山阳至郧西，日行百七十里，连破之於石河、甘沟，乡勇遏其前，贼无去路，踞三岔河左右，两山尽锐，围攻悉歼之。齐王氏、姚之富投崖死，传首三省。均德由镇安窜雒南，败之两岔

河，餘賊与李全、张天伦合。五月，又败之五郎庙，均德走宁羌、广元，合龙绍周、冉文俦踞渠县大神山，有众二万。诏斥纵贼，夺爵职，留副都统衔。七月，偕惠龄、恆瑞攻克大神山，贼窜营山，蹙之黄渡河。均德中枪，逸入箕山坪，与罗其清合。箕山围径百馀里，三面陡绝，惟东南有路可通。徐天德、王登廷、樊人杰踞凤凰寺，阻粮道，与为犄角。八月，克凤凰寺，贼奔箕山，负固不下。十月，分三路进攻，克之。其清退踞大鹏寨，额勒登保自阆中来会剿。十一月，贼被攻急，乘夜雨扑营。德楞泰侦知之，潜伏贼寨南门，梯而登，火其寨；额勒登保等亦袭破西门，歼其清父从国；合兵穷追，擒其清於巴州方山坪，复花翎。冉文俦窜踞东乡麻坝，乘除夕大破之於通江。

四年元旦，生擒文俦，尽歼其众，予一等轻车都尉。经略勒保疏陈诸将惟额勒登保、德楞泰尤知兵，得士心，诏德楞泰专剿徐天德。天德与冷天禄窜涪州，冒难民入鹤田寨，击走之，又败之於开县。三月，天德自大宁北趋，追及於太平；又遇龙绍周、唐大信等，迭击之，贼不得犯陕境。既而天德入大宁老林，与绍周、大信及樊人杰、龚建、卜三聘、张天伦、辛聪等合，牵缀大军。天德、建窜太平山箐，令赛冲阿分兵击之；自击人杰、绍周、大信、天伦於安康、紫阳，连破之，驱入川东，遂犯湖北。七月，线号龚文玉亦自夔州至，分兵追剿，擒文玉、三聘於竹谿，加予骑都尉世职。八月，命额勒登保为经略，德楞泰为参赞，赴兴山截击天德，逼回川东；躡追天伦及聪等入陕。十月，高均德改名郝以智，率贼万，踞高家营，欲由白河窥渡汉。绍周及冉天元窜放马场，欲趋紫阳。率赛冲阿、温春回援，先破放马场，进攻高家营，擒均德，槛送京师，晋封二等男爵。十一月，进兵川北，歼白号张金魁於通江，擒其党符曰明等於广元。十二月，追鲜大川、苟文明至川东，贼瞞大兵

俱在川境，遂先后窜陕、甘。

五年正月，偕额勒登保分路抵秦州，而冉天元纠合徐万富、汪瀛、陈得俸、张子聪、雷世旺众五万，遽乘间渡嘉陵江，分扰南部、西充、魁伦不能制，诏促德楞泰回援。二月，天元踞江油新店子，乃由间道进剿。贼分四路迎战，锐甚，赛冲阿、温春深入被围；自驰援，夹击竟日，杀伤相当，擒得俸，斩冉天恆，皆悍贼也。转战连夺险隘。三月，天元屯马蹄冈，伏万人火石埡后。德楞泰令赛冲阿攻包家沟，阿哈保攻火石埡，温春攻龙子观，自率大队趋马蹄冈，过贼伏数重始觉。俄伏起，八路来攻，人持束竹、湿絮御箭铙，鏖斗三昼夜，贼更番迭进，数路皆挫败。德楞泰率亲兵数十，下马据山巅，誓必死。天元督众登山，直取德楞泰，德楞泰单骑冲贼中坚，将士随之，大呼奋击，天元马中矢蹶，擒之，贼遂瓦解。乡勇亦自山后至，逐北二十馀里，擒斩无算。天元雄黠冠川贼，专用伏以陷官军，至是五日四战，致死决胜负，血战破之，群贼夺气，诏晋三等子。是月，复大破贼於剑州，又破张子聪、雷世旺於蓬溪，斩世旺，晋二等子，授成都将军。

魁伦以失守潼河逮问，起勒保代为总督，与德楞泰合兵剿贼。四月，贼分扰遂宁、安岳，逼中江，欲趋成都。与勒保夹击，连破之，邀击於嘉陵江口，俘斩溺毙者数千；馀贼渡江，为达州乡勇所败，擒汪瀛：潼河两岸肃清。自此德楞泰威震川中，诸将往往假其旗帜，贼望见辄走。闰四月，追贼至达州、新宁，歼刘君聘、苟文富；而白号苟文明、鲜大川、樊人杰等复由陕入川。五月，移师川北，贼走营山、渠县，六月，败之恩阳河；又与勒保合击，歼苟文礼於岳池。七月，大川为民寨诱斩，文明遁。八月，追剿白号贼於东乡，歼汤思举，馀贼与赵麻花、王珊合。九月，与勒保夹击於云阳，麻花、珊先后毙。

十月，湖北黄、白、蓝、线四号贼合犯夔、巫。龙绍周由太平、通江北窜，兵至贼去，兵去贼至；樊人杰、冉学胜、王士虎遂由川入陕；徐天德由陕入楚。诏斥德楞泰堵剿不力，降一等男。十二月，李彬、杨开第、齐国谟合窥嘉陵江。与勒保合击，连败之於渠县安仁溪、仪陇观音河，毙开第、国谟，晋三等子。

六年正月，白号高天升自洵阳偷渡汉江，图窜河南，追及於山阳乾沟，破之，追歼之於野猪坪，复一等子。二月，击龙绍周於兴安，逼入川境，连败之於大宁长坝、二郎坝。绍周窜湖北竹山、房县，复败之，走太平，复双眼花翎。四月，徐天德、樊人杰合曾芝秀、陈朝观窜陕西白河，分扰民寨。遣兵直攻其巢，擒朝观。五月，大破贼於西乡，天德窜紫阳。率赛冲阿、温春蹙之仁和新滩。大雨水涨，天德溺毙。绍周乘虚阑入房县、竹谿，截击之，复回太平，擒其党陈文明。八月，追至巫山、巴东，擒王鹏、李天栋。九月，绍周遁平利，令赛冲阿等追歼之，晋封二等继勇伯，仍用巴图鲁旧号也。十二月，苟文明西扰宁羌，与额勒登保夹击。贼窜川北，大败之於通江，走开县，遣兵追之。自率轻骑赴大宁，断其入楚之路。

七年正月，文明复入陕北，窜老林，至秋，乃为陕军所歼。川东零匪犹四扰，诏德楞泰仍专办川贼。二月，破线号馀匪於奉节，又破白号张长青於云阳。时樊人杰及崔宗和、胡明远、戴仕杰、蒲天宝等麇聚湖北境。四月，率精兵间道抵东湖，绕出贼前，夹攻鸡公山贼巢。天宝别屯当阳河，五月，冒雨进击，天宝负创走，又败之於穆家沟，分兵留剿；自移师东趋，直取人杰，冒雨入马鹿坪山中，出贼不意，痛歼之。人杰窜竹山，投水死。人杰倡乱最久，诸贼听指挥，与冉天元埒，至是伏诛，晋三等侯。七月，天宝乘间夺踞兴山、房县交界鲍家山，死守抗拒。以大军缀其前，令总兵色尔衮、蒲尚佐率精兵出深箐攻

贼巢，截其去路，擒斩殆尽。天宝遁，至竹谿坠崖死。

时巴东、兴山尚有馀匪，皆百战之馀，悉官军号令及老林路迳，屡合围，辄乘雾溜崖突窜。分军遇之则不利，大队趋之则免脱，所馀无几，而三省不能解严。与额勒登保、吴熊光会於竹谿议搜剿，额勒登保专任陕境，德楞泰专任楚境，先后歼戴仕杰、赵鉴、崔连洛、崔宗和、陈仕学、熊翠诸贼，迨十一月，捕斩略尽，优诏，晋封一等侯，加太子太保，命其子苏冲阿赉珍赉至军宣慰。八年，驻巫山、大宁，捕逸匪曾芝秀、冉璠、张士虎、赵聪等，先后擒歼。至冬事竣，入覲热河行在，帝大悦，御制诗赐之，恩赉优渥。寻以陕西南山馀孽扰及川境，命回镇成都。遣将招降，数为贼害，坐降二等侯。九年，偕额勒登保穷搜老林，斩首逆苟文润，馀匪悉平，复一等侯。十年，召授领侍卫内大臣，充方略馆总裁，总理行营事务，管理兵部。

十一年，宁陕镇新兵陈达顺、陈先伦等作乱，命驰往剿治。叛将蒲大芳等乞降，缚献达顺等，磔之。大芳等遣戍回疆。议以降众归伍，诏斥宽纵，夺职。寻授西安将军。十三年，剿定瓦石坪叛匪。十四年，晋三等公。寻卒，柩至京师，帝亲奠，御制诗輓之，谥壮果。诏四川建立专祠，入祀京师昭忠祠。

德楞泰英勇超伦，战必身先陷阵，名与额勒登保相亚。马蹄冈之战，转败为胜，时称奇绩。既卒，奉诏褒恤，特举是役保障川西数十万生灵，厥功最伟。在军俘获，必详讯省释，未尝妄杀良民妇女，保全甚众，蜀民尤感颂焉。

子苏冲阿，一品廕生，授侍卫。每德楞泰战胜，辄擢其官，累迁至盛京副都统，署黑龙江将军，袭一等侯。孙倭什讷，杭州将军；曾孙希元，吉林将军；并嗣爵。次孙花沙纳，官至吏部尚书，自有传。

论曰：仁宗亲政，以三省久未定，卜於宫中，繇曰：“三

人同心，乃奏肤功。”后事平，叙劳：额勒登保第一，德楞泰次之，勒保又次之。论战绩，勒保未足与二人比，然当德楞泰偕明亮由楚入陕，见民苦虏掠，陈坚壁清野策，廷议以筑堡重劳，未之许也；勒保至四川，始力行之，推之三省，贼竟由是破灭。三人者相得益彰，未容有所优劣：勒保宽能容众，额勒登保忠廉忘私，德楞泰仁及俘虏，识量并有过人。为国方、召，延世侯封，岂偶然哉！

列传一百三十二

永保 惠龄 宜绵 子瑚素通阿
英善 福宁 景安 秦承恩

永保，费莫氏，满洲镶红旗人，勒保之弟也。以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迁侍读。乾隆三十七年，父温福征金川，永保赉送定边将军印，遂随军。明年，温福战歿木果木，永保冒矢石夺回父尸，袭轻车都尉，迁吏部郎中。洎金川平，追论木果木之败，咎在温福，夺世职，仍留永保原官。出为直隶口北道，历霸昌、清河两道。迁布政使，调江苏。四十九年，擢贵州巡抚，历江西、陕西。五十一年，署陕甘总督。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。五十六年，哈萨克汗斡里素勒坦遣子入觐，诏嘉永保抚绥有方，授内大臣，赏双眼花翎。五十八年，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授户部侍郎，留驻新疆。六十年，调乌鲁木齐都统。

嘉庆元年春，湖北教匪起，永保奉诏入京，行抵西安，命偕将军恆瑞率驻防兵二千，调陕西、广西、山东兵五千会剿。三月，至湖北，总督毕沅疏陈各路剿杀不下数万，而贼起益炽。诏分专责成：永保、恆瑞任竹山、保康一路；毕沅、舒亮任当阳、远安、东湖一路；惠龄、富志那任枝江一路；鄂辉任襄阳、穀城、均州、光化一路；孙士毅任酉阳、来凤一路。永保偕恆瑞复竹山，进房县，擒贼首祁中耀；馀贼遁保康白云寺山，复败之，擒贼目曾世兴等。永保疏言：“襄阳贼数万，最猖獗，

贼首姚之富、齐王氏、刘之协皆在其中，为四方诸贼领袖，破之则流贼自瓦解。宜俟诸军大集，合力分攻。”帝韪之。五月，永保等驰赴襄阳，自樊城进取邓桃湖，会军吕堰。贼退屯双沟，分军五路夹击，歼贼二千馀，贼分窜孝感，距汉阳百馀里，幸为潦阻，武昌戒严。时毕沅围当阳数月不下，惠龄剿枝江贼亦无功，诏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，先靖襄阳，而后分攻孝感、当阳两路。参将傅成明等击孝感贼，遇伏败歿；永保令明亮驰救，复请调苗疆防兵助剿。六月，永保渡滚河，破梁家冈、张家垱贼营二十馀座，贼窜枣阳，潜踞随州之梓山、青潭，连破之。复偕恆瑞、庆成破贼於红土山，擒贼渠黄玉贵。於是襄阳、吕堰迤东百数十里，及枣阳、随州、宜城无贼氛。孝感之贼，亦为明亮所歼。诏嘉永保调度协宜，加太子太保。

先是命署湖广总督，及毕沅复当阳，永保请寝前命，允之。八月，移剿锺祥，明亮以师来会。贼自温峡口至千弓垱，依山结营，亘数十里。永保率大军由西北进击，绘图陈奏。帝方以东南空虚，虑贼逃窜，适明亮疏言：“锺祥为贼巢穴，宜四面夹攻，以防漏网。今永保以九千馀兵由西北追压，而东南要截之兵仅三千馀，地阔兵单，难杜窜逸。”帝以永保拥众自卫，切责之。明亮败贼土门冲，永保不能夹击，贼转而北，永保偕明亮追至襄阳双沟。贼分两路窜河南：东由枣阳趋唐县，西由吕堰趋邓州。官军蹙西路，败诸吕堰，获姚之富母、媳及孙，而东路贼已入唐县溁沱镇。疏言：“追贼经月，兵力疲惫，难以痛歼，请增兵助剿。”诏斥其无能，调山东、直隶兵四千，复简健锐、火器营各军赴之。十一月，新兵既至，攻破唐县贼屯十一。姚之富已遁，犯枣阳，复渡滚河而西，蹂吕堰，向光化、穀城。围景安於邓州魏家集，越二日，援兵始至。帝怒永保拥劲旅万馀，徒尾追不迎击，致贼东西横躏无忌，褫职逮京，

下狱，籍其家，并褫其子侍卫宁志、宁怡职，发往热河。

三年，以兄勒保擒川贼王三槐功，推恩宥释。勒保请将永保发军营效力，不许。四年，勒保为经略大臣，予永保蓝翎侍卫，赍经略印赴军。寻擢头等侍卫，署陕西巡抚。与明亮会剿张汉潮於终南华林山中，遇伏败绩；复与明亮不协，互攻讦。诏逮问，并坐前在湖北动用军需受馈遗事，论大辟，诏原之，免罪，予八品领催，自备资斧赴乌里雅苏台办事。六年，充参赞大臣。

七年，授云南巡抚。八年，威远、思茅倮匪扰边，永保赴普洱，偕提督乌大经进讨。肇乱土弁刁永和闻风遁，威远倮匪亦退，擒思茅倮酋扎安波赛闷，馀匪奔逸。南兴土司张辅国屡与孟连土司争界构衅，至是勘定之。永保疏陈善后事：“内地杂居夷人不法，按律惩治；土司夷境滋事，但遣兵防范，不使内窳。”诏嘉得大体，弭边衅，赏花翎。

十三年，兼署贵州巡抚，调广东。寻擢两广总督，未至，卒於途。赠内大臣，诏念前劳，曾籍没，家无馀贖，赐银千两治丧，谥恪敏。孙文庆，咸丰中官大学士，自有传。

惠龄，字椿亭，萨尔图克氏，蒙古正白旗人。父纳延泰，乾隆中，官理藩院尚书、军机大臣，加太子少保。因喀尔喀台吉沁多尔济规避军事，不劾奏，罢职。复起用，终於理藩院侍郎。

惠龄由繙译官补户部笔帖式，充军机章京。累迁员外郎，缘事夺职。起户部主事，仍直军机。乾隆四十年，予副都统衔，充西宁办事大臣，调伊犁领队大臣。擢工部侍郎，调吏部。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。五十年，回京，署正黄旗满洲副都统。授湖北巡抚，调山东。五十六年，擢四川总督。征廓尔喀，命为参赞，赴西藏会剿，督治粮运。事平，图形紫光阁，列前十

五功臣中。五十八年，授山东巡抚，调湖北，再调安徽。六十年，授户部侍郎。苗疆用兵，留署湖北巡抚，治粮饷。

嘉庆元年正月，教匪聂杰人、张正谟等倡乱於枝江、宜都，率师往剿，总兵富志那擒首逆聂杰人，而襄、郟、宜、施诸郡贼并起。命惠龄专剿枝江、宜都一路，自春徂夏无功，以大雨为解，严诏切责。八月，克灌脑湾贼寨，擒张正谟等，加太子少保，署工部尚书，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。进攻凉山，捣其巢，擒首逆覃士潮，宜都、枝江悉平，移军长阳黄柏山会剿。十一月，襄阳贼姚之富自黄龙垵偷渡滚河，窜河南，黜总统永保，以惠龄代之，驰赴襄阳。疏言：“襄、邓平行，无险可扼。贼习地势，必不自趋绝地。惟有严防汉江潜渡，并堰唐河、白河，移难民於河西，守岸团练以蹙贼。”会之富折回湖北境，惠龄迎击，遏其西轶，败之茅茨畷，分兵五路兜剿。二年二月，败贼於鲍家畷，擒贼首刘起荣；复败贼於曾家店，鏖战於郑家河，歼获甚众，赏双眼花翎，擢理藩院尚书，兼镶白旗蒙古都统。惠龄偕恆瑞、庆成剿襄阳贼，屡破之，馀众仅数千，势甚蹙，分路窜河南境，官军疲於尾追，不易得一战，先后并入陕西，遂复猖獗。五月，李全、王廷诏、姚之富合为一路，由紫阳白马石窜渡汉江，后五日，惠龄始至，夺宫衙、世职、花翎，易宜绵总统军务，降惠龄为领队，听节制。

贼既分窜入川，十月，王廷诏、高均德复北犯，窥渡汉江，惠龄邀击败之，斩贼二千。诏嘉其仅兵二千当贼二万，以少击众，复双眼花翎。十一月，齐王氏、张汉潮、姚之富、高均德合入汉中南山，自黄官岭至新集，连营二十里，欲渡汉。惠龄军北岸，蹙其半济，贼走宁羌，追败之，折窜汉中。因移兵扼汉南，贼不得北窜，复分道入川，惠龄绕由西乡、太平赴大宁、夔州兜剿。时川匪王三槐、徐天德窜梁山，罗其清、冉文侑分

屯营山、仪陇。三年，陕、襄诸贼在川境者俱会於文俦，而三槐、天德自太平走与合，势张甚。诏总统勒保会诸将，分路进剿，惠龄与德楞泰为一路，夹攻罗、冉二贼。五月，击文俦於仪陇，其清及阮正通先后来援，皆败之。贼屯大神山，连营数十里，六月，与德楞泰合攻，破之，斩贼甚众。文俦走箕山龙凤坪，与其清相犄角，阮正通等又与合。帝以首逆稽诛，屡诏严责，於是德楞泰破贼箕山，其清奔天鹏寨，惠龄分路进攻，十二月，其清就擒，槛送京师。四年正月，文俦就擒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丁母忧，会其清讞词称惠龄一军较弱，帝斥其为贼所轻，命回京守制，降兵部侍郎。寻授山东巡抚。六年，擢陕甘总督，专剿南山馀匪。复以剿贼迟缓，降二品顶戴。七年，教匪平，复头品顶戴、花翎。九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封二等男，谥勤襄。子桂斌，官和阗帮办大臣。

宜绵，初名尚安，鄂济氏，汉洲正白旗人。由兵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，累迁员外郎。从征金川，进郎中。乾隆四十三年，出为直隶口北道，擢陕西布政使。四十七年，擢广东巡抚，以盐商沈翼川狱瞻徇，褫职，戍新疆。寻予四品衔，充吐鲁番领队大臣。石峰堡回乱，驻守平凉。历库车、喀什噶尔办事大臣，乌鲁木齐都统。五十九年，入觐，道经固关，值水灾，饬官吏赈抚，高宗嘉之，命改名宜绵。六十年，授陕甘总督。

嘉庆元年，教匪起，湖北、陕西戒严。宜绵驻军商州，令副将百祥剿郟阳、郟西贼，克孤山大寨，贼首王全礼伏诛，汉江以北安堵，加太子太保，赏双眼花翎。甘肃岁稔，命宜绵回兰洲赈抚。是年冬，四川教匪起，由太平入陕境，扰安康、平利、紫阳诸县，宜绵督军驰剿，贼逼兴安，分踞城南安岭、城北将军山，进攻克之，擒其渠王可秀、冯得士等。复歼汉江北岸大小米溪贼。偕提督柯藩、总兵索费英阿移攻汉南河、汝

河诸贼，贼并五云寨，乘雪夜火其寨，歼馘甚众，诏宜绵进剿达州。二年春，攻太平贼於通天观、高家寨、南津关，连败之。川匪最悍者，达州徐天德，东乡王三槐、冷天禄，巴州罗其清，通江冉文俦。天德、三槐等合陷东乡，踞张家观；其清踞方山坪，文俦窜王家寨，图据周家河，梗运道，且乘间与张家观合。宜绵遣兵攻王家寨，分袭张家观，自率队夜焚曾家山贼栅，天德分援两路，遂乘虚下张家观，复东乡；馀贼奔清溪场、金峨寺，据险抗拒，四月，官军分五路进克之。天德等窜重石子、香炉坪，将与巴州贼合。宜绵潜攻王家寨，贼走方山坪，天德来援，败之。知县刘清素得民心，令招谕诸贼，三槐率众诡降，阴图袭营，宜绵觉其诈，设伏击退。五月，达州贼倾巢出犯，有备不得逞。宜绵驻军大成寨，遣将袭三槐於毛坪，三槐中枪跳免。

时襄贼由汉江北渡入陕，署总督陆有仁以罪逮，乃调英善督陕甘，黜惠龄总统，命宜绵代之，兼摄四川总督。於是令明亮攻重石子，德楞泰与乡勇罗思举夹击败之，分二路窜，追歼孙士凤於磨子坝。士凤为四川教首，三槐等皆其徒也，至是为德楞泰所诛。馀贼西走徐家山，乘雾夜遁。其方山坪贼为百祥所截，舒亮围贼林亮工於巴州白崖山，观成、刘君辅破大宁贼，围之於老木园，川贼渐蹙；而襄阳贼李全、王廷诏、姚之富等由陕分道入川，与之响应，势复炽。云阳贼伏陈家山，与襄贼约犯官军，为罗思举所歼。李全等踞开县南天洞、火焰坝，旋奔云安场，开、万诸匪应之，谋犯夔州，附近贼蜂起，诏责宜绵专剿。七月，驻军夔山关，开县、东乡交界地也。

川贼分立名号：罗其清称白号，冉文俦称蓝号，踞方山坪；王三槐称白号，徐天德称青号，踞尖山坪。刘清率乡勇与百祥、硃射斗会剿方山坪，贼溃围窜通江、巴州，与天德合。既而天

德等窜青杠渡，围巴州，其清、文倬欲从仪陇、南部分犯保宁，夺官军饷道，百祥扼其前，退走黄渡河，旁掠仪陇；宜绵扼之官渡口，三槐等窜渠县，其清、文倬走巴州。三槐复分攻邻水，陷长寿，东趋重庆。时齐王氏、姚之富已窜湖北，李全、高均德先后分窜陕西。宜绵疏言：“惠龄、恆瑞、明亮、德楞泰皆入陕，惟臣一人在川。诸贼齐扰川东北运道，嘉陵江防孔亟，欲亲赴保宁，则川东千里无人调度。请别简总督治理地方，而已亲督师专一办贼。”帝亦以宜绵年老，十月，命勒保总统军务，宜绵以总督兼理军需。又疏言：“军兴以来，四川调兵一万九千有奇，陕、甘合调二万有奇，两湖更无馀兵可调。各省募补者难备攻剿；州县团勇，各卫村庄，尤难责其长驱赴敌。目前贼势，明亮、德楞泰至襄阳，则郧贼窜兴安，宜昌贼回夔、巫；况云阳、奉节伏莽尚多，兵力日分日薄。请敕添练备战之兵，四川、陕甘、湖北各五千。至随营乡勇，费与兵等，赏过则骄，威过则散，究非纪律之师。不若选充营伍，贼平即补营额，费不虚糜，而骁悍有所约束。”诏行之。

三年春，调勒保四川总督，宜绵回任陕甘，驻陕境办贼。未几，高均德、齐王氏窜汉阴，褫明亮职，命宜绵赴军督剿；而齐王氏、姚之富已为德楞泰、明亮所歼，阮正通、张汉潮先后犯陕境，川贼刘成栋走与合。宜绵自镇安分路截剿，汉潮折向通江、巴州，正通窜城固，李全与高均德合屯五郎、镇安、山阳间。宜绵偕明亮要之雒南，鏖战两河口，均德窜秦岭，正通折入川。五月，贼分股北出凤县，掠两当，阑入甘境，诏斥宜绵疏防。既而明亮败贼於略阳，成栋、汉潮复由竹谿窜平利。命宜绵与额勒登保为一路，专剿平利之贼，寻败之於孟石岭，贼遁入川，责宜绵严遏回窜。八月，徐天德、冉文俦、高均德由仪陇窜广元，汉潮北入南江，欲还湖北，官军蹙之上游不得

渡。宜绵檄兵扼宁羌、沔县，汉潮窜太平。於是川、楚匪多流入陕境，其魁樊人杰、龙绍周、李澍、阮正澹各拥众数千，迭扰安康、平利、紫阳诸县。

四年，汉潮窜五郎，诏斥宜绵畏葸避贼，命解任来京，在散秩大臣上行走。既至，复斥其辨饰，降三等侍卫，赴乌里雅苏台办事。五年，追论军需冒滥，褫职，遣戍伊犁，罚银二万两助饷，逾两年释回。及三省教匪平，以员外郎用。后帝阅方略，宜绵曾论乡勇，切中时弊，追念前劳，擢大理寺卿。病免。十七年，卒。

子瑚素通阿，初名瑚图灵阿。乾隆五十二年进士。由刑部员外郎改翰林院侍讲，累迁左副都御史。嘉庆初，疏陈关税、盐课积弊；又请却贡献，停捐纳。居官有声，擢盛京刑部侍郎。宜绵遣戍，瑚素通阿以父老请代行，未允。在盛京，劾将军琳宁宽纵番役及私葭、官吏分肥事，侍郎宝源查办不实，宝源、琳宁并黜罢。内调刑部侍郎，赴河南谳狱，漏泄密封，降笔帖式。后起用，终刑部侍郎。

英善，萨哈尔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由亲军补侍卫处笔帖式，累迁刑部郎中。改御史，除甘肃兰州道，以亲老留京职。乾隆五十年，出为直隶按察使，迁湖南布政使，调江苏，丁母忧归。命署广西布政使，调补四川，五十六年，护理总督。寻擢贵州巡抚，调湖北，以治西藏军需，未之任。嘉庆元年，调广东。旋召授刑部侍郎，而四川教匪起，仍留摄总督。

初，四川自金川木果木之败，逃兵与失业夫役、无赖游民散匿剽掠，号为咽匪。官捕急，则入白莲教为逋逃藪。及湖北襄阳败匪窜入川，一旦揭竿，战斗如素习。至是，达州奸民徐天德等激於胥役之虐，与太平、东乡贼王三槐、冷天禄等并起。英善率兵五百驰剿，复调成都驻防兵，副都统勒礼善、佛住率

以往，连破贼巢，擒贼目何三元等。贼窜横山子，据险负隅，遣总兵袁国璜、何元卿分路进攻，战三日，国璜、元卿并歿於阵。寻克马鞍山贼寨，擒贼首徐天富；而王三槐、徐天德等合陷东乡，佛住战死，贼炽兵单，诏责英善固守毋轻进，命宜绵赴达州督师。二年二月，宜绵至，英善连破贼於贯子山、罗江口，通周家河运路；偕宜绵克张家观，复东乡。五月，命赴甘肃摄总督。王三槐等由通江、巴州分犯保宁，英善赴广元迎剿，偕总兵富尔赛、硃射斗击之於仪陇、阆中，多所斩获。贼逼苍溪，设伏败之，遂遁。

三年，命与福宁赴达州治四川粮运。四年，调兵部侍郎，充驻藏大臣，调吏部，驻藏如故。五年，帝以教匪久未平，追论始事诸臣玩寇罪，褫职，以四品顶戴仍留驻藏。七年，召授头等侍卫。擢刑部侍郎，迁左都御史，兼正黄旗汉军都统。十一年，以驻藏时於福宁私挪库款，徇隐未举，降太常寺卿。十四年，卒。

福宁，伊尔根觉罗氏。初隶贝子永固包衣。由兵部笔帖式洵擢工部郎中。乾隆三十三年，出为甘肃平庆道，累迁陕西布政使。五十五年，擢湖北巡抚，抬入镶蓝旗满洲。调山东，治卫河运务，称旨。五十九年，漳、卫二河溢，疏消积水，抚恤灾黎。曹、单漫水，下流为丰、碭坝堰所阻，驰往会勘，酌开坝堰以泄水，并协机宜。调河南，寻擢湖广总督，驻襄阳，捕治教匪，获首逆宋之清等真诸法。

六十年，调两江。会黔苗石柳邓勾结楚苗石三保焚掠辰州，命留湖北会剿，福宁至镇箠防后路。嘉庆元年，湖北教匪攻来凤甚急，福宁驰抵龙山，击败之。贼屯旗鼓寨，偕四川总督孙士毅合剿，士毅卒於军，福宁代之。偕将军观成、总兵诸神保进攻，破其寨，擒贼首胡正中，馀众穷促乞降，诱入龙山城，

骈诛二千余人，以临阵歼戮奏，加太子少保。移军剿林之华、覃加耀於长阳、巴东，贼窜黄柏山；偕观成、惠龄会剿未下，惠龄赴襄阳，观成入川。二年，命额勒登保移师黄柏山，福宁以兵隶之。地形天险，围攻数月，贼窜鹤峰芭叶山，继窜大孛口，又窜建始、宣恩；十一月，始歼之华於长阳，加耀遁归州，以剿贼不力，夺宫衔。三年，擒加耀於终报寨，帝犹斥诸将迁延贻误，福宁有地方之责，咎尤重，褫职，罚银四万两充饷；予副都统衔，偕英善驻达州，治四川军需。

四年，英善调驻西藏，福宁遂专任其事。时军营支用冒滥，统兵大员奢糜无度，兵勇口粮反多迟延，几致枵腹，四川饷数更多於湖北数倍，屡诏训戒，福宁不能综覈，以奏报浮泛被诘。又奏贼数有增无减，勒保疏辨；命魁伦赴达州察视，覆陈贼数实减，而大股分为小股，贼名反多，得福宁理饷含混状，诏褫副都统衔，留达州候命。寻以旗鼓寨杀降事觉，帝方以剿抚责诸路，而川贼高均德被擒，言贼党恐投降仍遭诛戮，故多观望。诏斥福宁此举失人心而伤天理，逮治论罪，遣戍新疆，寻原之，命赴额勒登保军前效力。会贼窜渡嘉陵江，由於福宁裁撤乡勇所致，仍戍伊犁。五年，予三等侍卫，赴西藏办事。九年，召还，授正白旗蒙古都统。十一年，以三品衔休致。十九年，追论在西藏擅借库帑，及湖广任内滥用军需，久不完缴，下狱。寻卒。

景安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红旗人，和珅族孙也。由官学生授内阁中书，_彳存擢户部郎中。出为山西河东道，累迁甘肃、河南按察使，河南、山西、甘肃布政使。乾隆五十六年，征廓尔喀，命治西宁至藏台站，留藏督饷运。事平，以亲老归。未几，擢工部侍郎，历仓场、户部。六十年，授河南巡抚。

嘉庆元年，湖北教匪北犯，景安驻军南阳，以筹济恆瑞军

饷，加太子少保。十二月，姚之富犯邓州，围景安於魏家集，恆瑞援至始解。二年，浙川教匪王佐臣谋应贼，布政使完颜岱捕斩之。景安欲攘功，蹙兵戮难民，以捷闻，赏双眼花翎，封三等伯。时襄阳贼屡为惠龄、庆成等所破，窥北面可乘，遂分三路犯河南：王廷诏出北路，窜叶县，焚保安驿，围官军於裕州，总兵王文雄兵至，乃引去，景安尾追至南召，闻桐柏有警，驰回防御；李全出西路，窜信阳、确山，罗山、浙川，趋卢氏，出武关，庆成追之；姚之富、齐王氏出中路，窜南阳，掠嵩县、山阳，惠龄追之。贼入河南后，虜胁日众，不迎战，不走平原，忽合忽分，以牵兵势，先后并入陕西复合。景安顿兵内乡，贼入陕后二十馀日，始追至卢氏，贼尤轻之，号为“迎送伯”。三年春，擢湖广总督。四月，率师次荆门州，刘成栋来犯，与布政使高杞分路击走之。六月，贼由竹谿窜入陕，诏切责。四年，张汉潮扰陕西五郎、洋县，景安屯郧阳，遣总兵王凯扼郧西。汉潮已分路自安康折窜镇安，景安疏称赴郧西迎剿，诏斥其不实。时仁宗初亲政，以景安堵剿不力，抚治失当，解职，命治四川军需。寻夺伯爵，戍伊犁。

是年冬，帝召见惠龄，论其恇怯纵寇及浙川冒功事，逮京讫，拟大辟，缓刑，禁锢。七年，教匪平，得释，发热河充披甲。逾年，宥还，以六部笔帖式用，效力河南河工。衡家楼工竣，晋秩员外郎，授直隶承德知府。擢山西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。十一年，授江西巡抚，调湖南。召为内阁学士，累迁户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二十五年，授领侍卫内大臣，守护昌陵。道光二年，休致。寻卒。

景安初附和珅，懵於军事，然居官廉。当其逮京，值硃珪入见，帝曰：“景安至矣！军事久不定，欲去一人以警众，如何？”珪曰：“臣闻景安不要钱。”帝曰：“若乃知操守耶？”

“竟以是获免。后复用之。”

秦承恩，字芝轩，江苏江宁人。乾隆二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擢侍讲。出为江西广饶九南道，累迁直隶布政使。五十四年，擢陕西巡抚。

嘉庆元年，教匪起荆、襄，承恩率师赴兴安筹防。至冬，四川达州教匪自太平入陕犯兴安，承恩偕总督宜绵迭击败之。十二月，会剿洞河、汝河诸贼。二年正月，击安康贼於光头山，首逆王刘氏伏诛，陕境略平。宜绵进剿川匪，承恩专任陕防。三月，襄匪由河南卢氏窜商南，勾结陕匪，纷起应之。承恩移军商州，偕恆瑞歼山阳西牛槽贼。雒南石板沟奸民起，总兵富尔赛捕斩之。姚之富由商州犯孝义，窥西安，承恩扼之於秦岭。惠龄等追击，贼走镇安，与李全、王廷诏合掠洵阳、安康。时陕西兵力仅有乡勇万馀人，提督柯藩守兴安府城，兵止二百，无力攻剿。惠龄、恆瑞合击贼於黄龙铺，贼分窜复合，六月，由汉阴至紫阳渡汉江。诏斥承恩疏防，夺翎顶。贼走汉南，与川匪合，八月，复入陕，窜白河石槽沟。承恩率乡勇扼安康要隘，贼分路来犯，御之於平利金堂寺。既而贼逼兴安，偕惠龄击走之，以功复翎顶。

三年春，丁母忧，军事方亟，夺情视事。二月，高均德、齐王氏合窜汉阴观音河，纠李全，王廷诏分道由城固、南郑北出宝鸡，合攻郿县，掠盩厔，将犯西安，承恩恇惧，率师回防。总兵王文雄力战，败贼於焦家镇、圪子村，大创之，贼复分窜。三月，文雄复破李全馀众於翔峪、澧峪。四月，李全纠阮正通折回镇安，西扰汉阴、石泉，高均德逾秦岭走老林，承恩与文雄扼子午峪。既而均德、全与张天伦合为一路，正通由石泉、洋县西窜，均德等寻窜入川。承恩进兵汉中。八月，川匪徐天德、冉文俦、樊人杰，襄匪张汉潮先后并入陕境。

承恩师久无功，四年，命解职回籍守制。会剿张汉潮於凤翔，承恩遣游击苏维龙扼东路，战失利，汉潮突围遁；褫承恩职，逮京论大辟。诏以承恩书生，未嫻军事，宥归。寻遣戍伊犁，七年，释还。起主事，纂修会典。出为直隶通永道，擢江西巡抚，迁左都御史，仍署巡抚事。十一年，召授工部尚书，调刑部，署直隶总督。十三年，以治宗室敏学狱瞻徇，降编修，效力文颖馆。迁司经局洗马，晋秩三品卿。十四年，卒。

论曰：方教匪之初起也，苗疆军事未葺，楚、蜀空虚，草泽么，燎原莫制。永保、惠龄号曰总统，局於襄阳一隅。景安，秦承恩不谙军旅，贼遂蹈瑕，蔓延豫、陕。宜绵受事，仅顾蜀疆，及劲兵移陕，束手求退矣。英善、福宁并皆庸材，三年之中，防剿无要领，如治丝而益纷。仁宗亲政，赫然震怒，诸臣相继罢谴，士气一新，事机乃转。庙堂战胜，固有其本哉！

列传一百三十三

恆瑞 庆成 七十五 富志那 亮禄

恆瑞，宗室，隶正白旗，吉林将军萨喇善子。乾隆中，授侍卫，赴西藏办事，擢热河都统，迁福州将军。五十二年，台湾林爽文作乱，命率驻防兵往剿，参赞军务，偕总督常青赴南路。凤山贼势方炽，高宗知常青、恆瑞不可恃，命福康安督师。贼围总兵柴大纪於诸罗，恆瑞驻军盐水港，逗留不进，诏解任。福康安至，屡为疏陈战绩，帝益怒，斥其徇护，逮恆瑞论罪。事平，减死戍伊犁。寻予副都统衔，充伊犁参赞大臣。历定边左副将军、绥远城将军，调西安。

嘉庆元年，命率驻防兵三千，偕都统永保会剿湖北教匪。三月，与总兵文图破贼竹山。永保至，合师由房县进剿，文图分剿三里坪、喇叭洞诸贼悉尽；而恆瑞追贼至保康，未大创之。贼首姚之富踞襄阳，势甚炽，命恆瑞进剿。五月，偕明亮进次吕堰，击贼岳家沟、刘家集，擒斩二千馀。贼围枣阳，设伏王家冈，诱贼败之；又败之於蒋家垱、曲家湾，枣阳围解。贼伪降，潜袭官军后路；急以后队为前队，击退之。贼走丫兒山，与张家垱贼相犄角，奋击一昼夜，破贼营十馀，歼贼甚众，被奖赉。七月，破贼随州龙门山，与永保会攻锤祥贼巢，连破之邓家河、黑沙河、双沟。贼乃分窜唐县、吕堰，追至溇沱镇，复窜仓台。寻，之富渡滚河，围景安於邓州。诏斥诸将玩误，逮永保，责恆瑞戴罪立功。

二年正月，偕惠龄等剿襄阳贼，贼首刘起荣就擒；又与庆成败贼郑家河，擒贼目李潮；进剿泰山寺、龙凤沟，擒贼目姚爽等：赐花翎。於是贼分窜，由河南入陕，恆瑞追贼至山阳，遇王廷诏、李全等，击走之。五月，追贼陕南，与惠龄夹攻於黄龙垱，歼贼三千馀。廷诏、全复与贼之富合趋紫阳，渡汉江，恆瑞坐纵贼，夺花翎。贼遂分路入川，廷诏窜开县、云阳、万县，犯夔州，西与大宁贼响应，恆瑞追及，连败之，乃窜太平。八月，当阳逸匪掠白河、洵阳，命驰赴兴安扼剿，偕庆成击贼於张家滩，由牛汜岭绕出贼前，夺贼营九。廷诏等奔紫阳，与惠龄夹击败之。恆瑞率师还汉中，败贼西乡，又败之褒城黄沙铺。十一月，之富等西奔，将渡汉北窜。偕庆成蹙诸半渡，贼西趋宁、沔。师进，遇高均德於桑树湾，乃议四面设伏，恆瑞令撒拉尔回兵假乡勇旗帜诱之，自由山梁驰下，庆成等分路夹击，俘斩甚众。捷闻，被优赉。十二月，破王廷诏於保宁，进解营山围。

三年，川匪罗其清犯顺庆，偕庆成往援，因贼势蔓延，请勒保、宜绵遣兵会剿。贼窜蓬州，潜结冉文俦扰仪陇，恆瑞扼磨盘寨，与惠龄等合击之，文俦败走，陕匪龙绍周与合，败之杨家寨。六月，与德楞泰夹击高均德於石人河，复偕惠龄攻老林场贼卡，进逼大神山，均德、文俦踞险死拒，分路进攻，贼奔箕山；而徐天德、樊人杰为将军富成追击，穷蹙，亦入焉。惠龄、德楞泰攻其前，恆瑞攻其后，尽破山寨，先后斩馘近万。其清，李全、王廷诏奔大鹏山，进围，十一月，克之。命赴陕与宜绵等会剿张汉潮。未几，李全、樊人杰窜西乡。帝以卞互瑞未迎击，严斥之。

四年，署陕甘总督，赴宁羌击蓝、白两号贼。张应祥等窜秦州、两当，又击走张汉潮、冉学胜股匪。五月，解署任，剿

白号贼於白马关，地与川西龙安接壤，遣将冒雨掩击，贼窜西和、礼县；令布政使广厚、总兵吉兰泰截剿，自趋贾家店、黑马关抄击蓝号贼，败之於老柏树，复花翎。贼窜川北，至秋，折回陕境，击走之。乃赴城固、洋县，会明亮剿张汉潮，破之东西叉河，贼从马埡道遁老林，要之於清水沟，复乘雾雨徐渡三渡水。帝疑诸将纵贼，又以恆瑞前剿蓝号贼垂尽，舍之回陕，下尚书那彦成察劾。那彦成，恆瑞之婿也，覆陈回师出总督松筠意，得免罪。寻明亮歼汉潮，恆瑞自五郎追击，餘党李得士等由大建沟入老林，趋秦岭，与那彦成会剿冉学胜等，贼奔涝谷；扼两岔河，追击於山阳东沟，败之。

五年，川匪二万馀由略阳寇两当、徽县，恆瑞自褒城入栈，贼窜陇州、清水、秦安，偕那彦成追至汪家山，大败之。总兵凝德战歿秦安，恆瑞赴援，复偕那彦成败贼於龙泉沟、深都堡，总兵多尔济、札普战歿洵阳。诏促恆瑞赴镇安、五郎剿贼，三月，抵唐藏。杨开甲、高均德方扰南星，留总兵观祥驻守，自赴商州。帝疑其趋避，累诏诘责，乃赴镇安剿冉文胜等，败之於大中溪。会额勒登保破开甲於辉峪，恆瑞自龙驹寨抄截，开甲逸走，围副将李天林於漫川关，驰援，斩贼目罗贵等，贼乃分路西窜。叙功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六月，率总兵德忠驻守太渠、唐藏。时伍金柱、高天德、马学礼犯西乡，提督王文雄战歿，乃进兵大石川，贼奔滩口，为杨遇春所破。

恆瑞自教匪起，久在行间，以偏师数临大敌，至是老病，久无显功。帝虑其不任战，询额勒登保，上其状，命回镇西安。逾年卒。

庆成，孙氏，汉军正白旗人，提督思克曾孙，都统五福孙也。由銮仪卫整仪尉，累迁广东督标副将。乾隆五十三年，从总督孙士毅征安南，屡擒敌有功，赐花翎、锡郎阿巴图鲁勇号。

内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、户部侍郎、御前侍卫、正红旗护军统领。五十七年，出为古北口提督。

嘉庆元年，率兵赴南阳、襄阳剿教匪，偕恆瑞迭败姚之富、刘之协於双沟、张家集。贼屯枣阳丫兒山，分踞张家垵，连营十馀里，遮官军，庆成先进，袭其寨，大破之，擒宋廷贵、陈正五，追败馀匪於红土山，擒黄玉贵，加太子少保。之富窜鍾祥，合刘起荣、张富国等众五六万，偕永保等冒雨攻克之，晋太子太保。贼遁双沟，扰唐县溇沱镇。庆成等以久战兵疲，不能围剿，诏严斥之。贼窜枣阳太平镇，四路合攻，斩数千级，庆成受矛伤，被优赉。十一月，贼潜渡滚河北窜，与永保等并被严谴，尽夺官衔、花翎、勇号，易惠龄为总统。寻偕惠龄连破贼於王家城、梓山。二年正月，大战兴隆集，斩二千馀级。分路追贼，庆成射中贼首刘起荣，擒之，在诸将中战最力。高宗以庆成为五福孙，不次擢用；自纵贼滚河，虑其少年自用，不能服众，命惠龄察奏，至是诏免前罪。二月，击贼曾家店，胸中矛，裹创而战。贼败窜河南境，分数路，庆成追李全，连破之确山五里川、卢氏火焰沟。四月，李全、王廷诏合陷郟西，驰复其城，贼不战分遁。未几，之富窜渡汉江，降二品顶戴，暂留提督任。襄匪窜开州，偕惠龄追败之南天峒、火焰坝，复花翎。贼趋大宁，与川匪合，庆成与川军会剿。九月，偕恆瑞截击湖北回窜之贼於洵阳，而李全、王廷诏沿汉东走，庆成登舟下汉以要其前；惠龄、恆瑞从陆蹶其后，至紫阳夹攻之，贼窜兴安，庆成一昼夜追及，大破之司渡河。

川匪王三槐扰保宁，罗其清、冉文俦分掠川东，命移兵赴川，与宜绵合剿。三年，截击其清，腿中枪，创甚，解任回旗就医。四年，创愈，仍在御前侍卫行走。寻授成都将军，命赴陕西与永保协剿张汉潮。会明亮讦奏永保、庆成失机，命那彦

成、松筠按治，褫职逮问；又以在湖北受军需馈遗，籍其家。汉潮既歼，宥罪戍伊犁，未行，五年正月，命仍赴陕军效力。额勒登保檄剿高天德、马学礼，连败之礼辛镇、何家衢，擒斩数千，予三等侍卫。协剿伍金柱、曾柳，授陕安镇总兵。七月，金柱与冉学胜、张天伦合犯陕，扼之渭河，贼分窜；追天伦於教场坝、麻池沟，歼其党宋麻子，又败金柱馀党曾芝秀於南山：兼署固原提督。时经略赴川，陕、甘兵三万馀皆归庆成节制，川匪冉天元、冉学胜、樊人杰先后渡汉江，诏斥庆成疏防，责戴罪立功。六年，徐天德、樊人杰复至江岸，欲偷渡郧西，击却之，实授提督。击杨开甲馀匪於广元，获其子麟生，加头品顶戴。苟文明潜入甘肃境，击走之，复勇号。追川匪辛聪等於宁沔，擒其党曾显章、张添潮。七年，败张天伦馀党於凤县、两当，擒张喜、魏洪升，贼窜紫柏山老林，裹粮入捕，悉殄其众，复太子太保。

先是庆成父歿，军事方亟，不得去；至是南山匪渐少，乃许回旗守制。寻署湖北提督，服阕实授，迁成都将军。十一年，入覲，帝矚其劳，问：“曾戴双眼花翎否？”庆成对：“征安南蒙赐，和珅禁勿用；获刘起荣，先帝欲赐，复为和珅所阻。“命军机处检档无之，遂以欺罔褫职，戍黑龙江。逾年，授围场总管，历马兰镇总兵、湖北提督、福州将军。十七年，卒，谥襄恪。

七十五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乾隆中，以护军从征缅甸，继赴金川，战辄力，累迁护军参领，授贵州大定协副将。总督福康安荐其才，四十九年，擢宜昌镇总兵。父忧去官，坐事降秩，起为健锐营前锋统领。五十七年，从征廓尔喀，克济咙，又克热索桥，追贼东觉山、雍雅山，攻甲尔古拉，并有功，擢翼长。

嘉庆元年，赴湖北剿教匪，二年四月，追贼入陕，败之山阳周家河，授西安右翼副都统，兼领健锐营。其冬，王三槐回窜四川，追击於达州崖峰尖，伤右臂；逾日，贼复至，裹创力战，斩获甚众。三年，擢四川提督，败贼巴州。七月，战广木山，克险隘，受伤，被优赉。九月，击冷天禄於木瓜坪，右股中枪，创甚，就夔州疗治，四年，始瘳。六月，连破贼於宝塔、莲花池，扼其入楚之路。会卜三聘窜大宁，追败之。八月，擒龚建於开县火峰寨。十月，与穆克登布夹击樊人杰於通江、巴州界上，贼走太平，他贼自湖北回窜，偕硃射斗迎击於云阳，遂追贼川东。

时贼聚川北，而东路久无军报，適侍郎广兴疏言七十五驻兵夔州，仁宗疑其逗留，下经略察状，七十五方以攻麇子坪受重伤，额勒登保为疏辩，得白。五年二月，鲜大川扰蚂蝗坪，创发，不能骑，早至军前督战。冉天元拥众渡嘉陵江，重庆戒严，魁伦檄令回守，病不能军，遣李绍祖率兵赴川西，自就医顺庆。帝疑其饰辞，诏解任，命松筠、勒保察验得实，以提督衔留营差遣。五月，高天德、马学礼由陕犯川，折入番地，偕阿哈保夹击於旧关摩天岭，克新寨，进围铁炉寨。贼乘雨宵遁，追击之，贼弃牲畜、仗械，惊窜山谷，由草泥土司地走岷州，又走秦州。七月，兵经新宁，侦马驿沟有贼，设伏，败之，仍授四川提督。贼势趋重川境，德楞泰、勒保方进剿，七十五分击之。至冬，诸贼相继窥汉江，德楞泰议击之南岸，而以七十五出广元三家坝攻其西北。七十五不听调，曰：“兵深入，将逼贼入陕，非计也。”帝闻，切责之。

六年正月，率子武隆阿由广元趋南江，击张世龙於三台山、后河岭、北溪河，阵斩世龙，擒其党赵建功、李大维；又追贼至太平华尖山，擒邱天富、周一洪：被优叙。三月，攻竹园坪。

五月，賊分竄陝、楚，七十五追冉天士至平利大渝河，間道據后山，偪其出隘，伏起邀擊，擒斬二千餘，特詔嘉賚。乘勝追賊入湖北境，六月，破湯思蛟、劉朝選於羊耳河；又敗之於保康，殲賊首王鎮賢，遂與德楞泰追龍紹周入川。七月，偕李紹祖敗樊人杰於鄰水，追至開縣，復遇思蛟、朝選，連敗之於馬家亭、桑樹坪，由通城進剿苟文懷，擒之。餘賊與苟文明合，將竄陝，八月，擊之於大寧山，殲擒及半，文明僅身免，俘其家屬。

是年冬，留防川北，敗賊於南江；又與德楞泰合擊於廣元、蒼溪，進搜老林，賊多散匿，百十為群，時有斬獲。十二月，苟文明糾各路餘匪二千餘人，乘間西奔。七十五與勒保不和，追賊入山，餉半載不至，兵飢疲，就糧太平，六日，賊已渡嘉陵江上游，直趨階州，亟偕慶成馳擊。額勒登保、德楞泰先後劾其頓兵縱寇，未几，賊復自廣元渡江入甘肅，帝益怒，嚴詔褫職逮問。

七十五故宿將，勇而讷，臨陣輒死鬥，身被重創十五次。將弁畏其苦戰，不樂相隨。自領偏師當艱險，數以軍報後時遭譴；至是，復失機就逮，一軍皆恟哭。額勒登保等為疏陳戰狀，乞恩，許留營自贖。七年，剿張長庚、陳自得殘匪於夔州，留防川東。舊創發，予護軍校，還京。逾年，卒，贈副都統銜，賜恤如例。子武隆阿，自有傳。

富志那，赫舍哩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起健銳營前鋒，從征叶爾羌、緬甸、金川，授副前鋒參領，出為湖南永綏協副將。乾隆六十年，苗叛，駐守永綏。苗踞張坪、亞保阻糧運，悉眾來犯，富志那擊却之。追至獅子山，諗知有伏，預為戒備，夾攻，多所斬獲。越日，苗復以數千人撲營，殊死戰，簡精銳迎擊，大敗之，賜花翎。永綏被圍久，糧刍且盡，居民隨官軍昼

夜登陴，城赖以固。大军至，围乃解。从福康安克高多寨，吴半生就擒。福康安荐其老成明幹，苗民感畏，擢总兵。迭攻高斗山、擒头坡、吉吉寨，皆捷，赐蟒衣一袭。

嘉庆元年，湖北教匪聂杰人、张正谟於枝江、宜都倡乱，巡抚惠龄驻军太和山，富志那驰赴之，进击凤凰山，擒杰人。馀贼乘雨扑营，击却之，又败之於杨白堰。正谟踞灌湾脑，四面环山，富志那自蔡家坡进，冒雨夺卡，而伏队於深箐，贼至，左右夹击，多坠岩涧死；山前设疑兵，别由径道深入，出不意击之，大捷：赐号法福礼巴图鲁。迭克鸡公山、王母峒，进攻箐箕挡，正谟势蹙，四出求救，富志那与副都统成德分路设伏，伪树白帜为援兵，诱贼出，大破之，遂克箐箕挡；乘胜取灌湾脑，擒正谟。枝江、宜都悉平。

命回苗疆治善后。二年，议辟永绥北路，留兵二万分防黔、楚，授富志那为总兵，驻镇箐，与提督分领其军。苗疆自同知傅鼐筑碉屯田，边备渐严，而苗未遽服，构众抗阻，大吏诿过於鼐，将劾之，富志那力争乃止。移军需助其建设，后屯田利兴，苗患遂息。人称鼐功，兼颂富志那不置云。五年，镇箐曬金塘黑苗出掠，与鼐并力御击；又要击苗党於狗岳，焚其寨，苗惧，乞降。八年，永绥苗龙六生扰动，擒之。署湖南提督，调授贵州提督，军政肃然，时称名将。十五年，卒於官。

亮禄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袭轻车都尉世职，授密云协领。嘉庆初，以参将发河南，署游击。三年，教匪窥河南，巡抚吴熊光驻防卢氏，兵多他调。宝丰、郟县贼起，掠汝州。布政使马慧裕不嫻军事，亮禄曰：“兵贵神速。今贼初起，乌合易灭，请兼程往剿。”贼屯宝丰翟家集，东阻大沟，恃险不退，亮禄声言京兵且至，树八旗大纛，鞭马腹，俾腾蹕嘶号，声震数里，贼惧；夜吹角而进，跃马逾壕，火其寨，一

鼓歼之，擒其渠李岳等。奏入，仁宗大悦，立擢副将。累迁云南开化镇总兵。七年，卒，帝甚惜之。

论曰：恆瑞、庆成戮力襄阳，剿匪最久，后皆独当一面，功过不掩，故仁宗始终保全。七十五孤军苦战，徒以失懽群帅，未奏显功，论者惜之。富志那独平枝江、宜都一路，移镇苗疆，与傅鼐和衷弭乱，有足称焉。

列传一百三十四

杨遇春 子国桢 吴廷刚 祝廷彪 游栋云 罗思举
桂涵 包相卿

杨遇春，字时斋，四川崇庆人。以武举效用督标，为福康安所识拔。从征甘肃石峰堡、台湾、廓尔喀，咸有功，累擢守备。

乾隆六十年，调赴苗疆，力战解嗅脑围，进援松桃，独取道樟桂溪，山险寨密，率敢死四十人为前锋，由间道纵马入贼屯，呼曰：“大兵至矣！降者免死。”贼相顾错愕；复呼曰：“降者跪！”於是跪者数千人，直抵城下，围遂解，赐花翎。复解永绥围，赐号劲勇巴图鲁。首逆吴半生就擒，擢游击。额勒登保攻茶山，为贼所围；遇春率壮士冲击，夺据对山，纵横决荡，当者辄靡。福康安望之惊叹，立擢参将。复乾州，擢广东罗定协副将。

苗平而教匪起，嘉庆二年，从额勒登保赴湖北剿覃加耀、林之华，破芭叶山，连败之长阳、宣恩、建始、恩施。加耀窜终报寨，峭岩陡绝，夜縋而登，擒加耀及其党张正潮。三年，从额勒登保赴陕，败李全於蓝田，又败高均德於紫溪岭。五月，还湖北。张汉潮窜穀城，兜击，大败之，又败之竹山菩提河，追蹙入陕，败之於平利孟石岭。九月，败高均德、李全於广元吴家河。丁父忧，赐金治丧，命墨经随征。迭破罗其清於观音坪、大鹏寨、青观山，其清就擒，擢甘肃西宁镇总兵。四年，从额勒登保斩萧占国、张长庚，获王光祖，毙冷天禄，功皆最，

威震川、陕，妇孺皆知其名。追剿张子聪，自夏徂秋，迭败之於梁山、云阳、太平、开县、通江间。子聪被追急，数与樊人杰、龚建、冉天元合，最后欲合王登廷。登廷踞马鞍寨，进攻克之，蹶追迭击，擒其党靳有年於土丫子，斩阮正澹於广元云雾山。

至冬，登廷由陕入川，与冉天元合。额勒登保率遇春与穆克登布会击之於苍溪猫兒垭。穆克登布违约，先期进，挫败，遇春据废垒力拒，燃草炬掷山下，战彻夜，幸得全师，迭击皆获胜。登廷子身至蒲江，为乡团擒献，斩之。五年，擢甘州提督，偕穆克登布破张天伦於两当，又从额勒登保追杨开甲於商、雒，扼龙驹寨，歼张汉潮馀党刘允恭、刘开玉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遇春与穆克登布为经略左、右翼长，议每不合，自苍溪战后，益不相能。额勒登保等疏言：“诸将中惟遇春谋勇兼优，可当一面。请益所部兵，与经略、参赞分路剿贼。”遂以提督别领偏师，沿渭西上，剿汧、陇之贼。五月，击伍金柱於汉阴手板岩及铜钱窖，战方酣，杨开甲从间道突至，腹背受敌，自午至酉，围愈急，有白袍贼手大旗，直犯遇春，相去咫尺，忽坠马，则为后队护枪所毙，乃金柱悍党庞洪胜也。贼惊溃，额勒登保兵亦会，追贼至洋县茅坪，斩开甲，又擒陈杰於大石坂。八月，斩金柱於成县峡沟，斩宋麻子於凤县潘家沟。六年，破冉学胜於石泉石塔寺。高天德、马学礼、王廷诏为大军所驱，窜五郎坝。遇春方追学胜，侦知之，乘夜掩击，天德等分窜，乃由斜峪关蹶击，阻其入甘肃之路，复破贼於钢铺厂，一昼夜驰四百里，追及廷诏於川、陕界鞍子沟擒之，天德、学礼窜禅家岩。遇春料贼由宁羌奔逸，急由斜谷趋二郎坝，设伏龙洞溪，贼果至，俘斩殆尽，二贼就擒，晋骑都尉世职。是役，释降众健者八百人，编为一队，皆原效死。会经略檄合剿冉学胜，获

谍，得贼虚实，谓降众曰：“汝等立功赎罪，此其时矣！”至紫阳天池山，贼於伏莽中突起，八百人力战，冲贼为数段，遂大捷。张天伦纠五路贼聚洵阳，学胜复与合，大破之於孙家坡。追贼入川，擒冉天泗、王士虎於通江报晓垭。士虎故剧盗，专劫寨峒避大军。遇春夜往捕，適贼由他路袭营，遇春不回救，伏巢外候贼归，擒斩无遗。贼中有名号者剿除几尽，餘匪以老林为藪。遇春专任搜剿，以迟缓，严诏切责。七年秋，殄苟文明，调固原提督。寻以大功戡定，诏遇春功尤著，殄首逆独多，晋二等轻车都尉。

八年，丁母忧，赐金，给假四十日。苟文明餘党苟文润集千餘人，皆獷悍，蹂躪汉江左右，诸军久役不振。遇春至，乃奋，连战红山寺、平溪河，殄之，贼氛渐清。十年，凯撤，诏许回籍补持母服百日，假满入覲。会宁陕镇兵变。镇兵新设，入伍者多乡勇、降贼，不易制。总兵杨芳赴固原摄提督，因停给盐米银，发包穀充粮，遂戕副将、游击，劫库狱以叛。遇春行至西安，闻变，偕巡抚方维甸驰往。诏德楞泰赴陕治其事，命遇春扼方柴关，贼锐甚，兵交数失利。贼首蒲大芳望见遇春，下马遥跪，哭诉营官蚀饷状，遇春晓以顺逆，知可以义动，与杨芳谋，同主抚。诸帅尚犹豫，遇春按兵缓攻，令芳单骑入贼营谕之。越数日，大芳竟缚倡逆之陈达顺、陈先伦诣遇春降。遂率大芳邀击餘贼於江口，斩其渠硃先贵。德楞泰疏陈叛兵穷蹙乞命，请释归伍，诏斥纵叛废法，降遇春宁陕镇总兵，大芳等二百餘人皆戍新疆。十三年，入覲，命兼乾清门侍卫，仍授固原提督。

十八年，天理教匪李文成踞滑县，命陕甘总督那彦成讨之，以遇春为参赞。贼萃精锐道口镇，遇春率亲兵八十人，沿运河西进覘之，遇贼数千，即突击，贼辟易，追渡河，擒斩二百；

收队少二人，复冲入贼阵，夺二尸还，贼为丧气，遂断浮桥，焚渡船，进攻，贼望见辄靡。寻克道口，复击走桃源、辉县援贼，合围滑城，用地隧轰破之，文成自焚死。十二月，滑县平，封二等男爵，赐黄马褂。

陕西南山贼万五倡乱，十九年正月，移师往讨，斩万五及其党，凡两越月葺事，晋一等男。陛见，仁宗慰劳有加，命至膝前，执其手曰：“朕与卿同岁，年力尚强，将来如有军务，卿须为朕独当一面。”手赐珍物，见遇春长髯，称美者再。时遇春弟逢春为曹州镇总兵，命绕道视所练兵。宣宗即位，加太子少保，赐双眼花翎。道光五年，署陕甘总督。

六年，回酋张格尔叛，诏遇春率陕、甘兵五千驰赴哈密。寻命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，遇春为参赞，会兵阿克苏进剿。七年二月，连败贼于洋阿尔巴特、沙布都尔、阿瓦巴特，擒斩数万，追至浑河，距喀什噶尔十馀里，贼悉众抗拒，列阵二十馀里。会大风霾，前队迷道，未即至，将军欲退屯十馀里，须霁而进，遇春不可，曰：“天赞我也，贼不知我兵多少，又虞我即渡，时不可失！且客军利速战，难持久。”乃遣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，自率大兵乘晦雾骤渡上游，砲声与风沙相并，乘势冲入贼阵，贼大奔。三月朔，遂复喀什噶尔，甫旬日，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以次复，加太子太保。张格尔远遁，诏遇春先入关。八年正月，杨芳擒张格尔於铁盖山，遇春入觐，捷音適至，帝大悦，赐紫缰，实授陕甘总督，图形紫光阁。遇春坐镇陕、甘凡十年，务持大体，不轻更张，讨蒐军实，镇驭边疆，皆有法。十五年，以老予告归，召至京，陛辞，晋封一等昭勇侯，食全俸，御制诗书扇赐之。十七年，卒於家，赠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，赐金治丧，入祀贤良祠、乡贤祠，谥忠武。

遇春结发从戎，大小数百战，皆陷阵冒矢石，未尝受毫发

伤。仁宗询及，叹为“福将”。治军善於训练，疲卒归部下即胆壮，或精锐改隶他人，仍不用命。将战，步伐从容，虽猝遇伏，不至失措。俘虏必入贼三月以外始诛，老稚皆赦免。驭降众有恩，尤得其死力。操守廉洁，治家严整，子弟皆谨守其家风。

弟逢春，久随军中，积功授重庆镇标游击。后从赛冲阿平陕西洋县匪，累擢山东曹州镇总兵，调兖州镇。

子国佐，四川茂州营都司，加副将衔。

国桢，字海梁。以举人入贡为户部郎中，出任颍州知府，累擢河南布政使。洎回疆底定，宣宗推恩，就擢巡抚，疏请留其父部将训练河南兵。武臣父子同时膺疆寄，与赵良栋、岳锺琪两家比盛焉。遇春歿，袭侯爵，服阕，授山西巡抚，历官皆有声。道光二十一年，擢闽浙总督。寻以腿疾乞归，在籍食俸，数年卒。

遇春尤知人，奖拔如不及。识杨芳於卒伍中，力荐之，卒为大将，勋名与之埒，天下称“二杨”，自有传。部曲多洊至专阃，著者曰吴廷刚、祝廷彪、游栋云。

廷刚、四川成都人。由行伍征苗，擢守备。从遇春剿教匪，善侦敌。嘉庆四年，破王登廷於青龙坪，擢都司。五年，剿杨开甲、辛聪於龙驹寨，倍道掩袭，败贼辉塔、洞寨。伍金柱踞手板岩，轻骑往探，获贼谍，驰报，得大捷。追张天伦至马桑坝，高天升、戴仕杰由箭杆山突出，迎击，大败之，擢游击。六年，孙家坡之战，分追馀贼至关垭，夺据山顶，贼多坠崖死，擢参将。追高见奇、姚馨佐至通江，山径纡险，弃马行，见贼数十人，夺路走，擒其酋，乃辛斗也。通江贼李彬夜窜熊家湾，廷刚先至，横冲贼为二，后贼回窜，与大军夹击，大破之，擒魏中均、苟朝万、王士元。七年，迭击辛聪、刘永受於老君岭、

菜子坪、太平峒、燕子岩，贼四窜；偕祝廷彪徒步入山，追贼田峪，将归队，过桃川沙坝，见山树红旗，疑之，侦知贼首苟文明冒官军，奋击败之，分路要截，擒斩数百。文明将入川，追至花石岩，见山上炊烟起，麾兵仰攻，文明知不能脱，掷跳岩下，就斩之；又擒歼苟七麻子、吴廷诏、张芳等。八年，搜剿南山馀匪，往来老林。九年，贼聚川、陕边界，廷刚至桃木坪，贼乘雾冲扑，受矛伤，穷追越楚境，迭败之石渣河、亢喜坡。进攻马鞍山，贼伏陡崖，径驰上，擒贾灿华、苟文华、王振、谢尚玉等。贼遁老山，偕祝廷彪选健卒持乾嶧轻骑蹑剿，遍历险僻。至十年，擒斩殆尽，擢甘肃凉州镇总兵，调汉中镇。十八年，剿三才峡匪万五，别贼起古子沟，分兵克之。万五乘间连踞峒寨，败之於袁家庄、平木山梁，分兵抄袭，设伏沙坝，擒其党周在庭、周之顺。万五穷蹙，窜盩厔山中，为他军所擒。进剿馀党，擒尹朝贵、刘功。十九年，事平，诏廷刚首先进剿，功最，加提督衔。寻擢广东陆路提督，未至，卒。诏念前劳，予优恤，谥壮勤。

廷彪，四川双流人。由行伍征苗，擢守备。嘉庆五年，从遇春歼刘元恭、刘开玉，擢都司。六年，擒王廷诏，擢游击。七年，剿贼平安寨，设伏长沟，乘夜掩击，中矛伤，裹创力战，毙苟文清於阵；偕吴廷刚歼苟文明於花石岩，擒苟文齐於鳖锅山；擢参将。又破张世云於北沟口。八年，迭击贼於老林、小岔沟、白果园，擒冉璠。九年，偕罗思举追贼入界岭老林，攻望都观贼巢。从遇春击贼凤凰寨、坝口、马鞍山，并多斩获。十一年，擢汉中协副将。值宁陕兵变，赴南山截剿。甫定，瓦石坪周士贵复起，偕罗思举合击擒之，赐号迅勇巴图鲁。十四年，擢甘肃宁夏镇总兵，调陕西西安镇。十九年，剿三才峡匪万五馀党，偕吴廷刚擒尹朝贵於木瓜园。分路剿贼黄草坪，毁

其巢，追入手板岩老林，贼诡降，设伏，擒其渠陈四，擢湖南提督。道光三年，内召，授头等侍卫，仍兼提督衔。以熟悉南山情形，未几，复授西安镇总兵。在任凡十年，擢贵州提督，调浙江提督。二十年，英吉利兵陷定海，守招宝山，吏议褫职，诏留任。寻以年老休致，归，卒於家。

廷彪果敢力战，善抚士卒，当时降众多生事，所部帖然，世称之。

栋云，四川巫山人，寄籍华阳。以武举补把总，从征廓尔喀、苗疆，积功累擢宁羌营游击。从额勒登保剿教匪，与遇春偕，后乃为其部将。攻终报寨先登，功最。嘉庆三年，从遇春追张汉潮、詹世爵、李槐等，由汉中入川境。诸军合剿於隘口，栋云据高俯击，断槐手，箭贯世爵胸，皆毙。汉潮窜梅子关，迎击，败之；又连败之巴东及陕境两河关。设伏王家河，贼至，痛歼之，穷追至河南卢氏，汉潮遁。四年春，败贼凉沁河，兵仅五百，斩获三百馀级。贼走龙驹寨，屯康家河，栋云蹙之，忽山坳突出悍贼，中矛伤，战愈力，射殪执旗者，贼乃却。事闻，特诏嘉奖。四月，汉潮踞红门寺，冒雨出间道击走之，扼之黑龙口，与明亮、兴肇为犄角。谿水涨，潜涉上游袭击，贼大溃，又冒雨克栾家河。八月，败贼犁泽坪，窜石峡子，栋云设伏野鸡沟，与大兵夹击，汉潮穷蹙入老林；分路追剿，擒李潮於张家坪，而汉潮已为明亮击毙，至是获其尸：擢甘肃提标参将。五年，擢安庆协副将。败冉学胜於沔阳，连击高天德、马学礼於狮子梁、樱桃埡；六年春，复破之於五郎坪、凤凰山。天德、学礼为遇春所擒。馀党踞八斗坪，栋云分队袭之，擒罗凤友；又破伍金柱馀党於三岔坪。至七年春，所部凯撤，擢狼山镇总兵，父忧去官。十一年，授河州镇。西宁番族出扰，栋云专剿贵德一路，破贼甘坝山，连败之六哈图河、什尖里、幹

汪科合山，遂克沙卜浪贼巢，进至红露井。番僧昂贤率十二族降，焚其巢，番境悉平。以母忧去，起补陕安镇，调宁夏镇。十八年，从遇春剿南山匪，数战於陇州、沔阳，擒贼渠。二十三年，标弁江芝诬讐栋云侵饷，下总督察治，得白，抵芝罪。栋云坐私役兵丁，褫职，诏赴遇春军委用。道光初，署盐茶都司，乞病归，卒。

罗思举，字天鹏，四川东乡人。少有胆略，躡捷，逾屋如飞。贫困，为盗秦、豫、川、楚间。结客报仇，数杀不义者。遭厄，幸不死，久之自悔。教匪起，充乡勇，誓杀贼立功名。

王三槐踞东乡丰城为巢，众数万，官军莫敢击，出掠罗家坝，团勇不习战。思举见贼前锋数百，诡呼曰：“数十人耳！”众气倍，击走之。游击罗定国使侦丰城，还报：“请率死士夜捣之，官兵外应，可一举灭。”定国以为狂。思举愤，独携火药往，乘烈风燔之。贼黑夜相蹂杀，走巖岩，踏死无算，遂奔南坝场。是役，一夫走贼数万，声震川东，总督英善给七品军功，隶副都统佛住。川贼以罗其清、冉文俦、徐天德、王三槐为最强，徐、王二贼合窥东乡。思举请佛住严备，勿听。乃为知县刘清说其清降，知其诈，驰归，则贼已陷东乡，戕佛住，清亦拔营去。时嘉庆二年正月也。调苗疆凯旋兵犹未至，总兵索费音阿率甘肃兵来援，用思举策，扎营大团堡，开壕树栅，埋火药，诱贼入，轰之，遂夺金峨寺贼巢，复东乡。贼窜重石子、香炉坪，德楞泰、明亮并以兵会，思举请仍如破丰城事，德楞泰壮之。只身夜入贼营，会大雨，火药不燃，贼觉，惧而遁。自是常将乡勇，分路为奇兵，与官军犄角，或为前锋，歼孙士凤於净土庵，又败贼於峨城山，皆以火攻劫营获捷。

时川贼与襄阳贼齐王氏等合，云阳教党亦起应。获谍，知王三槐将赴陈家山，即假所获贼旗，夜驰往，声言白号贼至，

贼下山迎，悉诱歼之，擒贼首高名贵，其党张长庚觉而奔，追斩甚众，擢千总。三年，总督勒保诱擒三槐，其党冷天禄踞安乐坪，环攻不下；召思举往，夜率死士焚其巢。将明，殿旅出，大呼曰：“我丰城劫寨罗思举也！”贼胆落，溃围走。思举战绩至是始上闻，擢守备。

德楞泰围罗其清等於箕山，复召思举问计。思举相地势，曰：“贼各隘皆垒石守，惟山后悬削数十丈，必恃险乏备。若官军攻於前，使不暇他顾；我率勇敢者梯而上，可捣也。”如其言，夹击，大破之，馀贼四逸。思举料其必走方山坪，率乡勇先往，伏坪后，越数日，贼为官军追击，果至，擒斩几尽，遂获其清。四年，其清馀党踞东乡四季坪，从提督七十五破之。秋，败贼巴州豆真坡，又援田朝贵於铁炉山。五年春，德楞泰剿冉天元於川西，檄思举率乡勇三千赴军。战青龙口，贼踞山险，选精锐九十人夜薄贼巢，破之。贼分趋农安，将入陕，思举献计，请致书额勒登保，约守阳平关，易装潜入贼卡，杀二贼，众追捕，乃弃所赉书逸出。贼果不敢前，回窜江油。思举先驱深入，伏起，奋斗，而贼以挡牌御矢铙，困德楞泰於马蹄冈；急趋救，使乡勇人取石乱击，毁挡牌。会冉天元马蹶就擒，贼瓦解。假贼旗追逐馀匪，斩雷士玉。攻鲜大川於天寨子，山险不能上，德楞泰遣箭手五百助之，令伏岩下，先以乡勇诱贼，俟擗石且尽，仰射，箭落如雨，贼退避，遂克之，思举手擒贼六十馀人。德楞泰诃其轻生，声色俱厉；思举跪谢，良久出，则冠上已换花翎，由是深感德楞泰，乐为尽力。

寻从勒保防嘉陵江，七十五以桂涵新败，调思举代领所部乡勇，擢都司。六年，歼张世龙於铁溪河，击援贼陈天奇，阵斩之，赐号苏勒芳阿巴图鲁，擢游击。自是转战老林，饷不时至，煮马鞞，啗贼肉以追贼。七十五卞急，屡为贼所窘，辄赖

思举援救得捷。既而七十五坐事逮，德楞泰攻苟文明於瓦山溪，贼踞楠木坪，三战不克。召思举率乡勇至，皆衣狗皮，躡草履，人笑为勾兵，夜越后山伏，一战破之，歼苟明猷、苟文举。众诧曰：“勾兵破贼矣！”始补给饷，制衣履，擢参将。七年，迭败虔向瑶於风碓子、万古楼，破齐国点於通江，歼张天伦、魏学盛於巴州。秋，击刘朝选於仙女溪，遁鞋底山，擒之。又偕罗声皋擒张简、罗道荣於巴州。冬，唐明万窜大宁，追至石柱坪，贼方食，奋击，大溃，擒明万。仁宗以明万剧贼久稽诛，特诏嘉赉。诸贼渐就歼除，搜捕南山馀孽，两年始清，擢太平协副将。十年，德楞泰剿宁陕叛兵，檄思举赴军，寻就抚，尽释归伍。思举曰：“兵变，杀将陷城破官军，乱无大於此者。反赏，是劝叛也！何以惩后？请诛首逆，以申国法。”诸将不可。后川、陕兵果数叛。十一年，思举攻西乡叛兵，斩首逆於阵，风稍息。署川北镇，擢凉州镇总兵，未之任，调重庆镇。

二十年，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叛，夹河筑碉。总兵罗声皋不能克，许其降，以专擅遣戍。命思举进剿，克四砦，洛布七力就歼，请分其地以赏上下瞻对诸出力头目，事乃定。道光元年，擢贵州提督，历四川、云南、湖北提督。

十二年，湖南江华锦田寨瑶赵金龙为乱，与长宁赵福才纠合九冲瑶肆掠，提督海凌阿战死，势益炽。诏总督卢坤偕思举讨之，至永州，议遏贼南窜，断其西道州、零陵、祁阳山径，进兵兜击。於是驱诸瑶出山，皆东窜常宁洋泉镇，檄各路进逼合围，四月，大破之，金龙中枪死，擒其妻子及死党数十，赐双眼花翎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时命尚书禧恩督师，未至军，先三日奏捷。禧恩方贵宠用事，怒其不待，盛气陵之。思举曰：“诸公贵人多顾忌。思举一无赖，受国厚恩至提督，惟以死报，不知其他！”禧恩无如何，则诘金龙死状虚实，思举获其

尸及所佩印、剑、木偶为证，乃止。二十年，卒於官，赐太子太保，谥壮勇。子本镇，袭世职。

思举既贵，尝与人言少时事，不少讳。檄川、陕、湖北各州县云：“所捕盗罗思举，今为国宣劳，可销案矣。”再入覲，仁宗问：“何省兵精？”曰：“将良兵自精。”宣宗问：“赏罚何由明？”曰：“进一步，赏；退一步，罚。”皆称旨。晚年自述年谱。川中殄诸剧寇，多赖其力，功为人掩，军中与二杨并称。杨芳於诸将少许可，独至思举，以为“烈丈夫”。尝酒酣袒身示人，战创斑斑，为父母割股痕凡七，其忠孝盖出天性云。

同时起乡勇者，桂涵名与之亚，包相卿较后出，亦至专阃。

涵，亦东乡人。少恃勇，横行乡里，亡命出走。继归，与思举同应募为乡勇。父天聪，聚族党屯罐子山。贼数为涵所窘，欲报之，万众来攻。涵率壮士伏隘，诱贼入空寨，痛歼之。嘉庆二年，从硃射斗攻金峨寺，贼突出，围涵於山峒，火熏水灌皆不伤，反多毙贼，贼乃走。寻战净土庵，偕思举陷阵，大破之，徐天德党众几尽歼。同里闻其屡捷，争来投效，德楞泰、明亮特编涵字营，使涵领之，擢千总，由是知名。

三年，大军围安乐坪，冷天禄诈降出走，涵侦知之，伏兵於方家坝、鱼鳞口，贼至伏发，擒斩甚众，擢守备。四年，从德楞泰追贼入陕，每由间道出贼前，与官军夹击，数捷。又从硃射斗歼包正洪於云阳芦花岭。从七十五破龚建於开县火峰寨，手擒建以献，擢都司。五年，复从射斗破贼云阳，擒其渠李甲，纵归，招出党众数百人，自是降者日至。

既而改隶勒保军，始与思举分路，转战川东西，所至有功，累擢游击。六年，从阿哈保追汤思蛟於垫江，贼夜走，涵谓：“穷寇且死斗，请先伏魏家沟。”俟其至，突击，大破之。又

从薛大烈追李彬、冉天士於通江，至小中河，大雪，贼不为备，涵率乡勇夜半薄贼垒，与官军四面乘之，贼奔旷野，劲骑冲踏，尽歼焉。彬遁，未几，为刘清所获。自七年后，复偕思举遍历老林，搜剿匿匪，累迁夔州协副将。九年秋，从经略、参赞围馀匪於太平火烧梁山，峻无路。涵议：“守此相持，虽数月无如贼何。山下小溪通民峒，贼久困，必出劫峒粮，请以步卒伏山后。”贼果以骁锐千馀潜出，诸将皆死战，半日歼之，前山自溃。遂殄灭净尽，川、陕肃清。

十一年冬，绥定兵叛，涵在梁山闻变，虑本部兵与通，单骑驰入郡城，声言越两日出兵；密令弟吉出募乡勇旧部为一队，约期合攻。时贼踞景市庙，将往麻柳场。涵至，令急赴景市庙，中途改趋麻柳场，距贼数里止队，入深箐，谍报贼逾千，且至，叱曰：“安得有此众？”戒毋轻进，毋漏言涵至。既而贼自山冲下，三进三退，乃突起击贼；而弟吉已率五百人据山顶，贼大溃，擒首逆王德先。叛兵起事甫五日，一鼓平之，赐号健勇巴图鲁。十三年，署重庆镇，寻授川北镇总兵。十九年，击三才峡匪党吴抓抓等於沔县，走之。川北获安。道光二年，擢四川提督。果洛克番匪劫西藏堪布贡物，命剿擒首逆曲俊父子，被优赉。在任十载，遇番、夷蠢动，兵至辄定。十三年，讨越嵩夷匪，连战皆捷。忽遘疾，卒於军。优恤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壮勇。子三人，并晋官秩。

相卿，邻水人。嘉庆六年，以乡勇隶松潘镇标。尝从思举击陈朝观於通江龙凤垭，追贼受矛伤，裹创力战。七年，破张天伦於巴州金子寺，相卿斩天伦鞞子山下，给蓝翎、八品顶戴。又歼张简、唐明万，功皆最。十年，思举侦襄贼王世贵、谢应洪匿太平老林，檄相卿蹑捕，歼之，授千总。十二年，剿瓦石坪叛兵，擢守备。累迁广元营游击。十三年，调征台湾。会峨

边越嵩保夷叛，命回川从提督杨芳赴剿，攻克咽噜崖。夷踞曲曲乌乌斯坡，相卿梯绝壁，牵挽负砲而上，破之，进毁巴姑贼寨，擢参将。十五年，保夷复叛，攻克峨边十三支夷巢，破越嵩沈喳夷，抵滥田坝，两叛夷悉降，累迁懋功协副将。剿马边夷，擒其渠，加总兵衔。再署建昌镇总兵，总督鄂山、宝兴皆以边事倚之。十九年，病归，卒。

论曰：川、楚之役，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。材武骁猛，萃於行间，然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者，厥惟二杨及罗思举为之冠。遇春谋勇俱绝，剧寇半为所歼。思举习於贼情、地势、险厄，强梁非其莫克。至於忠诚忘私，身名俱泰，遇春际遇之隆，固为稀觐；而思举以蕪泽臬杰，终保令名，焕於旂常矣。乡兵出平钜寇，亦自其为始云。

列传一百三十五

赛冲阿 温春 色尔滚 苏尔慎 阿哈保 纶布春 格布舍
札克塔尔 桑吉斯塔尔 马瑜 蒲尚佐 薛大烈 罗声皋 薛升

赛冲阿，赫舍里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袭云骑尉世职，充十五善射，授健锐营参领。征台湾力战，赐号斐灵额巴图鲁，图形紫光阁。历吉林、三姓副都统。

嘉庆二年，率吉林兵赴四川，始终隶德楞泰麾下。张汉潮等窜平利，败之澍河口，又败之大宁黑虎庙。追齐王氏、姚之富入宁羌山中，要之罗村坝，以劲骑横冲贼阵，往来击射，大破之。三年春，破高均德於洋县金水铺，蹶追至安子沟。贼夜突营，偕总兵达音泰跃垒而出，斩贼千馀。齐、姚二贼复与均德合扰安康。师次判官岭，贼隐深林，遣数百人诱战，赛冲阿鼓勇先入，败之。贼走山阳，截击於坝店，遂与明亮、德楞泰三路进逼，大破之於郧西三岔河，齐、姚二贼投崖死。叙功，被珍赆。四月，分剿均德於华州，连败之洋县茅坪、关西沟。均德合诸贼奔渠县大神山，会诸军克之。自秋徂冬，迭克箕山、大鹏寨、青观山，遂擒罗其清、冉文俦，功皆最。

四年夏，败徐天德於开县旗杆山，败张天伦於太平修溪坝。秋，龚文玉踞夔州八石坪。从德楞泰进攻，破贼寨，追败之竹谿大禾田，擒文玉。冬，击高均德於大市川，遂破高家营，擒均德。进兵川北，歼张金魁於通江空水河，擒符曰明等於广元野人村。复移军川北，迭败苟文明、鲜大川於猫兒梁、马家营。

五年春，从德楞泰由陕回川西，击冉天元於江油新店子，又大战马蹄冈，并深入遇伏，先挫后胜，天元就擒。详德楞泰传。乘胜破贼剑州李家坪、石门寨。俄而张子聪、雷世旺犯蓬溪，围成谷、太和、仁和、仁义四寨。偕温春往援，斩世旺。破冉天泗、王士虎於南江长池坝，破鲜大川、苟文明於岳池新场，擢固原提督。命赴陕专剿高天德，马学礼诸贼，德楞泰素倚吉林马队，赛冲阿尤得众心，士卒闻其将去，环跪乞留，累疏陈状，请权缓急，暂留川，允之。秋，从德楞泰击赵麻花、王珊於云阳寒池坝、滥泥沟，并歼之。冬，败杨开第、李彬、齐国谟於观音河。

六年春，破高天升於镇安野鸡坪，歼之；又破唐明万等於和冈溪，进至黄花庙，贼夜犯营，奋击，溃走。夏，从德楞泰击徐天德、樊人杰等於白河黄石坡，擒陈朝观，偕温春破天德於宁陕两河口，蹙之於紫阳仁和、新滩，天德赴水死，授西安将军。

谍报龙绍周由川入楚，率劲骑蹙击，先俘其妻子，复歼其兄绍华、弟绍海；至平利岳家坪，冒雨雪纵兵冲踏，阵斩绍周，并萧四馀匪尽歼之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冬，迭破刘朝选於东乡土黄坝，奉节、大宁边境。七年春，又大破之潘家槽，擒斩殆尽，朝选仅以千馀人逸；败宋国品於梁山柏林槽，擒席尚文於东乡袁家坝；与勒保部将夹击陈自得於大竹、邻水，大破之：调宁夏将军。

夏，从德楞泰赴楚剿樊人杰，人杰与蒲天宝相犄角，迭败人杰於鸡公山、谭家庙，又克天宝於大垭口。人杰窜平口河脑，自黄茅垭进逼之，无去路，人杰投河死。额勒登保檄赴陕，驻太平河，截剿川、楚窜匪。是冬，大功戡定，诏论诸将战绩，以赛冲阿与杨遇春居最，予轻车都尉世职。九年，调西安将军，

命偕德楞泰检捕南山残匪，随同奏事。寻以迟延降骑都尉。贼平，还旧职，调广州将军。

十一年春，海盗蔡牵犯台湾，命副德楞泰往讨，会牵为李长庚击走，乃专任赛冲阿为钦差大臣，提督以下受节制。寻责专办陆路，至则凤山已复，南北两路仅馀零匪，请停调两粤、福州驻防兵，水师责成李长庚，陆路责成许文谟。诏嘉其晓事，调福州将军。秋，牵复入鹿耳门，檄镇将击沉贼舰十一，获船十，擒贼目林略等。十二年，蔡牵、硃濆皆穷蹙，乃赴本官。

十四年，调西安，寻调吉林。十六年，入觐，途见岫岩、复州流民，奏下副都统松霖安抚。会松霖疏请驱逐流民出境，诏斥其误，命如赛冲阿所议行。十八年，调成都将军。二十年，剿陕西南山匪，连破之木竹坝、太阳滩，进薄汉北，凡两月肃清，封二等男爵，赐双眼花翎。二十一年，廓尔喀与披楞构兵，互请援，命赛冲阿行边防之而已。误会上旨，驰檄谕诘，复请越境胁以兵威，诏斥贪功构衅，夺双眼花翎，降二品顶戴。寻以两国言和，复之。二十二年，召为正白旗汉军都统、御前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。寻授盛京将军。二十四年，复召为理藩院尚书，兼御前诸职如故。宣宗即位，加太子少保，赐紫缰，管理咸安宫蒙古、唐古忒，托忒诸学。

道光元年，出为西安将军。三年，入祝万寿，赐宴玉澜堂，列十五老臣，绘像，御制诗褒之。四年，召授内大臣、镶蓝旗蒙古都统，充总谥达。六年，以疾乞休。寻卒，赠太子太师，命皇子赐奠，谥襄勤。子额图浑，三等侍卫。孙特克慎，袭男爵，坐事除名。曾孙清福，袭官四等侍卫。

温春，默尔丹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由拜唐阿累擢三等侍卫。从征廓尔喀。乾隆五十九年，高宗幸南苑行围，以杀虎超擢头等侍卫。明年，从征苗疆，连克苏麻寨、大乌草河，赐号克酬

巴图鲁。大战尖云山，与总兵达音泰分将左右军，昼夜鏖斗，遂复乾州。苗平，从德楞泰赴四川。嘉庆二年，败贼东乡马耳沟，又败齐王氏、姚之富於夔州白帝城，加副都统衔，充领队大臣，驻守竹谿、平利，贼来犯，并却之。李潮、张世虎馀党走渡汉，率索伦骑兵蹙之於中流，歼贼千。

三年，破高均德，歼齐王氏、姚之富，破罗其清、冉文俦。四年，破张天伦，擒龚文玉，擒高均德。诸役皆与赛冲阿同为军锋，名绩相埒。方高家营之未破也，贼扼大市川，倚险抗拒，鼓勇先登，马蹶，易骑而上，杀贼独多，诏特嘉之。五年，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。江油新店子及马蹄冈之战，并分当一路，濒危，克捷。冉天元馀党与张子聪、虔向瑶等合窜潼河西岸，追及渡口，歼其后队千馀，迭败贼於蓬溪、中江。秋，偕赛冲阿击鲜大川於新场，偕薛大烈击汤思蛟於倒流水，从勒保击虔向瑶於长坝，皆捷。六年，偕赛冲阿歼徐天德。其秋，击龙绍周於湖北境，绍周合众万馀，已进和冈溪，后队攻天平寨诱战，而伏千贼截官军后，赛冲阿击攻寨者，温春扼溪口以要伏贼，遂入峡攻其中坚，大败之，追斩绍周於岳家坪，予云骑尉世职。七年，偕赛冲阿败刘朝选於土黄坝，分兵破虔文正於潘家槽，擒之；又偕赛冲阿破樊人杰於平河口脑，阵斩其弟人礼及二子，人杰走死。是年功葳，被优赉。凯旋，授虎枪长、正红旗护军统领。

十一年，宁陕兵变，赴陕协剿。十五年，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，行抵乌兰博木图，病卒，帝悯之，命其子护丧归，予祭葬。子乌凝袭世职，官至护军参领。

色尔滚，莫尔丹氏，黑龙江正黄旗人。由打牲兵袭佐领。从征廓尔喀，以功赐号托默欢武巴图鲁，迁副总管。嘉庆二年，从德楞泰剿教匪。三年，歼齐王氏、姚之富於郧西，受枪伤，

擢协领。合攻箕山，破贼於顺水寺、郭家庙、廖家碓，及贼由青观山败窜，要击於濛子滩，擒罗其清，又败冉文俦於麻坝寨。四年春，擢总管。从德楞泰入陕，破高均德於大市川，擒之，色尔滚战功居最。五年，从战马蹄冈，冉天元负创逸，追至包家沟，天元就擒，又败贼於石门寨、风如井、铁山关，加副都统衔。夏，截击刘朝选於东乡茨竹林，蹙击张子聪等於九亭场，进捣通江长池坝冉天士贼巢，皆败之。秋，剿鲜大川、苟文明於巴州元口镇，沿江兜截，与大军合击，斩贼渠吴耀国、鲜文炳，擒苟文礼。又击汤思蛟、赵麻花於茅坪、倒流水。冬，歼麻花於大禾田，被奖叙。

六年，从德楞泰入陕，擒龚如一、高天升；合击龙绍周、徐天德，先后擒歼。冬，击苟文明於槽子沟，陷阵被创。七年，从德楞泰追樊人杰入楚，驰三百里绕其前；又偕蒲尚佐破蒲天宝於鲍家山，徒步入贼巢，天宝走死。诏嘉其奋勇，命在乾清门侍卫行走。又歼戴仕杰於兴山施家沟。八年，搜剿馀匪，肃清，被优叙。历阿勒楚克副都统、伊犁领队大臣。

十四年，叛兵蒲大芳等在戍所煽乱，将军松筠令色尔滚往诛之，诏嘉所使得人，召来京，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。历伯都讷、阿勒楚克副都统。十八年，命协剿滑县教匪李文成，遁，设伏白土冈败之。贼固守司寨，毁垣入，登楼杀贼，文成自焚死，加都统衔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历黑龙江副都统、呼伦贝尔办事大臣。道光七年，乞病，给全俸。十三年，卒，赐金治丧，谥壮勇。子明晋，孙济克扎布，袭佐领兼云骑尉。

苏尔慎，苏都里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黑龙江马甲。从征廓尔喀。嘉庆初，从德楞泰剿教匪，积功授三等侍卫，改隶京旗。五年，马蹄冈之战，初不利。德楞泰憩山上，贼至，驰下奋击，苏尔慎射冉天元马，应弦倒，天元就擒，贼遂大溃。论功最，

擢二等侍卫、乾清门行走。其冬，攻大垭口，陷阵被创，赐号西林巴图鲁。六年，战红花垛、鲫鱼埡，追贼至陕境黄石坂，首先跃马冲入贼阵，擒贼渠庞士应、方文魁，寻歼徐天德、樊人杰、苟朝献，战皆力。七年，破凤皇山、鸡公梁、桂林坪，先登夺隘，军中号为勇敢。凯旋，擢头等侍卫。

十八年，林清党犯禁城，闻警入，首先杀贼，加副都统衔，命为领队大臣，率巴图鲁侍卫赴山东剿教匪。诏称其材武出众，可当百人，爱惜之，戒勿步战。破曹州、武定贼巢十一，复偕提督马瑜破贼於滑县潘章村，擒贼目郭明山。事定回京，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，充上书房谕达。二十四年，上幸热河，乘马蹶，苏尔慎控止之，擢镶蓝旗蒙古都统。道光元年，随扈昌陵，马逸，突乘舆，降蓝翎侍卫。逾年，以二等侍卫休致。未几，卒，赠副都统衔。

阿哈保，鄂拉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由司警护军授侍卫。从征台湾，解诸罗围，擒林爽文，赐号锡特洪阿巴图鲁，图形紫光阁。继从征廓尔喀，擢二等侍卫。苗疆事起，转战最力，论功居上等，迭擢头等侍卫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。嘉庆二年，命率吉林兵赴襄阳，偕景安剿教匪，击贼於独树塘、枫树埡，擒斩甚众。三年，追贼入川，合攻大神山，分克插旗山贼卡，尽歼之。四年，命击徐天德於渠河，又破之於谭家坝，贼大溃。冬，设伏白水碛，歼贼千馀，被奖叙。

五年，冉天元等犯川西，御之场院，失利，责领新到贵州兵戴罪立功。从德楞泰击天元，独当火石埡一路，先败后胜。冬，偕薛大烈击杨开第於安仁溪山梁，追越大山数重，至两台山，所过贼寨皆下，开第伏诛，被优赉，擢御前侍卫。六年秋，复偕大烈击青、黄、蓝三号贼於巴州石鐳山，分路设伏，夜袭之，歼戮二千馀，授正红旗护军统领，并赐其子阿颜托克托为

蓝翎侍卫。搜剿老林，擒老教首邓金祥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寻合击高见奇等於大茅坪，因病赴达州医疗。七年，召回京。逾岁，以扈驾神武门，陈德突御舆，失於防护，褫职，予副都统衔，在乾清门行走。历正白旗蒙古副都统、正红旗护军统领。十年，病，加都统衔，遂卒，依都统例赐恤。子阿颜托克托袭世职，兼三等侍卫。

纶布春，罗佳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以黑龙江学围驻京，授司饔。从征廓尔喀、苗疆，赐号色默尔亨巴图鲁。累擢二等侍卫。嘉庆元年，裹创克骡马冈险隘，加副都统衔。平陇贼寨尤固，纶布春从狮子坡入，囊土填壕，毁墙栅，出间道抚其背，大军进薄石隆，遂擒石柳邓。

二年，苗平，从额勒登保剿湖北教匪，破林之华於芭叶山，追贼红土溪、铁矿坡、罗锅圈，迭败之，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。三年，擒覃加耀於终报寨，移军入川，败高均德於野猪坪，击李全等於紫泥岭。贼走湖北，额勒登保自汉江下襄阳，令纶布春将骑兵由陆出平利。遇张汉潮於南漳，败之於菩提河、孟石岭，歼贼数千。寻，汉潮与詹世爵、李槐合，众可二万，偕明亮扼之清池子山口，汉潮先遁，世爵、槐於隘口抗拒，纶布春以劲骑截击，木石并发，贼窘，多触崖死，世爵、槐并歼焉。秋，从额勒登保击高均德於吴家河口，贼自林中出，矛伤左胁，力战败之。进攻张公桥，擒汉潮子正澹及刘朝佐等。

四年春，械送诸贼至京，命偕侍卫十八人解饷回川，坐报侍卫等患病失实，降黜。未几，败汉潮於黄牛铺，诸军合击之张家坪，汉潮就歼，纶布春获其尸，擢乾清门侍卫。迭破馀贼於教场坝、药坝、茨沟、板房子，那彦成疏陈战绩超众，屡诏褒赉。

五年，随那彦成出宝鸡，遏白号贼北犯，破之於龙山镇，

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。黄号贼分屯，连营十馀里，纶布春潜师先破八里湾，回击牛汜岭，贼傍秀金山列队以拒，径冲入阵，手刃数贼，遽却；进援卡狼寨，扼石峡口夹击，大败之。夏，偕穆克登布击杨开甲於七盘沟，而高天德、马学礼犯汉中，提督王文雄战死，诏责纶布春专剿，败之於白溪。俄，冉学胜渡汉北，将与伍怀志合，偕总兵汪启邀击於留坝，又会诸军败之於太吉河、鱼洞河。

六年春，以追剿学胜久无功，被劾褫职，以马甲留营效力，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於五郎铁锁桥，率三十人先驱冲敌，杀贼数十。贼据山拒斗，跃登横击，贼众披靡，追击於红水河，徒步奋战，夺山梁。诏嘉其愧奋，授蓝翎侍卫。复偕穆克登布蹙贼，侦知潜匿老林一层窑，地险绝，督兵猱升而上，怀志与党六七人惶急投崖下，为纶布春所获，授二等侍卫，复巴图鲁。其冬，病卒於汉中，依头等侍卫议恤。

格布舍，钮祜禄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父萨克丹布，以吉林新满洲留京为前锋。乾隆中，从海兰察征石峰堡、台湾有功，累擢三等侍卫，赐号伯奇巴图鲁，图形紫光阁。又从额勒登保征苗疆，擢二等侍卫。遂从剿教匪，破芭叶山，其大金坪、抱窝山两战尤力。以病解军事，久之始卒。临歿，仁宗念前劳，加副都统衔。

格布舍亦起前锋，累迁三等侍卫。随父赴苗疆，平陇之役，从额勒登保克岩人坡、大坝角诸寨，赐号库奇特巴图鲁。及赴湖北黄柏山，战频有功，又歼逃贼於巫山。嘉庆四年，歼冷天禄。奏诸将功，格布舍第一。上夙知其将门子，善用鸟枪，特嘉经略所列公允，加副都统衔。五年，偕杨芳夹击杨开甲於两岔河，陷阵，被创坠马，跃上再战，追斩甚众，予恩骑尉世职。又偕杨遇春歼伍金柱、宋国富，六年，擒王廷诏及高天德、马

学礼，功皆最，晋云骑尉世职。其冬，击辛斗於黑龙洞。七年，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，冒雨深入老林，文明就歼。留川、陕边界检捕残匪。凯旋，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、乾清门行走。十二年，出为伊犁领队大臣，寻授宁夏副都统。召还，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。

十八年，命往河南剿教匪，将行，值匪犯禁城，急入捕贼，被优叙，命充领队大臣，率火器营赴军。迭败贼於道口，进围滑县，败援贼於城北，掘东门隧道，为贼觉，复踞西南隅，穴成火发，格布舍仍攻东门，以云梯先登，获贼目徐安国於地窖，擢御前侍卫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迁正蓝旗护军统领。坐失察部下私携俘获子女，议褫职，帝曰：“格布舍出兵时，闻警，由德胜门奔赴大内，朕不忍负之。”改留任，予副都统衔、头等侍卫，在大门行走。既而直乾清门，帝阅步射，中三矢，赏黄马褂，擢宁夏将军。道光初，回疆军事起，命驻哈密为声援，调乌里雅苏台将军，移师守吐鲁番。八年，召为正白旗蒙古都统，复出为宁夏将军。十年，卒，谥昭武。子秀伦，袭骑都尉。

札克塔尔，张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初金川土番也。父为索诺木所杀。年未二十，密献入番路径於将军阿桂，随征，洊擢守备。高宗怜之，命隶内务府旗籍，擢二等侍卫、乾清门行走，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。

嘉庆四年，从尚书那彦成赴陕军，击高天德、马学礼於灰峪林，又击川匪於龙草坪。五年，偕纶布春夹击白号贼於秦安龙山镇，擒贼渠余礼等，赐号瑚尔察巴图鲁。又偕击王廷诏、杨开甲於牛汜镇，由山梁驰下，马蹶，复起力战，大破之，迁镶白旗护军统领。那彦成破张天伦於岷州林家铺，转战巩昌、文县，贼据河岸，且击且济，逼贼郭家山，自中路仰攻，擒高天德子狗兒；又偕纶布春破伍金柱、杨开甲於分水岭。

是年夏，召那彦成还京，札克塔尔留听额勒登保节制。每战猛锐无前，军中号曰“苗张”。杨开甲等窜湖北，间道邀击於郟西黄莺铺，擒斩千馀，予恩骑尉世职。偕杨遇春破伍金柱於手扳崖、铜钱窖，歼杨开甲於茅坪。诏以是役得其分击之力，优予赉叙。诸贼循渭东窜，札克塔尔邀击於宽滩，乃折趋栈道。帝廑陕事急，趣其还军，乃偕庆成驻褒城、西乡，兼顾川、楚。窜匪高天德、马学礼窥渡汉，从额勒登保钞截，屡败之。

六年元旦，破贼五郎坪，蹙伍怀志馀党於瓦子沟，擒教首彭九皋，遇贼南郑狼渡礮，跃马冲贼为二，擒其渠王凌高。夏，追冉学胜於栈东，夜袭黄安坝贼营，破之。偕杨遇春夹击於天池山，突占山梁，擒其党陈学文，追败之竹谿、草鞋峡，贼窜陕。又偕遇春夹击姚馨佐、曾芝秀於南唐岭、刘家河口。诸贼寻与学胜合，又败之孙家坡、渭子池，与遇春同被褒赉。

七年，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，贼匿太白山老林，了於山巅，军至即遁。札克塔尔以围捕非计，撤辛峪口兵诱之，果出，昼夜追奔，扼其三面，偕杨遇春夹击於镇安石门沟，贼复窜老林，屡出屡入，诏斥旷日持久，褫职留任。历数月，获文明妻子，始复之。

八年，凯旋，充奏事处领班。扈驾回宫，入神武门，有男子陈德突犯御舆，札克塔尔手擒之，封三等男爵。十一年，宁陕兵变，从德楞泰往剿，战於方柴关，不利。既，叛兵就抚，德楞泰以震慑乞降奏。上召札克塔尔询状，斥其隐饰，褫职留男爵，回四川，以副将用。寻予副都统衔，充科布多参赞大臣。十三年，召还，授护军统领，兼武备院卿。十七年，卒，赐金治丧。子常安，袭爵。

桑吉斯塔尔，满洲正黄旗人，亦四川土番。应募征金川，历石峰堡、廓尔喀之役，赐号察尔丹巴图鲁。累擢头等侍卫，

改隶内务府满洲。嘉庆四年，与札克塔尔同赴陕军，迭败张汉潮於黄牛铺、二郎坝、洵阳坝。迨汉潮就歼，加副都统衔，连击教场坝、大坝、韭菜坪，并下之。五年，陇山镇、林江铺、郭家山诸战，皆与札克塔尔俱，又歼刘允恭於陕境大中溪，败伍金柱於镇安手扳崖，被优叙。寻，金柱为杨遇春所歼，其馀党西走，要其去路，蹙追，自文县、宁羌至龙安击之，贼窜打箭炉寨，山径险隘，弃马徒步，及於窄口子，痛歼之。分兵击木兰沟伏贼，仅存二百馀人，遁三岔河，与冉学胜合。诏斥迟留，额勒登保为疏辩，得白。六年，偕札克塔尔迭败贼於狼渡礮、天池山、孙家坡。贼自孙家坡败窜，桑吉斯塔尔设伏杨柏坡以待，擒斩几尽，高见奇就诛，被奖叙。是冬，召回京。

八年，偕札克塔尔捕陈德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十一年，率巴图鲁侍卫赴宁陕剿叛兵。及还，坐召对迟到，降头侍卫。寻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。十八年，率火器营赴滑县剿贼，以火攻，克城先登，复在御前行走。坐军中携俘童当黜，原之；又坐事褫副都统，仍以头侍卫乾清门行走。二十三年，卒，赐金优恤。子策楞讷尔，三等侍卫，袭骑都尉，请葬父於近京，允之，赐葬赏焉。

马瑜，甘肃张掖人。祖良柱，官四川松潘镇总兵，遂寄籍华阳。瑜少以武生入伍，从征廓尔喀、苗疆，累迁游击。嘉庆元年，赴达州剿教匪，战大园堡、安子坪，数有功，赐号达春巴图鲁。三年，从德楞泰歼齐王氏、姚之富於郧西，瑜间谍功居多，擢参将。击高均德於雒南铁钉埡，贼奔就冉文俦，合踞大神山，诸军合击，瑜攻其东，克之。及攻大鹏寨，瑜冒雨毁其南门。四年春，文俦就擒，授四川督标副将。从德楞泰入楚，擒高均德，寻赴援陕、甘。

五年春，复从德楞泰回川西，击冉天元，战江油新店子，

进攻重华堰，深入火石埡，瑜分路助击有功。追贼石门寨、开封庙，至嘉陵江岸，迭败之。又设伏败蓝号匪於七孔溪，克长池坝贼巢，擢贵州安义镇总兵，调重庆镇。瑜祖故温福部将，勒保与有旧，甚倚之，又久从德楞泰为翼长，军事多所赞画。八月，白号虔向瑶窜长坝，将渡河，瑜率步骑掩至，蹙之，向瑶赴水逸。

六年春，徐天德自洵阳北窜，留后队於峪河口，前队夺渡汉江，追及乾沟，擒斩千馀，贼奔镇安，雪夜间道出野猪坪要之。时龙绍周分党入太平老林，自率大队赴楚，欲与天德合，蹙之竹山官渡河，夜闻追骑声，争赴水，漂溺泰半。夏，从德楞泰追天德，破之黄石坂，进逼毗河铺，贼势瓦解，天德窜死河滩。遂偕赛冲阿等追绍周入川，战菜子埡、云雾溪，皆捷，贼西趋陕。冬，歼绍周於平利岳家坪，於是黄号略尽。又败贼於通江刘家坝，俘获甚众。

七年春，师次巫山十二峰，检捕线号残匪。夏，击樊人杰等於东湖鸡公山梁，又败蒲景於大埡口，人杰走死。冬，追贼老山施家沟，山径险陜，徒步而入，擒其渠赵鉴，歼馀匪於中子洋。侦巴、巫界上有匿匪，月夜捣其巢，悉歼之，被奖赉。时贼势穷蹙，瑜自巫山向北搜剿。八年，擒王三魁於马家坝，三槐之弟也。会楚匪复逼入川，偕色尔滚破之镫盏窝，馀匪殆尽。三省设防，瑜驻川界徐家坝，击陕境逸匪，歼之。九年，擢江南提督，调云南，皆未之任，留办善后。歼湖北窜匪苟文华等，被优赉。寻坐添紫城疏防，夺巴图鲁、花翎。率兵二千入老林追贼，攻克凤凰寨，擒斩数百。既而苟文润就歼，复花翎、勇号。

十年，赴本官，历江南、直隶提督。十八年，从车驾幸热河，校射，中三矢，赐黄马褂。其秋，滑县贼起，命偕总督温

承惠进剿，破南湖、北湖贼，进击道口。寻赴开州搜捕，毁潘章、李家庄、袁家庄诸贼巢。事平，优叙。十九年，调江南。坐事左迁徐州镇总兵，调兗州镇。二十四年，复任江南提督。未几，卒，以前劳优恤，谥壮勤。

蒲尚佐，四川松潘人。由行伍拔补千总，从征苗疆，累擢游击。嘉庆三年，从德楞泰歼齐王氏、姚之富於郧西，赐号劲勇巴图鲁。克箕山有功，擢参将。五年，偕马瑜合击蓝号贼於陡坎子山，大破之，擢四川维州协副将。围赵麻花於石虎林，贼夜突围者三，皆击却，次日尽歼焉，被奖叙。

六年，从德楞泰破高天升於洵阳江岸，追至二峪河，雪夜出山径进攻，天升就诛，擢云南鹤丽镇总兵。败龙绍周於茅坝，迭败徐天德於庙坪、黄石坂，又追击於川、陕境上。每战辄殪数百，遂蹶入楚，沿路搜剿，及绍周为赛冲阿等所歼，其馀党窜竹山，围剿歼戮无遗。

七年，从德楞泰转战川、楚，谍知樊人杰屯杉木岭，蒲天宝屯代峰，别有贼屯鸡公山为声援，先破之。人杰走雾露河，尚佐迎击，转战七昼夜，斩获无算。天宝走当阳，偕色尔滚侦踪追击，贼收残众屯兴山桂连坪，袭破之。贼走踞鲍家山，德楞泰冲其前，尚佐等攀危崖，绕出贼巢上，痛歼之，馀贼狂奔出山，仅数百人，窜入老林。天宝被追急，坠崖死，被优赉，兼乾清门侍卫。又偕副都统富僧德歼戴仕杰於兴山，擒崔连乐、崔宗和於房县，斩陈仕学於巴东。

八年，青号刘渣鬍子与黄号陈大贵踞老鸦寨，尚佐乘雾雨袭之，贼弃寨循当阳河走，遇富僧德伏兵，争赴水死，擒大贵。驻巫山，搜捕馀匪，贼氛遂净。十三年，擢湖南提督，调甘肃。二十年，以病解职，归，卒。

薛大烈，甘肃皋兰人。由行伍从征台湾、廓尔喀，累迁都

司。嘉庆二年，从总督宜绵剿教匪，由陕入川，数有功，擢游击。三年，迭克贼於白沙河、兰场。时王三槐踞东乡安乐坪，勒保令刘清招降。清遣刘星渠偕二武员往，留为质。三槐偕至大营，星渠密请擒之。大烈争曰：“舍守备、千总二员易一贼，褻国体，失军心。”乃止。越数日，三槐复自来，遂羁留，而以阵擒上闻，勒保受上赏，大烈亦赐号健勇巴图鲁，擢参将。未几，擢四川提标副将，充翼长。善伺勒保意，预诸将黜陟，军中属目焉。

五年，擢川北镇总兵。勒保以罪逮，魁伦代之，诸将不用命，贼益猖，遂连渡嘉陵江、潼河，大烈偕阿哈保等御之。寻复起勒保督师，从剿贼於保宁。别贼自开封庙截大军后路，大烈击却之。偕阿哈保扼嘉陵江，贼不得渡，被奖叙。夏，连败白号贼於龙安铁笼堡、竹子山，遂从勒保击苟文明，解高寺寨围。追贼循嘉陵江至石板坨，德楞泰蹶其后，勒保绕其前，贼分遁。大烈掩击馀匪於飞龙场，尽歼之。九月，败贼下八庙，进扼倒流水。会赛冲阿、温春兵至，夹击，大破之，歼汤思举。冬，偕阿哈保破杨开第於渠县安仁溪，追奔百馀里，至巴州两台山，擒斩二千馀。开第逸入营山柏林场，乱矛毙之。

六年春，剿杨步青於大宁金竹坪，乘雪进击，连败之白马庙、大盖顶。樊人杰、徐万富屯仪陇碑寺寨，偕阿哈保夜袭之，歼万富，贼奔川东，追及之，人杰跳崖遁，散窜老林。大烈进剿杨开第、张汉潮馀党，拔九杵寨，追击於沙箕湾，擒贼目李尊贤。蓝号曹世伦窜南江九岭子，偕田朝贵合击歼之。夏，青、蓝两号贼窜东乡，犯仁和、永兴二寨，师分三路入，大烈由右，蹙之华尖坝河滨，歼苟文通、鲜俸先，又击贼巴州石鑄山，遣兵伏龙凤埡，自与阿哈保奋击，擒贼渠徐天寿、王登高等，诏奖赉，授其子千总。白号高见奇、魏学盛合窜栈道，大烈要之

於大茅坪山半，偕阿哈保夹击，勒保督诸将自山顶下压，贼大溃。见奇窞空山坝，与冉学胜合，屯南江卢家湾，乘不备击之，擒学胜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冬，败白号贼於达州卢碛寺，又追败之开县，擒黎朝顺，贼窞西乡渔渡坝。大烈裹粮追躡，由陕入川，败之於通江罗村，复偕罗声皋等尾击之。师次八台山，别贼围赵家坪寨峒，掩击败之。又歼黄号馀贼於太平邀仙崖，乘胜破八卦山，殄贼渠李显林。

七年，搜剿老林，连败苟文明於双河口、圆岭山，擒其党姚青云。额勒登保檄回剿川贼，大烈乞病，解职回籍。九年，病痊，命在乾清门行走。扈从坠马，遣蒙古医疗治，给头侍卫岁俸。寻授天津镇总兵，擢直隶提督，赏黄马褂。十一年，从德楞泰赴宁陕剿抚叛兵，调固原提督。明年，偕杨遇春平瓦石坪之乱，予优叙。调江南，复调直隶。坐为子娶所属守备女，降天津镇总兵。寻授广东提督。复坐动用马乾银，再降汉中镇总兵，调河北镇。二十年，以睢工出力，加提督衔。卒於官，录前劳，依提督例赐恤，谥襄恪。

罗声皋，四川双流人。由行伍授把总。从孙士毅赴湖北剿匪，克旗鼓寨、芭叶山，擢守备。嘉庆三年，勒保调回四川。四年，从额勒登保破徐天德、冷天禄，累擢游击。五年，授提标中军参将。破冉天士於南江长池坝，赐花翎。六年，偕薛大烈歼曹世伦，追汤思蛟、刘朝选入楚，败之於竹山柳林店。青、蓝号贼扰东乡，偕大烈败之，又偕击贼石鏹山，徐天寿就擒，赐号济特库勒特依巴图鲁。遂合击高见奇，擒冉学胜。冬，偕张绩擒萧焜於太平。黄号馀贼屯茨竹沟，声皋自花角园进攻，大军继之，擒葛士宽等。

七年，迁督标中军副将，充翼长。张简与汤思蛟合扰东乡，败之於老生园、杨家坝，偕田朝贵兵合击，蹙之河滨，贼争赴

水，擒思蛟弟思武，追擒汪贵於太平梧桐坪。虔向瑶窜东乡凤皇山，偕达思呼勒岱合围，歼其众，擒向瑶。川匪渐清。楚匪被剿急，多窜川境。偕达思呼勒岱合击，歼赖飞龙於云阳阎王碛；又偕罗思举追贼巴州，分两路遁，思举擒简，声皋获思蛟於东乡村店。八年，搜剿馀匪，擒青号张朝陇、李明学。军事大定，赴达州办理凯撤兵勇事宜。十三年，从勒保剿马边凉山彝匪，克曲曲乌彝寨，擢重庆镇总兵，调松潘镇。二十年，剿中瞻对叛番，克沧龙沟。番酋洛布七力守险，未大创，乞降，受之，以专擅褫职，戍伊犁。逾三年赦归，卒於家。

薛升，贵州毕节人。以乡勇剿仲苗，授把总。嘉庆三年，从勒保赴四川军，偕罗思举攻安乐坪，攀援绝壁入贼营，斩馘多，进攻祖师观，夜伏手把岩下，拔栅而登，又从薛大烈设伏，破扑营贼，常为军锋，擢守备。四年，歼龚文玉、包正洪，升皆从战有功，赐花翎。五年，兜剿川东窜匪，升率兵分驻黄草坝，寻击贼八石坪，追至东乡南坝场，败之。军驻芦花岭，贼夜扑营，先伏兵山洞伺击，贼大溃，擢都司。偕桂涵破猴兒岩贼巢，擒唐大魁。六年，从薛大烈击贼巴州石鑄山，分路要截，多有斩获，擒徐天寿於王家坪，擢游击。七年，从勒保歼张天伦，遂从田朝贵防川、陕边界，擒徐天培於徐罗坝，歼杨吕清於白岩峒。八年，入山搜捕，击走苟朝九股匪於八百谿，擢云南新习营参将。军事葢，赴本官，历东川、寻霁参将。十八年，调剿滑县教匪，攻克南门，擢副将，寻回云南。二十三年，从剿临安夷匪，授永昌协副将。道光元年，剿大姚夷匪，擢鹤丽镇总兵。历陕西河州镇、直隶大名镇，擢直隶提督，调湖南。十六年，新宁瑶生蓝正樽习教拒捕，犯武冈城，镇箠兵滋事戕官，事皆旋定，吏议镌级留任。升年已七十，总督林则徐疏论其老於军事而无振作。未几，以杨芳代之，调升广西提督。二

十二年，英吉利犯广东，赴浔梧治防。因病乞假归，寻休致，以旧劳予食全俸。咸丰元年，卒，谥勤勇。

论曰：额勒登保以杨遇春、穆克登布为翼长，德楞泰以赛冲阿、马瑜为翼长，勒保以薛大烈、罗声皋为翼长，观偏裨之人材，其成功可知矣。是诸人者，其后多膺军寄，二杨而外，亦无赫赫功，岂非材器有所限哉？勒保部将差弱，盖赖罗思举、桂涵等乡勇之力为多焉。

列传一百三十六

王文雄 硃射斗 子树 穆克登布 富成 穆维
施缙 李绍祖 宋延清 袁国璜 何元卿 诸神保 达三泰
德龄 保兴凝德 多尔济扎布 王凯 王懋赏
惠伦 安禄 佛住 西津泰 丰伸布 阿尔萨朗 乌什哈达
和兴额

王文雄，字叔师，贵州玉屏人。由行伍从征缅甸、金川，擢至游击，洊升直隶通州协副将。嘉庆元年，调剿襄阳教匪，从庆成战刘家集、梁家冈、张家挡，赐号法佛礼巴图鲁。秋，贼围锺祥，进击破之，擢南阳镇总兵。冬，贼分窜河南，命率兵二千回境防御。二年春，败贼禹山，又败之郑家河；追剿至裕州四里店，值他军与贼战，夹击败之。夏，息县奸民张云路倡乱，驰剿即平。秋，仍赴襄阳。时姚之富等逼南漳，文雄驻军五盘山，扼其冲，击贼於白虎头、峡口。闻贼窜陆坪，分兵击之，追至羊角山，斩其渠。贼乃以数百人缀官军，潜趋南漳城，文雄伏兵百步梯，火之，贼多坠崖死，遂赴陕西、河南界御贼，且防兴安江岸。

三年春，高均德自宁羌渡汉，齐王氏、姚之富乘官军往剿，偕李全自西乡、洋县分道踵渡，掠郿县、盩厔，西安戒严。文雄驰援，败贼焦家镇，追至屹子村，猝遇贼万馀。文雄兵不满二千，张两翼待。贼亦分左右来犯，为火器击退；复分四路至，又败之，遂悉马步围官军数重，文雄为圆阵外向，贼以千馀骑猛扑，令藤牌兵大呼跃出，贼马惊，返奔，追杀数千人，毙其

党王士奇。自是贼不敢北犯，省城获安。诏以文雄当数倍之贼，五战，所杀过当，深嘉之，立擢固原提督。追败贼於尹家冲，其分窜翔峪、澧峪者尽歼焉。夏，败高均德於整屋，又败阮正通於南郑。秋，张汉潮由南郑东南窜，文雄冒雨疾驰两昼夜，追及於廉水杷，贼踞山，以砲仰击之，乃分马步队潜来钞截，三路迎击，毙贼千馀。正通窜西乡西流河，而设伏於铜厂山梁，文雄分兵破其伏，自攻中坚，擒张金等。

四年，命与恆瑞分领总督宜绵所部兵，专剿陕境窜匪。秋，败苟文明於倒水洞，连败冉天元於沙田坝、景山坪、皮货铺，川贼龙绍周窜池坝，欲应天元，扼之贯子山。别贼冒齐家营者来犯，悉歼之。黄号伍义兰、蓝号曾六兒踞老鹰崖，分兵进击，擒其党李智花等，馀贼遁入川。冬，樊人杰、唐大信窜西乡。文雄积劳呕血，力疾督战，温诏慰劳。寻，黄号诸贼复自川入陕，令游击梁焕击之，遇伏几殆，驰救，解其围。疾复作，而贼之匿老林者，潜出犯南郑、沔县、略阳，欲渡嘉陵江，诏斥疏防，当治罪，以病原之。

五年夏，败杨开甲於土门关。唐大信踞西乡节草坝、大祥坝，夜袭克之。龙绍周与大信合，败之魏家寨，又连败之黑山万曲湾、火石埡、山王庙，贼遁入川。未几，高天德、马学礼及戴家营贼窜西乡堰口，窥县城，迎击败之。侦贼众潜屯法宝山，夜偕副将鲍贵等分三路进，贼掷石以拒，文雄督众仰攻，突有骑贼从沟中出，截其后，山上贼出间道扑鲍贵队，急趋救，贼乘势悉众下山，鏖战至午，围益急，文雄被创十馀，犹力斗，左臂断，坠马，伏地北向呼曰：“不能仰报君恩矣！”遂卒。仁宗震悼，封三等子爵，祀昭忠祠，谥壮节，谕慰其母，赐银千两。逾年，获戕文雄之贼马应祥，命传首就其家致祭。子开云，袭子爵，官至山东盐运使。

硃射斗，字文光，贵州贵筑人。幼读书。入伍，从征缅甸、金川，功多，累擢至都司。果毅善战，为将军阿桂所激赏，洊升贵州平远协副将。乾隆五十年，擢湖南镇筴镇总兵，调云南普洱镇，民、苗杂处，绥抚得宜，边氓翕服。从征廓尔喀，历福建福宁镇、四川川北镇。苗疆事起，率本镇兵赴剿，迭克险隘。平陇之战，潜师袭后山贯鱼坡，贼乃溃。偕额勒登保攻石隆寨，伏沟下募入，断其要路，贼来争，奋击尽歼，遂斩贼魁石柳邓，赐号幹勇巴图鲁。

嘉庆二年春，凯撤回川北，王三槐踞金罐寺，合攻克之，连破王家寨、茨茹梁、富成寨，要击於黄家山，三槐中枪，坠马跳免。合攻重石子、香炉坪贼巢，击秋波梁窜匪，歼之。偕总兵百祥攻罗其清、冉文俦於方山坪，败走巴州。射斗驻保安，诏以本镇辖地，责严守。三槐扑天华山营，力战卻之。又合徐天德分扑风门铺、角山、茶店，驰击，贼遁走。三年，其清窜仪陇双路场，偕穆克登布追剿，斩七百馀级。其清等踞大鹏寨，诸军合攻，射斗与恆瑞当其北，贼冒雨突营，出其后夹击，贼窜伏深沟，悉擒之。及贼由青观山逸出，追至方山坪，奋击大溃，其清旋就擒。

四年春，从德楞泰破贼麻坝寨，获文俦。既而萧占国、张长庚窜营山，额勒登保迎击黄土坪，令射斗扼其西，占国、长庚就歼。夏，包正洪潜匿邻水，连败之唐家坪、赵家场，追至开县九龙山，痛歼之；穷追及毛坪，贼踞山，以火枪仰击，毙正洪，予骑都尉世职。秋，破卜三聘於八石坪，又截击高天德、马学礼，擒其党潘受荣。

五年春，张世龙窜南江，迭败之竹坝、草庙。会额勒登保、德楞泰先后赴陕，冉天元纠群贼乘虚入川。总督魁伦初任军事，诸将中惟射斗忠勇可恃，所部兵仅二千，至达州，贼已渡嘉陵

江，乃自顺庆渡河，迎击於西充文井场，歼贼后队；乘胜至蓬溪高院场，贼踞山下扑，众数倍官军，遂被围。魁伦初约自率兵继进而不至，射斗力战，队伍冲断，手刃十余人，遇坎坠马，歿於阵。仁宗悼惜，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，依提督例赐恤，谥勇烈，入祀昭忠祠。后获贼李自刚戕射斗者，诏磔之，设射斗灵致祭，复传首祭奠。

射斗从军三十四年，受高宗知，仁宗尤以宿将重之。额勒登保入川数大捷，皆倚射斗及杨遇春如左右手，贼畏之，号曰“硃虎”。在军得士心，尤恤难民，前后拯济不下万人。歿后兵民胥流涕。贼既退，收遗骸，遗左足，川民於战处得之，瘞於潼川凤皇山仙人掌，建祠以祀。

子树，袭世职，授户部主事。道光中，累官漕运总督，休致归。咸丰中，命治本籍团练捐输事宜。同治初，卒。

穆克登布，钮祜禄氏，满洲正红旗人，将军成德子。乾隆中，成德驻西藏，入觐，高宗询知穆克登布曾从征金川，授蓝翎侍卫。累擢直隶提标游击。嘉庆元年，从剿湖北教匪，以功赏花翎。迁山东参将，遂转战川、陕。四年春，从惠龄克麻坝寨，加总兵衔，擢贵州清江协副将。从额勒登保歼阆中贼萧占国、张长庚，乘胜进剿冷天禄於岳池。令穆克登布先据人头堰，与杨遇春夹击，大破贼众，歼天禄，赐号济特库勒特依巴图鲁。於是额勒登保军威大振，遂任经略，穆克登布与杨遇春为左右翼长，常为军锋。冬，与七十五夹击樊人杰於通江，败之，擢山西太原镇总兵。

时川贼徐天德、王登廷、冉天元合挠官军，阻饷道。额勒登保以贼皆劲悍，集师合击於苍溪猫兒埡，议与穆克登布、杨遇春分三路进攻。穆克登布特勇，先期往，为贼所乘，腹背受敌，伤亡副将以下二十四人、士卒数百。及遇春至，据险与贼

相持，经略中军亦被攻，血战竟夜，黎明贼始卻，登廷旋就擒。偕遇春追天元至开县，与德楞泰会师夹击，贼势乃蹙。

五年，从经略入陕。夏，与杨遇春合击伍金柱於手扳崖、铜钱窖，追歼杨开甲於茅坪。秋，要击张天伦於两当剪子岩，追杀数十里。贼折奔阶州，遇於佛堂寺，击败之，斩其渠曾印。六年春，冉学胜将入陕，雪夜率劲骑冲之，贼溃，又败伍怀志於五郎江口，擢乾清门侍卫。夏，伍怀志纠党由汉北东窜，分兵昼夜穷追，及之於秦岭，擒怀志，馀党尽歼，予云骑尉世职。七年，调湖南永州镇，擢甘肃提督。驰剿川东、湖北窜匪，破王国贤於平利，追入川，迭败贼於青冈坪、太平坡，擒景英。是年，军事将葳，录诸将功，擢御前侍卫，晋骑都尉世职。

八年春，搜捕馀匪，由巴峪关深入，擒宋应伏，又擒姚馨佐等於南江。应伏最悍，馨佐乃之富子，皆贼之著名者。应伏党尚存冯天保、余佐斌、熊老八，并百战猾贼。熊老八年二十馀，死党百馀，皆壮悍矫捷，所用矛长数丈，出没老林，伤将士甚众。至是，诱官军入林，设伏狙伺。穆克登布卞急轻敌，劲卒又为他将分调，仓猝中矛，歿於阵，加予轻车都尉世职，并为二等男爵，谥刚烈。严诏捕熊老八，期必获。武弁陈弼贿降俘取贼尸，伪冒以献，立擢弼参将，传首祭穆克登布墓。逾年，罗思举始捕得老八，磔之，军中不敢上闻。

子颐龄，袭爵，二等侍卫，孝全成皇后之父也。道光十四年，册立皇后礼成，追封一等承恩侯，抬入镶黄旗，谥荣僖，以孙瑚图哩兼袭两爵。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晋封三等承恩公，以长子文寿袭，次子文瑞袭男爵。

富成，石莫勒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起健锐营前锋，从征乌什、大小金川，积劳至参领，历火器营营总。出为广西、直隶副将，擢山西太原镇总兵。坐失察盗马贼入边，降京营游击。

复擢山东兖州镇总兵。嘉庆元年，教匪起，率本镇兵赴河南协剿。先清邓州贼巢，进剿吕堰驿、随州红土山，黄玉书就擒，叙功，以提督升用。又连败贼於锤祥邓家冈、香花园、南线畝。命兼领直隶、吉林新调兵。

二年，进攻梁家集，总统惠龄与贼战槐树冈，富成闻砲声，驰往夹击，大败之。偕庆成合击刘起荣，又败贼於温峡口。襄匪由河南窜入陕境，总督宜绵疏调富成赴西安，率甘肃兵二千、回兵二千助剿。夏，分兵五路围贼於大凉山下，歼贼千馀，擒其渠李天德等，又连败贼於双河口、青庄坪、放牛坡、大石川，擢江南提督。赴汉中宁羌，扼川贼入窜之路，循汉南而西，与明亮夹攻，贼距江近，佯引兵入山，图潜渡，富成绕出贼后兜击之，斩获甚众，被奖赉。

三年春，赴达州击退犯城贼，通新宁运道，又连败贼於夔山关、木竹坪、白山寺，擢成都将军。命剿徐天德，屡诏责战甚急。冬，战清凉寺，歼贼数百。四年，张映祥窜广元、宁羌，击之毛家山，又与恆瑞夹击於略阳、阶州。经略勒保疏言其兵力不足，未能制贼，褫职逮问。会富成连败贼於黄家坪、大水沟、党家坪、蒋家坪，诏免治罪，以披甲留营效力，驻镇安防剿。五年夏，总督长麟追剿冉学胜、伍金柱等，而高天德、马学礼亦来犯，富成驰援徽县。贼袭长麟营，官军败绩於架子山，富成力战被重创，遂歿於阵。上初以剿张映祥久无功，故加重谴，至是惜之，命入祀昭忠祠，予云骑尉世职，子三侍卫普亮袭。

时军事久不定，兵多，或事剽掠，乡勇尤甚，人目为“红莲教”。富成与总兵穆维馭下较严，为时所称云。

维，直隶清苑人。隶督标。乾隆中，山东王伦倡乱，以阵斩贼渠杨垒功，擢千总。贼闻京兵南下，掠粮艘造浮桥，图西

窜，维直搏获贼砲二，焚其桥，赐号奋勇巴图鲁。累擢胶州协副将。嘉庆元年，偕富成赴襄阳。恆瑞攻刘家集，维率骑兵横贯贼营，大军蹶其后，获大捷。师次滚河，贼屯对岸董家冈、梁家坳，维偕王文雄选精兵夜潜渡，破贼营。二年，擢登州镇总兵。冬，高均德、王廷诏分扰班鸠关，窥渡汉江，偕副都统六十七连败之双河塘、土门埡，被优奖。三年春，赴四川，从勒保败王三槐、徐天德於石坝山，偕富成要贼竹峪关、洪口诸隘，又败冉文俦於黑马山。夏，贼出李家山西逸，要之大完山，以砲俯击，贼退，他将乘势追击。维直捣李华寺，破贼巢，劳甚致疾，卒於军，诏视阵亡例赐恤。

施缙，陕西定边人。由行伍从征缅甸，累擢云贵督标都司。苗疆事起，应调随征，屡有功，赐号毅勇巴图鲁。累擢湖南参将。嘉庆二年，从总督勒保剿贵州仲苗。三月，连克关岭、巴陇诸要隘，进逼永宁，克下山塘贼寨，解新城围。五月，与总兵张玉龙分两翼，进克望城坡、碧峰山贼寨，攻羊肠山，追贼至新店，擒其渠梁阿站等，擢副将。六月，从勒保攻克水烟坪，偕按察使常明设伏八角洞坡，进攻阿捧，毁寨十一。大军进卡子河，缙分克纳赖坡、鸡湾寨，攻普坪，渡河解南笼围；进攻九头山，擒贼渠陆宝贵，焚其巢，克马鞭田山寨。七月，破韦七络须於普磨，擒其孥，围阿召山梁李景寨，设伏破援贼，擢临元镇总兵。偕常明攻安有大寨，率勇士攀藤上，克之，擒贼渠贺阿豆、吴阿降。九月，从勒保克洞洒贼巢，擒首逆韦七络须。十一月，搜剿上下罗障，直达关岭，前后克寨二十。调贵州安义镇。十二月，偕总兵七格等搜剿各路，乘胜击坝郁、遭峒诸寨。自捧鮓至黄草坝，贼皆净尽。松林、红岩、石门坎、香炉箐诸苗，尚负固抗拒，要击破之，焚寨十九，特诏嘉奖，予优叙。三年，复从总督鄂辉进剿两薛岩、师赵屯诸苗，克寨

五十，苗境遂平。

五年春，四川教匪复炽，起用勒保，会贵州巡抚常明荐缙率贵州兵往协剿，仁宗知缙剿仲苗奋勇冠军，为勒保旧部，兵将相习，命所领自为一军；又虑地利贼情未悉，听德楞泰节制。三月，至潼川，连破贼於大双墩、潼河岸。四月，高天德、马学礼由甘肃窜农安，从勒保迎击盘龙驿、漩河口，败之，偕阿哈保迎击於黄连埡。白号、蓝号众贼窜合江口，夺渡嘉陵江，偕阿哈保分四路进击，大败之。诏以嘉陵江西肃清，贵州兵新到屡捷，特予褒叙。时高、马二贼欲与蓝、白诸号合屯竹子山，勒保以龙安西北两面俱通番地，议分三路兜剿，自率一军出东北，一军出西北，而以缙军由南进。甫抵山南，贼乘高下压，缙挥军迎击，奋力急战；贼来益众，猝受矛伤，殁於阵。缙最为勒保所倚，至川以不习地势致败，优诏依提督例赐恤，称为骁将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子登科，袭骑都尉；占科，袭云骑尉。

李绍祖，顺天大兴人。以武进士授三等侍卫。出为山东武定营游击，累迁临清协副将。嘉庆元年，赴襄阳，数击贼有功，赏花翎。二年，从恆瑞赴四川，迭败贼於田家坝、大宁山梁、金子梁。三年，擢甘肃巴里坤总兵。秋，合攻打石坡、插旗山、古战坪，皆捷。冬，从惠龄克马鞍山贼巢。四年夏，从德楞泰击贼於王家坝、川埡子。秋，偕七十五破樊人杰於开县，又败之临江市。五年春，冉天元等渡嘉陵江，总督魁伦调七十五往援，会其病，以兵付绍祖，率赴川西，进击盐亭、南部。德楞泰击贼於江油白家坝，檄绍祖驰赴，贼踞箐林口，宵犯绍祖营，击卻之。贼谍诡称难民，诣营献计，诱官军往，德楞泰知其诈，率绍祖掩击之，大捷，追败之於包家沟，进战火石埡。以功被优叙。诏以川西略定，命绍祖率贵州兵赴陕，额勒登保疏请仍

留川，遂从德楞泰击张子聪於中江黄鹿山、硃家坪，擒斩甚众。调四川松潘镇，旋调广东高廉镇，仍留军。夏，败张子聪、虔向瑶於达州土主河，又击刘朝选於七孔溪山，大破之。追馀匪至大竹，遇苟文明屡夜来扑营，击却之。八月，徐万富窜房县，追败之两河口。贼窜木瓜铺，逼近远安县城，绍祖扼之牛鹿坡。贼分二队，一犯县城，一薄绍祖营。绍祖力拒，贼佯败走，匹马追之，遇伏被害。依提督例赐恤，谥果壮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子霖袭。

宋延清，山东招远人。乾隆四十六年武进士，授蓝翎侍卫。出为贵州都司，迁游击。从征苗疆，迭克峒寨。从额勒登保攻鸭保山，率健卒夺贼卡，夜大风，攀崖纵火，克之，赐号躄勇巴图鲁，擢参将。仲苗之役，勒保调回贵州，率兵为左翼，克关岭、碧峰山诸隘，破洞洒、当丈贼巢。论功居最，擢大定协副将。嘉庆三年，从勒保赴四川，击贼董谿口、大元山，皆力战，斩馘多。乘胜追贼至杨家坝，中枪，歿於阵。延清骁勇出众，勒保常置左右。剿仲苗时，每战归，持刀负首级累累，衣尽赤，勒保辄手酌酒慰劳。至川未逾月即战歿，深惜之，加等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袁国璜，四川成都人。由行伍从征金川，屡克坚碉，擢守备。复革布什咱全境及达尔图，功皆最，洊升游击。金川平，擢江南狼山镇总兵。乾隆五十三年，从征台湾，克大埔尾、斗六门、水沙连、大里杙，赐号博济巴图鲁。及林爽文窜匿东势角，山径深隘，徒步搜捕，生擒於老崎，被优叙。病归，起署四川建昌镇，寻授重庆镇总兵。从征廓尔喀，克象巴宗山、甲尔古拉卡。台湾、廓尔喀两次论功，再图像紫光阁。六十年，从总督孙士毅由川境进剿苗疆，数有功，被褒赏。

嘉庆元年，四川教匪蜂起，蔓延数县。川兵多赴苗疆，署

总督英善仓猝偕副都统勒礼善、佛住驰往，兵仅数千，檄国璜及总兵何元卿进剿达州。贼屯天星桥，国璜奋击，斩戮千馀。贼窜横山子，偕元卿焚其卡，夺据山梁。贼自东乡纠党数千来犯，砲击之退，次日复聚，迎击，毙贼数百，而来者愈众。国璜苦战三日，力竭阵亡，依提督例赐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子起袭。

何元卿，四川华阳人。从征金川、廓尔喀、苗疆，积劳擢副将。嘉庆元年，从福宁克旗鼓寨，擢陕西兴汉镇总兵。达州横山子之战，与国璜同遇害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孙胜先袭，官至湖南沅州协副将。

诸神保，马佳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起护军校，出为四川游击，驻西藏，累擢重庆镇总兵。廓尔喀之役，守绒辖要隘，赏花翎。调建昌镇，从征苗疆。嘉庆元年，赴湖北剿教匪，从福宁破贼来凤，克旗鼓寨，赐号喀勒春巴图鲁。二年，从额勒登保围攻芭叶山，贼夜突营，由诸神保汛地逸出，坐禡职，留营自赎。寻击贼红土溪，被创坠马阵亡，依参将例赐恤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达三泰，原名达音泰，呢玛奇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由鸟枪蓝翎长累迁副护军参领。从征石峰堡，授陕西循化营参将。历甘肃永固协副将，署西宁镇。从征廓尔喀有功，赐号常勇巴图鲁，授四川松潘镇总兵。乾隆六十年，湖南苗犯酉阳，率屯土兵击之，克砲木山、石花诸寨。偕提督花连布进解永绥围，又偕阿哈保、塞灵额攻纳共山，攀縋而上，斩获甚众。克贵道岭、马鞍山，追贼黄土坡，被创力战，大捷，特赐蟒服。又破贯鱼坡，苗疆平。嘉庆二年，移军湖北剿教匪，遂赴四川。齐王氏、姚之富趋达州，欲与王三槐等合，达三泰先据白帝城，连战却之，进援巫山、巴东，要击之小河口，又追败之均州、竹溪。

贼复由陕入川，与明亮合击於黄坝驿。三年，从大军逼贼三岔河，齐、王二贼就歼，被优赉。寻击高均德於山阳，合围大神山，设伏诱贼，败之静边寺，擒斩甚众。会诸军克箕山，擢甘肃提督。勒保调赴川东助剿冷天禄，攻手把岩，夺鱼鳞口贼卡，遇伏被害。优恤，谥壮节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子呢玛善袭。

呢玛善从父军中，以战功授蓝翎侍卫。父歿，转战三省，累擢头等侍卫，授河北镇总兵，历郟、衢州、南阳诸镇。道光初，擢成都将军，平果洛克番匪。卒，谥勤襄。

德龄，纳喇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由拜唐阿累擢銮舆卫冠军使。出为直隶副将，擢山西太原镇总兵。调赴襄阳剿教匪，从庆成等转战，以功赐花翎。嘉庆二年，驻防夔州。三年，偕观成合攻老木园。贼既歼，剿铁瓦寺馀匪。四年秋，击张金魁於岳池场、安家山，败之。追至万县陈家坡，后队为贼所袭，驰马回战，歿於阵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保兴，承吉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鸟枪护军队长。从征缅甸、金川，累迁参领。出为陕西神木协副将，丁忧回旗。甘肃撒拉尔回叛，起署河州协。兵事初定，抚绥有法，军民安之。调督标中军，擢直隶宣化镇总兵，历陕西兴汉镇、甘肃河州镇。嘉庆二年，赴川、陕剿教匪。偕硃射斗击贼营山，又败之小垭口。王三槐扰大竹、广安，要击之。邻水被围，知县杨为龙坚守，驰援，贼始退，被优赉，偕硃射斗破贼天华山，乘胜连夺要隘。三年，攻弹子坝，歼贼渠。时王三槐犯开县，罗其清、冉文俦合踞东乡后河，将窥陕。保兴绕出贼前，与杨秀夹击，败贼於固军坝，赏花翎。贼自陕回扰达州，保兴要击於龙凤垭。又战石梯坎，径路纷歧，会大风雨，贼压而阵，遂遇害。予骑都尉世职，河州民为立祠。

凝德，乌雅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尚书官保子。授蓝翎侍卫，历銮舆卫治仪正、冠军使。出为直隶独石口副将，谓督标中军。嘉庆元年，赴湖北军，从破黄玉贵於红土山，赏花翎。二年，赴孤山冲防剿，寻入川。王三槐扰渠县，扼守红春坝。四年，擢甘肃巴里坤总兵。从恆瑞剿贼甘肃，驻守三曹河。贼北走，追败之老柏树、牟家坝、两河口。五年，辛聪馀党窜秦安，讹言伏羌被围，凝德率兵四百赴援，未至四十里遇贼，众寡不敌，拒战被害。予骑都尉世职。

多尔济扎布，巴鲁特氏，蒙古镶黄旗人。由蓝翎侍卫累擢湖北郟阳参将。从剿镇箬苗，迁副将。嘉庆元年，檄防竹山、竹谿。三年，署宜昌镇总兵。从击张汉潮於山中，蹊踪穷追，被嘉奖。五年，授广东碣石镇总兵。二月，剿陝匪於洵阳三岔山，乘胜深入，贼分队绕袭后路，四面受敌，挥军杀贼百馀，日暮力尽，被害。予骑都尉世职。

王凯，贵州贵筑人。从征金川，积劳至游击，累擢浙江定海镇总兵。嘉庆二年，以不谙水师降副将，命赴贵州从勒保剿仲苗，补都匀协。三年，授宜昌镇总兵，驻守郟县，败贼於黄龙滩。率兵二千，分守郟西、巴州，防张汉潮。四年，贼窜房县，击走之。五年，复来犯，大败其众，又破贼於东湖。夏，徐天德窥襄、郟兵单，犯当阳、远安，踞马鞍山，合诸军环攻，凯傍左麓进，贼走马家营。师分三路入，贼张左右翼拒战，别遣步队钞截后路，凯奋击，贼稍却，兵进遇伏，贼自林中出，猝被害。优恤，谥勇壮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王懋赏，山东福山人。乾隆四十一年一甲一名武进士，授头等侍卫。出为云南景蒙营游击，累迁广西浔州协副将。从征苗疆，克结石冈，破尖云山，复乾州，皆有功。嘉庆二年，以剿西隆匪，回广西。五年，调赴湖北军。六年，败贼余家河、

茅伦山，赏花翎。攻鹅坪坡、秦家坪，擢湖南永州镇总兵，驻守兴州、房县、大竹，防川、陕窜贼。七年，曾家秀等窜保康，倍道穷追，贼踞马鬃岭拒战，懋赏先登，中矛，歿於阵。予骑都尉世职。

惠伦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一等承恩公奎林子。出嗣伯父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，袭爵，擢头等侍卫、尚茶正、镶蓝旗护军统领，授奉宸苑卿。嘉庆二年，命偕副都统阿哈保率东三省兵赴湖北剿教匪，时贼氛方炽，诏惠伦迅往襄阳，如明亮、德楞泰犹在贼后，即会同王文雄攻剿，听景安调度。惠伦至襄阳，击贼小河口，偕阿哈保追杀二十馀里。大兵適自荆州至，乘机夹击，贼大败，窜入南漳山中，优诏奖赉。又偕德楞泰击贼耗子沟，贼众猛扑，达三泰连射贼，惠伦挥军突进，冲入贼阵，会明亮自枫树垭夹攻，斩获甚多。贼窜花石岭，总兵长春诱之下山，达三泰设伏山半，惠伦以劲骑横击。贼败窜黄龙滩，欲分走郟阳斗河，无船可渡。追及草甸，贼五路迎拒，官军亦分五队，明亮等据山梁，贼上扑，击败之。别贼突出援，惠伦等又败之。乃奔陈家山梁，乘雾图遁。惠伦渡涧追击，见一贼执旗指挥，知为渠魁，追至长坪，射之，应弦倒；馀贼竞集，连射毙数贼，猝中枪，歿於阵。仁宗震悼，诏惠伦父子效命疆场，实为可悯，从优议恤，赐内帑三千两治丧，以子博启图袭公爵，在御前侍卫行走。博启图自有传。

安禄，多拉尔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一等超勇公海兰察子。以海兰察平石峰堡功，推恩授二等侍卫、乾清门行走，并予骑都尉世职。从征廓尔喀，赐号哈什巴巴图鲁。乾隆五十八年，承袭公爵，擢头等侍卫。嘉庆四年，命解饷赴四川，遂从额勒登保军。时徐天德败窜鸡公梁，额勒登保乘夜追之，黎明，贼复拒战，安禄偕格布舍以左翼冲贼阵，贼窜城隍庙，右翼杨遇

春伏起，前后夹击，歼戮无算。又败王登廷，追至西乡鱼渡坝。王登明与齐家营股匪合踞青冈岭，安禄等三路竞进，贼大溃，鲜大川、苟文明窥开县，偕硃射斗败之於枯草坡，乘雾夺汪家山，馀贼数千奔下山沟，安禄率五六骑大呼驰击，贼众披靡，突林中数矛攒刺，遂歿於阵。事闻，优恤，赐内帑一千两，谥壮毅，加予骑都尉世职。仁宗深惜之，诏以惠伦、安禄皆名将子，膺五等之封，为莠民所戕，国威大损，戒统兵大臣以满洲、东三省兵自为一队，及锋而用，勿致疏虞。子恩特贺莫札拉芬，袭公爵，兼骑都尉。寻议又加骑都尉，并为三等轻车都尉，以安禄弟安成袭。

佛住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侍郎三泰子。三泰殉难叶尔羌，封三等伯，佛住袭爵，为散秩大臣、世管佐领，充阿克苏领队大臣，授成都副都统。嘉庆元年，充哈密办事大臣，行抵西安，闻达州教匪起，自请偕英善往剿，允之。时贼扑东山庙，与丰城贼合，佛住与副都统勒礼善分路进攻，冒雪由山路破贼卡，扼东山隘口。贼自大东林潜渡河，率协领塔克慎、知县刘清隔岸砲击之。又偕英善、勒礼善擒徐天富，被优赉。二年正月，丰城贼倾巢出，游击范楸、守备杨成阵亡，贼遂逼东乡，别贼复自张家观来犯，佛住率众力战，歿於阵。诏：“佛住已调哈密，自请回川剿贼。今在东乡捐躯，其父三泰亦系阵亡，尤为可悯，从优议恤。应给世职，并为一等子爵，加一云骑尉。”子瑞龄袭。

西津泰，和色里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前锋侍卫。从征台湾，累战皆捷，赐号法尔沙台巴图鲁，图像紫光阁，擢护军参领。从征苗疆，克榔木陀山、大坪山、雷公滩、大乌草河，围高多寨，复连破贼於大坡脑、得胜山，克垂藤、董罗诸寨，焚大小天星寨，进克马鞍山，擢头等侍卫，加副都统衔。从额勒登保

克石隆贼巢，石柳邓就歼，予优叙。嘉庆二年，赴四川，破王三槐於冉家垭、金瓘寺，从宜绵击贼於花潭子，又克香炉坪贼巢，迭被优赉。进击安子坪，贼退精忠寺，围之，倾巢出犯，西津泰冲入贼阵，手刃十馀贼，身受重创，阵亡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

丰伸布，唐古忒氏，蒙古镶红旗人，福州驻防。由马甲累擢协领。从征台湾，擢西安右翼副都统。嘉庆元年，率军驻兴安，防湖北教匪。二年，移防商、雒要隘。贼犯双树卡，又间道攻县城，连卻之，赏花翎。进驻竹谿，遏贼入陕。贼掠近地，屡击走。高天升大股踞石槽沟，率兵千自竹山进剿。关庙河，要隘也，冒雨进扼之，贼来争，丰伸布先据山梁，贼分两路猛扑，杀伤相当，而贼益垒集，短兵相接，丰伸布受创甚，至暮大雨，息军山巅，以伤殒。优恤，谥壮勇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六年，高天升就擒，传首祭奠。无子，以侄阿克当阿袭职。

阿尔萨朗，赖奇忒氏，蒙古镶白旗人。以副前锋参领从征金川，迭克山寨坚碉，破扎古功尤著。战达撒谷受创，特诏慰问。累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，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。金川平，图像紫光阁。历喀什噶尔、伊犁领队大臣，召回京，会甘肃石峰堡回叛，自请从剿，连破贼於云雾山、田家山，进围石峰堡，攻其西北，以火攻克之，斩虏特多，授护军统领，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。嘉庆元年，率健锐、火器营从永保剿教匪，转战河南、湖北，屡破贼。二年五月，驻兵王家坪，营垒未定，贼自山沟出袭，阿尔萨朗力战，猝中枪，歿於阵。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及高天升传首京师，命祭其墓。

乌什哈达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以前锋从征缅甸有功，赐号法福哩巴图鲁，授三等侍卫。从征金川，屡克坚

碉，擢二等侍卫、正白旗蒙古副都统，予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。充和阗领队大臣，坐与办事大臣德凤互讦，褫职，效力乌什边卡。寻复起授头等侍卫、虎枪营营长、健锐营翼长。从征台湾，率水师擒贼渠庄大田於琅峤，复勇号、世职。授吉林副都统，调镶红旗蒙古副都统。从征廓尔喀，乌什哈达临阵勇敢，论功辄最，三次图像紫光阁。召对，自伐战绩，高宗恶之，褫职戍伊犁。嘉庆元年，赦归，请赴湖北军剿匪自效，偕副都统鄂辉败贼襄阳，进战锤祥。二年，驻守宜城西岸，贼窥古河口，击走之。移防四川石砬，攻白岩山，克贼卡。三年，王三槐由梁山、垫江窜渠口，与白岩山贼潜结，引之渡江。乌什哈达兵少不敌，力战遇害。予轻车都尉世职，子图尔弼善袭。

和兴额，葛济勒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以鸟枪护军从征缅甸、金川、撒拉尔、石峰堡，赐号佛尔钦巴图鲁，累擢广州右翼副都统。坐事降调，授头等侍卫，充巴里坤领队大臣，复授广州左翼副都统。嘉庆二年，仲苗扰及广西西隆，从总督吉庆赴剿，败贼於夏雄。苗屯亚稿，设伏山径，由深箐绕出夹击，歼之。进攻那地，西隆肃清。围岩场寨，连败之红水江、板蚌、板阶，解册亨围。仲苗平，调甘肃凉州副都统。五年，赴陕西防剿。冉学胜等由辛峪窜出，和兴额不能御，夺勇号、花翎，降为防御，随营效力。寻破贼沔县乾沟河，授佐领。六年，樊人杰由黑河西窜，和兴额扼之於五丁关，擒斩甚众，擢协领。冉学胜屯大坝，偕总兵杨奎猷击之，和兴额先进，遇伏，歿於阵，依副都统例赐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子福格袭。

论曰：教匪之役，首尾十年，国史忠义传所载副参以下战歿至四百馀员，其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，且二十馀人。王文雄、硃射斗，一时名将；穆克登布、施缙，亦号骁勇；惠伦、安禄，并贵胄俊才。仓猝摧仆，三军气燿。当宁为

之震恻，旌恤特示优异；馮虽功过相参，要皆竭忠行间，殒身不顾。呜呼，烈已！当日岩疆悍寇，军事艰难，盖可见云。

列传一百三十七

李长庚 子廷钰 胡振声 王得禄 邱良功 陈步云
许松年 黄标 林国良 许廷桂

李长庚，字西岩，福建同安人。乾隆三十六年武进士，授蓝翎侍卫。出为浙江衢州营都司，累迁乐清协副将。五十二年，署福建海坛镇总兵。邻海有盗，误指所辖界，坐褫职。罄家财募乡勇，捕获巨盗，起用，补海坛游击，迁铜山参将。自乾隆季年，安南内乱，招濒海亡命劫内洋，以济饷为患，粤东土盗凤尾、水澳两帮附之，遂益肆扰。五十九年，夷艇始犯福建三澎，长庚击走之。

嘉庆二年，迁澎湖协副将，擢浙江定海镇总兵。三年，迭击洋匪於衢港及普陀。四年，凤尾帮引夷艇入温州洋，败之，赐花翎。五年夏，夷艇合水澳、凤尾百餘艘萃於浙洋，逼台州。巡抚阮元奏以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击之，会师海门。贼泊松门山下相持，飓风大作，覆溺几尽，其泊岸及附败舟者皆就俘，获安南伪侯伦贵利等四总兵，磔之，以敕印掷还其国。是年，擢福建水师提督，寻调浙江。安南乌艚船百餘号，总兵十二人，分前中后三队，所获四总兵，其后队也。

未几，安南新阮内附，受封守约束，艇匪无所巢穴。其在闽者，皆为漳盗蔡牵所并，有艇百餘，粤盗硃濆亦得数十艘。牵，同安人，奸猾善用众，既得夷艇，凡水澳、凤尾诸党悉归之，遂猖獗。阮元与长庚议夷艇高大，水师战舰不能制，乃集

捐十餘萬金付長庚，赴閩造大艦三十，名曰靈船，鑄大砲四百餘配之。連敗牽等於海上，軍威大振。

八年，牽窺定海，進香普陀山，長庚掩至，牽僅以身免，窮追至閩洋，賊船糧盡帆壞，偽乞降於總督玉德，遣興泉永道慶徠赴三沙招撫，玉德遽檄浙師收港，牽得以其間修船揚帆去。浙師追擊於三沙及溫州，毀其船六。牽畏靈船，賄閩商造大艇，高於靈船，出洋以被劫報，牽得之，渡橫洋，劫台灣米以餉硃瀆，遂與之合。

九年夏，連宗八十餘入閩，戕總兵胡振聲，詔治閩將不援罪，長庚總統兩省水師。秋，牽、瀆共犯浙，長庚合諸鎮兵擊之於定海北洋，沖賊為二，自當牽，急擊，逐至盡山。牽以大艇得遁，委敗硃瀆，瀆怒，於是復分。十年夏，調福建提督。牽聞長庚至，遂窺浙，追敗之青龍港，又敗之於台州斗米洋。復調浙江提督。

十一年正月，牽合百餘艘犯台灣，結土匪萬餘攻府城，自號鎮海王，沉舟鹿耳門阻援兵。長庚至，不得入，謀知南汕、北汕、大港門可通小舟，遣總兵許松年、副將王得祿繞道入，攻洲仔尾，連敗之。二月，松年登洲仔尾，焚其藪，牽反救，長庚遣兵出南汕，與松年夾擊，大敗之。牽無去路，困守北汕。會風潮驟漲，沉舟漂起，乃奪鹿耳門逸去，詔奪花翎、頂戴。四月，蔡牽、硃瀆同犯福寧外洋，擊敗之，追至台州斗米洋，擒其黨李按等。

長庚疏言：“蔡逆未能殲擒者，實由兵船不得力，接濟未斷絕所致。臣所乘之船，較各鎮為最大，及逼近牽船，尚低五六尺。曾與三鎮總兵原預支養廉，捐造大船十五號，而督臣以造船需數月之久，借帑四五萬之多，不肯具奏。且海賊無兩年不修之船，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。桅柁折則船為虛器，風篷爛

则寸步难行。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，仅馀船三十，篷朽硝缺；一回闽地，装篷燂洗，焕然一新，粮药充足，贼何日可灭？”诏逮治玉德，以阿林保代。既至福建，诸文武吏以未协剿、未断岸奸接济、惧得罪，交谮长庚。阿林保密劾其逗留，章三上，诏密询浙江巡抚清安泰。清安泰疏言：“长庚熟海岛形势、风云沙线，每战自持舵，老於操舟者不及。两年在军，过门不入。以捐造船械，倾其家赀。所俘获尽以赏功，士争效死。八月中战渔山，围攻蔡逆，火器瓦石雨下，身受多创，将士伤百四十人，鏖战不退。贼中语：‘不畏千万兵，只畏李长庚。’实水师诸将之冠。”且备陈海战之难，非两省合力不能成功状。时同战诸镇，亦交章言长庚实非逗留。仁宗震怒，切责阿林保，谓：“朕若轻信其言，岂不自失良将？嗣后剿贼专倚长庚，倘阿林保从中掣肘，玉德即前车之鉴！”并饬造大同安梭船三十，未成以前，先雇商船备剿。长庚闻之，益感奋。是年秋，击贼於渔山，受伤，事闻，复还翎顶。

十二年春，击败牵於粤洋大星岛。十一月，又击败於闽洋浮鹰山。十二月，遂偕福建提督张见升追牵入澳，穷其所向，至黑水洋。牵仅存三艇，皆百战之寇，以死拒。长庚自以火攻船挂其艇尾，欲跃登，忽砲中喉，移时而殒。时战舰数十倍於贼，见升庸懦，遥见总统船乱，遽退，牵乃遁入安南外洋。上震悼，褒血卮，初拟俟寇平锡以伯爵，乃追封三等壮烈伯，谥忠毅，於原籍建专祠。

长庚治军严，信赏必罚，自偏裨下至队长水手，耳目心志如一，人人皆可用。与阮元同心整厉水师，数建功，为玉德所忌。及阿林保之至闽也，置酒款长庚，谓曰：“大海捕鱼，何时入网？海外事无左证，公但斩一酋，以牵首报，我飞章告捷，以馀贼归善后办理。公受上赏，我亦邀次功，孰与穷年冒风涛

侥幸万一哉？”长庚谢曰：“吾何能为此？久视海船如庐舍，誓与贼同死，不与同生！”阿林保不怩。既屡劾不得逞，则飞檄趣战。长庚殲所落齿寄其妻，志以身殉国。既歿，诏部将王得禄、邱良功嗣任，勉以同心敌忾，为长庚雪仇。二人遵其部勒，卒灭蔡牵，竟全功焉。

长庚无子，养同姓子廷钰为嗣，袭伯爵，授二等侍卫。道光中，出为南昌副将，累擢浙江提督。因病不能巡洋，夺职家居。咸丰初，治本籍团练，迭克厦门、金岛、仙游，授福建提督。寻以误报军情解任，仍会办团练。十一年，卒，孙经宝袭爵。

胡振声，亦同安人，提督贵子。起行伍，累擢至温州镇总兵。从长庚大破夷艇於台州松门洋，自是屡从长庚击贼海上。嘉庆九年六月，率二十六艘运舟材赴福建，至浮鹰洋，遇贼，与总兵孙大刚夹攻，歼贼甚众，而舟为砲焚，闽师不能救，遂被害。优恤，谥武壮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

王得禄，字玉峰，福建嘉义人。林爽文倡乱，陷县城。得禄家素丰，捐贖募乡勇，助官军复之，授把总。明年，贼复围城，从总兵柴大纪固守。及围解，率乡勇搜捕大坪顶等处馀匪，焚琅峤贼巢，贼渠庄大田就擒。台湾平，赐花翎、五品顶戴，迁千总。嘉庆元年，巡洋至獭窟，遇贼，得禄先登，擒吴兴信等。历年出洋捕海盗，号勇敢，累擢金门营游击。七年，从李长庚击蔡牵於东沪洋，擒贼目徐业等百馀人，又擒吕送於崇武洋，被奖叙。九年，从总兵罗仁太击贼於虎头山洋面，获船械甚多。十年，击蔡牵於虎井洋，败之，署澎湖协副将。九月，遇牵於水澳，焚其舟，擒歼殊列等百馀人。十一年春，牵入台湾，围府城。李长庚令得禄与许松年驾小舟自安平港入侦之，帆樯弥望，夜纵火焚贼舟，遂入屯柴头港。明日，贼自洲仔尾

攻府城北门，得禄率兵蹙其后，大呼以前，贼惊却。城内军出夹攻，大败之，乘胜至洲仔尾，破其营，贼乃遁。五月，牵复窳鹿耳门，得禄首先冲击，获船十，沈船十一。叙功，加总兵衔。寻擢福宁镇总兵。

十二年，调南澳镇。七月，败硃漬於鸡笼洋，获船十四。十一月，又败其党於古雷洋，射殪贼目硃金，擒张祈，被奖叙。未几，李长庚战歿，命得禄与邱良功继任军事。十三年，擢浙江提督。既而调福建，邱良功代之。时阮元再任浙江巡抚，张师诚为福建巡抚，两省合力，得禄与良功同心灭贼。十四年八月，同击蔡牵於定海渔山，败之。牵东南走，追至黑水洋，合击累日，良功以浙舟骈列贼舟东，得禄率闽舟列浙舟东，战酣，良功舟伤暂退，得禄舟进，附牵舟，诸贼党隔不得援。牵铅丸尽，以番银代，得禄额腕皆伤，掷火焚牵舟尾楼，复冲断其舵。牵知不免，举砲自裂其舟沉於海。诏以牵肆逆十有四年，渠魁就歼，厥功甚伟，锡封得禄二等子爵，赐双眼花翎。馀党千二百人，后皆降，海盗遂息。

得禄为福建提督历十载，屡疏陈缉捕事宜，改定水师船制，皆如议行。二十五年，调浙江提督。道光元年，乞病归。十二年，台湾张丙作乱，得禄率家属擒贼目张红头等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，台匪沈和肆掠，输粮助守，晋太子太保。二十一年，英吉利犯厦门，命驻守澎湖。次年，卒，赠伯爵，谥果毅。次子朝纶袭子爵，官户部员外郎。

邱良功，福建同安人。起行伍，屡以获盗功，洊擢闽安协副将。嘉庆十年，偕许松年会剿蔡牵，追至小琉球，见台湾师船二为贼围，赴援，松年举旗招之，未至。以违调遣被劾，褫职逮讯。得白，复原官，署台湾副将。十一年春，从李长庚击蔡牵，破洲仔尾贼巢，牵乘间逸，夺顶戴。五月，破牵於鹿耳

门，赐花翎。十二年，硃濱犯淡水，偕王得禄追至鸡笼洋，连败之，擒歼甚众，被优叙。十三年，擢浙江定海镇总兵。十四年，擢浙江提督。偕王得禄合击蔡牵於渔山外洋，乘上风逼之，夜半浪急，不得进。明日，复要截环攻，牵且战且走，傍午逾黑水洋，见绿水。良功恐日暮贼遁，大呼突进，以己舟逼牵舟，两篷相结。贼以楫冲船，陷入死斗。良功腓被矛伤，毁贼楫，得脱出。闽师继之，牵遂裂舟自沉。论功，锡封三等男爵，次於王得禄。或为之不平，良功曰：“海疆肃清，已为快事，名位轩轻何足计？”二十二年，入觐，卒於途，赐恤，谥刚勇。子联恩袭男爵，官直隶河间协副将。

陈步云，浙江瑞安人。入伍隶水师，数获盗，以勇力称，授温州营把总。从良功追蔡牵，步云以四十人驾舟径逼牵舰麈斗，舟小不相当，见两提督至，亟投火罐焚贼舰，以长戟钩舷，率数卒跃登，短兵相搏，歼牵妻及其党。贼舰已坏，牵犹持利刃踞舵楼，顾欲取之。良功隔船疾呼，船与水平，速去，放长绳水中援之起，而牵船没矣。步云身被十数创，两提督皆临慰视。事闻，赐奖武银牌，擢千总。累迁闽安副将。总督孙尔准欲裁减师船，步云言李提督所造船高大坚緻，其利远胜同安夹板、快驹诸船、裁之缉匪无具，有事不能制敌，议乃寝。尔准荐其才可胜专阃，入觐，宣宗曰：“汝即随邱、王两提督攻沉蔡牵之陈步云耶？”询战功甚悉。遂擢定海镇总兵，历琼州、福宁、金门、海坛诸镇。道光十九年，以伤发，乞解职。三十年，卒。

许松年，字蓉俊，浙江瑞安人。以武举效力水师，从李长庚积功至提标参将。嘉庆十年，护理金门镇总兵。击蔡牵於小琉球；又击硃濱、乌石二於宫仔洋，从李长庚追败之於闽、粤交界甲子洋。又迭击牵於青龙港、斗米洋。十一年，偕王得禄

败牵於台湾洲仔尾，跣海水而登，焚溺无算。是年夏，李长庚攻牵於鹿耳门，松年扼张坑、返埕洋面，获贼船一，沉船三，又於水澳擒蔡三来等。李长庚论水师将材，举松年可独当一面，总督阿林保以疏闻。十二年，从长庚击蔡牵於大星屿、浮鹰洋，松年跃入贼船获之，被优叙。十三年，硃濇潜匿东涌外洋，命松年躡剿，遂移师入粤。追至长山尾，了见贼船四十馀，知其最巨者为濇所乘，并力围攻，濇受砲伤，未几毙。诏嘉松年奋勇，克歼渠魁，赐花翎，予云骑尉世职。粤匪张保仔窜闽洋金门、厦门，松年遣渔船诱之，以舟师围击，获船七，沉船六，被优叙。十五年，伤发回籍，寻丁母忧。十九年，授甘肃西宁镇总兵，历延绥、漳州、天津、碣石诸镇。道光元年，擢广东陆路提督，调福建水师提督。六年，台湾械斗，松年方阅兵，弹压解散，总督孙尔准与之不协，寻以治理轻纵，被议褫职，留台效力。乞病归，卒於家。子锡麟，袭世职。

黄标，字殿豪，广东潮州人。由行伍拔补千总，擢守备。乾隆五十五年，艇匪肆掠，总督福康安议练水师，募奇才异能者领之。标技勇过人，生长海壖，习知水道险易，能久伏水底，视物历历可数，特被识拔。以捕获龙门洋盗及狗头山匪功，擢都司，署游击。

嘉庆元年，剿匪於南澎外洋，获李超胜等三十馀名。仁宗素知其名，诏嘉缉捕勤能，擢参将。二年，俘洋盗胡三胜等，复击毙安南匪首，尽获其众，被优叙。三年，迁澄海副将。未几，擢广东左翼镇总兵，命总统巡洋水师，责以肃清海盗。四年，剿匪大放鸡山及双鱼桅、夹门外洋，歼获甚众，赐花翎，命绘像以进。寻以盗劫盐艘被劾，诏原之。六年，复击贼於南澎外洋，获田亚猛等。七年，偕提督孙全谋剿博罗会匪，连破羊矢坑、罗溪营要隘，捣其巢。事平优叙，并被珍赉。自将水

师，饮食寝处与士卒共，先后获匪六百馀名，粤海倚为保障。八年，偕孙全谋出海捕贼，贼遁广州湾。标议合兵守隘，俟贼粮尽可尽歼。全谋虑持久有风涛患，乃分兵，贼得突围逸出。标叹曰：“此机一失，海警未已！”愤懑成疾。寻坐师久无功，吏议夺职留任。未几，卒。

自安南夷艇散后，馀党留粤者分五帮：曰林阿发、曰总兵保、曰郭学显、曰乌石二、曰郑乙。提督钱梦虎、孙全谋皆庸材，不能办贼。标歿后，益无良将，惟林国良、许廷桂以死事闻。

国良，福建海澄人。世袭骑都尉，授广东碣石镇标游击，累迁海澄副将，继标为左翼镇总兵。十三年，追剿乌石二於丫洲洋，击沉数艘，贼舰续至益多。国良以伤殒，优恤，谥果壮。

廷桂，广东归善人。由行伍擢千总。乾隆中，从征台湾，累迁海门营参将。国良歿，护理左翼镇总兵。十四年，击歼匪首总兵保於外洋，围其馀党。张保仔率大队来援。众寡不敌，廷桂死之。赐恤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泊蔡牵既灭，惟粤匪存，於是百龄为两广总督，乃断接济，整军纪，越一年，剿抚以次定。东南海氛始靖。

论曰：东南海寇之扰，始末十有馀年。惟浙师李长庚一人能办贼，以闽帅牵掣而阻成功，然长庚忠诚勇略闻於海内，上结主知，庙算既孚，乃专倚畀。泊闽、浙合力，贼势浸衰，不幸长庚中殒，而王得禄、邱良功等以部将承其遗志，卒歼渠魁。粤将惟黄标可用，而未尽其才。百龄乘闽、浙殄贼之后，剿抚兼施，遂如摧枯拉朽。要之海战惟恃船坚砲利，与断接济而已，循之则胜，违之则败。得失之林，故无幸哉！

列传一百三十八

沈初 金士松 邹炳泰 戴联奎 王懿修 子宗诚 黄钺

沈初，字景初，浙江平湖人。少有异禀，读书目数行下，同郡钱陈群称为异才。乾隆二十七年，南巡，召试，赐举人，授内阁中书。明年，成一甲第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三十二年，直懋勤殿，合写经为皇太后祝釐。逾年，大考翰詹，以直内廷未与试，诏褒初学问优美，特晋一秩，擢侍讲。三十六年，直南书房，督河南学政，未赴任，丁祖母承重忧。服阕，迁右庶子。累擢礼部侍郎，督福建学政。遭本生父忧，服阕，起兵部侍郎。寻以母病乞归终养。后起故官，督顺天学政，调江苏。任满回京，调吏部，又督江西学政。

初以文学受知，历充四库全书馆、三通馆副总裁，续编石渠宝笈、秘殿珠林，校勘太学石经。嘉庆元年，与千叟宴，充会试知贡举。擢左都御史，授军机大臣，迁兵部尚书，历吏、户二部。四年，以老罢枢务，免直内廷，充实录馆副总裁。未几卒，谥文恪，祀贤良祠。

金士松，字亭立，江苏吴江人，寄籍宛平。举顺天乡试，改归原籍。乾隆二十五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侍读，直懋勤殿写经。典福建乡试，督广东学政。直南书房，累迁詹事，以生母忧归。服阕，会高宗南巡，迎銮道左，回京督顺天学政。以寄籍辞，诏免回避，联任凡七年。累擢礼部侍郎，调兵部。五十年，帝御乾清宫，赐千叟宴。士松年五十七，未

得与，特命试诗，赏赉同一品。调吏部，直讲经筵，校勘石经，迁左都御史。嘉庆元年，再与千叟宴，迁礼部尚书。二年，调兵部，罢直书房。五年，扈跸谒裕陵，途次婴疾，遣御医诊视。还京，卒，谥文简，祀贤良祠。

邹炳泰，字仲文，江苏无锡人。乾隆三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纂修四库全书，迁国子监司业。国学因元、明旧，未立辟雍，炳泰援古制疏请。四十八年，高宗释奠礼成，因下诏增建辟雍。逾两年，始举临雍礼，称盛典焉。寻超擢炳泰为祭酒。累迁内阁学士，历山东、江西学政。嘉庆四年，授礼部侍郎，调仓场，剔除积弊。坐粮 颜培天不职，劾去之。六年，京察，特予议叙。军船交粮挂欠，已许抵补，后至者复然。炳泰虑年年积欠，与同官达庆意不合，自具疏奏，诏斥其偏执使气，镌级留任。又奏监督轮值宿仓，仓役出入滋弊，宜令於仓外官房居住，从之。十年，擢左都御史，迁兵部尚书，兼署工部，管理户部三库。十一年，兼管顺天府尹事。十二年，调吏部。十四年，加太子少保。仓吏高添凤盗米事觉，坐久任仓场无所觉察，褫官衔，降二品顶戴，革职留任，久乃复之。十六年，署户部尚书。寻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

炳泰在吏部久，尤慎铨政。十八年，铨选兵部主事有误，同官瑚图礼徇司员议，回护坚执。炳泰力争曰：“吾年已衰，何恋恋禄位？不可使朝廷法自我坏！”自具疏白其故，上韪其言，卒罢瑚图礼。既而有降革官捐复者二人，准驳不当，侍郎初彭龄论与不合，疏闻，上斥炳泰无定见，镌级留任。又盗劫兵部主事姚堃於昌平八仙庄，诏以地近京畿，官吏闾茸，不能治盗，罢炳泰兼管府尹事。及教匪林清变起，逆党多居固安及黄村，追论炳泰在官不能觉察，以中允、赞善降补。寻休致，归。二十五年，卒。

柄泰自初登第，不登权要之门，浮沉馆职，久之始跻卿贰。屡掌文衡，称得士。立朝不苟，仁宗重之，而终黜。

戴联奎，字紫垣，江苏如皋人。乾隆四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联奎少从邵晋涵受经学，既通籍，以清节自厉，在翰林久不迁。大学士嵇璜掌院事，将保送御史，列联奎名，满掌院学士曰：“吾未识其人，何以论其才否？”璜以语联奎，使往见，联奎漫应之，不往。及京察举一等，又列联奎名，复言如前，终不得与，璜乃益重之。和珅为掌院，访时望傅其子丰绅殷德，或荐晋涵及联奎，晋涵移病归，联奎亦坚辞。循资累迁至内阁学士。嘉庆九年，迁兵部侍郎，历礼部、兵部、吏部。二十一年，擢左都御史。逾年，擢礼部尚书，调兵部。二十五年，失行印，坐降三品京堂，补太常寺卿，督浙江学政。道光元年，擢礼部侍郎，又擢兵部尚书。召还京，未至，卒。

王懿修，字仲美，安徽青阳人。乾隆三十一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入直上书房，授庆郡王永璘读。典陕西、广东、江西乡试，督广西、湖北学政，存擢少詹事。五十四年，引病归，终父母丧始出，复乞病在告。嘉庆元年，举行千叟宴，懿修与焉，被御制诗刻、玉鸠杖、文绮之赐。七年，起授通政司副使，历光禄寺卿、内阁学士。八年，擢礼部侍郎，督顺天学政。十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回京供职。寻擢礼部尚书，管户部三库事。十二年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十四年，万寿庆典，加太子少保，典会试。

懿修持躬端谨，制作雅正，甚被仁宗眷遇。十八年，以老致仕。逾二年，年八十，赐寿，谒宫门谢，逢上出御经筵，亲解佩囊赐之。二十一年，卒。谥文僖。

子宗诚，字廉甫。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嘉庆中，历典云南、四川、陕西乡试，督河南、山东、江西学

政，洵擢礼部侍郎，历工部、兵部，典会试。道光二年，擢兵部尚书，历署礼部、工部尚书，兼管顺天府尹。当懿修为侍郎时，宗诚已官学士，寻随父扈跸东巡，侍宴翰林院，父子同席。高宗实录成，赐宴礼部，懿修以尚书主席。懿修致仕后，宗诚继直上书房，海内推为荣遇。上亦以其两世官禁近，皆能清慎，特优睐焉。道光十七年，卒。

黄钺，字左田，安徽当涂人。乾隆五十五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时和珅管部务，钺不欲趋附，乞假归，不出。嘉庆四年，仁宗亲政，硃珪荐之，召来京。入见，上曰：“朕居籓邸时，知汝名久矣，何以假归不出？”钺以实对，荷温谕，寻直懋勤殿。九年，改赞善，入直南书房，未补官，命与考试差，典山东乡试。十年，督山西学政，累迁庶子。十五年，差满，仍直南书房，迁侍讲学士。十八年，复典山东乡试，留学政，擢内阁学士。是年，滑县教匪起，蔓延山东，劾罢失察武生习教之菏泽训导宋璇，请恤击匪阵歿之曹州学录孔毓俊、生员孔毓仲，奖励手擒贼渠之金乡生员李九标。十九年，召回京，仍内直，擢户部侍郎，寻调礼部。充秘殿珠林、石渠宝笈续编总阅、全唐文馆总裁，书成，并邀赏赉。复调户部。二十四年，擢礼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二十五年，命为军机大臣，寻调户部尚书。

钺受仁宗特达之知，久直内廷，书画并被宸赏。习於掌故，持议详慎。宣宗即位，始畀枢务，甚优礼之。道光四年，以年老罢直军机。累疏乞休，六年，始许致仕，在籍食半俸。二十一年，卒，年九十二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勤敏。

论曰：国家优礼词臣，回翔禁近，坐致公卿。沈初、金士松，高宗旧臣，获恩礼终。王懿修父子同朝，尤称盛事。黄钺以不附和珅，特邀殊遇，改授馆职，驯参机务。邹炳泰、戴联奎皆有耿介之操，晚节枯菀乃殊，要不失为端人焉。

列传一百三十九

姜晟 金光悌 祖之望 韩崱

姜晟，字光宇，江苏元和人。乾隆三十一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擢光禄寺少卿，转太仆寺，仍兼刑部行走。四十四年，出为江西按察使。逾年，超擢刑部侍郎，屡命赴各省按事讞狱。五十二年，授湖北巡抚。时大军征台湾，晟运米十万石济饷需，上嘉之，予议叙。五十三年，荆州江堤溃，命大学士阿桂等往勘，以晟未能疏濬上游涨沙，并坐属吏婪索淮盐匣费，褫顶带。寻召授刑部侍郎。

五十六年，复出为湖南巡抚。芷江境失饷鞘久不获，晟捕首犯置之法。洞庭湖盗董舒友等积年为商旅害，逻获之，传首湖干，盗风以靖。六十年，黔苗石柳邓叛，永绥苗石三保应之，晟偕总督毕沅往剿。寻云贵总督福康安来督师，晟驻辰州治军需，分兵屯诸要隘，缉获奸匪百户杨国安父子解京，诏嘉其治军镇静，下部议叙。三月，赴镇筴查缉边备，并抚难民，上以辰州要冲，命仍回驻。首逆吴半生就获，予优叙。

嘉庆元年，湖北枝江、来凤邪匪起，遣副将庆溥击贼於龙山，走之，湖南境内获安。是年，福康安、和琳先后卒於军，晟偕额勒登保、德楞泰等剿抚，加总督衔。苗疆渐平，驻辰州治善后事宜。二年，兼署总督。三年，京察，予议叙。布政使郑源鹞附和坤，以贪著，需索属吏，必多金始得赴任。属吏藉胥役为幹办，纵今哂诈浮收，苦累百姓。四年，和坤败，为言

官论劾。诏“晟平日居官犹能自守，因畏和珅不敢参劾，尚非通同舞弊”，命逮讯源鹞，籍其贓财，澈底根究，具得源鹞加扣平馀、蓄养优伶、眷属多至三百人诸罪状，论大辟；晟坐失察，当革职留任，上特宽之。冬，镇筄苗吴陈受倡乱，晟督师守隘，同知傅鼐以计擒斩之，加太子少保。五年，实授总督，寻调直隶。六年，畿辅久雨，永定河决。坐奏报迟延，褫职逮问，发河工效力。工竣，予主事衔，刑部行走。七年，授刑部侍郎。

晟自为曹郎，以治狱明慎受知高宗，易女历中外，至是凡三入佐刑部。仁宗尤重刑事，晟谏鞫务得其平，多平反者。江西巡抚张诚基剿义宁州匪，饰称自率兵临阵，为属吏所讦。命晟往按，得实，逮诚基，遂暂署巡抚。寻回京。九年，兼署户部侍郎，命赴南河查勘清口运道，疏言河身淤垫，黄水增高，致清水不能暢注，宜启祥符五瑞等闸以减黄，增运口盖坝以蓄清，如议行。擢刑部尚书。十一年，以老疾乞休，温诏慰留。以刑部事繁，特调工部。章再上，乃命解职在京养病。寻以前在直隶失察籓库虚收事，降四品京堂。归，卒於家。

金光悌，字兰畦，安徽英山人。由举人授内阁中书。乾隆四十五年，成进士，转宗人府主事。迁刑部员外郎，历郎中。截取京察，并当外任，仍留部。五十五年，部臣奏请以四品京堂用，允之。江西举人彭良为子贿买吏员执照，光悌与为姻亲，御史初彭龄劾光悌瞻徇，坐降调，仍补刑部员外郎，留部覈办秋审。御史张鹏展复劾之，诏：“光悌在部久，平日毁誉少，停其兼部。”寻兼内阁侍读学士。

嘉庆七年，授山东按察使，晋布政使。十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数奉使赴山东、直隶、天津、热河勘狱，并得实以报。十一年，授江西巡抚。疏言江西积案繁多，请设局清釐。十四年，

擢刑部尚书。

光悌自居郎曹，为长官所倚，至是益自力。以当时讞狱多以宽厚为福，往往稍减罪状上之，部臣悬千里推鞠，苟引律当毋更议。故遇事必持律，不得减比。人咸以光悌用法严，然亦有从宽者。旧例，监守自盗限内完赃者减等，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减等，光悌奏复旧例。后阿克苏钱局章京盗官钱，计赃五百两以上，主者引平人窃盗律，当绞情实。光悌曰：“盗官钱当拟斩监追，不决，绞情实则决矣。不得引窃盗律。”奏平之。仁宗览奏曰：“官盗较私盗反薄耶？”对曰：“与其有聚斂之臣，宁有盗臣。律意如是。”卒如其议。光悌练习律例，议必坚执，同列无以夺之。然屡被弹劾，时论亦不尽以为平允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诏依尚书例赐恤。

祖之望，字舫斋，福建浦城人。乾隆四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刑部主事，洊升郎中。俸满当截取外任，以谙悉部务留之。京察一等，以四五品京堂用。历通政司参议、太常寺少卿，仍兼部务。五十八年，出为山西按察使。摘律例民间易犯罪名条列之，曰三尺须知录，刊布於众，俾民无误罹法。六十年，迁云南布政使。上以之望亲老，调湖北，俾便迎养。

嘉庆元年，教匪起荆、襄，蔓延郟、宜、施南诸郡。总督巡抚皆统师出，之望一人留武昌治事，讹言数作，时获贼谍，伪檄遍通衢。之望静定不惊，防御要隘，城乡市镇设保甲互稽，民心帖然。贼犯孝感，调师翦灭，下游五郡皆安堵。诏以之望虽未与贼战，坐镇根本，武、汉无虞，嘉其功，赐花翎。二年，丁父忧，命留任素服治事。四年，安襄郟道胡齐仑侵饷事发，命之望察治，齐仑侵蚀餽送，鞫鞫猝不易究，上切责之，命解任来京。及讞定，之望坐徇庇降调。上知之望无染指，居官有声，素谙刑名，以按察使降补。逾月，授刑部侍郎，予假葬父

省母。

五年，授湖南巡抚。镇筸黑苗出峒焚掠，蔓延三，遣兵击平之。亲勘常德堤围私垦洲地百数十处，造册立案，永息争端。寻复召为刑部侍郎。至京，面陈永绥孤悬苗境，不足资控制，请移治花园，移协营茶洞，沿边遍设碉卡，以永绥旧城为汛地，使苗弁驻闾，约束诸苗寨，下所司议行。六年，偕侍郎那彦宝勘近畿水灾，又偕侍郎高杞监疏长辛店河道。

七年，命赴山东按阜役之孙冒考，巡抚和瑛诬断事，和瑛谴罢，即授之望巡抚。寻调陕西。大军剿南山馀孽，之望筹备军食，安插乡勇，抚恤灾黎，偕总督惠龄奏筹善后事宜甚悉。调广东，乞假省亲。九年，仍授刑部侍郎。逾一年，以母老乞养归。十四年，仁宗五旬万寿，之望入都祝嘏。其母年八十有三，上垂问褒嘉，赉予有加。寻丁母忧，服阕，擢刑部尚书。十八年，以病解职，寻卒。

韩封，字桂龄，江苏元和人。父是升，客游京师，授经诸王邸，以名德称。封少慧能文，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累擢郎中。乾隆五十四年，出为河南彰德知府，迁广东高廉道。坐失察吴川知县庇纵私盐事，降刑部主事，复洊迁郎中。

嘉庆六年，授湖南岳常澧道，迁按察使，调福建，署布政使。蔡牵方扰台湾，海疆多事，封筹军备杜接济甚力，迁湖南布政使。十一年，召为刑部侍郎。十二年，命赴荆州按将军积拉堪与知府交结事，又命勘南河。十三年，宗室敏学恃势不法，谏拟轻比，诏斥部臣屈法纵奸，谴责有差。对方奉使河间谏狱，未与画诺，上以封先於召对面陈，意存开脱，且部事素由封先覈定，迹近专擅，降授广东按察使。未几，擢巡抚。

时英吉利兵船占澳门砲台，入黄埔，久之始退。总督吴熊光不即遣兵驱逐，以罪罢，命封兼署总督。十四年，封查阅澳

门夷民安堵，因疏陈：“西洋人於其地旧设砲台六，请自伽思兰砲台迤南，加筑女墙二百馀丈，於前山寨驻专营，莲花茎增关傍石垣，新涌山口筑砲台，填蕉门海口，以资控制。”如议行。又密陈粤海形势：“沿海村落，处处可通，外洋盗匪，易生窥伺。必先固内而后可御外。凡属扼要砲台，宜简练精锐，严密防守。并令沿海绅衿耆董，督率丁壮，互相捍护，自卫身家，较为得力。”百龄继为总督，会奏：“华、洋交易章程，外国兵船停泊外洋，澳内华、洋人分别稽覈。各国商贾，止许暂留司事之人，经理债务，馀俱饬依期回国，不得在澳逗留。洋船引水人，责令澳门同知给发牌照。买办等华人，责成地方有司慎选承充，随时稽察。洋船起货时，不许洋商私自分拨。”“下军机大臣采择议行。

逾年，海盗张保仔就抚，乌石二、东海霸以次诛降，赐花翎。十六年，复署总督。疏请免米税，以通商贩、裕民食。又疏陈：“潮州多械斗，而营员无协缉之责，请令文武会拏；距省远，请军流以下就近由巡道覆覈。”又言：“惩治悍匪，请如四川例：初犯械系，限一年改行；积两限如故，即治以棍徒屡次滋扰律。”皆允行。十八年，入觐，授刑部尚书。對父是升年八十，给假三月归为寿。二十一年，丁父忧，服阕，以一品衔署刑部侍郎，寻补刑部尚书。

道光四年，平反山西榆次县民阎思虎狱，被议叙。初，思虎强奸赵二姑，知县吕锡龄受賂，逼认和奸，赵二姑忿而自尽，亲属京控。命巡抚亲提，仍以和奸拟结。御史梁中靖疏劾，提解刑部，审得实情是强非和，并原审各官贿嘱、徇纵、回护诸弊状，思虎论斩，赵二姑旌表，巡抚邱树棠、按察使卢元伟及府县各官，降革遣戍有差。诏嘉刑部堂司各官秉公申雪，并予议叙。梁中靖参奏得实，亦加四品衔。会有官犯侯际清拟流，

呈请赎罪，部议因际清犯罪情重，仍以可否并请。诏斥含混取巧，命大学士托津等查讯，侍郎恩铭、常英、司员恩德等皆有贿嘱情事，崧亦解任就质，坐失察司员得贿，嗣子知情，亲属撞骗，议夺职遣戍，因年老，从宽，命效力万年吉地工程处。逾岁，召署刑部侍郎。六年，以病乞归。十四年，卒。

论曰：有清一代，於刑部用人最慎。凡总办秋审，必择司员明慎习故事者为之。或出为监司数年，稍回翔疆圉，入掌邦宪，辄终其身，故多能尽职。仁宗尤留意刑狱，往往亲裁，所用部臣，斯其选也。姜晟、祖之望，易女历中外，并有政绩。金光悌、韩崧，皆筦部务最久，光悌治事尤厉锋锷，号刻深云。

列传一百四十

达椿 子萨彬 图铁保 弟玉保 和瑛 觉罗桂芳

达椿，字香圃，乌苏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乾隆二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户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历翰林院侍讲、侍读、国子监祭酒、詹事府詹事、大理寺卿。二十九年，入直上书房，充四库全书总阅，累擢礼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。四十五年，坐会同四译馆屋坏，毙朝鲜使臣，革职留任。五十四年，左迁内阁学士。达椿直内廷，不附和珅，数媒孽其短，以旷直褫职，仍留上书房效力行走。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，复迭以大考降黜授检讨。仁宗知其屈抑，至嘉庆四年，诏：“达椿因旷班被谴，其过轻，当时刘墉亦缘此降官；今刘墉已为大学士，达椿尚未迁擢，加恩补授内阁学士兼副都统。”子萨彬图，时亦同官，命达椿班次列萨彬图之前。历礼部、吏部侍郎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擢左都御史兼都统，迁礼部尚书。六年，典会试。七年，卒。

萨彬图，乾隆四十五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典贵州乡试，改历翰詹，累迁内阁学士兼副都统。和珅既伏法，仁宗不欲株连兴狱，而萨彬图屡疏言和珅财产多寄顿隐匿，有尝管金银使女四名，请独至慎刑司讯鞫。诏严斥之，命从王大臣讯，不得实，议革职，予七品笔帖式，效力万年吉地。寻以其父年老，召还京，授户部主事，累擢仓场侍郎。十二年，出为漕运总督。逾三岁，京仓亏缺事觉，降光禄寺卿。迁盛京户

部侍郎，十六年，坐奉天灾民流徙出边，褫职。寻卒。

铁保，字冶亭，栋鄂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先世姓觉罗，称为赵宋之裔，后改今氏。父诚泰，泰宁镇总兵，世为将家。铁保折节读书，年二十一，成乾隆三十七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，袭恩骑尉世职。於曹司中介然孤立，意有不可，争辩勿挠。大学士阿桂屡荐之，迁郎中，擢少詹事，因事罢。寻补户部员外郎，调吏部。擢翰林院侍讲学士，仍兼吏部行走，历侍读学士、内阁学士。五十四年，迁礼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。校射中的，赐花翎。调吏部。

嘉庆四年，奏劾司员，帝责其过当，左迁内阁学士，转盛京兵部、刑部侍郎，兼奉天府尹。寻复召为吏部侍郎，出为漕运总督。五年，值车驾将幸盛京，疏请御道因旧址，勿辟新道；裁革餽送扈从官员土仪；禁从官妄拿车马；上嘉纳之。七年，迁广东巡抚，调山东。河决衡家楼，诏预筹运道。九年三月，漕运迅速，加太子少保。寻以水浅船迟，革职留任。十年，擢两江总督，命覆鞫安徽寿州武举张大有妒奸毒毙族侄狱，苏州知府周锸受贿轻纵，及初彭龄为安徽巡抚，勘实置法。铁保坐失察，褫官衔，降二品顶戴，寻复之。

十二年，疏请八旗兵米酌给二成折色，诏斥妄改旧章，革职留任。先后疏论治河，请改建王营减坝，培筑高堰、山盱堤后土坡及河岸大堤，修复云梯关外海口，遣大臣勘议，并采其说施行。十四年，运河屡坏堤，荷花塘决口合而复溃，镌级留任。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，酖杀委员李毓昌，至是事觉，诏斥铁保偏听固执，河工日坏，吏治日弛，酿成重狱，褫职，遣戍乌鲁木齐。逾年，给三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办事大臣。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，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授浙江巡抚，未之任，改吏部侍郎。擢礼部尚书，调吏部。请芟吏、兵两部苛例，条陈

时政，多见施行。林清之变，召对，极言内监通贼有据，因穷治逆党，内监多衔恨，遍腾谤言。会伊犁将军松筠劾铁保前在喀什噶尔治叛裔玉素普之狱，误听人言，枉杀回民毛拉素皮等四人，上怒，追念江南李毓昌之狱，斥其屡蹈重咎，褫职，发往吉林效力。二十三年，召为司经局洗马。道光初，以疾乞休，赐三品卿衔。四年，卒。

铁保慷慨论事，高宗谓其有大臣风。及居外任，自欲有所表见，倨傲，意为爱憎，屡以措施失当被黜。然优於文学，词翰并美。两典礼闈及山东、顺天乡试，皆得人。留心文献，为八旗通志总裁。多得开国以来满洲、蒙古、汉军遗集，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，复增辑改编，得一百三十四卷，进御，仁宗制序，赐名熙朝雅颂集。自著曰怀清斋集。

弟玉保，字阆峰。乾隆四十六年进士，入翰林，有才名。高宗亲试八旗翰詹，与兄铁保并被擢，时比以郊、祁，轼、辙。官至兵部侍郎，究心兵家言。川、楚教匪起，尝原自效行间。会上欲用为巡抚，为和珅所阻，郁郁卒，年甫四十。

和瑛，原名和宁，避宣宗讳改，字太葺，额勒德特氏，蒙古镶黄旗人。乾隆三十六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历员外郎。出为安徽太平知府，调颖州。五十二年，擢庐凤道，历四川按察使，安徽、四川、陕西布政使。五十八年，予副都统衔，充西藏办事大臣。寻授内阁学士，仍留藏办事。和瑛在藏八年，著西藏赋，博采地形、民俗、物产，自为之注。

嘉庆五年，召为理藩院侍郎，历工部、户部，出为山东巡抚。七年，金乡阜役之孙张敬礼冒考被控，知县汪廷楷置不问，学政刘凤诰以闻，下和瑛提鞫，误听济南知府德生言诬断，为给事中汪鏞所纠。上以和瑛日事文墨，废弛政务，即解职，命鏞从侍郎祖之望往按，得实，褫和瑛职，又以匿蝗灾事觉，谴

戍乌鲁木齐。寻予蓝翎侍卫，充叶尔羌帮办大臣，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

九年，授理藩院侍郎，仍留边任。疏言：“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仓储足供军食，请减运伊犁布疋，改徵杂粮四千石，减价出柴，且请嗣后折收制钱，以免运费。”允之。劾喀喇沙尔历任办事大臣私以库款贷与军民，及土尔扈特、回子取息钱入己，降革治罪有差。十一年，召还京为吏部侍郎，调仓场。未几，复出为乌鲁木齐都统。十三年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爱星阿欲调玛纳斯戍兵四百人番上屯田，和瑛谓玛纳斯处极边，戍兵专事操防，不谙耕作，咨驳以闻，上韪之。

十四年，授陕甘总督。坐前在仓场失察盗米，降大理寺少卿。十六年，迁盛京刑部侍郎。复州、宁海、岫岩饥，将军观明以匿灾罢免，授和瑛为将军，廉得边门章京塔清阿等承观明意，讳灾不报，降革有差。寻以误捕屯民张建谟为盗，锻鍊成狱，刑部覆讯雪其冤，议革和瑛职，诏宽之，留任。调热河都统，未上，召为礼部尚书，调兵部。坐失察盛京宗室裕瑞强娶有夫民妇为妾，降盛京副都统，迁热河都统。二十一年，授工部尚书。命赴甘肃按仓库亏缺，得总督先福徇庇及贪纵状，治如律。二十二年，调兵部，加太子少保，历礼部、兵部。二十三年，授军机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，充上书房总谕达、文颖馆总裁。逾一岁，调刑部，罢内直。道光元年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简勤。

和瑛嫺习掌故，优於文学，著书多不传。久任边职，有惠政。后其子璧昌治回疆，回部犹归心焉。璧昌自有传。

觉罗桂芳，字香东，隶镶蓝旗，总督图思德孙。嘉庆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尝召对，仁宗曰：“奇才也！”不数年，累擢内阁学士。十一年，入直上书房，迁礼部侍郎，历

吏部、户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。迭典顺天、江南乡试，兼直南书房。桂芳家素贫，有门生餽纳，曰：“执贽礼甚古。某忝佐司农，俸入粗给，无藉乎此。”封还之。大学士禄康舆夫聚博，命偕侍郎英和按治，无所徇。上嘉其不避嫌怨。

十八年，教匪林清逆党阑入禁城，桂芳方直内廷，偕诸王大臣率兵歼捕，叙劳，加二级。上遇变修省，训诫臣工，颁御制文七篇，示内廷诸臣，命各抒所见，书以进御。桂芳书罪己诏后曰：“皇上临御以来，承列圣深仁厚泽，日以爱民为政，四海之内，莫不闻睹。今兹事变，岂不怪异？而臣窃以为此未足为圣德之累。昔孔子论仁至於济众，论敬至於安百姓，皆曰：‘尧、舜其犹病诸。’岂真以尧、舜之圣为未至哉？夫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而决其无一夫之梗者，盖自古其难之。然而揆之人事，则实有未尽者。夫林清先以习教被系，既释归，转益煽乱。数年之间，往来纠结於曹、卫、齐、鲁之间，其党至数千人。阉寺职官，竟有与其谋者，而未事之先，曾无一人抉发，是吏无政也。藏利刃，怀白帜，度越门关，饮於都市，无诃而知者，是逻者、门者无禁也。禁兵千计，贼不及百，阖门而击之，俄顷可尽，乃两日一夜始悉擒戮，是军无律也。夫吏情卒骄，文武并弛，而法制禁令为虚器，则事之可忧，岂独在贼？我皇上观微知著，洞悉天下之故，诏曰‘方今大弊在因循怠玩’，至哉言乎！臣敬绎之，盖因循怠玩，亦有所由。无才与识，则有因循而已；无志与气，则有怠玩而已。是故得人而任之，则因循怠玩之习不患不除。倘非其人，微独不能除其习而已；就令除之，不因循而且为烦苛，不怠玩而且为躁竞，其无裨於治则均耳。是在皇上询事考言，循名责实，器使之以奏其能，专任之以收其效，因小失而崇丕业，在陛下一旋转间耳。”

书行实政论后曰：“实心者何？忠是也。忠者一於为国，而不亟亟於求上之知。其所以急於公者如急於己，一政而便於民，其行之而恐不及也；一政而不便於民，其去之恐不速也。不以避疑谤而易其是非之公，不以处疏濳而违其夙夜之志。故其於政也，筹之至审，而不为旦夕之谋；行之务当，而不揣诏旨之合；惟力是视，不必其事之谅於人；惟善之从，不必其谋之出於己。若是者谓之实政。夫为臣之道，畴不当忠，然而忠之实盖如此。非然者，初无寸劳，而已为见功之地；未必加谴，而已存巧避之心。取容於唯诺，而不以国事为忧；快意於爱憎，而不以人才为惜。如斯人者，虽我皇上日讨而训之，尚望其能行实政乎？夫政者，上所以治天下之具。然而行之以实，乃能有功，不则文具而已。官无实政，民乃不治，非细故也。皇上震动恪恭，求贤纳谏，敕中外诸臣，改虑易志。稍有人心者，畴敢不勉；而臣所欲言者，则又在陛下之心矣。臣昨岁恭录乾隆朝臣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於御制养心殿记册末，伏原万几之暇，时赐观览。用其说以考诸臣之政，因以识诸臣之心，则贤才不患其不思奋，庶绩不患其不咸熙。较臣管蠡之见，似更有助於高深焉。”

又论致变之源，由於民穷，民穷由於币轻，币轻则国与民交病。论刑用重典而不得其平，则不能格奸定乱。论民惑邪教，由士大夫好言因果利益有以导之。因事纳规，所言多切中时弊。於是复条陈时事，或见之，谓其未必尽合上意。桂芳慨然曰：“此何时，尚以迎合为言耶？”及上，嘉纳之，命暂在军机处学习行走。未几，授军机大臣。

十九年，军事竣，以赞画功赐桂芳子炳奎七品小京官。寻命往广西按事，授漕运总督。未至广西，於武昌途次病疫，卒。上以桂芳明慎直爽，方乡用，至是优诏褒恤，叹为“良才难得”。

“，赠太子少保，加尚书衔；复以曾授三阿哥读书，丧至京师，命三阿哥往奠，御制诗悼之，谥文敏。著有经进、敬仪堂诗存，才华丰赡，为时所称。

论曰：承平既久，八旗人士起甲科、列侍从者，亦多以文字被恩眷。达椿忤权相，晚乃见用，其守正有足称。铁保、和瑛并器识渊雅，述作斐然。桂芳通达政体，建言谔谔，最为一时俊才，年命不永，未竟其用，惜哉！

列传一百四十一

万承风 周系英 钱樾 秦瀛 李宗瀚 韩鼎晋 硃方增

万承风，字和圃，江西义宁人。乾隆四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直上书房，侍宣宗读。六十年，典试云南。时仁宗在潜邸，赐诗宠行。累迁翰林院侍读。嘉庆三年，大考，降检讨。四年，督广东学政。琼州海寇猝发，承风以闻，命总督吉庆按治，总兵西密扬阿等以恇怯置吏议。累迁侍讲学士，任满还京，直上书房，擢詹事。督山东学政，整厉士习，扶持善类。洊擢礼部侍郎，命还京。

十二年，督学江苏。以清江浦、荷花塘河工取势太直，屡筑屡圯，奏请复旧，诏如议行。调兵部。十四年，上五旬万寿，陈请解任还京祝嘏，诏严斥，左迁内阁学士。调安徽学政。定远士子与凤阳胥役有隙，至试期辄修怨，当事者庇胥役，士益愤，承风疏请下巡抚严治胥役，置诸法。擢兵部侍郎，还京，仍直上书房，充经筵讲官。十七年，引疾归，寻卒，入祀乡贤祠。宣宗即位，追念旧学，赠礼部尚书衔，谥文恪。道光十二年，晋赠太傅，子方楸等加恩有差。

周系英，字孟才，湖南湘潭人。乾隆五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迁侍讲。嘉庆十年，督四川学政。十四年，入直南书房，擢太常寺卿。寻改直上书房，授三阿哥读。上谕：“不但授读讲习诗文，当教阿哥为人居心以忠厚为本。”系英请加授资治通鉴，以知古今治乱兴衰之故，悉民间疾苦，上

黜之。转光禄寺卿，督山西学政。任满回京，仍直上书房。十九年，擢兵部右侍郎，母忧去，服阕，补吏部侍郎。

二十四年，湘潭民与江西客民鬪，相杀伤，巡抚吴邦庆亦籍江西，陈奏偏袒。系英询赉奏人，得事始末，於召对时面陈，乃调邦庆福建，诏以狱事畀总督察治。系英素以朴直被眷遇，邦庆初与善，约地方事有见闻必告，至是手书言其曲直；系英子汝楨亦致书在籍给事中石承藻询狱事：书并为邦庆得，先后以两书上闻。上怒系英庇乡人，部议革职，犹命以编修用。继以汝楨致书事，褫职回籍。

道光初，以四品京堂召用，历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内阁学士。二年，迁工部侍郎，督江西学政，寻调江苏，许密摺言地方利病，人才臧否。会濒江大水，学政驻江阴，系英目击灾状，贻书督抚，留官吏素得民者治赈务，假库帑三万两购米平糶，民感之。四年，调户部左侍郎，卒於任。

钱樾，字黼棠，浙江嘉善人。乾隆三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典陕西乡试，督四川学政。直上书房。两典江西乡试，督广西学政，累擢少詹事。嘉庆四年，还京，仍入直。骤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，督江苏学政。时吴县令甄辅廷治诸生纠控罪过当，学政平恕曲徇所请，斥革生员二十五人。上闻之，解平恕任，以樾代，至则先复诸生名，仅坐首事者三人，士民称庆。方其赴任，途中见行船有大书“内廷南府”者，因上疏劾奸吏诡託，上累圣明，诏飭关津禁绝，严罪所司。

时南河邵坝决口，瓜、仪私泉充斥，为閭閻害，命樾密访以闻。疏陈：“黄河自豫东界至桃、宿以上，水缓沙停，致河高堤浅，所在防溃。请於霜降后鸠工疏正河，并增筑堤防，先务所急。又以私泉为患，皆由官盐价贵，民利食私，若稍平盐价，则私泉自绝。”疏入，俱报可。寻调吏部，任满回京，调

户部，兼管钱法堂事务。奏请申禁改漕折色，以清弊端。复调吏部，九年，坐失察书吏舞弊，以告病治中赵曰濂虚选运同，降内阁学士，槪上疏置辩，议革职，加恩赐编修。十年，擢鸿胪寺少卿，督山东学政。累迁大理寺少卿、内阁学士。母忧归，服阕，引疾不出。二十年，卒。

秦瀛，字凌沧，江苏无锡人，谕德松龄玄孙也。乾隆四十一年，以举人召试山东行在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洊迁郎中。五十八年，出为浙江温处道，有惠政。嘉庆五年，擢按察使。宁、绍、台三府水灾，有司匿不报，瀛力言於巡抚，乃得赈。调湖南，衡州岁歉，有司匿不报，方议派济陕西兵米，瀛复力言於巡抚，留米平糶。七年，以病归。逾两年，起授广东按察使，督郡县治盗，擒著盗梁修平、吴 段喜置诸法。抚琼州黎匪，严禁赌博白鸽票。

十年，迁浙江布政使，入觐，乞内用，授光禄寺卿，转太常寺卿。疏陈广东治盗事宜，略曰：“海盗始在高、廉，近则阑入广州。大股如郑一、乌石二、总兵宝、硃漬等，声势甚张。内地顺德、香山、新会三县，连有肆劫，以马观、李英芳为之魁，与海盗勾结，捕急则遁入海中。统将出海，藉词迁延，不能尽力。黜提督孙全谋，而魏大斌即为之续。臣愚以为剿捕之法：一曰讨军实。水师废弛，则帑饷虚糜。洋商、盐商捐输宽裕，经手之员尚有侵渔，遣委之将仍复骄惰，非立法痛惩，徒资耗费。一曰树声威。盗善侦探，非先声警人，盗已轻我。兵行之日，督抚宜举觞欢饮；有功而归，开辕行赏，不用命者，杀无赦。一曰戒虚饰。擒盗岂能皆真，一念邀功，谏多失实，偶有平反，不复深咎。嗣后总期弋获真盗，毋纵毋枉。至守御之法，尤宜急讲。砲台防守口岸，口岸多而汛兵少，盗船乘间直入；巡船复少，不能御盗，且为盗资。保甲仅属虚名，纵役

讹索，反成厉政。欲行保甲团练，先须百姓服从。臣以为严防守必先澄清吏治，澄吏治必先固民心。一曰清狱讼。粤民好讼，大小案件，谕旨严饬，尚多沉搁。殆由案之初起，迟延不办，土棍讼师，从而把持，遂至供情屡易，莫可穷究。惟有督饬州县，有一案即清一案，务洗慵惰偏私之习。一曰抑冗滥。六计尚廉，近海州县有缉捕解犯之责，尤宜撙节，庶不亏仓库而累闾阎。一令到任，幕友长随，多人坐食，势不能复为廉吏。杂职武弁，惟利是图，稍授以权，即挟制文吏。杂职差委过多，亦滋扰累。一曰惩蠹役。胥役熟习地方情形，串同官亲家属，肆为民害。广东胥役，每有暗通盗匪，收受陋规，此尤不可不严行惩创也。三者既举而吏治澄，吏治澄而民心固，於以举行保甲团练，无不可使之民，即无不可行之法矣。”疏上，诏下疆吏采行。迁顺天府尹。

十二年，擢刑部侍郎。以宗室敏学狱会拟轻纵，议褫职，诏原之，左迁光禄寺卿。历左副都御史、仓场侍郎。诏整顿仓场，虑瀛齿衰，以二品顶戴调左副都御史。寻授兵部侍郎，复调刑部。瀛治狱平慎，在浙辨定海难民十二人非盗。及海盗诬攀族人，已入告，卒更正省释。在部治运丁盗米，讦者谓以药置米中立溢，试之不验，仁宗亲试明其枉，尤为时称。十五年，以病解任。道光元年，卒。

瀛工文章，与姚鼐相推重，体亦相近云。

李宗瀚，字春湖，江西临川人。乾隆五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嘉庆三年，大考二等，擢左赞善。累迁侍讲学士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五年，典福建乡试，母忧归，服阕，补原官，转侍读学士。九年，督湖南学政，历太仆寺卿、宗人府丞、左副都御史。二十年，丁本生母忧，服阕，在籍奏请终生祖母养，允之。道光三年，遭祖母丧。先是礼臣建议，为父后

者为生祖母终三年丧，宗瀚幸奉功令，既而部议仍改期服，宗瀚本生父秉礼已老，而有子四人，以出继不得终养。五年，入都，召见，询家世官资甚悉。宗瀚具陈终养始末，宣宗为之嗟叹，遂补原官。八年，擢工部侍郎，典浙江乡试，留学政。十一年，丁本生父忧，哀毁，扶病奔丧，卒於衢州，以衰服殓，年六十三。

宗瀚孝谨恬退，中岁以养亲居林下十年，书法尤为世重。

韩鼎晋，字树屏，四川长寿人。乾隆六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嘉庆九年，改御史。疏言天主教流传之害，请申禁以绝根株，从之。以母老请终养，十六年，服阕，补原官。疏陈四川积弊六事，曰：禁科派以安闾阎，除咽喉以防积渐，查卡房以全民命，禁拐骗以警贪顽，严摊捐以养廉洁，覈戎政以归实效。又言京师赌风大炽，多属王公大臣舆夫设局，倚势骹法，帝命指实，下诏严治。逾日，获赌案三，大学士、步军统领禄康舆夫为之魁。亲贵近臣，莫不悚息。

巡视山东漕务，转工科给事中、光禄寺少卿，督陕甘学政。疏言：“榆、绥诸州县仓贮空虚，宜设法筹补，其地资蒙古粮食接济。今腹里边外俱荒，当分别安置抚恤。”又言：“南山善后事宜，宜行坚壁清野之法。山内流民杂处，最为奸藪，当严行保甲，使奸宄无所匿。军中掳胁难民子女，请严禁。南山附近及豫东并经兵燹，宜慎选牧令，以苏民气。川北荒歉，与陕、甘毗连，盐泉咽喉多出其中，请先事豫防。”并下疆吏如所请行。历鸿胪寺卿、通政司副使、太常寺卿、左副都御史。

二十四年，命察视近畿水灾，督黄村赈务。督福建学政，疏言：“闽中吏治久窳，请不限资格，用廉幹吏补汀、漳、泉三郡望紧要缺，久其任以专责成。漳、泉营伍通盗，请责提镇立予重典，勿稍袒庇。”道光六年，迁仓场侍郎，以病罢。起

补工部侍郎，京察，原品休致。卒於家，祀乡贤祠。

硃方增，字虹舫，浙江海盐人。嘉庆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典云南乡试，迁国子监司业。十八年，教匪之变，方增劾直隶总督温承惠贻误地方，黜之。

应诏陈言，论用人理财，略曰：“近今大臣中，罕有以进贤为务者。盖荐举之事，易於徇私，党援交结，不得不防，而大臣亦遂引嫌自避。夫大臣避徇私之名，而忘以人事君之责，所谓因噎废食，非公忠体国者所宜有也。至於任用之方，则无过於考言询事。皇上博访周谘，徐为印证。於召对时，各就所长，谕使面陈，果能洞悉原委，又当试之以事，以观其能践与否。如或敷奏并无条理，则其人固不足用，而大臣之识见优绌，心地公私，亦可见矣。抑臣思臣工居职，苟非闾茸齷齪者流，孰不思自效？况蒙皇上训饬至再至三，而犹故习相仍，骤难振拔者，良有数端：条例过繁，文案藉屑，虽有强敏之吏，而精神疲於具文，其实關於政治民生，转致不能详覈。一也。差务络绎，公私赔累，身家之恤不遑，民物之怀渐愆。二也。诿告之风，至今益甚。尝有以田土、斗殴细故而叩阍京控者，有司畏其挟制，不得不姑息委蛇。虽有急公自好者，其寻常藉屑之事，岂皆一一可达圣聪？甚至匿名揭帖，无主名之可指。蠹吏猾胥，奸民恶仆，求谋不遂，惩治过严，皆可造作飞语，讪及阴私。足使任事之心，不寒而栗，委曲隐忍。奸宄横行，大都由此。三也。今皇上欲整饬因循积习，臣愚以为必先除此三者之弊，庶廓然无所疑畏，而得专精实政矣。经国之方，理财尤要。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斟酌盈虚，量入为出，用能经常不匮。今户部岁入岁出，年一汇奏。惟中外未合为一，条绪繁赜，极难釐剔。且凡拨解即谓之出，并未实计所用。新旧牵濶，凌杂益甚，而出纳诸款，又因有无定之款，盈朒参差。以

故一岁之中，所出几何，覈之所入，赢馀若干，不能得其实数。请旨敕下户部，岁入岁出，宜合中外为一。核计赢馀总数，仍取前一二岁所赢馀，确实比较，然后审其轻重缓急，举一切例内例外诸用款，有可裁省停缓者，酌加撙节。庶合於古人通年制用之法，而度支充裕矣。”

二十年，入直懋勤殿，编纂石渠宝笈、秘殿珠林。寻督广西学政，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。道光四年，大考第一，擢内阁学士。典山东乡试。七年，督江苏学政。十年，卒。

方增熟谙朝章典故，辑国史名臣事迹，为从政观法录，行於世。

论曰：万承风、周系英、钱樾以侍从之臣，轺车所至，建白卓然。秦瀛之治绩，李宗瀚之孝行，非仅以文藻称。韩鼎晋、硃方增侃侃献纳，言有体要，皆风采著於朝列矣。

列传一百四十二

魁伦 广兴 初彭龄

魁伦，完颜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副将军查弼纳孙也。袭世管佐领，兼轻车都尉，授四川漳腊营参将，累擢建昌镇总兵。尝入覲，高宗询家世，魁伦陈战功甚悉。乾隆五十三年，擢福州将军。喜声伎，制行不谨，总督伍拉纳欲劾之。伍拉纳故贪，逼勒属吏财贿，复纵洋盗，盗艇集五虎门外不问。魁伦遂叠疏劾闽省吏治废弛，伍拉纳及巡抚浦霖溺职，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助虐。上怒，褫伍拉纳等职逮问，命长麟署总督，偕魁伦鞠讯，得伍拉纳等贪婪及库藏亏绌状，俱伏法。伍拉纳为和珅姻戚，当按治时，上切责长麟瞻徇，罢去，以事由魁伦举发，特宽之，代署总督，严捕海盗，屡获其魁。

嘉庆元年，实授总督。三年，巨盗林发枝投首，海患稍戢。以母忧归。自治闽狱。以伉直闻於时，仁宗尤眷之。四年，起署吏部尚书。魁伦屡於上前自称昔治四川咽喉匪功，谓贼不难办，请赴军前，时上督责诸将平贼甚急，经略勒保未称帝意，命魁伦赴四川，逮勒保治罪，即代署总督，驻达州治军饷。勒保获谴由蜚语，既就逮，所部诉其冤，乞代奏，魁伦稍稍为置辩，终以玩误军务讞拟重辟，军心因之涣散，不为用。额勒登保继为经略，与德楞泰先后赴甘肃剿窜匪，魁伦专任四川军事。

五年春，冉天元纠数路残匪潜匿大竹，魁伦遂巡未发，贼胁众数万由定远渡嘉陵江，图扰川西，魁伦绕道邻水，自顺庆

追剿，檄总兵七十五还守重庆。上以数年来贼氛皆在川东北，惟川西完善，地为军饷所出，斥魁伦疏防，革职留任。贼寻渡江掠蓬溪，诸将独总兵硃射斗力战而兵少，魁伦约为接应复不至，射斗战死。魁伦退屯潼川，降三品顶戴，诏责严守潼河，曰：“此尔生死关头也！”复起勒保为四川提督，偕德楞泰进剿川西、川北。四月，贼伺川西备严，乘间窜渡潼河，焚太和，逼成都，上怒魁伦屡失机纵贼，褫职逮问，命勒保代署总督。侍郎周兴岱往会鞫，寻逮克赐死，子扎拉芬戍伊犁。

魁伦居官廉，自为尚书时，诏宽减闽关赔缴银六千两，至是罄家产不足偿，上益怜之，给还宅一区，俾其妻有所栖止；又因其孙幼稚，命扎拉芬到戍三年释归，宣谕廷臣，使知法戒焉。

广兴，字赉虞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大学士高晋第十二子。入赉为主事，补官礼部。敏於任事，背诵案牘如泻水，大学士王杰器其才。累迁给事中。嘉庆四年，首劾和珅罪状，擢副都御史。命赴四川治军需，综覈精严，月节糜费数十万金，为时所忌，以骚扰驿传被劾，上优容之。复屡与总督魁伦互劾，召还，左迁通政副使。九年，擢兵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、总管内务府大臣，署刑部侍郎。同僚轻其於刑名非素习，广兴引证律例，屡正误讞，众乃服。十一年，奏劾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拣选官缺专擅违例，廷臣察询，不直所言，降三品京堂，罢兼职。寻补奉宸苑卿，擢刑部侍郎，复兼内务府大臣。上方倚任，广兴亦慷慨直言，召对每逾晷刻。上曰：“汝与初彭龄皆朕信任之人，何外廷怨恨乃尔？”广兴頽首谢。数奉使赴山东、河南按事，益作威福，中外侧目。

内监鄂罗哩者，自乾隆中充近侍，年七十馀，尝至朝廊与广兴坐语，以长者自居。广兴粲然曰：“汝辈阉人，当敬谨侍

立，安得与大臣论世谊乎？”鄂罗哩恨次骨，思以中之。十三年冬，内库给宫中绌段不如数，且窳败，鄂罗哩言由广兴剋减，上即命传谕，出而漫言之，广兴不知为上旨，坐而与辩。鄂罗哩入奏其坐听谕旨，上怒，一日，面诘广兴，广兴言总管太监孙进忠与库官勾通，欲交外省织造，藉遂需索规费之计。上以其不能指实库官何人，挟诈面欺，下廷臣议罪，寻宽之。罢职家居，於是与广兴不协者，蜂起媒孽其短。上密谕山东、河南两省巡抚察奏，遂交章劾其奉使时任意作威，苛求供顿，收纳餽遗诸罪状，下狱议绞。上亲廷讯，尚欲缓其狱，广兴未省上意，抗辩无引罪语，而赃私有实据，上益怒，遂置之法，籍其家，子蕴秀戍吉林，并罪两省官吏及山东言官各有差。

广兴伉爽无城府，疾恶严，喜诋人阴私。既得志，骄奢日甚，纵情声色，不能约束奴仆，终及於祸。

初彭龄，字颐园，山东莱阳人。乾隆三十六年，巡幸山东，召试，赐举人。四十五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五十四年，迁江南道御史。劾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徇私为婿侄营事，元瑞被黜；又江西巡抚陈淮以贪著，劾罢之，风采振一时。累迁兵部侍郎。

嘉庆四年，出为云南巡抚。时总督富纲请罢官盐，改归民运民销，诏下彭龄议。疏上，略曰：“滇盐向例官督灶煎，分井定额，按月完纳省仓。行销之法，按州县户口多寡定额，地方官备价运销交课。其始灶户所领官给薪本敷裕，交足额盐之外，尚有馀盐；官售额盐，扣还脚价之外，尚有馀课。行之日久，不肖州县勾通井官，私买额外馀盐，行销肥己。灶户利於卖私，益滋偷漏。前巡抚刘秉恬遂令州县额销十万斤者加销一二万，以资办公。灶户薪本不敷，无力加煎，才斲和灰土，州县滞销，因有派累之事。乾隆五十六年，盐道蒋继勋以官银尽

买安宁等井私煎之盐，并发州县销售，欲以弥缝亏空。额盐积压愈多，於是州县又有计口授盐、短秤加课之弊。烟户无论男女老幼，皆应交课，穷困已极。迤西一带，遂至聚众抗官，毙差焚屋。前年威远倮夷滋扰，即有此等奸民。禄丰一案，亦由盐务起衅，江兰并匿情不奏。富纲到滇，实见有不得不改章以甦民困者。窃思滇盐官运官销，积弊难返，应如督臣所奏，改为就井收课，听民自便。”於是损益原奏，令灶户自煎自卖，商贩领照，听其所之，试行二三年，再定各井岁额，下部议行。又筹置堡田，免徭役加派，滇民感之。劾前抚江兰匿抱母、恩耕二井水灾不奏，兰因黜罢。

六年，自陈亲老，乞改京职，允之。以贵州巡抚伊桑阿代。途次劾伊桑阿骄奢乖戾，苛派属员，剿石岷苗饰词冒功。遣使勘实，置伊桑阿於法。回京，授刑部侍郎。七年，偕副都统富尼善往贵州按事，劾巡抚常明铅厂之弊，褫职治罪，即代署巡抚。寻调署云南巡抚，劾布政使陈孝升、迤西道萨荣安以维西军务冒帑，治如律。八年，偕侍郎额勒布清查陕西军需，自巡抚秦承恩以下，黜罚有差。调工部侍郎，又调户部。

九年，误听湖北巡抚高杞言，劾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，不得实，后复以独对时密谕私告杞，事觉，下廷臣议罪，以大辟上。仁宗知彭龄无他，不欲因言事加重谴，诏斥诸臣所拟过当，有意杜言事者之口；又念彭龄亲老，免远谪，罢职家居。逾年，起授右庶子，骤迁内阁学士。

十一年，偕侍郎英和往陕西谳狱，途经山西，命察议河东盐务。寻授安徽巡抚。寿州武举张大有因妒奸毒毙族侄张伦及雇工人，总督铁保徇苏州知府周鏊以自中蛇毒定谳，彭龄推鞫得实，诏嘉之，特予议叙，铁保等降黜有差。父忧归。

十四年，夺情授贵州巡抚，固辞不起。服阕，署山西巡抚，

遂实授。劾前巡抚成龄需索供应，又劾布政使刘清、署按察使张曾献及府州县多人，寻调陕西。河东道刘大观揭劾初彭龄任性乖张，命回山西听勘，以怒斥前抚金应琦及瞻徇知府硃锡庚，部议革职，诏宽之，降补鸿胪寺卿。迁顺天府尹。

十六年，偕尚书托津清查南河工帑，劾罢 营四十八员，复偕尚书崇祿往福建谳狱。迁工部侍郎，署浙江巡抚。寻命往两湖按讯湖北按察使周季堂及湖南学政徐松，季堂无贪迹，惟袒庇属员，褫职，免治罪；松需索陋规，出题割裂圣经，褫职遣戍。

十七年，调户部侍郎。时两江总督百龄劾南河总督陈凤翔误启智、礼两坝，凤翔已被谴，自诉辩，又许百龄信任盐巡道硃尔赓额督办苇荡失当，命彭龄、松筠往按。百龄於启坝时实同画诺，遂请薄惩百龄，而硃尔赓额被重谴，语详百龄等传。署南河总督，寻调仓场侍郎。

十九年，命往广西按讯巡抚成林，以恣意声色，用度侈靡，褫成林职，籍其家。擢兵部尚书，特命署江苏巡抚，清查亏空，疏言：“亏空应立时惩办，而各省督抚往往密奏，仅使分限完缴。始则属官玩法，任意侵欺；继则上司市恩，设法掩盖。是以清查为续亏出路，密奏为缓办良图，请饬禁。”帝韪之。劾江宁布政使陈桂生、江苏布政使常格催徵不力，并褫职。寻巡抚张师诚回任，仍命彭龄会同清查。彭龄与百龄、师诚意不合，各拟章程，上诏斥其不能和衷。既而疏劾百龄、师诚受关道盐员馈银，又劾陈桂生弊混，命大学士托津、尚书景安往按，至则百龄、师诚嗾属员多方沮格，所劾并不得实。上以彭龄性褊急，嫉恶过严，斥其轻躁，降内阁学士，召回京。茅豫者，以部员随赴广西，因留江苏佐理，改知府。至是彭龄疏陈豫两耳重听，代为乞假。诏斥越职专擅，再降，以翰林院侍读、侍讲

候补。百龄复劾彭龄沉湎於酒，事一委茅豫，文致陈桂生之罪，私拆批摺，挟怨诬参；且豫实非耳聋，亦徇欺。上怒，褫彭龄职，停其母九旬恩赉，令闭门思过。

二十一年，起为工部主事。丁母忧，未归，请改注籍顺天，服阕，以员外郎用。道光元年，授礼部侍郎，寻擢兵部尚书。三年，万寿节，与十五老臣宴，绘图於万寿山玉澜堂，御制诗称其耿介，优赉珍物。四年，以年老休致，食半俸。五年，卒，诏优恤。

论曰：甚矣直臣之不易为也！赤心为国，犯颜批鳞，而人主谅之。苟有排异己市盛名之心，借径梯荣，众矢集焉；况身罹负乘，或加之贪婪乎？魁伦、广兴之所以不得其死也。初彭龄虽亦褊躁，然实政清操，蹶而复起，克保令名，宜哉！

列传一百四十三

洪亮吉 管世铭 谷际岐 李仲昭 石承藻

洪亮吉，字稚存，江苏阳湖人。少孤贫，力学，孝事寡母。初佐安徽学政硃筠校文，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，为校刊古书。词章考据，著於一时，尤精擘輿地。乾隆五十五年，成一甲第二名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年已四十有五。长身火色，性豪迈，喜论当世事。未散馆，分校顺天乡试。督贵州学政，以古学教士，地僻无书籍，购经、史、通典、文选置各府书院，黔士始治经史。为诗古文有法。任满还京，入直上书房，授皇曾孙奕纯读。嘉庆三年，大考翰詹，试征邪教疏，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，为时所忌。以弟丧陈情归。

四年，高宗崩，仁宗始亲政。大学士硃珪书起之，供职，与修高宗实录，第一次稿本成，意有不乐。将告归，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，略曰：“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，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，而机局未转者，推原其故，盖有数端。亮吉以为励精图治，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，而尚未尽法也。用人行政，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，而尚未尽改也。风俗则日趋卑下，赏罚则仍不严明，言路则似通而未通，吏治则欲肃而未肃。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？自三四月以来，视朝稍晏，窃恐退朝之后，佻优近习之人，荧惑圣听者不少。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。盖犯颜极谏，虽非亲臣大臣之事，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。乾隆初年，纯皇帝宵旰不遑，勤求至治，其时如鄂文端、硃文

端、张文和、孙文定等，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。亮吉恭修实录，见一日中硃笔细书，折成方寸，或询张、鄂，或询孙、硃，曰某人贤否，某事当否，日或十馀次。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，质语直陈，是上下无隐情。纯皇帝固圣不可及，而亦众正盈朝，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。今一则处事太缓，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，权私蒙蔽，事事不得其平者，不知凡几矣。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，即能上达，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。如江南洋盗一案，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，洋盗某漏网安居，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愎糊涂，贪赃玩法，举世知其冤，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，皆此一事酿成。况苏凌阿权相私人，朝廷必无所顾惜，而至今尚拥巨赀，厚自颐养。江南查办此案，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，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。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，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，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？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。尧、舜之主，亦必询四岳，询群牧。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，必博收众采，庶无失事。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，必询问人材，询问利弊。所言可采，则存档册以记之。倘所举非人，所言失实，则治其失言之罪。然寄耳目於左右近习，不可也；询人之功过於其党类，亦不可也。盖人材至今日，销磨殆尽矣。以模棱为晓事，以软弱为良图，以钻营为取进之阶，以苟且为服官之计。由此道者，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，衣钵相承，牢结而不可解。夫此模棱、软弱、钻营、苟且之人，国家无事，以之备班列可也；適有缓急，而欲望其奋身为国，不顾利害，不计夷险，不瞻徇情面，不顾惜身家，不可得也。至於利弊之不讲，又非一日。在内部院诸臣，事本不多，而常若猝猝不暇，汲汲顾影，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在外督抚诸臣，其贤者斤斤自守，不肖者亟亟营私。国计民生，非所计也，救目前而已；官方吏治，非所急也，保本任而已。虑久远者，以为过忧；事兴

革者，以为生事。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？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。夫邪教之起，由於激变。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，罪不容逭矣。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，百姓服之，教匪亦服之。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。闻刘清尚为州牧，仅从司道之后办事，似不足尽其长矣。亮吉以为川省多事，经略纵极严明，剿贼匪用之，抚难民用之，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，此不能分身者也。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，崇其官爵，假以事权，使之一意招徠抚绥，以分督抚之权，以蔽国家之事。有明中叶以来，郟阳多事，则别设郟阳巡抚；偏沅多事，则别设偏沅巡抚。事竣则撤之，此不可拘拘於成例者也。夫设官以待贤能，人果贤能，似不必过循资格。如刘清者，进而尚未进也。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，然尚安处川中。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，知其所在，即极力焚劫。是以数月必移一处，教匪亦必随而迹之。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，恃以无恐。是救一有罪之人，反杀千百无罪之人，其理尚可恕乎？纯皇帝大事之时，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，并一一指其私人，天下快心。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，召见之时，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。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，与之交通货贿，人人所知。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，以同乡素好，先以摺示二吴，二吴即袖其走权门，藉为进身之地。今二吴可雪，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？夫吴省钦之倾险，秉文衡，尹京兆，无不声名狼藉，则革职不足蔽辜矣。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，后反称和珅为老师，大考则第一矣，视学典试不绝矣，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？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。是退而尚未退也。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？盖其人虽已致法，而十馀年来，其更变祖宗成例，汲引一己私人，犹未尝平心讨论。内阁、六部各衙门，何为国家之成法，何为和珅所更张，谁为国家自用之人，谁为和珅所引进，以及随同受

贿舞弊之人，皇上纵极仁慈，纵欲宽胁从，又因人数甚广，不能一切屏除。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，自不究其从前，亦当籍其姓名，於升迁调补之时，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，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，而是非邪正之辨，未尝不洞悉，未尝不区别。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，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。否则，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，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，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。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，百姓则不顾纲常。然此不当责之百姓，仍当责之士大夫也。以亮吉所见，十馀年来，有尚书、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；有大学士、七卿之长，且年长以倍，而求拜门生，求为私人者矣；有交宰相之僮隶，并乐与抗礼者矣。太学三馆，风气之所由出也。今则有昏夜乞怜，以求署祭酒者矣；有人前长跪，以求讲官者矣。翰林大考，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。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，求认师生，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；行贿於门阑侍卫，以求传递代倩，藏卷而去，制就而入者矣。及人人各得所欲，则居然自以为得计。夫大考如此，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？士大夫之行如此，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？鞶鞶之下如此，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？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，谕廷臣曰：‘诸臣纵不自爱，如国体何？’是知国体之尊，在诸臣各知廉耻。夫下之化上，犹影响也。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，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。举一廉朴之吏，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；进一恬退之流，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；拔一特立独行、敦品励节之士，则如脂如韦、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。而亮吉更有所虑者，前之所言，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。幸有矫矫自好者，类皆惑於因果，遁入虚无，以蔬食为家规，以谈禅为国政。一二人倡於前，千百人和於后。甚有出则官服，入则僧衣。惑智惊愚，骇人观听。亮吉前在内

廷，执事曾告之曰：‘某等亲王十人，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，羊豕鹅鸭皆不入门。’及此回入都，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。深恐西晋祖尚玄虚之习复见於今，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。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？自征苗匪、教匪以来，福康安、和琳、孙士毅则蒙蔽欺妄於前，宜绵、惠龄、福宁则丧师失律於后，又益以景安、秦承恩之因循畏葸，而川、陕、楚、豫之民，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。已死诸臣姑置勿论，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。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，轻者不过大营转饷；甚至拏解来京之秦承恩，则又给还家产，有意复用矣；屡奉严旨之惠龄，则又起补侍郎。夫蒙蔽欺妄之杀人，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，而犹邀宽典异数，亦从前所未有也。故近日经略以下、领队以上，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、地方之蹂躪挂怀。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：‘即使万不可解，而新疆换班，大营转饷，亦尚有成例可援，退步可守。’国法之宽，及诸臣之不畏国法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。纯皇帝之用兵金川、缅甸，讷亲僨事，则杀讷亲；额尔登额僨事，则杀额尔登额；将军、提、镇之类，伏失律之诛者，不知凡几。是以万里之外，得一廷寄，皆震惧失色，则驭军之道得也。今自乙卯以迄己未，首尾五年，僨事者屡矣。提、镇、副都统、偏裨之将，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？而欲诸臣之不玩寇、不殃民得乎？夫以纯皇帝之圣武，又岂见不及此？盖以归政在即，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，神武独断，一新天下之耳目耳。倘荡平尚无期日，而国帑日见销磨，万一支绌偶形，司农告匮。言念及此，可为寒心，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。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？九卿台谏之臣，类皆毛举细故，不切政要。否则发人之阴私，快己之恩怨。十件之中，幸有一二可行者，发部议矣，而部臣与建言诸臣，又各存意见，无不议驳，并无不通驳，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蕘、询及瞽史之初

意乎？然或因其所言琐碎，或轻重失伦，或虚实不审，而一概留中，则又不可。其法莫如随阅随发，面谕廷臣，或特颁谕旨，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，明白晓示之。即或弹劾不避权贵，在诸臣一心为国，本不必避嫌怨。以近事论，钱沣、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，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。若其不知国体，不识政要，冒昧立言，或攻发人之阴私，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，以著其非而惩其后。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，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。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？未欲吏治之肃，则督、抚、藩、臬其标准矣。十馀年来，督、抚、藩、臬之贪欺害政，比比皆是。幸而皇上亲政以来，李奉翰已自毙，郑元鸛已被纠，富纲已遭忧，江兰已内改。此外，官大省、据方面者如故也，出巡则有站规、有门包，常时则有节礼、生日礼，按年则又有帮费。升迁调补之私相餽谢者，尚未在此数也。以上诸项，无不取之於州县，州县则无不取之於民。钱粮漕米，前数年尚不过加倍，近则加倍不止。督、抚、藩、臬以及所属之道、府，无不明知故纵，否则门包、站规、节礼、生日礼、帮费无所出也。州县明言於人曰：‘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，实层层衙门用度，日甚一日，年甚一年。’究之州县，亦恃督、抚、藩、臬、道、府之威势以取於民，上司得其半，州县之入己者亦半。初行尚有畏忌，至一年二年，则成为旧例，牢不可破矣。诉之督、抚、藩、臬、道、府，皆不问也。千万人中，或有不甘冤抑，赴京控告者，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，派钦差就讯而已。试思百姓告官之案，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？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，不过设为调停之法，使两无所大损而已。若钦差一出，则又必派及通省，派及百姓，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，而可以无后患。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，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，是以往往至於激变。湖北之当阳，四川之达

州，其明效大验也。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，使吏治肃而民乐生；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，以转移风俗，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。”

书达成亲王，以上闻，上怒其语戆，落职下廷臣会鞫，面谕勿加刑，亮吉感泣引罪，拟大辟，免死遣戍伊犁。明年，京师旱，上祷雨未应，命清狱囚，释久戍。未及期，诏曰：“罪亮吉后，言事者日少。即有，亦论官吏常事，於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，绝无言者。岂非因亮吉获罪，钳口不复敢言？朕不闻过，下情复壅，为害甚钜。亮吉所论，实足启沃朕心，故铭诸座右，时常观览，勤政远佞，警省朕躬。今特宣示亮吉原书，使内外诸臣，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，实为可与言之君。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，负朕求治苦心。”即传谕伊犁将军，释亮吉回籍。诏下而雨，御制诗纪事，注谓：“本日亲书谕旨，夜子时甘霖大沛。天鉴捷於呼吸，益可感畏。”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，自号更生居士。后十年，卒於家。所著书多行世。

管世铭，字緘若，与亮吉同里。乾隆四十三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累迁郎中，充军机章京。深通律令，凡谏牒多世铭主奏。屡从大臣赴浙江、湖北、吉林、山东按事，大学士阿桂尤善之，倚如左右手。时和珅用事，世铭忧愤，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，语讥切无所避。会迁御史，则大喜，夜起傍徨，草疏将劾之，诏仍留军机处。故事，御史留直者，仪注仍视郎官，不得专达封事。世铭自言愧负此官，阿桂慰之曰：“报称有日，何必急以言自见。”盖留直阿桂所请，隐全之，使有待。嘉庆三年，卒。

谷际岐，字西阿，云南赵州人。乾隆四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与校四库全书。充会试同考官，所拔多知名士。乞养归，主讲五华书院，教士有法。连丁父母忧，服阕，起原

官。

嘉庆三年，迁御史。时教匪扰数省，师久无功，际岐遍访人士来京者，具得其状。四年春，上疏，略曰：“窃见三年以来，先帝颁师征讨邪教，川、陕责之总督宜绵，巡抚惠龄、秦承恩；楚北责之总督毕沅、巡抚汪新。诸臣酿衅於先，藏身於后，止以重兵自卫，裨弁奋勇者，无调度接应，由是兵无斗志。川、楚传言云：‘贼来不见官兵面，贼去官兵才出现。’又云：‘贼去兵无影，兵来贼没踪。可怜兵与贼，何日得相逢？’前年总督勒保至川，大张告示，痛责前任之失，是其明证。毕沅、汪新相继殁逝，景安继为总督。今宜绵、惠龄、秦承恩纵慢於左，景安怯玩於右，勒保纵能实力剿捕，陕、楚贼多，起灭无时，则勒保终将掣肘。钦惟先帝昔征缅甸，见杨应琚挑拨掩覆之罪，立予拿问。今宜绵等旷玩三年之久，幸荷宽典，而转益怀安，任贼越入河南卢氏、鲁山等县。景安虽无吞饷声名，而罔昧自甘，近亦有贼焚掠襄、光各境，均为法所不容。况今军营副封私札，商同军机大臣改压军报。供据已破，虽由内臣声势，而彼等掩覆僨事，情更显然。请旨惩究，另选能臣，与勒保会同各清本境，则军令风行，贼必授首。比年发饷至数千万，军中子女玉帛奇宝错陈，而兵食反致有亏。载脏而归，风盈道路，嘲之者有‘与其请饷，不如书会票’之语。先帝严究军需局，察出四川汉州知州与德楞泰互争报销，及湖北道员胡齐仑侵饷数十万，一则追赔，一则拿究。他属类此者必多，尤宜急易新手清釐。则侵盗之迹，必能破露，不但兵饷与善后事宜均得充裕，销算亦不敢牵混矣。”

间又上疏曰：“教匪滋扰，始於湖北宜都聂杰人，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。当教匪齐麟等正法於襄阳，匪徒各皆敛戢。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，乾隆六十年，委查宜

都县境，哱诈富家无算，赤贫者按名取结，纳钱释放。少得供据，立与惨刑，至以铁钉钉人壁上，或铁锤排击多人。情介疑似，则解省城，每船载一二百人，饥寒就毙，浮尸於江。歿狱中者，亦无棺殓。聂杰人号首富，屡索不厌，村党结连拒捕。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，由是宜都、枝江两县同变。襄阳之齐王氏、姚之富，长阳之覃加耀、张正谟等，闻风并起，遂延及河南、陕西。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。臣思教匪之在今日，自应尽党枭磔。而其始犹是百数十年安居乐业人民，何求何憾，甘心弃身家、捐性命，铤而走险耶？臣闻贼当流窜时，犹哭念皇帝天恩，殊无一言怨及朝廷。向使地方官仰体皇仁，察教於平日，抚弭於临时，何至如此？臣为此奏，固为官吏指事声罪，亦欲使万禩子孙知我朝无叛民，而后见恩德入人，天道人心，协应长久，昭昭不爽也。常丹葵逞虐一时，上廕圣仁，下殃良善，罪岂容诛？应请飭经略勒保严察奏办。又现奉恩旨，凡受抚来归者，令勒保传唤同知刘清，同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，妥议安插。楚地曾经滋扰者，亦应安集。臣闻被扰州县，逃散各户之田庐妇女，多归官吏压卖分肥。是始不顾其反，终不原其归。不知民何负於官，而效尤醜忍至於此极？若得惩一儆众，自可群知洗濯。宣奉德意，所关於国家苞桑之计匪细也。”两疏上，仁宗并嘉纳施行。寻迁给事中，稽察南新仓，巡视中城。

云南盐法，官运官销，日久因缘为奸，按口比销，民不堪命；又威远调取民夫，按名折银，折后又徵实夫，迤西道属数十州县，同时閏变，解散后不以实闻，官吏執法如故。际岐上疏痛陈其害，下云南督抚察治。总督富纲请改盐法以便民，巡抚江兰方内召，欲沮其事，际岐复疏争。初彭龄继为巡抚，际岐门下士也，熟闻其事，始疏请盐由灶煎灶卖，民运民销，一祛积弊，民大便。语详盐法志。

蔡永清者，总督陈辉祖家奴，拥厚货居京师，以助赈叙五品职衔，出入舆马，揖让公卿间。际岐疏劾，自大学士庆桂、硃珪以下，多所指斥，下刑部鞫讯，褫永清职衔，际岐坐论奏未尽实，降授刑部主事。累迁郎中。以老乞休，贫不能归，主讲扬州孝廉堂垂十年，卒。

自乾隆末，云南之官於朝以直言著者，尹壮图、钱沅，时以际岐并称焉。

李仲昭，字次卿，广东嘉应人。嘉庆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。长芦盐商伪造加重法马，每引浮百斤，损课滞销。商人查有圻家钜富，交通朝贵。自给事中花杰劾芦盐加价，连及大学士戴衢亨，不得直，且被谴，遂无敢言者。仲昭疏劾之，户部犹袒商，或腾蜚语，谓仲昭索贿不遂。仁宗方幸热河，命留京王大臣同鞫，得舞弊状，有圻论如律，在事降革有差，人咸侧目。仲昭又劾吏部京察不公，亦鞫实。既而赴户部点卯，杖责书吏，户部摭其事奏劾，下吏部议。群欲以倾仲昭，侍郎初彭龄号刚正，以妻丧在告，语人曰：“诸人欲报怨，加以莫须有之罪。李御史有言胆，台中何可无此人？”部员闻彭龄言，遽议降四级，甫两日而奏上，仲昭竟黜。

石承藻，字黼庭，湖南湘潭人。嘉庆十三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、给事中，敢言有声。王树勋者，江都人，乾隆末入京应试不售，乃於广慧寺为僧，名曰明心。开堂说法，假扶乩卜筮，探刺士大夫阴私，扬言於外，人益崇信。达官显宦，每有皈依受戒为弟子者。硃珪正人负重望，亦与交接。时和珅为步军统领，访捕治罪，以贿得未减，勒令还俗，遂游荡江湖。值川、楚匪乱，投效松筠军中，以谈禅投所好，使易装入贼寨说降，奖予七品官衔，洊擢襄阳知府。数年，入覲京师，不改故态。刑部尚书金光悌延医子病，怵以祸福，光悌长跪请

命，为时所嗤。嘉庆二十年，承藻疏请澄清流品，劾树勋，下刑部鞫实，褫职，枷号两月，发黑龙江充当苦差。仁宗奖承藻曰：“真御史也！”诏斥被惑诸臣，有玷官箴。其已故者免议，侍郎蒋予蒲、宋镛以下，黜降有差。

二十四年，湘潭有土、客械斗之狱，侍郎周系英与巡抚吴邦庆互劾。承藻適在籍，系英子女楨致书承藻询其事，为邦庆所发，承藻牵连降秩。久之不复迁，终光禄寺署正。

论曰：仁宗诏求直言，下至末吏平民，皆得封章上达，言路大开。科道中竭诚献纳，如卫谋论福康安贪婪，不宜配享太庙。马履泰论景安畏缩偷安，老师糜饷，及教匪宜除，难民宜抚；又论百龄举劾失当。张鹏展论金光悌专擅刑部，恋司职不去。周栻论疆臣参劾属员，不举劣迹，恐愆恤无华者以失欢被劾；又论硃珪以肩舆擅入禁门，无无君之心，而有无君之迹。沈琨论宜兴庇护属员，致兴株系诸生大狱；又谏阻东巡。萧芝论端正风俗，宜崇醇朴。王宁炜论用人宜习其素，不可因保举遽加升用；又论督抚壅蔽之习，及士民捐输之累，州县折收之患。游光绎论大臣未尽和衷，武备未尽整饬，原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。诸人所言，虽有用有不用，当时皆推说直。又龚鏗当松筠因谏东巡获罪，密疏复陈，自庀身后事而后上，卒蒙宽宥。其章疏多不传，稽之史牒，旁见纪载，謇谔盈廷，称盛事焉。洪亮吉诸人身虽遭黜，言多见采，可以无憾。或犹以时方清明，目亮吉之效痛哭流涕者为多事，过矣。

列传一百四十四

吴熊光 汪志伊 陈大文 熊枚 裘行简
方维甸 董教增

吴熊光，字槐江，江苏昭文人。举顺天乡试，乾隆三十七年，登中正榜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累迁刑部郎中，改御史。当罢直，大学士阿桂素倚之，请留直如故。阿桂屡奉使出剿匪、治河、阅海塘、谳狱，熊光辄从。累迁通政司参议。

嘉庆二年，高宗幸热河，夜宣军机大臣，未至，命召章京，熊光入对称旨，欲擢任军机大臣。和珅称熊光官五品，不符体制，因荐学士戴衢亨，官四品，在军机久，用熊光不如用衢亨，诏同加三品卿衔入直。居政府六阅月，和珅忌之，出为直隶布政使。四年，高宗崩，仁宗亲政，和珅伏诛。熊光言和珅管理各部日久，多变旧章以营私，大憝虽除，猾吏仍可因缘为奸，亟宜更正，上韪之。

擢河南巡抚。教匪逼境，熊光驻防卢氏，张汉潮窜商州，分掠蓝田，疏请截留山东兵赴明亮军协剿；复以张天伦窜近鄆阳江岸，谋犯豫南，调直隶正定标兵备剿。上以所见与合，诏嘉奖。寻汉潮趋雒南，遣总兵张文奇、田永桐击走之。令南汝光道陈锺琛扼襄河要隘，粮道完颜岱率满营兵协防，拨寿春镇兵五百驻樊城。请召募练兵五千，并以开封练勇千名改为抚标新兵，从之。

五年，楚匪自均州、郧县窥渡襄河，赖预防击退。上念河

南兵单，命直隶、山西遣兵赴援，又命添募乡勇，熊光疏言：“河南卢、浙一带，原有乡勇万馀，而贼窜自如。凡游民应募，贼至先逃，反摇兵心。是以上年撤勇添兵，贼未敢肆，此兵胜於勇之明验。今有直隶等省官兵，择要驻守，已足策应，无庸募勇。”七月，歼宝丰、邾县溃匪於彭山，教首刘之协遁叶县就擒，予议叙。

六年，擢湖广总督。途遇协防陕西兵二百馀人，逃回本营，廉得其缺饷状，杖首谋者二人，馀释不问。房县乡勇纠抢民寨，缚送三十馀人，立诛之。提督长龄、巡抚全保率师防剿，迭败汤思蛟、刘朝选等。川匪扰兴山、竹谿、房县，分兵追剿，歼获甚众。平樊人杰馀匪，俘贼首崔宗和。上以熊光调度供支，迭诏褒奖。新设湖北提督，改移郟阳镇协，添兵三千五百名，即以无业乡勇充之。又奏定稽查寨勇章程，略言：“寨勇习於战斗，轻视官兵，流弊不可不虑。今将寨堡户口、器械逐一登记，阳资其力以助此日之军威，默挈其纲以弭将来之民患。”上韪其言。七年，三省匪平，加太子少保。遣撤乡勇，以叛产变价给赏，诏嘉其撙节。

九年，劾湖南巡抚高杞违例调补知县，杞坐降调。未几，侍郎初彭龄劾熊光受沔阳知州秦泰金，及两淮匣费，上诘彭龄，以得自高杞对。命巡抚全保按验无迹，彭龄、杞俱获谴。传谕熊光返躬自省，平心办事，戒勿躁妄。

十年，调直隶。时两广总督那彦成与湖广总督百龄互讦，命偕侍郎托津赴湖北按之。百龄被讦，事有迹。方鞫治，未定讞，那彦成亦以倡抚洋盗逮京，调熊光两广总督。会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发，历任总督藩司俱获谴。上以熊光任藩司无虚收，任总督无失察，特诏嘉之。

十三年八月，英吉利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鸡颈洋，其酋率兵

三百擅入澳门，占踞砲台，兵舰驶进黄埔。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，其兵费出於商税，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；若轻率用兵，彼船砲胜我数倍，战必不敌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，意主持重。逾月始上闻，言已令停止开舱，俟退出澳门，方准贸易。上以熊光未即调兵，故示弱，严诏切责。洋船迁延至十月始陆续去。下吏议，褫职，效力南河。百龄代其任，疏言熊光葱懦，上益怒，遣戍伊犁。逾年，召还，授兵部主事，引疾归。道光八年，重与鹿鸣宴，加四品卿衔。十三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四。

熊光尝曰：“刑赏者，圣主之大权，而以其柄寄於封圻大吏。若以有司援案比例，求免驳斥之术处之，舛矣。刑一人，赏一人，而有益於世道人心，虽不符於例，所必及也。不得请，必再三争，乃为不负。若忧嫌畏讥，随波逐流，其咎不止溺职而已。”当调直隶，入觐，上曰：“教匪净尽，天下自此太平。”熊光曰：“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，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，百姓有恩可怀，有威可畏，太平自不难致。若稍懈，则伏戎於莽，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。”及东巡返，迎驾夷齐庙，与董诰、戴衢亨同对。上曰：“道路风景甚佳！”熊光越次言曰：“皇上此行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，为万世子孙法，风景何足言耶？”上有顷又曰：“汝苏州人，朕少扈蹕过之，其风景诚无匹。”熊光曰：“皇上所见，乃剪采为花。苏州惟虎丘称名胜，实一坟堆之大者！城中河道逼仄，粪船拥挤，何足言风景？”上又曰：“如汝言，皇考何为六度至彼？”熊光叩头曰：“皇上至孝，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，蒙谕‘朕临御六十年，并无失德。惟六次南巡，劳民伤财，作无益害有益。将来皇帝如南巡，而汝不阻止，必无以对朕’。仁圣之所悔，言犹在耳。”“同列皆震悚，壮其敢言。后熊光告人，“坟堆”、“粪船”两语，乃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，重述之耳。

熊光晚年著伊江别录、春明补录、葑溪笔录三书，纪所闻名臣言行，多可法云。

汪志伊，字稼门，安徽桐城人。乾隆三十六年举人，充四库馆校对，议叙，授山西灵石知县。除徵粮扰累，刻木为阜隶书里分粮数，以次传递，民遵输纳。调榆次，迁霍州直隶州知州。代州民孟木成杀人，已定讞情实，其弟代呼冤，巡抚勒保檄志伊往按，平反之。承审者护前失，不决，命大臣临鞫，重违众议，志伊坚执与争，孟木成竟得免死。志伊以此负强项名。

擢江苏镇江知府，调苏州，连擢苏松粮道、按察使。五十八年，迁甘肃布政使，调浙江。江、浙漕重积弊，由官吏规费多。志伊历任，皆先除规费之在官者，然后以次裁革，严设科条。嘉庆元年，以杭州、乍浦驻防营养赡钱三月未放，被劾，议降二级调用，诏以志伊平日操守尚好，加恩授江西按察使。二年，迁福建布政使，未数月，就擢巡抚。

时海盗方张，仁宗於闽事特加意。志伊屡疏陈水师人材难得，请宽疏防处分，变通选补章程，副参以上，兼用本省之人；以下，两省通融拨用。又州县徵粮处分过严，升调要缺难得合例，请人地相需者，不拘俸满参罚。皆允行。诏飭严惩会匪及械斗恶习。

五年，疏报漳、泉一带，匪徒节经剿捕，均知敛迹。谕曰：“滋事不法，有犯必惩，不可无事滋扰。责以镇静，不可姑息养奸，亦不可持之太蹙。”寻奏龙溪、诏安、马港、海澄四县，遴员治理，民不械斗。谕曰：“一经良有司整饬，改除积习，是小民不难化导，要在亲民之官得人。当於平日遴选贤员，俾实心任事，为正本清源之道。”志伊荐闽县知县王绍兰，上素知其人，诏嘉志伊能留心察吏。既而偕总督玉德，疏请泉州知府钱学彬改京职，上斥疏语矛盾。寻究得学彬任听家人舞

弊婪赃事，坐察吏不明，议革任，特宽之。六年，病，请解职。

八年，起署副都御史、刑部侍郎，授江苏巡抚。给事中萧芝请就产米之乡采买，由海运京，下议，志伊言其不便，罢之。九年，清江浦淤浅，粮船停滞。上虑京仓缺米，诏志伊预备，请碾常平仓穀三千石备拨。以新漕减运，命酌量采买，志伊疏言：“安徽民田有一岁两收者，各令七月完纳漕粮，九十月可运通。江西、湖广亦如之。”上以一岁两徵近加赋，且来岁仍属短绌，斥为迂缪。寻奏采米十二万石搭运，报闻。时江北淮、扬水灾，徐、海苦旱。志伊手编荒政辑要，颁属吏为赈济之法。苏州人文荟萃，增设正谊书院课士。奏请颁御制诗文集於江南各书院，上勿许，曰：“朕之政治即文章，何必以文字炫长耶？”

十一年，擢工部尚书。未几，授湖广总督。川、楚餘匪散匿洞庭湖，环湖数府州多盗。志伊多选幹吏侦访，檄下分捕，盗无所匿。滨江地自乾隆末大水湮没，民田未复。亲驾小舟，历勘疏塞，建二闸於第江口、福田寺，以时启闭。

十六年，调闽浙总督。先是湖北应山民喻春谋杀人，其母以刑求诬服，控於京，命志伊提鞫。同知刘曜唐等诱供翻案，以无辜之叶秀承凶，而无左证。巡抚同兴为之平反，奏劾。至是入覲召对，为刘曜唐等剖辩，原代认处分。上斥其偏执，严议革职，改留任。捕诛海盗黄治，其党吴属乞降。时降盗多授官，志伊曰：“是奖盗也！”仍依律遣戍。

旧有天地等会匪熊毛者，创立仁义会，授张显鲁传煽。事觉，显鲁伏诛，毛遁，募宁化生员李玉衡捕杀之，奏赐玉衡举人。布政使李賡芸，廉吏也，为志伊所荐举至监司。会龙溪知县硃履中以不职劾，因讦賡芸婪索，遽劾讯。履中已自承诬告，志伊固执驳诘，福州知府涂以辇迎合逼供，賡芸自经死，舆论大譁。二十二年，命侍郎熙昌、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，得其状，

诏斥志伊衰迈谬误，褫职永不叙用。逾年，卒。

志伊矫廉好名，自峻崖岸。仁宗初甚乡用，时论毁誉参半焉。卒以偏执获咎。

陈大文，河南杞县人，原籍浙江会稽。乾隆三十七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。典广东乡试，累迁郎中。四十八年，出为广西南宁知府，擢云南迤东道。历贵州、安徽按察使，江宁布政使，皆有声。父忧归，服阕，补广东布政使。总督硃珪荐大文操守廉洁，化其偏僻，可倚用，诏人才难得，命珪加以劝迪，俾成有用才。

嘉庆二年，擢巡抚。海盗方炽，大文以运盐为名，集商船载乡勇出洋，击沉盗船六，斩获二百余人，赐花翎；属县不职者，列案劾治。诏嘉其捕盗察吏皆有实心，予议叙。寻兼署总督。

四年，调山东巡抚。济、曹两府水灾，兴工代赈，州县玩视者立劾；有拙於催科而輿情爱戴者，疏请留任；禁漕帮旂丁陋规。五年，丁母忧。自乾隆末，山东大吏多不得人，吏治日弛。大文性深严，见属吏温颜相对，使尽言，然后正色戒之曰：“汝某事贿若干，吾悉知。不速改，弹章已具草矣！”人莫不畏之。尤锐剔漕弊，杜浮收，官吏被告发劾治者三十余人。及去任时，其摘印在系未经奏劾者，尚七八人。事上闻，诏布政使分别省释。

六年，畿辅大水。大文服将阕，特召署直隶总督。疏请大赈提早一月，以救灾黎。劾查灾开赈迟缓之县令二人，以儆其餘。逾年，因病自乞京职，历署吏部侍郎、工部尚书。八年，授两江总督。劾按察使珠隆阿喜事株累，士民多怨，调珠隆阿内用。江苏昭文浮收漕粮，江西乐平勒折重徵，县民并走诉於京，先后下大文鞫实，劾府县官，褫职究治。诏嘉大文秉公，

不徇庇属员，使小民含冤得白，奸胥猾吏不致幸逃法网，训责各督抚力改积习。

九年，召授左都御史，未至，擢兵部尚书。大文赴京，病於途，诏遣侍卫率医往视，久不痊，赐尚书衔回籍。既而因在直隶失察属吏侵挪，部议革职，诏俟病痊以四品京堂用，遂不出。二十年，卒於家。

熊枚，字存甫，江西铅山人。乾隆三十五年，举乡试第一，次年，成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断狱平。左翼护军给饷误用白片，惧责，私补印，其长当以盗印罪；枚谓知误更正，与盗用异，改缓。宜城县吏殴毙社长，贿改病死，拟缓；枚谓斗殴情轻，舞文情重，改实。在部八年，多所持议，迁员外郎。尚书英廉荐其才，出为甘肃平凉知府，母忧去，服阕，补河南汝宁府。汝阳有杀人狱，已得实，控不止，枚讯鞫时，忽熟视旁吏曰：“此汝所教也！”吏色变，刑之，则称将嫁祸某富家，咸以为神。丁生母忧，代者未至，米价腾涨，枚於丧次谕县令治居奇者，运米接济，民乃安。服阕，补直隶顺德府，擢山东泰武临道。

五十八年，迁江苏按察使。逮治博徒马修章及竹堂寺僧恆一，皆稔恶馘法者。吴江太湖滨淫祠三郎神，奸民所祀，其党结胥吏扰民。枚廉知，值赛祠，舟集莺脰湖，密捕得三十八人，或以诬良诉，尾其舟，得盗赃，并逮剧盗九人，毁三郎像火之，盗遂息。教匪刘之协传弥勒教，入教者给命根钱。安徽民任梓家供弥勒像，有簿记六十人奉钱数，官吏捕得，指为匪，巡抚已上闻，逮至江南，枚亲讯，六十人皆任梓戚友贺婚嫁者，乃得释。六十年，迁云南布政使，以治刘河工未竣，留署江苏布政使。开苏州城河，集银六万两，择郡绅董其役，不使县令与工事。嘉庆二年，调安徽，寻擢刑部侍郎。

六年，直隶大水，总督姜晟以办赈延缓免，命枚署总督。截留漕粮六十万石储天津北仓，枚请分储郑家口、泊头诸水次，便灾区輓运。条上赈恤事宜，灾户仿保甲造册，省覆查，杜刁控，酌量变通赈期，捐赈者分别旌赏，各学贫生给口粮，绿营兵丁给修房价，修灾县监狱，以工代赈，并如议行。偕侍郎那彦宝筑永定河决口，既而调陈大文为总督，诏枚受代后专任查赈，巡阅数十州县，举者五人，劾四人。玉田令倪为德清而黷，枚初至，怒之，明日诘赈事，指画悉中，即首荐。上嘉枚勤事，擢左都御史。时有劾枚扰驿需索供应者，命陈大文察访，白其诬，且言枚尽心赈务，特诏褒之。

七年，回京典会试，复署直隶总督，授刑部尚书。调左都御史，管理三库。十年，授工部尚书，复命署直隶总督，率布政使裘行简清查亏空。部议各省贩铁，官为定额，疏上。枚面陈铁为民间日用所需，不能预定多寡，官为查办，恐滋流弊。上俞其说，而斥枚随同画诺，召对忽有异词，年老重听，不宜部务，复调左都御史。未几，有山东民妇京控应奏，枚意未决，左副都御史陈嗣龙劾枚模棱，且言枚声名平常，诏斥嗣龙见枚左迁，揣测妄劾，终以枚不能和衷，镌级留任。直隶藩司书吏伪印虚收库银事觉，坐失察，议褫职，诏以四品京堂用，补顺天府丞。次年，充乡试提调官，册券迟误，降五品职衔休致。十三年，卒。

裘行简，字敬之，江西新建人，尚书曰修子。乾隆四十年，赐举人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迁侍读。四十九年，从大学士阿桂剿甘肃石峰堡回匪，复从察治河南睢州河工。五十年，出为山西宁武知府，调平阳，因亲老，自请改京秩，补户部员外郎，仍直军机。累迁太仆寺少卿。

嘉庆六年，命赴陕西犒军，时经略额勒登保驻略阳，行简

疏言：“川、陕兵宜扼冲严守，使陕匪不入川，川匪不入陕，然后逼使东窜，经略以大兵蹙之，可计日梟缚。”又言自宝鸡至褒城，栈道卡兵宜复设。且於要害设大营，隔贼路，通粮运。又以额勒登保方引嫌，自请举劾止及於麾下，行简疏请五路将士皆听举劾，移书川督勒保，陈廉、葡相下之义，两帅大和。途次，进太仆寺卿，赐花翎。寻出为河南布政使，丁母忧，服阕，补福建布政使。

自乾隆末授受礼成，恩免废员，各州县钱穀出入，益滋纠葛，行简锐事清帑，司册目十有一，创增子目，支解毫黍皆见，吏不能欺。九年，入觐，会仁宗欲清釐直隶仓库，嘉其成效，特以调任。行简澈底清覈，逐条覆奏，略曰：“直隶州县，动以皇差为名，藉口赔累。自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，四举南巡，两幸五台，六次差务，何以并无亏空？四十五年至五十七年，两举南巡，三幸五台，差务较少，而亏空日增。由於地方大吏，贪黷营私，结交餽送，非差务之踵事增华，实上司之借端需索。近年一不加察，任其藉词影射，相习成风。试令州县扪心自问，其捐官肥己之钱，究从何出？此臣不敢代为宽解者也。分年弥补，则有二难：直隶驿务繁多，所有优缺，祇可调剂冲途，又别无陋规可提，此为难一也。现任亏空，革留勒限，彼必爱惜官职，卖田鬻产，亦思全完。若责以代前任按年弥补，焉肯解囊，势必取给仓库。前欠未清，后亏复至，此为难二也。州县亏项无著，例应道府分赔；道府赔项无著，例应院司摊赔。今直隶未申明定例，请於两次清查应行监追者，再限一年。如财产实属尽绝，著落上司分别赔缴。嘉庆十年以后，交代亏缺，惟有执法从事，不得混入清查，致有宽纵。”疏入，上嘉其明晰，下部议行。寻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直隶总督。

十一年，察出藩司书吏假印虚收解款二十八万有奇，遣使

按讯，历任总督、布政使议讞有差。行简任内虚收之数少，诏以事由行简立法清查，始得发觉，宽之。是年秋，赴永定河勘工，途次感疾，卒。上深惜之，优诏赐恤依一品例，谥恭勤，赐子元善举人。

方维甸，字南耦，安徽桐城人，总督观承子。观承年逾六十，始生维甸。高宗命抱至御前，解佩囊赐之。乾隆四十一年，帝巡幸山东，维甸以贡生迎驾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四十六年，成进士，授吏部主事，历郎中。五十二年，从福康安征台湾，赐花翎。迁御史，累擢太常寺少卿。又从福康安征廓尔喀。历光禄寺卿、太常寺卿，授长芦盐政。嘉庆元年，坐事夺职。吏议遣戍军台，诏宽免，降刑部员外郎，仍直军机。迁内阁侍读学士。从尚书那彦成治陕西军务。

五年，授山东按察使，迁河南布政使。时川、楚教匪未靖，维甸率兵六千防守江岸。疏言：“大功将葺，裁撤乡勇，最为要务。宜在撤兵之前，预为筹议。俟陕西馀匪殄尽，酌移河南防兵以易勇，可节省勇粮。”上韪之。

八年，调陕西，就擢巡抚。督捕南山零匪，筹撤乡勇，覈治粮饷，并协机宜，复赐花翎。十一年，宁陕新兵叛，维甸亟令总兵杨芳驰回，偕提督杨遇春进山督剿。会德楞泰奉命视师，贼窜两河，将趋石泉，维甸遣总兵王兆梦击之，劝民修寨自卫，贼无所掠。未几，叛兵乞降，德楞泰请以蒲大芳等二百余人仍归原伍。上责其宽纵，命维甸按治，疏陈善后六事，如议行。

十四年，擢闽浙总督。蔡牵甫歼，硃渥乞降，遣散馀众。台湾嘉义、彰化二县械斗，命往按治，获犯林聪等，论如律。疏言：“台湾屯务废弛，派员查勘，恤番丁苦累，申明班兵旧制，及归并营汛地，以便操防；约束台民械斗，设约长、族长，令管本庄、本族，严禁隶役党护把持；又商船贸易口岸，牌照

不符，定三口通行章程，杜丁役句串舞弊。”诏皆允行。以台俗民悍，命总督、将军每二年亲赴巡查一次，著为例。

十五年，入觐，以母老乞终养，允之。会浙江巡抚蒋攸銛疏劾盐政弊混，命维甸按治。明年，召授军机大臣。维甸疏陈母病，请寝前命，允其留籍侍养。十八年，丁母忧，遣江宁将军奠醮。未几，教匪林清谋逆，李文成据滑县，夺情起署直隶总督，维甸自请驰赴军营剿贼，会那彦成督师奏捷，允维甸回籍守制。二十年，卒於家。上以维甸忠诚清慎，深惜之，赠太子少保，谥勤襄，赐其子传穆进士。

董教增，字益甫，江苏上元人。乾隆四十五年，南巡，召试举人，授内阁中书。五十一年，成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，散馆改吏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嘉庆四年，以道员发四川，明年，授按察使。攏眉、雷波二铜铅各厂，毗连夷地。奸民与争界，焚夷巢，僱夷纠凉山生番为变，教增率兵往，议者多主剿，教增不可，廉得汉奸构衅者十一人，夷匪首事者六人，集众诛之，夷情帖然。仁宗以教增不烦兵力，而远夷心服，谕奖有加。寻调贵州。九年，迁四川布政使。

十二年，擢安徽巡抚。宁国、池州、广德各属，旧有棚民，植杂粮为业。户部虑妨民田，议遣回籍。教增言：“棚民既立室家，难复迁徙。且所种多隙壤，於民田无损，於民食有益，第约束之而已。”从之。又言：“徽、宁等府巨室，向有世仆，出户已久，告讦频仍，请严杜妄讼，凡世仆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；其出户及百年者，虽有据亦开豁为良。”得旨允行，著为例。

十五年，调陕西。兴安七属，旧食河东引盐。乾隆间，课摊地丁，其后复归商运。地介川、楚，土盐侵碍，运艰费重，引课多亏。教增请循凤翔例，改食花马池盐，引归民运，课按

丁摊，以恤商力。又榆林、绥德、吴堡、米脂四州县，向食土盐，官给票销售。前抚方维甸请用部引，以二百斤为率，凡万一千三百馀引，民力难胜。教增规复其旧，由州县颁发小票，每票五十斤，民皆便之。时南山善后倚汉中知府严如煜，能尽其才，不拘文法，岁歉请赈，逾限破例，上陈得允。

十八年，调广东。先是百龄锐意灭海寇，曾贻教增诗云：“岭南一事君堪羨，杀贼归来啖荔支。”既而张保仔就抚，教增报书曰：“诗应改一字为‘降’贼归来也。”百龄愧之；至是承其后，诸降人桀骜，为閭阎害，惩治甚力，然未尝妄杀。广州府有死囚，值赦减等改军而逃，获之，论重辟，按察使持之坚，教增以律不当死，断断与辩，此囚卒免死。

二十二年，擢闽浙总督。先是海寇未平，禁商民造船高不得逾一丈八尺，小不任重载，难涉风涛，沿海多失业。教增以寇平已久，请免立禁限，以从民便，允之。福清武生林弥高者，健讼包粮，阻众不纳，邑令躬緝，为其党邀夺，官役并伤，令文武往捕获，弥高嗾其党劫持，通县抗徵。教增亲鞫得弥高罪状，立斩以徇，诸郡卜习惧，强宗悍族抗欠者，皆输纳如额。奏入，诏嘉其能。临海民纠众殴差，致酿大狱。巡抚杨毓坐褫职，命教增兼权浙抚，鞫治之。漳、泉两郡多械斗杀人，官吏往往不能制。龙溪令姚莹捕渠魁五人，杖毙之。巡抚疑其违制，教增曰：“刑乱国宜用重典。”优容之，悍俗稍戢。张保仔就抚后，改名宝，官至澎湖副将，时论犹指斥。教增责令捕盗，奔走海上，盗平而宝亦死。二十五年，入觐，乞病未允，道光元年，乃得请归。二年，卒，赐恤，谥文恪。

教增有识量，强毅不阿。官四川时，力矫豪奢，崇节俭，宴集不设剧。总督勒保以春酒召，闻乐而返；亟撤乐，乃至，尽欢。尝言“刻於己为俭，俭於人为刻”，时叹为名言。

论曰：吴熊光忠说任重，有大臣风。汪志伊、陈大文矜尚廉厉，或矫或偏。熊枚勤於民事，晚谄模棱。名位虽皆不终，要为当时佼佼。裘行简、方维甸，名父之子，特被恩知。董教增有为有守，建树闳达，盖无间然。